575/1843b
v.1

15

合奇冤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敘

我聞齊婦含冤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中古以還彼蒼在天猶往往故示機鍼巧爲開脫使戈之蚩蚩不至永載覆盆自桁楊不雨嘉肺無靈天亦若故爲夢夢以顛錯逆于其間而下民之抱屈不伸者紛紛矣作是巧合奇冤者窮思傑搆收索枯腸寫得離奇曲折措詞淺顯易解善有善報惡受惡魔誠是功閑課暇百觀不厭之嘉本酒後茶餘談笑有趣之資料故爲之序

新式標點

巧合奇冤傳

盧太守店中得夢　邱瑞白棺內回生

萬事由天莫强求，何須苦苦用機謀？飽食三餐須知足，得風一帆便可收；
冤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

這首詩，說的是——人要知足，不可生心害人；若是生心害人，終損自己，列位不信，聽在下說一樁故事。這故事名叫巧合奇冤，出在大明隆慶年間。山東青州府有一進士，姓盧名河，表字清洼，曾做江南徽州府婺源縣正堂，這位爺居官清廉，又善審疑難官司，上司保他越級升官，特授江西南昌府太守。這一日文書下來，盧老爺好不歡喜；於是吩咐收拾起行。……

盧老爺婺源縣裏領了憑　去上那南昌府裏理民情　他把那倉庫鑰匙錢糧簿　一件件都向新官交分明
他這才吩咐一聲看過轎　猛聽的兩班皂快連聲應　鬧嚷嚷好似衆星來捧月　亂哄哄許多執事甚鮮明
頭前裏一對銅鑼開嚮導　相隨着提鞭青衣人二名　還有那肅靜迴避牌四面　還有那一對提鎖一對繩
兩邊旁金爪鉞斧朝天蹬　後跟着旗旛招展擺幾層　打一把三簷紅傘空中舞　單住了南昌正堂四品卿
城門上驚天動地三聲砲　眼看了轎馬閃閃出了城　才走過三里桃花宿客店　又到了五里杏花歇馬亭

正是那盧爺轎馬往前進　忽然見報事青衣跪在塵
話說——盧老爺車馬往前，忽有報事青衣跪倒說：『前近十里長亭，合城紳民，備有盒酒五十三桌與太爺一餞而行。』那青衣將手本禮單傳上，盧老爺展開一看，隨卽下轎步行前來，那一些紳衿百姓，看見老爺下轎，使速行了幾步，一齊跪倒叩頭，太爺說道：『本府有何德能？敢勞衆位年兄與百姓們盛饌。』衆人答道：『自老父母到

任以來，與敝縣興利除害的條件，不可盡述！今日老父母高升，治晚百姓們，謹具微儀，略表寸心，望乞老父母哂納！』盧老爺笑道『本府立志不圖民財，今日年兄同百姓們費心，既已心領，但饒美酒罷了，禮物概不敢受。』紳衿答道：『老父母立志不圖民財，治晚生也不敢竊具，但內中有四件禮物，萬不可辭！』盧老爺說『那四件？』紳衿答道：『內中有金盆一尊，是贊老爺清似水；有明鏡一圓，是贊老爺明似鏡；還有萬民衣，萬民傘，是與老爺傳世美名，惟此四件斷不可辭！』盧老爺聽『既如此，吩咐把此四件收下，於是每桌折酒三杯，全算擾過。』盧老爺說道：『本府還有幾句俗言，要講與你們聽聽。……』

盧老爺未曾開言笑嘻嘻　你看他從從容容把話提　叫了聲衆位年兄和百姓　有幾句古人俗語你聽知

常言說有力休種無糧地　又道是有錢別娶活漢妻　總就是屈死家中莫告狀　那怕那餓死家中休做賊

爲的是人犯王法身無主　可知道人心似鐵法如鑪　當緊的有錢早納糧和米　還要你教訓子弟讀詩書

牢記着尊敬長上睦鄉里　休忘了孝順父母慈愛兒　千萬的存留粟米防年歉　最要緊小心火燭夜防賊

這是我聽得古人俗言語　你可該牢記心懷莫不依　盧老爺語罷言來上了轎　只見那黎民百姓散的疾

且說——盧老爺轎馬上路，不多時天色已晚。入了官店，晚膳用過，坐在中堂，心中想到今日長亭之事，何等體面，今到南昌還要格外做個好官。想一回，不覺困倦睡去。……

盧老爺搭扶桌案夢黃粱　不覺的悠悠忽忽入夢鄉　他夢見走馬上印南昌府　只見那合屬官員拜大堂

正是這同城僚友議朝政　忽然間從外跑來兩個狠　只說是一個公來一個母　他兩個用手扯開被一床

照着那老爺頭上猛一蓋　那老爺雙手遮擋慌又忙　不料想被他蒙的嚴嚴的　四下裏又無亮來又無光

自覺了頭暈眼黑身無主　自覺了渾車發熱火燒腸　正是這老爺被裏心焦灼　來了個黑面僧人叫人王

上前來一把扯去紅綾被　照着那老爺點頭手指狠　盧老爺見此光景冲冲怒　你看他怒髮冲冠摔驚堂

不料想將手摔在桌案上　忽然間驚醒南柯夢一場

話說——盧老爺將驚堂木一摔，不料想將手摔在桌案之上，忽然驚醒，原是一夢。心中想道：『此夢有些蹊蹺，是怎樣二狠蒙我，僧人指教，也不知主何吉凶？』想了一回，立起身來，在中堂以上，走來走去，不覺的焦躁起來了。

盧老爺思量一回心着急　你看他走來走去氣長吁　是怎麼二狠將被來蒙我　是怎麼黑面僧人把被提

細思想此夢有些多蹊蹺　一定是多主凶來少主吉　我若是馬到南昌上了印　務必的要把二狠案卷齊

但或是審出二狠眞情事　一定要拿住畜生剝了皮　盧老爺店中發下如天恨　還不知到在那廂是怎的

我這裏按下盧爺且不表　急回來再把太白村事提

話說——盧爺在店發恨，要拿二狠不提。且說——南昌府有一進賢縣，城西二十餘里，有一太白村，村中有一人，姓邱名百萬，家道殷實，娶妻官氏，所生一男一女，男名瑞白，女名瑞紅，俱是伶俐非凡，邱百萬夫婦愛如掌上明珠。這瑞紅曾許城東海守備的公子，海士元爲妻。那海公子自進武庠，父母去世，又遭天火，家道貧寒；邱百萬女兒雖未過門，也長長幫助，這也不在話下。不料想瑞紅瑞白長到十四歲上，官氏病亡，邱百萬續娶郎氏，那郎氏存心不良，不喜一雙兒女，長懷謀害之心，因邱百萬在家，不敢下手；這也別提。且說——邱百萬原是做廣東買賣治家，現今廣東還開一座珠寶鋪兒，只因兒女年幼，四年未去算賬，近日見兒女俱十四五歲了，因將家務付內弟郎青照管，自己收拾行李，往廣東去了。……

邱百萬收拾行囊離家去　叫郎氏姐弟二人弄塌天　竟令他親生骨肉受熬煎

只落的瑞白松林去上吊　只落的瑞紅借宿黃家灣　只落的李福告主在當官

只落的徐坤殺了賊黃虎　只落的惡僧强霸女嬋娟　只落的田秀一命染黃泉

只落的王黜懼罪當和尚　那時節幾乎苦了海士元　衆明公要知後來一切事　只等着下回書裏接前言

昧心晚母曲如鈎，多於兒女結冤仇，不解婦人心腸歹，也因男子無長壽。

四句提綱敘過，書歸正傳，話說——邱百萬往廣東而去，拋下一雙兒女，那郎氏心懷不良，長有謀害兒女之心，未便下手，今邱老出門，便把瑞紅瑞白叫將過來，說道：『爲娘的實在有心叫你成人，怎奈你兩個混帳，老子太也護短。』又道：『我是晚娘，不疼愛你等。今日你老出門，我且問問你等，終日坐吃不做，日後貧窮，你可仗着什麽度日？我今播下白麥二斗，快上磨坊推磨。』瑞紅瑞白便答：『西宅現有牲口，那裏用着俺去推磨？』郎氏聞言說道：『奴才不聽爲娘的教訓，還敢强辯常言道——棍頭出孝子，嫉養忤逆兒。』——便上前抓住青絲打將起來了。……好一個狠毒不賢晚娘心，你看他手執家法怒冲冲，立逼着瑞紅瑞白去推磨，他兩個說個不字，把臉翻你看他說着罵着心頭惱，只見他手拿家法披耳輪，把一個瑞紅打的頭臉破，把一個瑞白打的渾身青。那一個眼紅慟淚把娘叫，這一個哭着就把母親稱，說道是母親今日饒過俺，俺情願磨坊推磨把奴充。

這郎氏聞聽此言住了手，你看他丫環又被叫幾聲，哭了聲下世早亡我那娘。話說——郎氏聞聽此言，卽忙住手，便把丫環叫來，說道：『你到屋裏把破舊衣服，拿兩件來，給這兩個奴才換上。』丫環聞言，不敢不去，卽時拿了兩件破衣，放在瑞紅瑞白面前；他二人無奈，把身上衣服脫下，換上破衣。郎氏又叫催工王黜，指着這白麥二斗，『領他二人送往磨坊去罷。……』

這才是姐弟二人進磨坊，只聽他大放悲聲哭慟腸，渾身上無地無處不帶傷。爲甚麽無因無故遭毒手，想是俺前世欠下打罵債，今生裏却叫孩子遇晚娘。你看他懷抱磨棍推不動，只覺得頭暈眼黑心發慌，不由的哭一陣來叫一陣，就是那鐵石人聞也悽惶。磨坊裏按下受氣姐弟倆，再表那帶酒郎青還家鄉，從西宅所過，聽得磨坊有啼哭聲音，就往磨坊來看，見是兩話說——他姐弟二人，磨坊慟哭，那郎青帶酒還家，

個外甥兒，身穿破衣，懷抱棍，吃了一驚，說道：『外甥們！爲何這等模樣？在此推磨呢？』瑞紅瑞白眼含慟淚，見舅舅是他晚娘親兄弟，不敢告訴，只是慟哭，那郎青說：『你不必哭，有話你只管向我說來。』瑞紅說：『量也瞞昧不住。』便哭着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還是慟哭。那郎青聽罷，心中不忍，說道：『你不用推磨，跟我前去。』當下瑞紅瑞白跟從郎青往宅東而來，來至東宅上房當門，那郎青氣奮奮的叫聲丫環：『快快給你姑娘換上衣。』那丫環聞聽不敢怠慢，仍把他兩個的原衣拿來，與瑞紅瑞白換上。那郎青吩咐姐弟兩個：『各人回房歇息去罷！』瑞紅瑞白各自出門而去。那郎青本來曉得他姐姐的意思，不喜歡前生兒女；只因他詭計百出，裝作出來，別人却不知道。暗地走進姐姐房中說道：『姐姐你做事不密，我看你到邱家門，不滿二年，上下人等，俱是他家故人，你打罵這兩個孩子，旁人就不敢言說，等久後姐夫回家，豈不要從實告訴？況且你今日打，明日罵，衣食俱減，倘若他兩個得病身亡，旁人還疑着是你治死的！依着我說，你且好看待，比親生的兒女，還强幾倍，使莊鄰鄰居手下人等，皆說你是好人；再使些錢鈔與手下人等，結爲心腹，到那時，可看個機會，暗定一條計策，謀害他倆一死，衆人再不疑惑是你做的，就是姐夫回家來，也看不出破綻，豈不美哉？……』

這才是郎青說罷一席話，把一個郎氏喜的笑盈盈，怎知道兄弟見識精又精，說道是昨日我却錯怪你，愚姐姐再也沒有不依從，從今以後事全憑你處治。你看他說罷話來連聲叫，叫了聲使喚丫環小春榮，再到那繡房之中叫瑞紅。你到那書房以裏瑞白喚，你就說母親與他把話講，爲的是昨日那樁舊事情。那丫環聞聽此言移大步，只見他未從開言先帶笑，他把那嬌兒連連叫幾聲。昨一日無緣無故打罵你，不多時把他二人叫中庭，只見他勸回兒來勸回女，說的那熱腸話來甚耐聽。那知道他是笑裏藏寶劍，想是我得的是個羊癲瘋，定高計要害一雙小兒童。衆明公要知後來書中事，他把那殺人心腸安排就，且等了下回書中說分明，可不知頭上青天容不容。

焚廬捐階事可傷，申生遭謗痛斷腸，再看今日紅白事，令人千古恨晚娘。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話說——郎氏領了郎青之教，果然把一雙兒女如親生看待，又長施小惠於手下人等，果然鄉莊鄰居家奴院工，沒有一個不說郎氏是個賢良娘子。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一年有餘。一日郎氏暗地與郎青商議說道：『如今人心皆服，可以下手；倘若遲延幾日，你姐夫回來，就難下手了。』郎青說：『須得尋條計策才好！』郎青尋思多時，說：『有了！』隨向郎氏耳邊細語低言，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郎氏聽罷，不覺眉開眼笑，歡喜起來了。……

郎氏開言叫兄弟你聽知：我可服了你，眞正有見識；定的這樣計，神鬼也難知。明日套上車，去接他妗子，同在一處住，我管穿與吃。

就是那糧食柴薪咱家有　諸日的不必操心你安排　姐弟們同在一處過幾載　就說是姐顧兄弟亦應該

你看他說着話着天色晚　他把那春榮丫環叫過來　快忙的你往東宅書房去　你到那書房去請瑞白來

這春榮聞聽此言不怠慢　只見他咕嘟咯噔到書齋

話說——丫環來到書房說：『叔叔！裏邊奶奶有請。』這瑞白學名邱玉，表字荊山，聞聽他母親呼喚，卽忙出離書房，跟定春榮來到中堂，住足唱喏，說道：『母親呼喚，不知有何吩咐？』郎氏說：『我兒你且坐下，聽爲娘的道來。』

這郎氏未從開口戰競競　這幾夜爲娘常常做惡夢　猛醒來嚇的渾身汗津津

他們說得個男子把伴做　才免得惡夢夜夜來纏身　細思想除却我兒無別人

千萬的我兒莫要來推阻　全算是打就爲娘命歸陰

話說——郎氏說罷，瑞白連聲答應：『謹遵母命。』隨教丫環將被褥移在母親房中，夜夜作伴不提。那日郎氏向郎青說道：『這可正該下手！』郎青說：『我早已預備下蒙汗藥一包，今日你帶進房去，下在酒瓶裏邊，只說天氣寒冷，叫他喝上兩盅擋寒，他要喝了，大事成矣，你再將官粉頭繩，女衣花鞋，預備停當，我自有用處。』說罷，把藥遞與郎氏，郎氏接過，拿進房中去了。……

那郎氏手拿蒙藥進房中　你看他颼颼撒在燒酒瓶　等只等紅輪西墜黃昏後　待只待譙樓之上起了更

他把那蒙汗藥酒來篩滿　才把那瑞白相公叫一聲　說道是如今天寒難禁受　你暫且喝盅煖酒當當風

這瑞白不知賊子施鬼計　他可才拿着酒兒當飯充　小瑞白一行飲着站不住　只見他扑通跌在地流平

看見他緊咬牙關雙合眼　看見他頭不抬來脚不蹬　那郎氏見此光景忙身起　他這才低言悄語叫郎青

話說——郎氏見此光景知被藥蒙住，便悄悄的開門，把郎青叫起：『郎青你可把那些物件拿來，把他扮成了，背在荒郊以外，吊在樹上去罷。』

二人忙動手，流水不稍停。破開青絲髮，扎上紅線繩。梳了兩三梳，挽個髻盤龍。臉上搽官粉，耳朵扎鬟鬆。脚上裹脚纏花鞋是大紅。好歹照裏擠，不管疼不疼。

他二人手忙脚亂多一會　把瑞白扮就一個女花童　他把他輕輕背在肩膀上　他腰裏掖上一條粗麻繩

他這才蹺腿拔脚往外走　後跟了郎氏出來關門庭　剛剛是出來大門五六步　只聽見後邊郎氏叫一聲

話說——郎青剛出大門，走有三五步，後面郎氏叫道：『兄弟慢走。』郎青扭項回頭說道：『姐姐要說什麼？』郎氏說：『如到清晨，他們不見瑞白，要是問我何言答對？』郎青說：『不妨！等我回來自有妙計，關門進去罷。』

這郎氏聞聽此言關門庭　賊郎青背了瑞白往前行　你看他順着大路走的緊　好似那偷油老鼠一般同

看起來滿身俱是殺人膽　究其實心內可是擔着驚　估量着急走如飛十里外　猛抬頭看見一片黑古洞

話說——郎青正往前走，猛然抬頭，一片昏黑，仔細一看，原是一片松林。心中說道：『就是此處也好。』來到跟前，把瑞白放下，將麻繩拿將出來，搭在樹枝以上，做了個扣兒，套在瑞白脖裏拉將起去，拴把結實，剛剛收拾完畢

忽聽鸞鈴響喨，嚇的他膽裂魂飛千里外　你看他撤開兩腿一溜煙
這才是郎青剛然收拾完　忽聽見馬擺鸞鈴鬧聲喧　嚇
只見他急急好似魚漏網　又見他忙忙又如喪家犬　不
列位明公，敢說這騎馬前來者爲誰呢？列位有所不知，聽俺慢慢道來。正東上離此三里之遙，有一大李村，村中
有一員外，姓李名雷字天鳴，家道殷實，騾馬成羣。這員外年有數旬以外，一妻一妾，却無子嗣。這所松林就是他的，
這騎馬的，卽是此人。只因上義和莊會親，與親翁談酒，心投意合，戀戀不捨，二更方散，留宿執意不住，告辭出門，他
親翁送至莊外，李天鳴踏鐙乘騏回家而走。……

李員外踏鐙乘騏還家中　你看他催馬提鞭往前行　顧不得黑夜漆漆路不平
在路上緊一轡來慢一轡　不多時松林不遠面前迎　那
順鞭着陽關大道往前走　
那匹馬繫尾亂抖連連叫　不住的四蹄倒腿不稍停
李員外見此光景知就裏　莫不是松林以內出妖精　只見着向前走着心發怯　又覺着頭髮梢兒支生生
他把那轡頭一勒圈馬走　抹過了松林以後扑正東　你看他提轡加鞭走的緊　猛抬頭看見自己大門庭
話說——李員外來在自己大門以外，跳下馬來，便叫開門，看門的聽見主人叫門，卽忙起來開，李員外進來
說道：『把李福與我叫起來。』敢說這李福是什麽人？這李福原是李員外的得意的小子，李員外說一不二，那家
奴院工，沒一個不敬他的。閑話不必說，且說——看門的把李福叫起來說：『員外叫咧！』李福起來，來在員外面
前，說道：『員外爺喚我有何吩咐？』員外說：『了不的了。』李福說：『何事？』員外說：『我剛才回來，自家西松林
所過，不知是什麽妖精？嚇我個半死，你快去把東鄰西舍，僱工佃戶，丁頭小子，都叫將起來，各帶兵刃響器燈籠火
把，跟我上松林捉妖。』李福聽說，也就慌了，急急忙忙跑將出去了。……

這李福慌慌張張出大門　你看他抓天呼地喊的眞　叫了聲東鄰西舍都快起　還有那僱工佃戶同鄉親

俺家西松林以裏出妖精　把員外嚇得半死又還魂　你們都各帶兵刃與響器　跟員外松林捉妖看假眞
這衆人聞聽此言不怠慢　一個個家中都是亂了神　亂鬨鬨齊往員外宅裏跑　鬧嚷嚷說長說短不住聲
衆明公要知松林吉凶事　只等了下回書裏說個清

做天休做四月天，四月天氣難周全；欲要溫和麥要雨，採桑女子要晴乾。
四句荒言敘過，書歸正傳，話說——衆人一齊來到上宅，員外吩咐李福點起燈籠火，領了衆人，往松林而來。
這員外領了衆人出莊亭　你看他笑笑喝喝往前行　只見那燈籠火把空中挑　又聽的犁滑棒子一派鳴
這衆人說說笑笑往前走　猛抬頭有樁異事把人驚　又聽的怎麽樹上吊着個死尸？』隨卽稟告員外，員外就差李福
話說——衆人來在松林，猛然抬頭吃了一驚！『噯呀！怎麽樹上吊着個死尸？』隨卽稟告員外，員外就差李福
上前去看：『到底是男是女？死了沒死？』李福同一班衆人看了一看，那裏看得淸，僅能看見是個女的，卽便走將
回來，說道：『是個女的。』員外說：『死了沒死呢？』李福說：『早已死挺了屍了。』員外說：『可是個閨女哇？是個
媳婦呢？』這個李福就遞起來，說：『是個閨女。』員外說：『你上前卸將下來。』李福無奈，把尸身卸下，告知員外
說道：『這黑夜半更，倘被牲口作殘了不好，不如使三五千錢，買口棺木，盛殮起了，不消人看守。我想這女量也不
是遠處，不過十里以內，明日傳下招子，叫四外知道，前來認尸，倘若人家認了尸去，又省的報官，豈不是好嗎？』員
外聽罷，說：『使的！』富家說話，吹毛之力，卽抬了一口棺木來，放在路邊，過來幾個人，也不論瑞白是個活的是個
死的，手忙脚亂，抬起來放在棺裏，蓋上棺蓋，各人回家去了。

這才是瑞白落在棺木裏　李員外領了衆人回家鄉　這也是瑞白相公不該死　已悠悠三魂入竅還了陽
他在那棺木以裏把身動　摸了摸四下好像四堵牆　只覺着脚兒疼痛實難受　又覺着渾身疼痛似長病
幾回的番身欲起不能起　幾回的欲揚脖頸不能揚　從先時悠悠忽忽如做夢　不由的從頭至尾細思量

只記得我與母親來飲酒　忽幾時睡在這個窄狹床
話說——瑞白藥性退去，甦醒過來，在棺中納悶不提。且說山西榆林府，有一人姓卞名七，幼失母父，在伯父手中成人，家道貧寒，又遭凶年，難以度日，聞聽人言，表兄牛三，在江西浮梁縣衙門，領定伯父母前來投親，盤費短少，恐費店資，一路俱尋廟宇存身。這一日往到關王廟中，睡到四更時分，只聽廟外有人叫道：『天明了，卞七起身罷。』一連就是三次，他三人急驚醒來，說道：『奇怪，天還甚早，怎麼有人叫咱起來？況且此處離家甚遠，又有何人知道我是卞七。』想了一回，說：『是了，想廟中不淨，在此處睡不得覺了，如今天雖尚早，約着有四更多天，況且伯父伯母年過六旬，行步遲慢，宜早些起來，多趕幾里路程也好。』想罷，隨即把他伯父伯母叫將起來，收拾行囊，起身出廟，順着大道而行。……

那卞七出的廟來，奔陽關　你看他順着大道向東南　他這裏正走中間抬頭看　有一樁奇怪之事甚希罕
只見那松林以內着了火　照的那松柏二樹枝葉全　他三人順着火光來的快　不多時來在松林那裏邊
忽然間火光不見俱消滅　猛呵的閃出一口白木棺　這卞七停步站住犯思想　不由的腹內輾轉好幾番
莫不是棺材以內有財寶　財神爺驚着引我到跟前　正是這卞七站住胡思想　忽聽的棺木裏邊哭皇天
這卞七生來膽大不怕鬼　你看他上前就把棺蓋掀

話說——卞七向前，掀開棺蓋問道：『你是人哇是鬼呢？』瑞白應道：『我是個人。』卞七隨即從行李之中，取出火種，弄了個火亮一照，看是一個如花似玉的閨女，只聽這人說道：『你拉起我來。』卞七即將瑞白拉出棺來，坐在塵埃。卞媽媽走向前來：『你這個大姐有什麼屈枉？半夜三更在松林尋死呢？』瑞白心中納悶：『他怎麼稱我大姐呢？』却憑了火亮，把自己身上一看，又摸了摸頭腳，心中就有幾分明白，說：『是了，一定母親與舅舅定的妙計，把我扮成女子，謀害一死。』這是瑞白心裏的話，未從出口，即忙答道：『大娘聽講……』

這瑞白未從開口淚兩行　叫了聲這位大娘聽衷腸　也是我五百年前沒修心　才叫俺今生堂前遭冤娘
他與那舅舅同謀將俺害　立逼着半夜更深赴黃泉
媽媽說道：『有這樣苦人？你可願意回家呀不呢？』瑞白說：『我忖，死也就誓不回家的了。』那卞七在旁，聞聽此言，便慾火燒心，戀戀難捨，只想趁黑夜拐他逃走，又嫌伯父伯母跟不上，不覺起了歹心，要害他伯父伯母一死，因手中無刀無法可處，又聽女兒說道：『大娘是那裏人氏，後面跟着的是誰呢？』媽媽說：『大姐聽講……』

卞媽媽聞聽此言喜孜孜　你看他對着瑞白說端的　家住在中古榆柳城正西
只因爲家遭凶年難度月　俺這才離鄉背井到這裏　他可是我的姪兒叫卞七
卞媽媽說到這一句，瑞白把卞七看了一眼，你說卞七　你若問旁邊站立是那個　他只說伯父伯母走的慢　在路途恐怕有人招他盤
四處瞧了瞧，見旁邊樹上拴着條繩，便上前解下來，把他伯父伯母挾在一處，套在脖子裏就往起一勒，只見他伯　這卞七這個狗頭他那個心裏只說是照他弄情事哩，越的難禁　賊卞七勒死伯父合伯母　把一個端白嚇的腿軟癱
這才是卞七貪色起禍根　一心裏要拐瑞白這嬋娟　這卞七把他收殮多完備　他這才背起瑞白一溜煙
飛開公要知後來端底事　只等了下回書裏聽根原
世事茫茫無盡休，也有歡樂也有愁，公子高樓飲美酒，佳人綉房梳油頭。客商圖利做買賣，魁元簪纓掛冕旒，
武將沙場催戰馬，高士埋藏隱荒邱。

話說——卞七害了他伯父伯母落在棺木以內，背起瑞白逃走不提。且說——李員外有一次妾，名喚水鮮兒，會與李福私通，那水鮮兒說道：『咱兩雖然相交多時，終是礙人耳目，倘然一時不謹，被人知覺，報與那個老兒，不

免翻出事來，怎得那個老兒死了，我嫁與你做個長久夫妻才好。』李福說道：『這也容易，我有計策，害了老兒一死聽我道來……』

這李福從從容容把話提　叫了聲水鮮娘子你聽知　現如今松林吊死裙釵女　看年紀不過好有十六七

昨一日曾招四方人知曉　到今日並無一人來認尸　想來是他鄉在外淫奔女　我把他認就同胞親妹子

只說俺兄妹同在宅上住　那員外老有少心把他欺　我那妹節烈不從那件事　他就勢逼死吊在松林裏

那李福說到這間，又說：『小娘子，這還用你哩！』水鮮說：『用我做什麽？』李福說：『你把白銀偷一百兩與我，我拿着做個證見。』

我那妹節烈不從那件事　他可就覓死吊下松林裏　只說他暗給文銀一百兩　他叫我按下此樁不知事

現有這一百銀子作見證　那老爺不由信混這是實　到城裏這般如此告了狀　那員外難免枷棍與竹板

他若是屈打成招定了罪　這李福從頭至尾說一遍　把一個水鮮喜的笑嬉嬉

咱兩個成就一對好夫妻

話的——李福說罷，喜的個水鮮兒眉開眼笑，說道：『此計大妙，不可久停。』隨即把銀子偷一百兩，暗暗交與李福不提。且說——李員外見今天無人到此認尸，諒來不是近處人家，人命事情，又不敢私自處落，便把李福叫來，交與五兩銀子，上下使費，進城報官。李福接了銀子，又暗暗的把那一百兩銀子取去，揣在懷中，急急進城，找着代書，花了二百錢，寫了一張冤狀呈詞；適遇鄒老爺拜廟回衙，李福急走幾步，連忙跪倒，口中喊冤。鄒老爺聞聽，連忙住轎，問道：『什麽人喊冤？帶上來！』兩班皂快，把李福鷹拿燕雀，帶將上來跪下，鄒老爺問道：『可有狀詞？』李福即忙把狀呈上，鄒老爺展開親看。……

鄒老爺接過狀詞手內存　只見那字字行行寫的眞　上寫着具稟李福二十二　住在那離城三十大李村

自幼兒一母所生兄妹兩　遭不幸爹娘早亡家又貧　我妹子他在李宅當使女　我李福也在李宅當僕人

誰料想李家員外眞禽獸　一心裏霸占妹子要成親　我妹子節烈不從那件事　他一怒覓死吊在黑松林

那是我要與妹子把仇報　他暗地送我百兩雪花銀　你想想以主欺奴該何罪　他這是強姦不允命歸陰

望老爺將他拿來細細審　我李福感恩戴德幾萬春　鄒老爺看能李福這張狀　他又把李福叫來問原因

話說——鄒老爺看能狀子，又叫李福問道：『你狀上訴着他給你百兩紋銀，可有嗎？』李福聞言，即忙將銀子呈上。那老爺一見銀子，信以爲眞，即時坐堂，拔出二根綠頭籤來，叫：『張巧王能，吩咐你二人，領這兩支籤，即到大李村，把李雷獲住，草要賣了。老爺的法度，明日本縣下鄉驗尸。』這王能張巧當堂領了籤票，火速出了衙門，往大李村來了。……』

這才是張巧王能出衙門　他二人領定太爺籤二根　這個說到在那裏先上鎖　那個說王子犯法庶民同

他二人說着話兒來的快　猛然間抬頭看見大李村

話說——張巧王能來在大李村李員外門前，問道：『門上有人麽？』門上人聞聽，急忙來到客堂，對員外說道：『外面有差人求見。』李員外說：『煩你通報一聲，就說有差人求見。』門上人走出來說道：『員外在客庭等候，叫你進去。』張巧王能聞聽，跟了進來，來至客舍，看見員外坐了不起，即忙拿出鎖來，說道：『員外今日小人要得罪你了！』唔啦架在員外頸子裏，員外見此光景，只是冷笑說道：『這是什麽大事，就敢鎖我，若是對頭人命，更當怎樣？』又說道：『你二人銷着我，可有什麽憑據，所犯何罪？』張巧王能說道：『你自己作的事情，還來問我，我無憑據，也不敢得罪。』說罷，隨即從腰裏抽出兩支籤來，是硃筆標判，上寫着鎖拿凶手李雷，那員外看見，不由垂頭喪氣，心中納悶，爲的何事，那張巧王能又說道：『俺這可不是私的，朝廷王法，誰敢賣放。』向前把員外拷起來了。……

二差人拷起員外李天鳴　驚動了合宅人等不安寧　只見那丫頭小子裏外跑　又見那莊鄰居瞎嘈嚷
這個說員外犯了甚麼罪　爲什麼差人鎖拷在客庭　那個說爲的松林那女子　却是的不該使棺把他盛
這個說或者爲的報事晚　因此才老爺大堂動無名　不言這鄉莊鄰居閑談論　再把那員外李雷明一明
話說——員外自幼讀書從未經過刑法，如何受得這一拷；況且這張巧王能一心想錢，還有輕拷之理。那員外
疼痛難忍，隨把李壽叫到跟前，說道『這般如此。……』那李壽跑進內端出來四封銀子，向張巧王能說道『這
是俺主人一分薄禮，送二位公差買杯茶吃，望乞笑納。』王能說道『張哥既領厚賜，該與員外辦事好，但員外之
事情重大，只怕你我幹辦不來。』張巧說『王哥！何官無私，何水無魚呢？先與員外開開刑具，縱放縱放，存此體面，
也就是了。』員外又吩咐李壽『再拿兩封銀子。』員外接過，向王能張巧講話。……
這才是員外李雷開言叫　尊了聲二位公差你聽知　想我這今日犯了這件事　不過是地主粘連無犯法
也不知本縣爲何動了火　先差你二位公差將我拿　想來是縣主要與我作對　到明日俺就一定犯鞭笞
我托你二位替我來打點　衙門裏內外上下把銀化　只見那張巧王能連聲應　這樁事我與員外辦不瞎
正是他三人才說投機話　忽聽的銅鑼響喨三聲砲　來的是進賢縣裏那道縣　怕的是驗尸數時掠才華
衆明公要知後來吉凶事　下回書且聽在下慢慢陳

士人讀書農耕田，工商勤苦撐家園，勸君莫要學游蕩，游蕩從來誤少年。

話說——他三人正在講話，忽聽銅鑼響喨，就知是太爺到來。張巧王能站起，連忙說道：『請員外與我接接太
爺。』那李員外拉住張巧王能說道：『這兩封銀子，不求你別處打點，當緊的打點你站堂的人役。太爺要動刑具
審我，莫要卽便拿下，由我多辯幾句。』二差說：『是了！太爺不十分動怒，俺總光冲堂喝喊，假粧聲勢，由你自辯就
是了。』三人說完，卽忙出門迎接太爺來了。……

這才是三人離坐出大庭　你看他拉拉扯扯往前行　兩邊廂却是張巧與王能
那員外正然行走抬頭看　只見那太爺人役甚威風　後跟了二名皂隸把道冲
也有那土工忤作人兩個　又有那房招房人二名　又見那禁卒抗作大五刑
那不是李福後邊隨了走　脖子上却是帶了犯法繩　又聽的張巧王能喊一聲
李員外看罷，不由心中怯懼，只聽的張巧王能一聲喊道：『兩班頭役，張巧王能鎖囚手，李雷迎接太爺。』只見
鄒老爺抬了頭時，張巧王能連忙起來，鄒老爺問道：『此處可有寬敞區處麼？』王能答道：『村上有一玉皇廟，甚
是寬敞。』老爺吩咐：『打轎上玉皇廟。』人役答應『哦』說話不及，來到玉皇廟，鄒老爺下轎進廟，參神一畢，秉
正坐下，吃罷茶，吩咐：『李雷上來！』只見張巧王能答應一聲，卽忙把李雷帶來，只見那員外跪稟縣主說道：『不
知監生，那些得罪老父母？差人手持飛籤火票來拿監生。』老爺聽聞，不由動怒說道：『好李雷，你老有少心强姦
僕女，以與覓死，暗吊松林，以爲藏身之計，不料他兄知覺，抓鼓鳴冤，你又拿紋銀百兩買你狗命，現在有控紙在案，
你還說無罪！』吩咐兩班：『與我拿下。』員外照兩邊把手一擺，說道：『你且慢來。』又向鄒老爺說道：『老父母
息怒，老父母說監生老有少心，强姦僕女，以致覓死，暗吊松林，又拿百兩紋銀買命，有人控監生在案，倒是控者爲
誰？老父母把他叫將出來，與俺對詞，虛實自明。』鄒老爺吩咐兩班：『帶告狀人上來。』兩班答應一聲，卽時把李
福帶過來。那員外見是李福，心中說道：『我差他前去報官，這個狗才，怎麼反如此控我？』只見鄒老爺說道：『李
福！李雷怎麼把你妹子治死，從頭至尾，據實說來；倘有一字虛假，須知老爺王法無情。』李福向前跪上半步說道：
『老爺！我與妹子同在李府爲奴，員外見他有幾分美色，便要强霸姦騙，小的妹子節烈未從，那李雷一怒，把他陷
死，暗暗吊在松林以裏，又假說松林有妖；半夜三更，便把鄰居莊鄉叫將起來，上松林捉妖；那時半夜三更，我也不
撲着是我妹子，便把他卸將下來，叫員外買了一口棺材盛殮起來；既到次日，不見我妹子，才來抓鼓鳴冤，又給我

紋銀百兩叫我按下此事；那時我合忍應允，得了銀子，才來投告案下。所供是實，並無虛假！似此以主欺奴，罪犯天條，望乞太爺作主；嚴審確清！小人感德無涯！』那員外聽了這些話，如春雷貫耳，做夢也想不到，氣的回不上話來了。鄒老爺見李雷發怔，只當員外理曲詞窮，說道：『李雷今有了對證，你怎麼只是發怔？想是理虧情虛，眞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那個容你，諒你也不肯善自招承，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吩咐禁卒：『扛夾棍來。』只聽兩邊人役，喊了一聲，山搖地動，那禁卒把夾棍摔在李員外面前。員外不慌不忙，把袖子兩邊一擺，說：『你們且慢的來！』又向鄒老爺說道：『息怒！監生有下情回稟。』鄒老爺說：『你說來。』員外說：『李福是我僕人，也不知何處待他不周，懷恨於心，趁此機會誣揑控告，害我一死。此事易處，大李村也有三百多戶人家，我院中上下人等也有三十多口，老父母儘去傳來，問上一問，不論老幼，倘有一人說我院中有個李福的妹子，監生就情願當罪。』只聽李福喊道：『鄒爺莫要聽他，大李村上，俱係員外至親，家奴院工，又係員外故人，焉有不向他之理！』員外說：『不然，老父母聽監生再訴下情……』

李員外從從容容訴下情　呼了聲縣公父母聽分明　那李福既認女子爲胞妹　一定是渾身上下知的清
或者是雀痣疤粒瘢疹印　你叫他從頭至尾說個清　或者是長在臂膊長在腿　或者是長在後心與前胸
老父母開棺再把女子驗　如果是對他言語把罪應
鄒老爺聽罷，說：『李福！你妹子或有什麼記印，從實講來，』這李福跪上半步，說：『老爺聽稟。……』
這李福跪上半步把口張　叫了聲父母老爺聽言良　那女子雖是我的同胞妹　他的那渾身上下不知詳
那留心上下渾身瘢疹印　惟自知兩支大足半尺長　鄒老爺若還不信開棺驗　若要是一字虛假罪我當
鄒老爺聽罷二人前後話　吩咐聲令人伸轎出廟堂
鄒老爺聽罷二人之言，吩咐搭轎，以到松林，秉正坐下，吩咐土工，向前把棺木打開。那土工向前把棺木打開，看

驗了個倒仰，連忙跪下，老爺說：『怎麼這等慌速？』土工說道：『裏頭並不是個女子。』老爺說：『是什麼？』土工說：『是七十多歲的一個老公。』老爺說：『快與我啟出來！』土工向前啓出，稟太爺：『還有一個老媪呢？』二人俱是勒死的。』老爺向前一看，說：這可怎了？……

鄒老爺走向前來用眼看　你看他愁肩不展不耐看　只見他口中不言心裏想　這件事來的眞是灣又灣
有李福供着是他同胞妹　李天鳴他說他鄉女嬋娟　變成了一雙白髮老年殘
這一個雙眼送曝相勒死　那一個脖項上帶麻繩纏　忽然的又把兩個人命添
正是這老爺爲難多一會　那壁廂來了盧爺四品官　須得是下回書裏接着編
世事如同一盤棋，勸君少要施心機；富貴榮華中何用，衆明公要知後事及吉凶
話說——鄒老爺爲難多時，秉正坐下，把李雷李福帶上來問道：『這兩個人命，你可明白麼？』李福與員外說道：『實實不知。』老爺又叫那些百姓說道：『你們可認得這兩個人的麼？』那些百姓俱說：『不認得！』老爺又下來仔細看了看，說：『這二人穿戴，不像此處人氏。』吩咐：帶定李雷李福回了衙門，把二人暫且寄監，又差人細細訪查凶手，這且按下不表。花開兩朵，各整一枝。且說——
那郎青把瑞白吊在松林，奔回家來，把自己的兒子叫起，說道：『你跟我到你姑媽家走走。』那郎青的兒子，就叫亞奴，有十五六歲，聽說此言，跟定他父，來在他姑母家門首，那天約有四更多天，郎青從後院跳過牆去，暗暗把大門開開，領了亞奴，又把他姐姐房門叫開，說道：……

好一個詭計多端賊郎青　你聽他從頭一一說分明　我今日把你姪兒亞奴領　一心要叫他把瑞白冲
你把那瑞白衣服拿一套　叫亞奴穿帶起來臥房中　只說是瑞白今夜身得病　好似那中風不語十分凶
蒙了頭蓋上一床紅綾被　被窩裏多多放些乾燒餅　倘若是有人前來把他看　只說是剛才出汗怕透風

你在這病床左右牢牢守　我在那景德鎮上找醫生　請一個看病先生摸摸脈　再把那煎藥亂用吃幾劑
好歹的混過三朝並五日　他就說瑞白一病把命傾　把亞奴手臉却用槐水洗　不消提身上全是紙被蒙
買一口南木官材油漆好　但却是盛殮起來別落釘　等到那半夜三更人脚淨　那時節撇開棺蓋騰了空
却是你多多化上錢幾吊　放一個七天紙兒念個經　埋在那荒郊以外埋葬好　就是那大羅神仙難知情
賊郎青說罷前後一席話　把一個郎氏笑的喜盈盈

郎氏聽罷，說『眞眞好計咧！』次日清早，把亞奴扮作瑞白，請醫生看了幾回，吃了幾劑藥，果然把衆人瞞過，住了四五日，郎氏一旦慟哭起來，說是『瑞白死了。』那瑞紅聽說兄弟死了，哭過九死一生，那郎氏也假哭了一回，鬧了一天，這才買口南木棺材，把亞奴盛殮起來，郎氏說道：『莫要落釘，我明日還要看看我兒。』把話說完，只覺一陣心疼，甚是難當，回房安歇去了。你說郎青把兒子往棺裏一放，只覺心裏霍霍亂亂，神思不定，隨卽拿過酒來，飲了幾杯，不覺大醉，也向前庭去了。……

這才是謀事在人天不容　你看他使盡心機不中用　只道是暗使詭計將人害　那知道冥冥之中有神靈
故叫那郎青帶酒重重醉　又叫那郎氏一陣心裏疼　使了個多言多語名王黙　只見那乒三乓四落了釘
可惜那亞奴死在無名處　這原是神聖暗裏報不平　咱這裏閒言莫論未來事　再說那窈窕佳人名瑞紅
哭了聲瑞白兄弟死得苦　爲何的拋我進了枉死城　你在那鬼關之上等一等　爲姐的與你同在路上行
他那裏哭一陣來叫一陣　忽聽的棺材裏邊響一聲

瑞紅哭了多時，忽聽得棺木裏響了一聲，不由心中害怕，說道：『這是什麼說處？』有心去叫母親，那裏心疼不穩，有心去叫母舅，又是大醉不醒悟，無奈把丫環春榮叫來，說道：『你到外邊把王黙叫來。』說道：『這棺木的以裏不住響喨，是怎麼說呢？』王黙說：『想是叔叔死的日期不好，必定是此緣故，意要作尸。』那瑞紅聽說要作尸，越發害怕，說：『這怎了？』王黙說：『落了釘，就完了事了。』瑞紅說：『母親不叫落釘，明日還要看看咧。』王黙說：『那不過是奶奶疼忍不過，看看也不的了，我取斧來落了釘罷。』瑞紅說：『就如此。』不多一時，把釘落完，王黙出門佯常去了。……

這才是王黙落釘佯常去　苦死了亞奴假裝邱瑞白　這郎青醉到天明酒醒來
你看他口中只說誤了事　急急的跑到後頭看明白　只見那棺材蓋上釘洩漏　就是那般厥斧頭撦不開
只聽的攢幾攢來跳幾跳　舉回手又把胸膛拳幾拍　他問道這是何人把釘落　可能了亞奴我兒小英孩
那郎青哭出亞奴二字，那郎氏怕洩漏機關，弄出事來，疾忙遮掩說道：『你可是疼外甥兒與我亞奴兒我是一般樣的疼愛着。』問道：『是誰主謀落釘呢？』郎氏說：『却也不知。』便問瑞紅瑞紅說道：『那是我哭到三更多天只聽的棺內不住的響喨，我心中害怕，要請母親商議，母親只是心痛不隱，要舅舅商議，舅舅又大醉不醒人事，無奈把王黙叫來，那王黙說：「是我兄弟死的日子不好，想要作尸，落了釘就沒了事。」因此我又說：「母親不叫落釘，到明日還要看看兄弟咧。」王黙說：「那不過是你母親疼忍不過，看看殊也活不的了，若不落釘，作了尸的時候，不定亂出怎麼事故來了。」因此王黙拿了斧來落了釘。實無禀母親母舅知道，是孩兒該死。』郎青聽罷，懷恨王黙，一心要把他置之於死地，與兒子報仇，這是在心中暗自發恨，講說不出口來，只是滿面流淚又不好放聲慟哭。待了一會，衆人散去，自己爬出棺前叫道：『亞奴，亞奴。』叫了幾聲，那亞奴不知幾時悶死，那裏還能答應？郎青聽了，聽毫無動靜，就知是已死極的。郎青那管洩漏，找了一把板斧，將棺蓋劈了幾下，那棺如膏粘住一般，如何摔得開，郎青無法可處，只得由他罷了。七天念了經，抬在荒郊埋葬。那郎青只是啞吧吃黃連，落了個心裏乾苦，惟只深恨王黙，落釘要與兒子報仇，那日買了一包毒藥，拿回家來，對他姐姐說道：……

這郎青手拿毒藥淚交流　叫了聲賢良姐姐聽根由　我爲你謀害一雙兒合女　搭了個亞奴兒子在裏頭
深恨那王黠狗頭將釘落　弄得我斷子絕孫無長壽　我今朝買下一包五毒藥　一心裏我與兒子來報仇
等只等王黠晌午來用飯　你把這毒藥下在碗裏頭　治的他七竅流血身作鬼　才把我惱恨心腸一筆鉤
他本來又無兄來又無弟　有誰人把他尸情搜一搜　這郎青又定很心害人計　那知道惹起大禍事難收
衆明公要知一切後來事　只等着歇歇喘喘聽我說

萍水相逢骨肉情，一朝分袂淚俱傾；驪駒唱罷勞魂夢，人在長亭共短亭。

話說——郎青把藥交與郎氏，叫他看機會把這藥下在飯裏，把王黠毒死，與他兒子報仇。這且不表。且說——那卞七背定瑞白，來在一所莊後，牆根底下，便把瑞白放下，說：『娘子！我把你救在此處，我是你一代恩人，咱兩個配爲夫妻，安生度日，你可願從嗎？』瑞白說：『願從是願從，但不知咱二人誰是丈夫？』卞七說：『怎麼誰爲丈夫呢？』瑞白說：『我也是個丈夫。』卞七不信，那瑞白起來走了幾步，卞七一看，果是男子，便躊躇起來了。……

這卞七一見瑞白是個男　把一片熱腸吊在涼水潭　我爲他害了伯父合伯母　而且是背他累的兩腿酸
實指望配爲夫婦同度日　誰料想事不遂意反了般　我有心把他殺了解心恨　現如今天色明亮難動攆
欲待要把他捨下徉常去　實在是伯父伯母死的冤　這卞七不言不語思巧計　猛聽得有人么喝踐譽下

正是這卞七到了着急處，忽然間心生一計，又說：『不免把他掀在花園裏，倘若有人知覺了，當卞七正在危急之處，看看前邊是一所花園，忽然心生一計，又說：『不免把他掀在花園裏，倘若有人知覺了，當賊拿獲，也解我心頭之恨。』主意已定，即把瑞白夾起，往上一舉，搠在牆頭，用力往裏一推；只聽扑通一聲，掀將過去。這卞七急忙逃走。瑞白被卞七掀過牆來，只摔的渾身疼痛，爬將起來看看，只是一所花園，前通內宅，無門可出，心中想道：『被人看見，那便怎了？』正思想之間，忽聽有人喊道：『吳存！快快打掃花園，員外爺要上花園飲酒。』

瑞白聽見，不由的心中害怕，無處躲藏，看看養魚池邊，一株松樹，上面枝葉甚密，不免且登樹上躲避，想罷急忙爬到樹上躲避這也不在話下。單說——這坐花園，倒是誰家花園？原來這坐莊叫做吳家灘，莊內有一家員外，姓吳名端，表字方正，這花園就是吳員外家的花園。這員外家道殷實，乏嗣無子，南寺燒香，北寺裏念佛，修橋補路，惜老憐貧，廣行善事，又修益了長春寺一座，只爲求子之事。自修了長春寺，也無兒子，却生一個女兒。他生之時，天降大雪，員外起名叫他瑞雪，生的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且是詩詞歌賦，無一不通。這員外看如掌上明珠一般，一心要與他擇一個才貌雙全的人物配婚，所以年又二八，尚未許人，這也不講。且講這一日吳員外清晨早起，向他夫人與瑞雪說道：『鄙人夜得一夢，甚是希奇，聽我道來：……』

吳員外從容容把話提　叫了聲夫人女兒聽端的　我鄙人昨夜晚間得一夢　這個夢想來有些甚出奇
我夢見一位老人拿紅線　向前來拴住瑞雪兩隻足　他又把丫環秋霜忙拉住　線頭兒結在他那手心裏
我鄙人見此光景心發怒　那老人和顏悅色笑盈盈　他張口自稱他是月下老　今日裏特地前來繫紅絲
你令堂他家本在天上住　他母親暗地將他使人推　那個人兩足難站龍雷殿　他清晨吊在你的養魚池
他却與瑞雪小姐有緣分　原來是五百年前配佳期　那老人說罷將我推一把　我鄙人猛然驚醒虛汗出

吳員外說罷夢中詳和細　吳夫人不由也把夢事提　吳員外說：『二夢相同，眞是奇事，不免叫吳存打掃花亭，俺花園飲酒作樂，看有什麼動靜？』說罷，即叫吳存家人，打掃花亭。吳存聞言，立時把花亭打掃完備，員外與夫人領定女兒瑞雪，丫環秋霜，後邊跟隨，還有小子吳存，同往後花園而來。

這才是父女主僕進花園　不由的舉目抬頭着眼看　雖然是隆冬無有百花放　只見那山水池塘件件全
黑洞洞養魚池邊松柏樹　青緒緒太湖石旁石竹杵　低頭看水磨萬磚砌甬路　對面瞧影壁牆上扣八仙

花亭上巧匠蓋就三點水　探花處能人修琢玉欄杆　茶蘼架遠遠相對臘梅架　牡丹亭遠遠相連芍藥軒

雖然的不是天宮神仙府　眞眞的別是人間一洞天　咱這裏雖說花園華美景　再提提主僕五人到此間

父女們三人丫環秋霜小子伺候他父女三人飲酒作樂道長說短歡歡喜

喜這也不在話下。那瑞白在樹上能不怕人看見心中十分着急又乘棲宿許多時侯渾身上下手脚俱軟把不住

樹枝竟向養魚池中跌將下來。員外與夫人瑞雪丫環正在亭子上坐着猛聽養魚池裏邊水聲響喨睜眼一看說：

『可應了夢了果然從天上吊下來了。』便到池邊卽忙着人撈將出來一看見是個女子不由的心中疑惑起來了。

這員外見是女子不自然　你看他不由心中犯猜疑　說道是昨夜晚間得一夢　夢見了月老前來配姻緣

他說道此人本在天上住　今清晨吊在養魚池裏邊　與我那瑞雪女兒有緣分　所以才特地前來赤繩拴

今日裏果然應了神仙語　從天上吊下一位美少年　我只說當眞是我乘龍壻　不料想却是一個女嬌釵

是怎的神人半應半不應　這其中定有緣故在裏邊　我着那秋霜與他把衣換　換了衣我把女子說細盤

這員外拿定主意開言叫　他把那秋霜丫環叫一聲　秋霜聞言卽忙領瑞白在一所房子換衣那秋霜也

員外想罷便叫秋霜『你把這個女子領去將衣服換好。』

是多情近前就與瑞白解帶換衣瑞白那裏肯呢？『我自己換來不勞姐姐費心。』瑞白站在一旁故意遲緩。狄霜

等他不住再三要與他代換竟上前替他解帶脫衣。……

這秋霜他替瑞白來換衣　你看他手忙脚亂不稍停　向前來解開繡襖鴛鴦帶　又把那銀紅綾褲往下撕

他只當瑞白是個女流輩　那知道原是堂堂一男兒　這瑞白遮遮掩掩害羞臊　那秋霜不管三七二十一

既至那脫去中衣露出卵　嚇的那秋霜兩眼似嘀咕　秋霜替瑞白換衣見是男子遂嚇的兩眼嘀咕一般說道：『你是男子怎的假扮閨女到此？』那瑞白見露出頭，

恐他聲喚鬧出事來連忙跪下說道：『俺原是被人謀害假扮閨女逃難在此望姐姐替我遮蓋遮蓋。』那秋霜見

瑞白生的脣紅齒白貌如仙子便心中想到『我家的員外昨日夜得一夢夢見從天上吊下人來說是與俺姑娘

有緣分這人就是從天上吊下來的不期他果然是個男子又這般的俊俏我不免把他嚇上一嚇叫他把我收下，

我與姑娘同事一夫豈不是好？』這是秋霜心裏話的未從說出口來便假扮聲說道：『你這個人假扮閨女跳人

家院牆非奸卽盜我去稟知員外。』那瑞白見此光景卽忙向前抱住說道：『姐姐饒我。』秋霜說：『你要不叫我

稟知員外你得依了我一件。』瑞白說：『是那一件？』秋霜說：

子俺又與你換衣叫人看看無私有弊你得把我……』那秋

來。瑞白明知故意問道：『把我什麼？』秋霜笑了一笑把嘴扭了說道：『你得把我收下。』瑞白聞言心中想道：『

我要不把他收下他未必救我出去我不免假意從下叫他想法救我出去再作道理。』把主意拿定說道：『姐姐

你要救我出去我便從你。』秋霜說：『沒有荷葉不敢攬棕子你要從下我就能以救你。』瑞白說：『我從下你救

我出去。』秋霜說：『要對天盟誓。』瑞白便對天盟誓畢說：『你快設法救我出去罷。』秋霜卽出了前庭來在花

園見了員外笑嘻嘻的說道：……

秋霜未開口先自笑盈盈叫聲員外爺在上聽端底；吊的那個人著我去換衣不是女流輩原來是男子。

今日裏果然應了員外夢　細想來月　言語不可違　我看他天庭飽滿多主貴　又見他地角方圓中及第

白生生面似桃花初放蕊　黑森森滿頭青絲掩七尺　糯米牙方正含在丹珠口　杏子眼晶瑩相襯柳葉眉

那身子又不高來又不矮　看年紀不過好有十六七　果然的貌似潘安合宋玉　思量着才比子建也不低

委實的堪做俺家乘龍客　與姑娘才子佳人正合式　這秋霜說了一個天花墜　員外爺兀自喜得笑盈盈

你看他開口又把秋霜叫　你快與那位相公換男衣　我把他請在花園問端底　又吩咐夫人女兒且迴避

這員外一心要把相公會　那瑞白懷着鬼胎在夢裏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底事　須得是坐下再聽下回書

郎氏誣置舊鞋巾　徐坤誤劈黃母子

衣冠未必皆男人，巾幗如何定釵裙；歷數只今多怪事，高山爲谷海生塵。

話說——員外聽秋霜說來，好不歡喜，遂說：『夫人！女兒暫且迴避，待我會會此人，問問來歷，再作商議。』夫人聞言，與女兒瑞雪迴避不提。且說——員外叫秋霜說道：『你拿男子衣服與那人換上，叫他前來見我，我在花園亭上立等。』秋霜聞言，到了前庭，拿了一頂方巾，一件藍衫，一雙靴子，走進房來，向瑞白笑嘻嘻的說道：『你穿上罷，員外還在花亭上立等你說話咧！』瑞白聞言，心中著忙，低聲問道：『我到花園見員外，你只說有一老人，是個神仙，把你使紅絲擊在天上，不知怎的吊在養魚池裏，就沒了事了。只要你說的圓活，管包你還有好處咧！』瑞白聽罷，說道：『你莫作戲！』秋霜說：『我不是作戲，你不這麼着說，還不中咧！』秋霜說罷，開了房門，往花園而來。那瑞白半信半疑，跟定秋霜來到花園，員外一見，果比前番大不相同，連忙起來，迎接上亭，施禮坐下。員外開言問道：『相公！家住那裏？姓甚名誰？爲何從天上吊將下來？內裏情由，鄙人不知，還望講說明白。』那瑞白見問，爲何從天上吊將下來，却與秋霜說的相同，想：『也罷！我就順着秋霜對我說的那個口氣，謊一謊罷！』心中想罷，便向吳員外說道：『晚生既蒙老伯父相救，如同再造父母一般，老伯父垂問，怎敢隱瞞？坐下請聽……

這瑞白未從開口淚先飄　你看他將無作有把語說　說那是老伯要問眞來歷　你聽我從頭至尾說根苗

家住在南直揚州江都縣　城西南二十五里白家窰　俺本是姓白名叫白似玉　自十四身入黌門把名標

只因爲生身母親下世去　又續了姨娘晚娘本姓高　諸日裏打罵小生是小事　一心裏設謀定計害兒曹

誰料想吉人自有天加護　他把我好酒灌過重重醉　抬我在荒郊以外無人處　你聽我細細向你說根源

實指望叫我一命歸陰曹　那壁廂來了老人叫岳高　他把我身軀擊在紅線梢　我却是萬貫家私缺兒郎

又叫我坐在他的蒲團上　向前來口稱他是月下老　不知道怎的落在池裏漂　我這村起名就叫吳家灘

想來是那位老人是仙子　自覺了身如駕雲上九霄　一時間昏迷不知人間事　有鄙人姓吳名端字方正

這瑞白說的本是撒謊話　若不然怎的霎時不見了　不知道怎的落在池裏漂　況且是路途遙遠難往還

瑞白說罷吳員外認以爲眞，心中想道：『月老報夢不差。』吳員外心中正想，那瑞白問道：『老伯父此處是什麼區處？老伯父高名貴姓呢？』員外見問，說：『白相公請坐聽我道來……』

那員外認以爲眞笑眉梢　有神人把你送我花園裏　一定是前世兩頭結下緣

吳員外不覺一陣喜笑歡　白相公要問此處那裏管　你聽我細細向你說根源

這裏是江西南昌進賢縣　有鄙人姓吳名端字方正　我却是萬貫家私缺兒郎

白相公既然家中遭不幸　況且是路途遙遠難往還　一定是前世兩頭結下緣

白相公不嫌此處屈尊駕　在我家住上百年也無關　這員外說罷又把吳存叫　他向着吳存小子叫一番

員外說罷便叫吳存說道：『把酒整上。』他二人輪杯交盞飲了一回，員外心中思想，不知此人才學何如？我不免出付對聯，叫他對對！吳員外向瑞白說道：『白相公今日我出付對聯，領教領教！白相公不知可否？』瑞白說：『小生年幼，才疎學淺，不堪領教，但老伯父若有對聯，小生願聞。』員外寫在紙上，遞於瑞白，瑞白接過一看就對說：『丁香花，百字千字萬字頭。』

瑞白對罷，也寫在紙上，遞於員外一看，說：『眞眞好對。』從此更加敬重，心下暗想，白公才貌兼全，眞眞堪與我女兒是一對，只是婚姻之事，不好出口，又飲一回便叫吳存送向外書房，員外自回內庭，來見夫人女兒……

前庭裏來了員外名吳瑞　你看他對着夫人便開言　白相公才比子建貌潘安　果然的月老報夢不虛假

真眞的正與女兒是一對　惟却是少個氷人把語傳
你到那書房去把相公叫　與你那姑娘今日撮河山
他這裏說龍話兒往外走　不多時來在吳家外書館
秋霜來在書館見了瑞白說道『相公!你的喜事到了。』
喜事了?』秋霜說『我家員外有一愛女,年方二八,要與你
『我現今連安身之處也沒有,我若不從,怎好在此住着?但
說:『你姑娘何如?』秋霜就把姑娘姿容細細說向瑞白,那
庭,與員外說知,員外聞聽,心中甚喜,卽忙來在書館,見了瑞
成親。』瑞白向前說道:『小壻原有一志在先,要得洞房花燭夜,須到金榜掛名時。』員外聞聽說:『賢壻既是有
志於功名,鄙人亦不好相强,但此處非讀書之地,離此十里,有一村莊,叫做務業村,甚是幽雅,賢壻在那邊讀書甚
好。』就命吳存送相公往務業村去。……

這才是瑞白上了務業村　也算是禍去福來安住身　不言這瑞白有了安身處　再提那郎靑又起害人心
一心裏要害王黠把仇報　所以才把他姐姐諄又諄　可不知誰死誰活誰償命　可不知誰凶誰吉誰歸陰
衆明公要知後來一切事　且等着下回書裏說原因

富莫歡喜窮莫憂,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話說——員外把瑞白送在務業村讀書不提。且說——那郎氏受了郎靑之托,便親下廚房造飯,把藥下在飯裏,到了晌午,叫王黠把飯端在前庭,自己去用。這且別提,且說——這邱宅有一隻牛其大無比,最好觸人,是人都觸,只不觸王黠。這日晌午才待舉筋,只聽外邊齊聲喊『王黠快快出來,那隻牛觸死人了。……』

這王黠才欲舉筋飯來殮　只聽的外邊一陣喊連天　聽了,聽個個叫的是王黠　他快着出來卽把牛來牽
他接着生人使力儘着抵　不久的霍破肚子露肝腸　這王黠聞聽此言不怠慢　疾忙的跑出大門把牛看
這王黠出門看牛不打緊　有一個替死傻子到裏邊
王黠聽的有人叫他,他便出來看牛,這且別提。且說——這太白村有一人姓靖,有二十多歲,人事一點不懂,生
活不會做,就是知道吃喝,人都叫他傻子,自幼無父母,親胡氏,年已六旬,家道貧寒,只生一子,他母看他如掌上明
珠一般。這日不當不正,闖進庭來,看了看桌上有飯,他就據座大嚼,立時吃了乾淨;及至王黠看牛回來,早已吃盡,
王黠說:『傻子!你把飯吃了?』只見他把嘴咧了兩咧,王黠又不好再去討飯,覺著肚子也不甚飢,便把傢伙送還,
人就去了。這傻子待了一時,便跑出外邊去了。……

這傻子急急忙忙出庭堂　你看他趿趿趄趄到街旁　他只覺烈火燒心難禁受　不住的張牙舞爪難住神
且按下傻子中毒且不表　那北廂來了倒運名孫黃　這個人一生直挑雜貨擔　他却是不趕街來好串鄉
只見他進的莊裏連聲喊　喊的是火鏈火石火紙張　來了個中毒傻子喘急慌　又加上烏木筋子黃松糖
這孫黃剛把擔子放下肩　還有那黑矾蘇木好麻線　向前來照頭打了幾巴掌　你看他把抓口內充肚腸
這孫黃見此光景心中惱　上前來兩手抱住黑糖罐　眼睜睜七孔流血一命亡
這衆人一見傻子歸陰府　急急的報於他那生身娘　倒運的孫黃挑擔就要走　衆人們向前拉住說短長
孫黃見傻子七孔流血,就要想跑,衆人上前拉住說道:『你要走了,這人命官司,叫誰去打?』說着,那傻子的母
親來了,一看兒子七孔流血而死,便哭着罵起來了。……

這胡氏一見兒死淚漣漣　不由的手指孫黃罵一番　俺與你那裏仇來那裏恨　爲什麼打的我兒赴黃泉
就是他吃你黑糖值多少　也不該脚兒踢來巴掌添　現如今把我兒子活打死　你與我摔撈盆子打靈幡

你看他哭了就把鄉長叫　急急的快把孫黃使繩拴　把孫黃繩捆索綁牢拴住　總就是有口難分不白寃
料想這秋後難脫一刀苦　今生裏雜貨擔子不能挑　咱這裏絨口莫論未來事　急回來再說胡氏去稟官
胡氏急忙進城適逢鄒老爺回衙胡氏忙喊寃起來鄒老爺聞聽疾忙住轎吩咐『把那個喊寃之人帶上來。』
兩班聞聽隨把胡氏帶過。鄒老爺問說：『你有什麽寃可有狀詞？』胡氏說『沒有狀詞民婦是口訴。』老爺說『訴上來。……』

這胡氏未從開言淚先灑　叫了聲青天老爺你聽知　有民婦今年已經六十一　家住在太白村莊城正西
那時俺年過四十得一子　論年紀今歲才交二十一　可憐他上無兄來下無弟　他父親久已不在歸了西
東莊上有個孫黃賣雜貨　那一日挑擔到了俺莊裏　我那兒一當耍來二當玩　把他裏黑糖拿點口裏吃
不知道孫黃與俺何仇恨　上前來拳又打來脚又踢　把我兒一頓脚拳廢了命　眼睜睜七竅流血誰不知
大老爺若是不信民婦語　現有個見證老老叫王德　望太爺細細問來嚴嚴審　問一個一命一抵不算屈
這胡氏訴罷寃枉人命事　那老爺吩咐一聲把人提

胡氏把狀訴完，鄒老爺一聲吩咐：『帶王德上來。』三班說：『小人是王德。』鄒老爺說：『胡氏的兒子，被孫黃打死，你可見來麽？』王德說：『小人見來。』鄒老爺說：『果係打死，還有什麽緣故？』王德說：『果係打死。』鄒老爺又問：『把孫黃可曾獲住麽？』王德說：『已經獲住。』鄒老爺吩咐三班：『預備轎馬，下鄉驗尸。』三班聞言，預備停當，下鄉來了。鄒老爺在太白村尸廠坐下，吩咐土工忤作：『上前驗看什麽傷痕？』土工忤作，驗了一遍，稟道：『七竅流血，渾身發青，係服毒身死。』鄒老爺未從開言，胡氏回道：『原係孫黃親手打死，怎的是服毒身亡？現有王德見得明白。』鄒老爺說：『帶王德。』王德急忙跑過來，跪倒，老爺說：『王德你見孫黃把胡氏的兒子親手打死，要你實說，若是半字虛假，老爺是定責不恕，他使什麽

打的？』王德說：『使巴掌。』老爺又問：『打的那處？』王德說：『打的頭上。』鄒老爺心中想道：『巴掌批頭打的，如何打得死人？』又問道：『爲什麽打他？』王德說：『因爲吃他的糖來。』鄒老爺心中想道：『這吃糖如何得死人？』又把胡氏叫上來問道：『你兒子在家中吃什麽不曾？』胡氏說：『我兒子從清晨吃了兩碗米飯，到晌午一點什麽也無吃。』又問王德：『你見他在旁處吃什麽沒有？』王德說：『俺二人在街上坐了一晌，並無吃什麽。』鄒老爺想道：『必是糖中有毒。』又把孫黃叫上來，問了一遍，與王德說的一字不差，鄒老爺沈吟多時，說道：『孫黃你罐子糖，與我吃了。』孫黃聞言，遂將糖罐拿來，登時吃個干淨，却是昂然不理，鄒老爺發起悶來了。……

鄒老爺悶悶不樂在尸廠　你看他反來復去自思量　這傻子七竅流血身辭世　皆說是把抓口喃吃的糖
在我看此糖內中有毒物　是怎的孫黃吃了並無妨　鄒老爺內裏機關參不透　那知道旁藏暗藏事一樁
要得這官司明白孫黃救　須得是盧爺上任拿二狠　衆明公要知後來吉凶事　再聽那下回書裏說短長

瓊枝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疎影排排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漁郎無好韻，東風愁寂幾徘徊。

話說——鄒老爺沈吟多時，明知傻子是服毒身死，糖裏又無毒，明知孫黃被屈，又是交手的人命，爲難多時，無奈吩咐把傻子暫且掩埋，帶了孫黃進城寄監，這且按下不表。且說——郎青見王黠安然無事，一日向郎氏問道：『前日那包毒藥，使上不曾？』郎氏說：『已經使上。』郎青說：『怎的不見效驗？』郎氏說：『想是不該飯裏死。』郎青說：『一不做二不休，此計不成，另尋別計。』王黠哪，王黠！想要脫過我手，比登天還難。』他二人只顧房中說話，不料窗外被人聽去，此人是誰呢？原是丫環春榮，那春榮與王黠有點親戚，王黠是春榮的表兄的叔伯大舅子，春榮聞聽此言，疾忙跑在前庭，正遇王黠獨坐，春榮說：『王哥你聽俺郎青定下計，要把你來殺；飯裏加藥毒茶裏，把砒撒，我來對你說，早早預備他。春榮開言叫：『王哥不好了！』王黠說：『怎麽了？』

這春榮慌慌張張說一遍　那王黠呆獃半晌似憨瓜　爲什麼下這狠心治作我　怪不的昨日饅子用了飯
只落的七竅流血染黃沙　並不是春榮故意瞎磨牙　你看他收拾行囊逃回家　這王黠左思右想無門路
王黠聽了春榮一片言語，疾忙收拾行囊，逃回家去，這且別提。且說——郎青見王黠逃去，不能與兒子報仇，心
中想道：『當初不是瑞紅把王黠叫來，那王黠焉能落釘害我兒子一死？不免與姐姐商議，把瑞紅害了，也消我半
黠之氣。』主意已定，走到家中，與郎氏說：『此事不勞兄弟費心，我自有計策。』郎青聽罷，走向外邊去了。這郎氏
把春榮叫到房中，說道：『春榮！我待你何如？』春榮說：『奶奶說那裏話，自我進宅，奶奶看我如生女一般，誰敢道
個不好！』郎氏道：『我待你好，你可與我一心一計才好！』春榮說：『奴才並無二心。』郎氏說：『既是與我無有
二心，我有一件事情，你可與我做得來麼？』春榮說：『什麼要事，望乞奶奶講明，奴才無不從命。』
　郎氏未開口先自笑吟吟，連把丫環叫，春榮你是聽：心事若辦妥，把你好看成，千萬要口穩，怕的透了風。
我差你暗到瑞紅房裏去　偷偷的把那鞋帽轉出門　務必要看個機會捲藏好　莫叫那瑞紅奴才得知情
倘若是事定功成無破綻　那時節我把你當親生女　久以後與你尋個好婆家　不用說衣服粧奩我照應
管叫你轎上來來馬上去　也强似爲奴作婢當女童　這郎氏言語說罷將身起　你看他拿過鞋帽雙手擎
遞與那丫環春榮腮帶笑　這春榮伸手接過暗沉吟
　春榮把鞋接過，心中暗自忖思，奶奶差我把這鞋帽，暗暗放在姑娘櫃中，諒來不是好心意，却又不敢不去，無奈
拿定鞋帽藏好；一逕來到瑞紅房中，適趕奏巧，瑞紅向外邊走去了。春榮便找了鑰匙，把櫃開開，把鞋襪放在裏
邊，仍舊鎖好，出房回稟郎氏去了。且說——那瑞紅最愛瑞白，自兄弟死後，諸日想念，常常痛哭。這日到了黃昏，想
起兄弟，不由的一陣心酸，長歎一聲，哭起來了；哭到半夜，一聲方醒，見天色明亮，又聽春榮扣門，即便起身，開開房
門，說道：『春榮！你爲甚的這般早，叩我房門，有何話說？』春榮說：『姑娘奶奶叫我來對你說，早些起來梳洗，用了
早飯，今日還有事咧！』瑞紅說：『有什麼事呢？』春榮說：『我不知道，等飯後，奶奶親自過來向你說。』瑞紅聽罷，
即忙梳洗停當，用了早飯，只見郎氏走進房來，瑞紅欠身離坐，說道：『母親裏邊請坐。』郎氏果然坐下，笑嘻嘻的
開言道……
　郎氏他未開言笑嘻嘻的　叫了聲瑞紅我兒聽言音　自從你瑞白兄弟身辭世　我見你諸日啼哭淚襟襟
但若是悲哀過度身有病　那時節後悔晚矣却是眞　今一日是你衿母壽誕日　你與我做伴同上郎家村
一則是你給衿母去上壽　二來是算咱娘們散散心　快快的點驗鑰匙開箱櫃　你檢那上色衣服穿幾身
却是你花紅柳綠穿戴起　也省的誤却芳年美青春　這郎氏說罷一席溫存話　那瑞紅輕啓朱脣說謹遵
郎氏說罷，瑞紅說：『謹遵母命。』遂拿過鑰匙，把櫃開開一看，只見內裏放了一雙舊鞋一頂方巾，不由納悶，只
是發怔，想道：『只是男子之物，在我這櫃中放着，無私有弊，倘若母親看見，生出事來，那可怎了？』這瑞紅想罷，連
忙掩藏一邊，求其無事，豈不知郎氏專意留心看了瑞紅的動靜，他可如何掩藏得過！閑言少敘，那郎氏一見瑞紅
手忙脚亂，拽拽藏藏的，即便問道：『是什麼東西這樣珍重？』瑞紅說：『沒有什麼東西。』郎氏說：『沒有什麼東
西，怎麼這般珍重掩藏？快快拿來我看。』這瑞紅自知掩藏不住，說道：『這不知何日把兄弟的一雙舊鞋一頂方
巾，錯放在我櫃中。』郎氏說：『拿來我看。』瑞紅無奈，把巾鞋遞於郎氏，郎氏接過一看，說：『好賤人，你兄弟從幾
時有這樣鞋來？想是你女大心多，色膽包天，勾引了奸夫，結引進房，一時不湊，被人驚走，把這物失吊在此，賤人藏
在櫃中，掩人耳目；不料今日我來，叫你與我上你矜母家上壽，一時忘却，向櫃取衣，露出馬脚，掩藏不及，還是巧辯，
是你兄弟之物，說道放你櫃內，賤人哪賤人，敗壞門風，玷辱祖先，眞眞你叫我氣死的了。……』
　這郎氏不由一陣怒氣冲　手指了瑞紅女子罵幾聲　我把你當就珠玉千金體　誰料想成了鴻毛輕又輕
　你只顧偷香竊玉圖快樂　殊不知玷辱門風與祖宗　我有心忍氣吞聲饒過你　又恐怕成了習慣養漢精

這郎氏百般羞辱破口罵　那瑞紅有口難分放悲聲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底事　須得下回書裏再仔細聽

署往寒來春復秋，夕陽橋下水東流，將軍戰馬歸何處？野草閒花滿地愁。

話說——郎氏把瑞紅百般辱罵，那瑞紅只是慟哭，惹是鄰居壁舍，齊來觀看。東鄰有個李媽媽，向前問道：『邱大娘，你娘們往日怪好，今日一旦吵嚷所爲何事？』對我告訴告訴。』郎氏手拿鞋帽，對衆人說道：『也是邱家前世好事未做，如今出了這養漢妮子，不知從何日，把個漢子勾引在家，朝夕摟抱，自圖快樂，是人不知鬼不覺，也不知何日却把他二人冲撞，把姦夫驚走，拋下鞋帽在此；俺那養漢妮子怕人看見，藏在櫃裏，那知寃家路窄，事當敗露，我今日叫他與我上他祢母家上壽，開櫃取衣，露出馬脚，被我看見，還說是他兄弟之物，放在他櫃裏，李大娘你看看我的兒子，從幾時穿過這樣鞋，戴過這樣帽子來？眞眞的氣死我也！』李媽媽說：『邱大娘休要生氣，瑞紅豈是那樣人，或者別有原故，待我問他。』言罷，李媽媽走進房來，見瑞紅坐在床邊慟哭，李媽媽走向前來，坐在瑞紅身旁說道：『瑞紅姐，莫要悲啼，你母親怪這鞋帽來路不明，你把那鞋帽從實告訴於我，我就說於你母親知道，自然無事。』瑞紅說：『李大娘，我這寃枉，惟天可表，總是有口也難分訴了。』李媽媽說：『不妨，你把這帽鞋來歷，從實告我說了，憑我這三寸之舌，能得你母親回心轉意，當時和美起來。』瑞紅想道：『我總死九泉之下，誰知我心，還未必不說眞眞幹了這不才之事。不免對他說說，略表心曲，也得干淨。』瑞紅想罷，說道：『李媽媽仔細聽我道來……』

這瑞紅未從開言淚紛紛　叫一聲李家大娘聽言音
怎麼能誘引男子把房進　有奴家虛度光陰十七春
總就是我有偷香竊玉事　急呵裏不出大門與二門
我留他鞋帽在櫃主何因　況且是我家人多耳目廣
李大娘仔細思量這件事　又加上門重牆高院子深
果然是實在屈人不屈人　果然是實在屈人不屈人

瑞紅說罷，只是要死，李媽媽勸道：『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你想人死焉有復生之理？你就是死了，也不過落個事情敗露，羞臊而死，你那心底也難得明白。』瑞紅說：『明白也罷，不明白也罷，我只是一死方休！我若不死，知道的是有人做弄我，不知道的，我是有這下賤之事了。』瑞紅說到這裏，豈知郎氏却在廳外，聽得眞切，便一步走進門，手指着瑞紅說：『好賤人，明明白白自己做下不才之事，現在鞋帽爲憑，還說有人是做弄於你！你就是何人做弄於你？把他拉將出來，爲娘的於你出氣，倘若拉不出此人來，賤人哪賤人！你休得想活。』郎氏連推帶吵，把瑞紅推出門來，說道：『死也在你，活也在你，自此以後，休要想進我的門了。』那瑞紅出門，就要投井，李媽上前拉住說：『瑞紅姐不可尋此拙志，人死焉有復生之理！』瑞紅因坐在塵埃，啼哭不止，李媽媽勸解多時，瑞紅只是要死。李媽媽說：『你死也要個明處，使人知你是個烈女，不免你跟到我家，我對你磋商善後辦法，你就再死不遲！』瑞紅聽罷，心中想道：『此說不錯。』遂站將起來，跟定李媽媽家去。且說——那太白村西南三里之遙，有一庵就叫翠雲庵，裏邊有一尼姑，法名普祥，素與郎青有些勾引，那日郎青又到庵中玩耍，只見那普祥見了郎青，笑嘻嘻的讓進方丈，開言講話……

這普祥未從開口笑滿天　叫了聲郎家施主你聽言
我那有普禎師兄產一子　奉託你暗暗抱出翠雲庵
休笑我出家之人做的錯　好歹的代我找個父合母
普祥說罷拜託前後話　那普祥說罷拜託前後話　久以後長大成人接香煙
那郎青心中打算作了難　怨只怨沒臉施主把俺纏
中遲疑說：『也罷！暫且應承下，我抱出庵來，再作道理。』主意一定，說道：『師太在我身上，此事管保與他找個好主，一輩子不受飢寒。』普祥聞言，千恩萬謝，遂將那個孩子，暗暗抱將出來，遞於郎青，郎青接過，抱出庵來，郎青爲難多時，忽然間心生一計，說：『有了！我不免把這個小娃子，抱到我姐姐家中，於我姐姐商議，暗暗把這小娃子摺死

就說是瑞紅生養裏在包袱裏邊，我這說把瑞紅送在他姑媽家走走，我却把他送在城東海家倉海公子那邊，我暗暗對海公子說知，是爲女在家出臭養下嬰兒，爲的是他父出外，又是繼母不敢私自處死，特送前來任憑公子發落，免的後來他父回家，說是他繼母做弄他。那海公子聞知，又有小娃爲證，豈有不把他置之於死地的！』郎青把主意拿定，抱定小娃，順着大道往太白村而來。……

好一個不知回頭賊郎青　你看他又定巧計來行凶　前一番定計害了親生子　這二番又設巧計害瑞紅

自知道暗算無常心計巧　那知道人叫人死天不容　果然是生死盡由人謀略　陰曹府可以不用閻王公

諸君子仔細思量從前事　善惡簿那個報的不分明　下一間郎青賊把親來送　路途上惹起場天禍一種

世事紛紛如弈棋，輸贏變幻巧難窺；但存方寸公平理，恩怨分明不用疑。

話說——郎青抱定小娃來在家裏，便對姐姐把小娃的來歷，如何定計，怎害瑞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郎氏說：『此計晚了。』郎青說：『如何晚了？』那郎氏也把如何定計，怎麼逐出門外，說了一遍。郎青說：『常言說的好，凡拿賊要贓，捉姦要雙，如今雖有那鞋帽爲證，且怕人說是你做弄不知，瑞紅現在何處？』郎氏說：『聽他們說，被李媽媽勸到家去了。』郎青說：『那個李媽媽？』郎氏說：『那是咱這東鄰。』郎青說：『不妨，我到東鄰李媽媽家，見了瑞紅，只說是沒有這事，是你母親多心，伴倡的，既犯彼此，當下怎好見面，不免我備下牲口，送在他姑母家，且少住幾日，彼此消一消氣，回來自然好了。他若愿去，你便把這個小娃娃掩死，包在包袱裏邊，我挾了送他去，你想瑞紅自幼不出大門，可知他姑母家在那邊，我却把他送到城東海家倉海公子那邊，去把出醜之事，再對海公子說知，憑他發落，這瑞紅焉得不死？』郎青把話說完，遂起身向李媽媽家來。且說——李媽媽自把瑞紅勸到家中，瑞紅只是要死，李媽媽比長比短，勸了多時，瑞紅腹內沈吟，說道：『承大娘美意，勸我不死，我若是個男子，可以逃走他鄉，可惜是個女流之輩，現今又回不得家去，怕他生計害我，我可何處存身？』李媽媽說：『你只是別死，讓我與你想過門路。』李媽媽說到此處，只聽外邊叩門，遂走出問道：『是誰？』那人說：『是我。』李媽媽把門開開一看，見是郎青，遂笑嘻嘻說道：『我只當是那個，是他郎大舅嗎？裏邊請坐。』郎青說：『李大嫂，我家甥女可在這裏麼？』李媽媽說：『在屋裏坐着咧！你住裏邊坐坐罷。』郎青跟定李媽媽，來在屋裏，見瑞紅坐在那邊，把臉向裏扭着，郎青說：『甥女不必煩惱，我這兩天不在家，便鬧出這樣事來，說甥女有這樣事是假的，這是你母親多心；剛才回家，旁人對我說知，叫我把你母親數落一番，我想你娘兩個，彼此怎好當下見面，不免我備下一頭牲口，把你送到姑母家那裏，略住幾天，隔上一隔，那就好了。你可願意去嗎？』瑞紅只不言語，李媽媽在旁勸道：『瑞紅姐，你舅說的極是，你去罷。』瑞紅也不言語，李媽媽說：『大舅，你備牲口去罷，他必是願去的，若要執意不去，有我咧！』郎青又怕間出不願意，不好相强，便將計就計，起身說道：『我說道是兩全其美，到那裏畧住幾天就好了。』李大嫂千萬勸着我甥女去住幾天，我備牲口去咧！』郎青說罷，起身出去。李媽媽又勸了瑞紅一回，郎青備了一頭驢，挾着包袱，在門前等候。李媽媽領定瑞紅出門，上了牲口，郎青牽定，順着景德鎮的大路而行。郎青行在景德鎮覺口內甚渴，說道：『外甥女兒，你把包袱挾了先行，我到裏邊尋吃點茶，不過去去就來。』說罷，把包袱遞於瑞紅，瑞郎接過包袱，騎驢往東而去。這天是景德鎮大集，人煙鬧市，那郎青到來裏邊，剛才找着茶鋪，對面來了一個人，應聲招呼，說：『那一個是郎兄麼？』郎青抬頭一看，見是胡倫。說：『是我。』胡倫說：『無事不過閑游。』胡倫說：『無事，咱兄弟二人，久已不見，跟我去閑談，暢飲幾壺。』郎青本來有事，又見胡倫已有八分酒意，說道：『過日談罷，今日有點小事。』胡倫上前拉住說道：『小事不足介意，跟我去罷。』那郎青憑怎說，那胡倫死亦不放，拉拉扯扯到酒鋪裏。……

這才是謀事在人成在天　景德鎮偏偏遇了胡醉漢　若不是胡倫拉住去飲酒　怕只怕瑞紅性命難得全

他二人一壺美酒飲未了　又把那黃虎海龍二人添　這個說我個要把郎兄敬　那個說急可不到咱這邊

他四人飲酒多時將要散　又來了張式李隱趙大官　大夥子提酒來把郎青敬　你看他推杯換盞飲的歡
這郎青幾次告辭他不放　眼看看紅輪滾滾落西山　咱這裏按下郎青且不表　再說那路途遭難女姣嬛
且說——瑞紅驢子往前走有二里之遙不見他舅舅轉來，不敢往前再走，一則怕走錯路程，二來怕他舅舅跟走
不上，拉住驢子，路旁等候。豈知一等一不來，二等也不來，瑞紅心裏焦躁。不料那東南角上有隊驢來叩草內中有
一驢名草驢起果，瑞紅驢子是個叫驢，相隔半里之遙，一時瑞紅騎的這驢看見噪了一聲，一個蹶子，把瑞紅掀在
地下，却照着那驢跑去，那驢一見就跑，這驢跳跳行行，趕將下去立刻跑了個無蹤影。瑞紅無法可處，只得挾定包
袱，坐在路旁，等他舅舅等來等去不覺紅輪西墜，玉兎東升，天色漸漸欲暗，瑞紅見舅舅不來，便哭了幾聲，忽有個
少年男子，急走兩步來在面前，說：『這不是瑞紅姑娘麼？』瑞紅聽見叫他的名字，抬頭一看，說：『你不是王黠麼？
』王黠說：『正是我。』這時瑞紅見了王黠，就如窮漢拾了個元寶的一般，喜不自勝。王黠說：『姑娘！這天將就日
落，爲何在此坐着？』瑞紅說：『上姑母家去，舅舅去吃茶，驢子跑去了。』說了一遍。王黠說：『上你家姑母家去，如何
走到這裏來？且是你舅舅去吃茶，不過一時之事，如何多半天還不來？在我看，這一定是你舅舅，定要害你。』瑞紅
問王黠道：『你爲何不在我家，私自逃走，所爲何事？』王黠把郎青定計害他，春榮走漏消息，也說一遍。王黠又說：
『這太陽已落，不免你跟到我家去，暫住一夜，明日我起個五更，把驢找着，再可以送到你姑母家去如何？』此時
瑞紅正無存身之地，焉有不去之理，只說：『你在什麼莊？離此多遠？』王黠說：『我在黃家灣住，離此有四里之遙。
』說罷，王黠替瑞紅挾了包袱，瑞紅跟定王黠往黃家灣而來了。……

這才是王黠頭前走，慌忙　後跟着瑞紅女子俏紅粧　他二人緩步當車往前進　又見那王黠回頭問其詳
這瑞紅見問不覺心酸痛　你看他杏臉桃腮淚汪汪　這見他揣揣度度心不定　又見他吞吞吐吐口難張
這紅瑞欲言不言時多會　那王黠復又開言說短長　叫了聲瑞紅姑娘休瞞我　就有那礙口言辭也不妨

只要你一一從頭對我講　我王黠暗裏却把你來幫　但得我能以協力把冤辯　我若不盡力爲主不姓王
這王黠說罷肝腸意氣話　那瑞紅却才開口言其詳　只見他未從開口先流淚　叫了聲王黠仔細聽衷腸
明明是繼母在家做弄我　暗暗將鞋帽放在我櫃箱　說是我勾引男子把房進　拿了這一雙鞋帽當賊贓
他把我連推帶噪逐門外　多虧了東鄰有個李大娘　他把我拉在他家着實勸　嗣後就來了舅舅名郎青
說了些甜言美語將我哄　叫我到姑母家中將身藏　不過是住過三天並五日　接回我再與母親見面光
誰料想把我送在這絕地　他假說前去喫水不還來　若不是天色晚時遇了你　發發乎一命歸陰見閻王
這瑞紅說罷前後一席話　那王黠不由一陣氣昂昂　他二人說着談着來的快　那北廂前邊到了黃家莊
二人來在莊上，王黠把瑞紅領到家裏，做了一些熱湯與瑞紅吃了，這王黠又無父母妻子，原是鰥棍一條，看了
看在此住下不便，你快快跟我到東院黃大娘家，住上一宿，到明日我起個五更，把你的驢子找着，再把你送到你
姑母那裏，再作道裏。』瑞紅聽罷，也自情愿，王黠挾着包袱，把瑞紅送到黃大娘家來，黃大娘一見，說道：『這是那
裏來的親戚？』那王黠把投親迷失路途，前後借宿的話，說了一遍。瑞紅向前道了個萬福，黃大娘便讓裏邊坐下，
王黠把個包袱遞於瑞紅，佯常而去。那黃大娘與瑞紅，又閑話一回。那天約有二更多天，才要關門，從外來了一人，
是誰？這就是黃媽媽的兒子，名叫黃虎，諸日俱在外吃喝嫖賭，不幹正事，這日在景德鎮上與胡倫海龍等吃得醺
醺而醉，轉回家來，黃媽媽見兒子帶酒，便說道：『莫要往裏，今日有親戚在此住下，外面找個區處，歇着去罷。』那
黃虎聽他母親說，他心裏就要想看看這個人，遂即說道：『既是親戚理當見見，怎麼不叫向裏去呢？』說着，便急
行幾步來屋裏，抬頭一看，燈光以下，坐着個女子，眞眞可愛人也。黃虎仔細看來，眞是如玉如花，好似昭君再世，西
施重生。黃虎好不心動，故意向前施禮，瑞紅無奈，也道了個萬福。黃虎說：『好個俊俏女子，今日既住在我家，也是
前世有緣。』黃媽媽看他兒子不懷好意，便說：『在外歇着去罷。』那黃虎聽母親說話，不得不去，向外就走，心中

想道：『若我與這個女子成其夫婦才好！怎奈母親礙手，不免到半夜之時，等母親睡熟，將門撥開，大事成矣。』黃虎把主意拿定，向外去了。瑞紅見黃虎不懷好意，便向黃媽媽說道：『此人是誰呢？』黃媽媽說：『這是我的兒子。』瑞紅說：『你這個兒子，心底不好，今夜倘有事故，還望大娘保全小奴的性命。』黃媽媽說：『不妨，咱今夜也不用在此住宿，東鄰有一徐大嫂，今日去走娘家未回，他臨去的時節，即托我與他看家，況且他女壻是個木匠，在外人家做活，家下一人皆無，鑰匙現在我手，咱上那院去罷，量來無妨！』說罷，瑞紅挾了包袱，黃媽媽把門鎖上，往東院而來；來在東院，開了房門，收拾安息。說話——黃虎在外，如何睡得着，那天剛有三更，便轉回家來，上前一看，見門已鎖，心中想道：『黑夜半更，那裏去了？』尋思一回，說：『是了！一定是在徐坤家下。』便越牆而過，在窗下一聽，聽見他二人還在講話，未曾睡着，那黃虎那裏還等的他母親睡着，即上前叫門，說：『母親開門來。……』

一心裏要與女子偕魚水　聲聲的叫他母親開門來　黃媽媽聞聽叫門聲聲罵　罵了聲人皮獸心欠教男人家是未出閨門裙釵女　爲何的三番五次把他纏　你若是要把人家名節壞　可知道湛湛頭上有青天黃媽媽連聲帶罵一席話　那黃虎只當耳邊風一般　惡狠狠只把房門使脚踢　嚇的那瑞紅屋裏打戰戰衆明公要知後來吉凶事　等着我歇歇喘喘吃代烟

話說——黃虎被他母親說罵一場，黃虎只做不知，苦告母親說道：……

我今日景德鎮上走趕集　遇了個算命先生是劉基　他算我今夜定有婚姻配　俺兩個五百年前定佳期回家來果然有這女子到　看起來算的這里却不離　這黃虎說罷一些撒謊話　黃媽媽不覺心裏犯猶豫黃媽媽不覺心猶豫，說沒的是如此又轉念道：『不聽你的瞎話，那裏有這樣應驗先生，外面睡覺去罷。』黃虎聽見他母親說話，有些和動了，越發苦告起來，說：『母親若不開門，爲兒的沒命了。』這黃虎苦苦哀告，那黃媽媽一時動了疼兒之心，上前就要開門，嚇的那瑞紅咕嚕嚕滾在床下。且說——黃如媽與瑞紅住的這家姓徐名坤，是個木匠，妻子郭氏，却無兒女，二口度日。這徐坤在田家莊田員外家，與他女兒打嫁粧，有半月餘未回家來；這日晚飯已吃，天亦二更，徐坤只覺耳熱眼跳，心神不定，想道：『莫非家上有事麼？』便着人稟了員外，手中提了一把斧，出了大門，回家去了。徐坤來在自己後院牆根底下，伸頭往裏一看，只見門前站了一人，影影綽綽，好像黃虎，不覺心頭火起，又聽的噓郎一聲，房門開開，徐坤那裏還忍得住，手攀牆叟的一聲，跳過牆來，加了個箭步，跳在眼前，兩手把斧掄開，照定黃虎的後背膛，就是一斧，這才不好了咧！

這才是徐坤雙手斧掄開　照定那黃虎後背砍下來　只聽的呵哎一聲着了重　又見他往後一仰躺塵埃在地下把腿一伸嘴一咧　魂靈兒早早上了望鄉臺　從今後再也不得行霸道　再不能姦淫人家女裙釵不言這黃虎門外死的苦　那他娘目下也就有了災

徐坤一斧砍死了黃虎，邁步進房，拿了黃媽媽，就當郭氏，把斧掄開，又是一斧；一聲撲通到在塵埃，死於非命。徐坤砍死二人，心忙意亂，也迭不的點燈，在房中摹了切菜刀，將頭割下來，又摸了條口袋，裝起來，背着就開了大門，往他丈人家去了。……

這徐坤開開大門走慌忙　肩膀上背了男女頭一雙　你看他一行走着一行想　不住的打算心裏自思量常言說拿賊必須要拿贓　又道是捉姦必得要捉雙　我今日雖然殺了人兩個　量起來打場官司也不妨這徐坤仗着理直與氣壯　一心裏與他丈人鬧急荒　咱這裏按下徐坤找岳父　再說那床下藏的女紅粧且說——瑞紅在床下見的明白，只見來了一人，把他母子砍死，又摸了把刀，把二人的首級割下，用口袋裝上，背起來，開門去了。待下多時，不見回來。瑞紅心想道：『那人背了兩個人頭去了，也不知他是幹何事？我守着這兩個血淋淋的兩個人命，倘到天明，有人來，是我在此，怎得干淨？不如我趁此黑夜，無人知覺，逃走豈不是好。』瑞紅把主意拿定，起得身來，連包袱也不迭去挾，屏氣潛足，走出門去。四外一看，靜悄悄一人皆無，急出了大門，逃走去

了，不表瑞紅逃走。且說——徐坤背了兩個頭，來在他丈人家門首，上前巴巴的叩門。且說——他丈人名喚郭良，所生一男一女，女兒嫁與徐坤爲妻，兒子名喚郭學，尚未娶妻，這日他女兒前來看他，這郭良爲他女兒，輕易不來，強留過宿。不期睡到半夜的時節，忽聽外面有人叩門，甚是緊急，郭良便叫兒子郭學起來，遂卽開門一看，是他姐夫郭學說：『姐夫有何事？半夜而來，裏面請坐。』徐坤說：『我不奈煩坐，叫起你老子來，與我快點說話。』這郭學看他姐夫來的氣色不好，遂卽來到後頭，對他父親說知。郭良說：『一定是爲的家下無人，女兒在此過宿，我起去看看。』說罷，遂卽起來，來在前面，看見徐坤，未及開言，徐坤說：『好這老狗，你竟敢出來見我，你養的好女兒嘞！』這徐坤未從開言怒不息　叫了聲郭良老狗聽端底　俺女兒却是與他好相私　這

我西鄰有個賊子名黃虎　俺在那田家師徒把活做　留下你養漢妮子在家裏

不料想今夜爲夫回家轉　遇見了他同黃虎在屋裏　那　這是俺知道假粧不知道　暗暗的把他二人來捉住

這徐坤指手畫脚說未了　把一個郭良氣的呆了極　那是我一見不由心動怒　我一怒把他兩個使斧劈

徐坤說言未了，把郭良氣了半死，說道：『你弄這些瞎話，前來作踐於我，是何道理？』徐坤說：『我說瞎話，作踐於你，我與你個證見。』徐坤說罷，到了門口，把那條口袋拿進來，說：『你來來來！這是你閨女證見，過來看看，省得說是我說瞎話，作踐於你。』那郭良只當什麼東西？果然向前來看，那徐坤手中提口袋底兒，嘩郎一聲，倒出了兩個人頭，郭良見是兩個人頭，嚇了個倒仰，說道：『這越的可惡了！這是那裏弄了來兩個人頭，誣賴我閨女？』徐坤聲言，說：『好！你這個老狗，現放是你閨女與黃虎的人頭，還說是誣賴你閨女！』這郭良說道：『我閨女現在我家住着，怎的是我閨女的頭呢？你不是誣賴，是怎麼呢？』徐坤聞言，氣忿忿的說道：『你說你閨女現在你家，何不叫他出來？』郭良聞言，便叫郭學：『把你姐姐叫出來。』徐坤仔細一看，果是妻子，那郭氏說：『你倒是所爲何事？半夜三更，來到這裏，這等吵鬧呢？』徐坤見了他妻，心有納悶的，殺的倒是何人？說的不必問了，拿了燈來，我看看能。

』郭氏聞言，連忙到了後宅，秉了一盞燈來，遞於徐坤；徐坤接過燈，手托兩個人頭一照，看了看，一個是黃虎的頭，那一個是黃虎的娘黃媽媽的頭。郭氏說：『我今回家省我父母，托黃媽媽與咱看家，你怎麼把他殺了？』徐坤只是心中着慌，低頭不語。郭良說：『你無故殺害平素誣賴妻子，又來作踐於我，這可惡眞眞氣死我也。……』這才是郭良時下把臉番　你看他無名火起透丹田　說道是無故把人來殺害　誣賴了妻子與人是通姦

你就是把罵老漢我不問　現如今兩個人命是關天　這是等天大事兒誰敢匿

那郭學聞聽此言往外轉　他上那東鄰西舍把人傳　不多時來了兩個男子漢

這徐坤見此光景微微笑　叫了聲衆位兄弟聽我言　常言說誰殺人來誰償命

這徐坤自拿繩索來拴住　那郭良一同衆人走如煙　單單的剩下郭氏旁邊站

上前來一把拉住親夫主　不由的輕啓朱脣問底端　你倒是爲何把他母子害

這徐坤見問不覺長嘆氣　說道是不必前來把我盤　他母子雖然是我來相害

不過是我殺人來我償命　看起來不礙賢妻你相干　我來不礙賢妻你相干

夫妻二人正然講說猛然抬頭忽見東方發白天已明亮，郭良着人進城稟官。鄒老爺一見，又是人命，不敢怠慢，遂卽下鄉驗屍，一路無辭來到黃家灣裏，把黃虎母子屍首驗看，確是斧死。這才把徐坤帶上來，問：『你爲何把他二人斧死？起根原由你要實說。』徐坤說：『老爺在上，容小人細稟：……』

這徐坤雙膝點地跪塵埃　尊了聲青天老爺聽言音　俺徐家祖傳有個賤手藝　當木匠三輩傳我到徐坤

長掛着我妻年輕無人伴　急可的不在家下過光陰　又有個黃虎無賴是緊鄰

來到在自己後院牆根下　半夜裏急急忙忙轉家門　可可的黃虎叫我妻的門

把二人一頓斧頭廢了命　却是我隔牆跳過動無名　割下頭背了前去找丈人

這是我自己多心惹出禍　又忽見裏面雙啓門兩扇

我只說捉姦捉雙沒有事　誰料想妻頭變了老年尊　這其中定有緣故我不曉　望老爺推情問理細細尋
可憐俺忙中有錯造的罪　究其實不是持刀慣殺人　這徐坤訴出殺人眞情話　鄒老爺無語腹內自沈吟
徐坤訴罷，鄒老爺暗自思想，黃虎在西院居住，怎的跑在東院裏來，且是他母親死在門裏，他在門外，黃虎是背
後有傷，他母親是前胸着傷，一定是一個門外叫門，一個門裏開門了。細想一回，徐坤回的這話不假，內中一定有
個原故，鄒老爺思想多時，吩咐三班：『你到屋裏細細搜來，看有什麼動靜沒有？』三班聞言，來在屋裏一搜，只見
一個包袱，稟道：『屋裏有一包袱，不知裏面包的什麼。』鄒老爺說：『拿出來。』三班聞言，連忙把包袱拿出，放在
面前，老爺說：『徐坤這個包袱可是你家之物麼？』徐坤上前一看，說：『這不是我家之物。』老爺說：『既不是你
家之物，一定是有人挾了包袱，却往你家來；才惹出這場禍來！但看裏面包的是什麼東西，是誰家之物，認認自然
明白。』三班聞言，連忙把包袱解開一看，是個血塊娃兒，即忙稟道，說：『老爺這包袱裏面包了個血塊娃兒。』老
爺聞言，大驚失色，連忙問道：『是死的活的呢？』三班說：『早已死絕，原是摺死的。』老爺聞言，把脚一蹬，說：『該
這可怎處？……』

鄒老爺聞聽此言咳幾咳　你看他跌脚捶胸悶上來　我鄒某做官從不傷天理　怎麼遇着的盡是難劈柴
是甚的黃虎來把徐門叫　却是他母親與他把門開　這其中定有一個緣合故　有本縣恐屈平民細安排
我叫那三班進房細收檢　房裏頭搜出一個包袱來　這包袱本是走親使用物　怎麼着裏頭包着死嬰孩
緊着這徐坤殺人情難辨　又添上小小人命裏面埋　思想來這樁事兒眞奇怪　如同那離年死結解不開
鄒老爺思想多時心中惱　叫了聲三班衙役聽明白　你把這黃家灣裏衆人等　不論那老少男女俱拿來
煞時間黃家灣裏如營乍　俱都是慌慌張張到當街　衆明公要知鄒爺怎開放　須得是再聽下回說明白
話說——鄒老爺吩咐三班，把黃家灣人等，俱各傳到。鄒老爺問道：『你們這裏可有失却小兒的沒有？』衆人

俱都說：『是沒有。』鄒老爺說：『你這三里五村，要有失却小兒，被人謀害的，快快呈報，本縣有賞；倘若知而不報，
本縣一經查出，定責不恕！』吩咐已畢，帶定徐坤，回衙寄監。且說——郎青在景德鎮上飲酒，飲至紅輪西墜，玉兎
東升，黃虎辭去，張式李隱二人商量商量，不知做甚，也就去了。胡倫與趙大官俱各大醉，仰在牀上睡熟，單落海龍
與郎青，又飲了一回，那海龍也要告辭，郎青說：『海兄莫走！咱二人一見如故，從今便是契友，多說一回才好。』海
龍說：『郎兄！小弟明日還有兩件要緊的事，其實不能奉陪。』郎青說：『海兄有什麼事情？對我說來，我與海兄分
憂，好哇不好呢？』常言說：『酒醉吐眞情。』——其實不假。海龍說：『郎兄！你我既是契友，也不好相瞞，聽我道來。
……』

這海龍從從容容便開言　叫一聲郎兄在上聽根原　有小弟生來皮胃慣好賭　前一日輸了人家八千錢
明一日那人立等把錢要　我海龍無錢不能將他還　他約我今夜那邊配鸞鳳　所以才今日委實犯了難
還許下借錢二千一票當　有一個知心情人是女子　大約着不過三千有另錢　明一日還少五吊隨着臉
我陪着郎兄飲酒不大緊　怕的是躭誤女子好心田　這海龍說能一席前後話　那郎青慾火燒身便開言
海龍說完，郎青慾火燒身，開言問道：『海兄那女子生得如何？』海龍說：『貌似西子。』郎青說：『青春幾何？』
海龍說：『才交二八。』郎青聞言，只覺意馬難拴，心中想道：『明日少給一計，說道怎的得到我手才好，遂便心生一計，說道：
那人五千，那人可願從嗎？』海龍說：『那人不大願意呢！』郎青說：『所以爲此作難。』那郎青把話探實，才又說道：『小弟一言，不好出口。』海龍說：
青說：『既是如此，海兄莫怪，聽我道。……』

這郎青未從開言笑嘻嘻　叫了聲海兄在上聽眞實　咱今日你我既爲知心友　總就是說話深淺都擔的
明一日我借十千給足帳　算是我替於你把輸錢文　那怕你就是困乏不還我　自要那人心都在人心裏

還有幾句礙口語在今夜　總就是我不出口你也知　那郎青說到此處，只看海龍海龍說：『郎兄你願借十千給我。』郎青說：『那是自然哩！還有今夜之話怎說呢？』海龍想了想說：『莫不是郎兄叫我把這女子讓一夜與你麼？』郎青笑着說道：『正是。』海龍心中爲難，低頭想道：『我要不讓這一夜於他，他未必借錢給我，明日又關係着臉，若讓一夜於他，把這樣美事，只有爭的，那有讓的呢？』爲難了多時，說：『也罷，不過這一夜，明日擋臉是大事。』遂說：『郎兄此事只可你知我知。』郎青說：『那是自然。』海龍說：『明日在那處借錢與我呢？』郎青說：『明日你還在此處等候等我回家，你好跟到太白村去。』二人商量停當，那天約有半夜，海龍領定郎青，往這莊上走來。到這莊上，那海龍用手一指，說：『就是這院裏了，此人在後邊西屋裏居住，你到裏邊窗下，把指一彈，他就開門。』郎青就依海龍之言，跳過牆去。走至窗下，把指甲彈了兩彈，那女子聽見，果然把門開開，郎青走進，二人款衣就寢。且說——張式李隱，自景德鎮飲酒罷後，商量着去賭，二人到了賭博場中，李隱點子低微，不過半夜，就輸了十千，那人要錢，許過了明日一早送來，二人出了賭博場，往家行走，那張式還好，那隱李便心焦起來了。……

這才是李隱一陣好心焦　到與那張式開言說分曉　我今日輸下人家錢十吊　原許下過了明日把錢交家中的錢財俱是父母管　就是那一文銅錢撈不著　倘若是過了明日錢不到　免不了上門止戶鬧吵吵却叫那莊鄉鄰居下眼看　我父母聞聽此言氣難消　這李隱說到爲難之處，忽然間心生一計，上眉梢　李隱說到：『張兄！我有一計，你要把我幫上一幫。』張式說：『有什麼計策，用我幫你呢？』李隱說：『舍妹年將待嫁，妝奩俱已現成，衣服儘多，跟到我家，從後院跳過牆去，把我妹子房門扒開，揀沉重櫃箱擡出一隻，把衣服取出來典當，還了人家賭錢，過後我決不爲難於你。』張式說：『就是如此。』二人商量停當煞時間來到自己後院，隔牆跳過，溜在他妹子房門以前，用手把門一推，只聽咯吱響喨一聲，這且別提。却說

——郎青與那女子交接已能，女子忽聽門響，便咳嗽一聲，李隱聽見他妹子咳嗽，即溜一旁，對張式說道：『我家妹子尚未睡着，須待再待一會動手。』那女子聽見門響，就向郎青說道：『八分又是爹娘，聽見動靜，起來看守東西，倘若聽見，你在此處，即鬧出事來，你不免還藏在這櫃裏，且躲避躲避，等爹娘回去睡去了，再脫身不遲。』郎青聽見門響，只嚇了魂飛膽裂，恨不能有去處藏匿，藏匿才好，又聽那女子叫他櫃中掩藏，便心肯意肯，急忙起身，掀開櫃蓋，赤着身子，鑽向裏邊，那女子起來，把櫃蓋上，用鎖鎖上，即忙上牀，蒙頭而睡。且說——李隱待了一時，又溜到窗下聽見他妹子睡熟，便把門撬開，喚進張式來，就檢郎青鑽在櫃裏頭，這隻櫃擡將出來，越牆而過，擡向外邊去了。抬有十五里之外，見天色將明，把櫃放下，二人商議：『抬在那裏去呢？』張式說：『離此不遠，有一孤廟，咱把這櫃抬在廟裏，放在神座後，各自回家，等到天黑，咱再來把櫃打開，取出衣服，好去上當。』李隱說：『就是如此。』二人說罷，又將櫃抬將起來，來至廟裏，放在神座後，收拾妥當，二人出廟，張式說：『李兄咱務必要今晚起更時分，在此對頭。』二人說罷，分頭而去。且說——張式往家走着，心中想道：『我與李隱費了許多力氣，把櫃抬在此處，他許下不難爲于我，也不知怎的照應！倘若照應的好了，還好；倘若不好，我和他吵打不成，此處離我趙仁兄家不遠，不免先到那裏對他說知，叫他到廟裏把衣服取出典當了，咱二人平分何等不好！』張式主意拿定，轉回脚步往趙村來了。……

這才是張式起了愛財心　你看他轉回脚步上趙村　一心裏要找大官趙仁兄　叫他把好當衣裳平半分

這張式兩腿如飛來的快　眼看着趙村不遠面前存　進莊來就往大官家裏去　看了看仁兄家裏未開門

這張式向前便把門兒叫　急聽的裏邊女子動朱脣　衆明公要知這是那一個　且聽了下一回裏說個眞

話說——那張式來在趙村，到趙大官的門首，便向前叫門，只聽裏邊有一女子問道：『是誰叩門？』張式應道：『是我。』那女子才把門開開一看，見是張式，說道：『叔叔裏邊請坐。』列位你道這是何人？稱張式叔叔呢！這原是趙大官的女兒，他妻子下世。單剩下一女，閑語少說。且說——那張式問道：『你爺爺可曾在家嗎？』女子說道：『不在。』張式說：『我有說話告訴你，等你爺爺回來，務必對他說知。……

等着你父親今日回家轉　你就說我來找他把話云　你家西漫地有座眞武廟　神座後現在放着櫃一樽
內裏邊單棉衣服無其數　俱都是紅綠藍黃色色新　這張式和顏悅色笑吟吟　叫了聲姪女洗耳聽原因
叫他把衣服取出去典當　到明日我來與他平半分　這張式對那女子把話講　怎知道隔牆婦人聽的眞

張式對着趙大官的女兒，把語說完，豈知緊隣就是胡倫家，那胡倫的妻子莫氏，絕早起來，往毛房裏去，便聽的趙大官的女兒，與個男子說話，又不是趙大官的聲音，心中疑惑，便爬在牆頭上偷聽，便把張式的言語，句句聽在心裏，一時動了愛財之心，想道：『趁了趙大官未回家來，無一人知覺，不免我到那裏，把衣服取來，有誰知道呢？』主意拿定到了屋裏，摸了條口袋，掩上房門，往廟裏來了。……

這才是莫氏出門走慌忙　一心裏要到家西裏廟堂　只知道貪財去把衣取服　那知道大禍臨頭一命亡
准備兩只磚莫氏喪了命　准備只渾身衣服剝個光　准備着郎青見人沒躲處　准備着柳樹窟窿把身藏
准備只王點見了海生面　坐在那柳樹根下說短長　咱這裏一言難盡未來事　再說那莫氏來在古廟堂
你看他進廟就往神後看　果然的有隻新櫃在那廂　這莫氏慌慌張張往前走　看了看櫃蓋緊鎖難開張

莫氏來在櫃前，看封鎖牢固，找了個正磚，照鎖呵叉一聲一摔，把裏邊郎青振了個頭暈眼暗，莫氏呵叉又是一磚，把鎖碎落；掀開一看，嚇個倒仰，噯喲一聲，跌在塵埃。……

這莫氏哎哎一聲跌流平　那櫃裏出來賊子名郎青　你看他渾身上下無根絲　又見他披頭散髮賽妖精

這郎青口中不言心裏想　似我這赤身露體怎逃生　果然是狗極就把牆來跳　不消說人極就把惡計生
好郎青就地摸起磚一塊　照着那莫氏頭上下絕情　只聽的響喨一聲着了重　只見那花紅腦子四下崩
不言這莫氏廟中死的苦　再說那郎青剝衣不稍停

郎青把莫氏一磚砸死，把他的衣服剝下，自己穿上，遮體逃命，又把莫氏抱在櫃裏，仍舊蓋上蓋子，出廟逃命去了。郎青戰戰兢兢正往前走，忽聽有人喊叫，把郎青嚇了個膽裂魂飛，無處躲藏，看看前邊有一株柳樹，急走幾步，來至樹旁，那樹上頭原來空心，郎青就在空心裏邊躲藏。你說這來的是誰呢？這原來王點起了個五更，與瑞紅找驢，找在這裏，遠遠見個影綽像是一人，指望叫到眼前，問問驢的下落。既來到，却不見個人影，便站在那裏。站不多時，自北又來了一人，來到　看，却是海公子，王點說『那不是海相公麼？』海公子見問，抬頭一看說『你不是王點麼？』王點說：『正是！』二人就坐在這個樹根底下說話。公子說：『你不在邱宅，來在此處，因爲何事呢？』王點便把郎青定計害他，春榮走露消息，如今不在邱宅的話，說了一遍公子說：『郎青眞眞可惡！』王點說：『這算可惡嗎？還有大可惡處！只恐怕對公子說了，公子才容不的他了！』公子說道：『還有什麼大可惡事呢？』王點說：『公子既問，聽我道來：……』

這王點不慌不忙把話明　他把那公子連連尊又稱　這郎青定計害我是小事　一心裏要害你妻名瑞紅
他姐姐家裏定下牢籠計　把你妻一怒逐出大門庭　郎青賊假意把他親來送　把你妻拋在半路去無蹤
現如今你妻還在我家住　我是來與他找驢起五更　還有心要把相公來殺害　給你個剪草除根禍不生
相公呀你須留心准備他　千萬的莫要中他計牢籠　這王點說了幾句加火話　把一個公子氣的眼圓睜

王點把話說完，立時把海士元氣了個三煞神暴跳，五陵豪氣飛空，指定太白村，罵了一聲：『郎青賊！俺與你素日無冤，往日無仇，苦苦定計害俺，日後若不見你賊便能，若是見面之時，我不殺你，誓不爲人。』王點說：『公子不

必着急！今日你到我家，把你妻留住，暫且不着親家送他，等明日你往太白村去，對郎青說，要拾親過門，他若無人與你，你便進城報官，告他暗害你妻，活不見人，死不見尸，等我打你官司，稟知情由，老爺豈不問個暗害之罪！』海士元聽了王黜這一片言語，說道：『如此也好。』二人說罷，一拱而別。且說——郎青在樹上，把王黜對海公子說的那些話，句句聽的眞切，只是痛恨王黜，又怕公子果要搬親，就想要下樹回家，又怕路上遇着人，好歹的在樹上蹲上一天，到了天黑了，逃回家去，這也別講。且說——胡倫與趙大官在景德鎭酒鋪裏睡到天明，二人醒來，看了看，一人皆無，他二人同伴往家裏來了。……

他二人出了酒鋪回家園　你看他說說笑笑奔陽關　胡倫說海龍黃虎一同走　大官說張式李隱在那邊

不知道郎兄幾時回家去　你與我咱兩醉的太不堪　他兩個你一言來我一語　不多時來在自己大門前

趙大官邁步進門且別論　且說那胡倫不見女嬋娟　只見那東鄰找來西鄰找　又見他問了前邊問後邊

正是這胡倫尋妻心焦燥　忽然聞從西跑來趙大官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情形　須得是掀過這邊看那邊

話說——胡倫正然尋妻，只見趙大官從西跑來，這是怎麼說呢？列位有所不知，這是趙大官的女兒，把張式的言語對他父親說知，他父親就上廟裏去取衣服，及到廟裏，聞櫃一看，見有個女子，赤身露體，砸死在內，也無看清是誰；忙跑回家來。胡倫一見，攔住問道，你爲何來的這樣慌張？趙大官說：『不好了，俺這家西廟裏，有一桌櫃，櫃裏有使磚砸死的一個女子，赤身露體。』胡倫聞言，說：『去與你看看去。』趙大官說：『不可去看，若是沾連着人命，牽連可了不得。』那胡倫正尋妻不着，心中焦燥，又恐怕死的是他妻子，便問趙大官道：『有甚麼沾連，咱去看看。』說罷，把趙大官拉去，來在廟內，開櫃一看，正是他妻，放聲大哭，趙大官說：『爲何哭他？』胡倫說：『這正是我妻，怎的死在這裏？』趙大官聞言，仔細一看，果然是莫氏，即向胡倫說道：『胡兄快去進城稟官。』胡倫聞言，遂即進城稟官去訖不提。那張式李隱聽的廟裏有了人命，自然不敢前來取衣，這也不必細說。且說——郎青在樹上等

到天黑，才逃回家，郎氏一見，急忙問道：『你如何這個模樣回來？』郎青見問，兩眼垂淚，說：『姐姐聽道……』

這才是郎青兩眼淚汪汪　叫了聲賢良姐姐聽短長　昨一日咱倆定的牢籠計　把瑞紅暗暗送到海家倉

不料是事不遂心機關露　小春榮私自送信黃家莊　叫王黜到在那裏從頭講　把咱這密計從頭訴短長

海公子家裏早已有准備　見了我氣冲兩脅滿胸膛　起見是打了一頓柳木棍　次後來把我衣服剝個光

他與我換上女衣並女褲　還叫我光頭跣足轉家鄉　他又把瑞紅藏到一半旁　明一日抬轎前來娶女娘

咱若是無有瑞紅娶與他　他必定告官合家到公堂　望姐姐早早快定牢籠計　一步遲大禍臨頭有了殃

這郎青撒罷一片滿天謊　把郎氏霎時嚇了臉焦黃

郎氏嚇了個面目更色，說道：『我乃女流之輩，有何妙計？還是弟有高見，定計擋他。』郎青說：『依我愚見，到明日晚間，我手提短刀一把，闖到海家倉公子家中，把他一刀殺死，回來再把丫頭春榮處治，除却後患。』郎氏聽罷，說：『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任憑兄弟主持。』他姐弟二人，在房中商量，那春榮從窗外聽的清清楚楚，當夜收拾衣巾包袱，越牆而過，逃去了。且說——海士元原有契友名喚田秀，原是田家鋪田員外的兒子，也是個武痒，與海士元原是同進，所以相契。這田秀素日最好吃賭，父母拘管嚴惡，他家中有七隻玉杯，偷當花費，目下他妹子出閨要用玉杯使用，他父親與他索取，田秀說道：『北莊海士元借去使用，尚未送還。』田員外說：『快與我要來。』田秀聞言，不敢違拗，即叫家人備上馬匹，出莊踏鐙乘騎，往海家倉而來。也來在海士元的大門，用聲招呼，說：『裏邊有人麼？』海士元正在家中悶坐，思想昨日王黜說的那些話，不知是眞是假，要想到太白村打探個消息，愁着帽破衣殘，難以出門；忽聽有人叫門，出來一看，見是田秀，說：『田兄到此，有何貴幹呢？』田秀說：『特來相訪。』海士元說：『家中請坐。』田秀把馬拴下，跟定海士元來在家中，分賓主坐下，茶罷撤盞，海士元說：『田兄貴足，不踏賤地，今日光臨，倒是有何事情？』田秀說：『當眞是特來相訪海兄，有一事奉托。』海士元說：『田兄有何事用着

小弟？小弟無不竭力，請道其詳。』田秀說：『海兄尊坐，聽俺道來……』

這田秀和顏悅色把口張　叫了聲海兄尊坐聽言良　我今日有事前來奉托你　千萬的莫要推阻把我幫

有舍妹明日出閨身娶嫁　席前頭却少玉杯成酒漿　聞聽說太白村裏你令岳　他家中現成玉杯放毫光

爲的是邱老鄙吝難說話　任憑誰與他告借是黃湯　海兄長你是他門嬌客貴　看起來不能不給封還爺

好歹的你替小弟走這遭　等異日小弟酬謝理應當　這田秀說罷借杯一席話　海士元腹內無語自思量

海士元想道：『我要上太白村探訪消息，愁的是帽破衣殘不能出門，今日湊巧，不免把我田兄的衣借得過來，

只說是替他去借杯，待我打探個消息，豈不是兩全其美？』主意一定，向田秀說道：『我有心替你前去告借玉杯，

怎奈是帽破衣殘難以出頭露面，如何去得呢？』田秀說：『若是海兄愿意替小弟幹旋此事，小弟情愿把衣服馬

匹俱各借與海兄。』海士元說：『如此甚好。』二人說罷，田秀遂即將方巾藍衫靴子脫將下來，交於海士元，海士

元穿戴起來，說道：『田兄就在我家等候，不可出門，我到太白村借杯就回。』二人說罷，海士元出門，拉過馬匹，踏

鐙乘鞿，撲太白村而來。……

海士元起身離了海家倉　你看他催馬揚鞭走慌忙　常想着十點說的那些話　不由的提將起來氣昂昂

到那裏我先與他把杯借　次後來再提要娶女紅粧　看他是什麼詰兒回復我　我在那言語之間觀其詳

我這裏察言觀色把心用　再不至墜落術中遭了殃　海士元路途以上安排定　那知道人家自有巧妙方

要知道如何來把郎青見　只得是下部書裏觀其詳

話說海士元來在太白村下馬，進莊到了邱宅門前，見有一個十二三歲童子，海士元向前說道：『煩你到

院裏通報一聲，你說海家倉有個姓海的來了。』那玩童即時跑到他院裏說知，郎青說：『這一定是海公子。』郎

氏說：『這可怎了？』郎青說：『不妨，我自有妙計。』郎青說罷，能換上新衣新帽，迎接出來。……

郎青出門來，臉上笑盈盈，見了公子面，掃地打一躬，和顏悅色的，偏把公子稱，天氣多寒冷，路上好大風，連忙

往家請，讓到待客庭。

他二人進了客庭落下坐　那郎青滿滿斟上酒一杯

郎青斟酒大敬海士元說：『不必勞手，這就是了。』二人這才坐下敘話，郎青說：『我有一言，說與你聽，常言說

的好，男大當婚女大當配，如今外甥女業已長成，公子就該擇個良辰吉日，攆過門去；公子若要選了良辰，你丈人

雖不在家，我亦攆得八九分東，應用物件，我這邊極力相幫，不勞公子費心就是了。』海士元說：『難得舅舅好心。

』海士元口內不言，心中暗想，看他這個光景，不似有惡意的，可見王點說話不足爲信，把打聽妻子的事情，擱在

腦後，海士元說：『學子有個朋友，明日他妹妹出閨，用一桌玉杯敬客，聞聽咱宅現成特託學生前來轉借，不知舅

舅肯與否？』郎青聞言，哈哈大笑，道：『公子說的那裏話來，莫說是玉杯，就是不值什個貴重物件，公子既來，焉有

不與之理！』說罷，他即起身到了後宅，各樣東西，取了幾雙，叫公子檢用，海士元他把田寶玉杯顯白的，便檢了七

隻，收在袖裏，就要告辭，郎青執意不放走，留過午飯，公子想道：『郎舅舅見我這等親熱，諒無別意，怎的王點說的

如此眞切，不免我再試探看他是如何？』海士元又問道：『今日怎的不見王點呢？』郎青見問，故意長嘆一聲咳

！『那個人用不得。』海士元說：『怎麼用不得呢？』郎青說：『頭前裏還好，自這幾年口甜心苦，慣好說謊，又好獻

淺，對着這個說那個有錯，對着那個說這個有非，二人見面，說透還好，若不見面，往往弄得兩個人有了仇氣，因此

被我逐出門去了。』海士元聽了這一片言語，信以爲眞，把頭點了兩點說：『眞眞的用不得。』二人又閑話一回，

帶了玉杯告辭回家來了。……

海士元告辭出了太白村　你看他加鞭催開馬走雲　順撲着陽關大道往的進　不住的心裏思想暗沉吟

在我看郎青舅舅無別意　怎麼着王點說的這等眞　眞眞的慣好獻淺說瞎話　實在是好談彼短評陷人

若不是先走這遭來探聽　幾幾乎叫那王黜獻罪深
你看他行行來在黃莊上　下馬來就叫王黜快開門
海士元來到黃家灣要找王黜那知王黜自那日起了個五更替瑞紅找驢見了海士元說知情由及至回家才
知黃虎母子被徐坤殺了明知是爲的瑞紅身上起見却也不知瑞紅的去向焉敢多言招事呢？找了個頭緒上景
德鎮與人典當店裏做活去了。海士元今日前來尋他如何尋得着？海士元見天色將晚便上馬回家。那知那馬思
家心切一心要往田家鋪去海士元要叫馬向海家倉來馬向那走他往這拉拉了一回把海士元鬧糊塗了不知
東西南北天氣又黑又無人可叫竟走了一夜無走到來。且說——郎青打發海士元去後到了半更多天他打黜
停當手提短刀一把把莫氏的衣服綑就一團背在肩膀以上出了大門往海家倉而來。……
這才是郎青邁步出門來　你看他渾身紮黜似毛賊　身穿着皂布短衫窄又瘦　頭戴着青緞小帽罩肩齊
腰紮着青藍搭包三遭緊　脚登着那皂布靴不沾泥　右手裏牛耳短刀緊緊提
上了馬如同馬跑如飛快　眼望着海家倉上來的疾　不言這郎青賊子來行刺　再說那田秀等的着了急
郎青急走如飛前來行刺且說——那田秀在海士元家等到紅輪西墜不見到來心中焦躁欲待回家衣服馬
匹又被借去無奈秉上燈燭又等了半更多天還不見來心中甚是不樂臥在牀上回臉朝裏一夢陽台且說——
郎青來到海士元牆後卽遊龍而過走到窗前看了看還秉着燈燭他把窗紙餂破往裏一看只見公子回臉朝里
酣睡他便溜進房來把燈撲滅照定田秀後心一刀。田秀哎喲一聲滾在牀下郎青上前按住照前心又是幾刀不
好了。……
好一個狠如蛇蝎賊郎青　你看他手執剛刀來行凶　一心裏要殺公子絕後患　那知道牀上睡的田相公
他把那剛刀提出放桌案　又把那莫氏衣服蓋尸靈　他這才翹首潛足往外走　跳出來順着大道一溜風

准備着明日員外把兒找　海家倉可就是算作了營
況且是藍衫方巾海生戴　加上那騎的田秀馬能行
咱這裏一言難盡未來事　急回來再說員外找兒童
且說——田員外見他兒子與海士元去要玉杯一天一
到海家倉到海士元屋里一看見平地睡着死尸血流滿地便慌慌張張跑將出來被海龍看見問道『你在那裏？
大清早從海相公家跑將出來呢？』田安說『不好了！海相
了。』田安說：『不是。』海龍說：『他被人家殺了你怎的
不是。』海龍說『是也能不是也能把你綑起來再說。』田
田安拴起來了。……
這才是田安一陣好心焦　你看他放着大聲哭嚎啕　哭了聲員外你可害了我　最不該叫我來看走這遭
我不知大叔走向那裏去　把這人誰家殺了叫我挑　這可是屈打成招我認了　准備着難免秋後這一刀
我田安縱死九泉作冤鬼　沒的是五百年前造下了　他這裏自言自語把冤訴　那衆人並不理他半分毫
衆明公要知田安怎釋放　須得是再聽下回說分明
話說——田安自言自語，衆人不理分毫。那海龍與衆人
裏行走來至屋裏，只見滿地是血，死尸上邊，蓋着個女襖女褲，衆人說：『海相公家下無有婦人什麼有女衣』正
說之間，掀開女衣一看，說：『不好了！這不是海公子。』衆人
來到這裏？』海龍說：『他與海士元是相與的。』衆人說：『
咧，咱不免出去問他。』衆人說能出來見田安說：『你殺人

來此何幹？對俺說個明白。』田安見問，把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衆人慌忙把繩解開，說道：『其實屈你，你豈不知死的，不是海相公？』田安說：『是誰呢？』衆人說：『原是你家田相公。』田安聞言，即忙跑在裏邊一看，果然不錯，田安說：『相公的靴帽藍衫馬匹那裏去了？只落的這個模樣殺死在此，快快稟報員外知道。』說罷，即忙跑回家去，見了員外說：『不好了！』員外說：『怎麼來？……』

田安開言叫員外你是聽差我海家倉急急去看他；路上不慢怠，到了海生家；見了相公面，把我活嚇殺！前心使刀剜，後心着鎗扎；鮮血流滿地，却是被人殺；拐去白龍馬，靴帽盡都丟；藍衫沒了影，躺在平地中。

這田安慌慌張張報凶事　那員外一時冷怔似呆瓜　你看他又疼兒子又害怕　不覺的心驚肉跳眼發花

煞時間田宅內外盡知曉　只聽的鑼聲震地鬧喧嘩　只見他行羅行笑把人拉

咱不言宅田如同造了反　再說那胡倫稟官到縣衙

且說——胡倫到了衙前，正遇鄒老爺帶了徐坤剛然進城，坐了午堂，又問徐坤這起官司，胡倫向前叫冤，鄒老爺吩咐傳狀上來。鄒老爺展開一看：……

上寫着具稟人名叫胡倫　家住在離城三十趙家村　現如今虛度光陰二十五　娶了個莫氏妻子小大春

我昨日景德鎮上把集趕　拋下了莫氏妻子在家門　不知道何處來了男子漢　把我妻拉在家西孤廟存

一定是那人强奸他不允　幾磚頭砸的我妻命歸陰　最可惡剝去他的襖合褲　赤光光失身露體不相人

望老爺細審確實拿凶手　我胡倫感恩戴德幾十春　這位爺看罷胡倫冤枉狀　他這裏腹內無言自沉吟

鄒老爺看罷，腹內沉吟說：『這又是一起無頭人命。』遂即吩咐道：『胡倫你先回去，好好看守尸首，你老爺明日早早下鄉驗尸。』吩咐已畢，把徐坤寄監，退了午堂。那胡倫即便回家。且說——鄒老爺到了明日，吩咐三班：『預備轎馬，下鄉驗尸。』三班聞言，立時預備停當，鄒老爺下鄉來了。鄒老爺轎馬正往前走，忽聽有人喊冤，老爺吩咐住轎，敢說這是什麼人喊冤呢？列位有所不知，這就是田秀的父親田員外，見鄒老爺上趙家村驗尸，從此所過即便攔轎喊冤，鄒公問道：『你有什麼冤？帶狀上來。』田員外說：『老父母聽稟……』

田員外未從開口淚盈盈　尊了聲縣堂父母施仁明　我監生年過花甲六十四　住在那田家鋪上有門庭

我的那名字漢臣人盡曉　我生下一個孤兒名田秀　却是那員外二字人人稱　自十六身入黌門是武生

海士元與他本是知己友　從前日借去我的白玉樽　只討了一日一夜不回程　不料想早已殺死他家中

我差了家人田安前去看　那我兒前去與他把杯討　還拐去我那兒子馬能行　渾身的靴帽藍衫剝個淨

也不知海家公子那去了　海家倉問遍不知影合蹤　田員外說罷田秀被殺事　鄒老爺連連打咳兩三聲

肩頭上不覺搭上三皇鎖　他懷裏如同揣着萬年氷　怎麼着這樁官司只遇我　偏偏的不了一種又一種

鄒老爺心中爲難時多會　他這裏開言叫聲田監生

田監生你且回去好好看守你兒子的死尸，等本縣到趙家村驗完，再去驗你兒子的尸。田員外聞言去訖。且說鄒老爺來在眞武廟，把莫氏尸靈攛出相驗已畢，遂將胡倫叫上來問道：『你妻穿的衣服，家中可有麼？』胡倫說：『家中沒有。』老爺說：『家中沒有，是被人剝去，你妻穿的什麼衣服呢？』胡倫說：『是青襖紫褲。』鄒老爺說：『這桌櫃可是你家之物嗎？』胡倫說：『不是我家之物。』鄒公說：『既不是你家之物，這個櫃裏必有緣故，且把你妻掩埋，本縣與你訪拿兇手。』吩咐已畢，又往海家倉而來，也是抬出尸首上下一驗，俱是刀傷，相驗已畢，老爺吩咐三班：『到屋裏看看有什麼消息？』三班聞言，到了屋裏，拿出一把牛耳短刀來，兩件的血汚女衣，正是不秋心的，老爺問道：『這海士元家中有什麼人？』衆人答道：『他孤身一人。』老爺說：『那件衣服定是莫氏之物，莫非莫氏是海士元殺死？』遂即着人把胡倫叫來一看，說：『老爺這正是我妻子之衣，求老爺與小人作主能！』

這胡倫雙膝占地跪埃塵　尊一聲青天老爺聽言音　這衣服正是我妻襖合褲　怎麼着他在公子家裏存
想起來我妻定是公子害　叫老爺火速上緊快找尋　這胡倫具稟言語還未了　那邊廂跪下監生田漢臣
說道是我兒也被公子害　一定是爲討玉杯起歹心　他拐去衣服算是不打緊　最不該害了我兒痛沉沉
他兩個你一言來我一語　一齊的口含鮮血把他噴　鄒老爺一時無有眞主意　急急的飛籤火票對人云
恨不得立時拿住海公子　從西北跑來一匹馬如龍　諸明公要知後來其中事　只得是再聽下回說原因
話說——鄒老爺正要差人捉拿海士元，不期海士元騎馬從西路而來，怎樣所說，列位有所不知，聽我慢慢道來：……這海士元自從太白村回來，到了黃家灣找了王黜一趟，也無找着王黜，天就黑了，那馬想家心切，要往田家鋪去，海士元士要往海家倉來，圈了幾個圈子，把海士元竟鬧迷了，走了一夜，竟沒走至家來，到了天明，問了問，離家有四十餘里，海士元趕到海家倉天已過午，望見門口人煙鬧市，不知爲何，正要上前去問，莊人等看見海士元，騎馬而來，還穿着田相公的衣服，即忙報於鄒老爺，鄒老爺說：『兇手來了！』鄒老爺即時差人拿獲。海士元下馬未及開言，被兩個差人向前拉住上鎖，海士元不知爲何？說：『這是爲什麼？我沒做犯法之事。』差人說：『俺也知道相公無做犯法之事，但老爺那邊立等叫俺來拿你，不得不如此。』說罷，拉着就走，海士元心中納悶，不知何事，無奈跟定差人來到鄒老爺面前打躬，鄒老爺說：『海士元你強奸莫氏，用磚砸死，又剝去衣服，藏在家中，又把田秀殺害，拐去衣馬，從實說來。』海士元聞言，如做夢一般，一字不懂，只是發怔，也是回不上話來。鄒老爺說：『你爲何一言不發？』海士元說：『老父母說的這些話，生員一字不懂，叫我向那裏去說。』鄒老爺說：『你穿的衣服，是何人的呢？』海士元說：『是田相公的。』鄒老爺說：『你騎的馬是何人的？』海士元說：『也是田相公的。』鄒老爺說：『可又來，他的東西，如何到了你手？』海士元說：『老父母！若問此事，細聽生員回稟：……』

海士元未從開言笑微微　尊了聲鄒老父母聽俺回　我與那田家鋪上田秀士　俺二人情投意合怪相待

昨一日前來他將懇求我　他託我與他轉借白玉杯　我說是帽破衣殘不露面　他情願借與衣服合馬匹
不料想借了玉杯回家轉　路途上一時糊塗天又黑　所以才走了半夜並半天　方才能回轉家來到這裏
這是俺二人昨日作的事　而其實被殺情由我不知　老父母推情度理仔細想　千萬的莫把生員好人嗔
海士元回罷已往從前話　鄒老爺復又開言問是非
話說——鄒老爺問道：『你說這衣服馬匹是他情願借與你的，這似乎近理；你說替他借杯，你可借了玉杯來不曾？』海士元說：『借來了。』說罷，急忙忙被套裏拿出杯來呈上。田員外上前一看，說：『老父母！這玉杯原是我家之物，前日海生借去使用，我兒田秀與他來要，被殺在他家，怎說他替俺轉借的呢？』鄒公說：『不必多言，自然有我問他。』鄒公說：『海士元你說你與他替借的，可是借的誰的呢？』海士元說：『是借的太白村邱宅裏的。』老父母即差人去問郎青便知，他若說沒有借杯，生員情願認這殺人之罪。』鄒老爺言：『這也使得。』遂即差人上太白村去問，差人來到太白村，見了郎青，就把海士元一切之事，說了一遍。郎青才知道是錯殺了田秀，便對差人說道：『俺與海士元親戚是實，並沒有借玉杯與他。』差人得了此言，回來復了本官。鄒老爺聞言，心頭火起，說：『海士元，你說這玉杯是借邱宅之物，邱宅說沒有借呢？』那海士元低頭不語，鄒老爺說：『莫氏被人砸死，把衣剝去，那衣服怎麼來到你家？』這海士元還是低頭不語，鄒老爺說：『你是情屈理窮，不能遮掩，你分明強姦莫氏，莫氏不從，以致砸死，剝去衣服，就要逃走，不期叫田相公碰起，不能走脫，你只把田秀誆到家來，用刀殺害，昧他的玉杯，剝他的衣服，拐他的馬匹，一舉兩得，想要脫走高飛；豈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所以叫你走回家來，使你自投羅網，還在本縣面前強辯，說玉杯是借的邱宅之物，我想這玉杯，豈是一文錢的東西？人家若是借給你，豈肯又說是沒有借？況且這玉杯田監生認清，是他家之物，這就足見你殺人是實，還不把殺人的情由，與我招上來呢？』海士元說：『殺人情由一字不知，叫我從那裏招起，老父母若是知道田秀是生員殺害，你就替生員招了罷。』鄒老爺

聞言，不由動怒，說：『海士元！你莫非仗着是贊門秀士，看本縣不能動刑審你，這等可惡！我想人命關天，非同小可！我先斃了你的口供，然後行學除名，也不爲遲。』吩咐三班『與我抬夾棍上來。』只聽得兩邊哦的一聲，不好了！

這才是鄒爺吩咐抬大刑　只聽那三班喝喊虎狼驚　眼睜睜面前摔下無情木　上來了青衣皂隸人四名

這一個掀去方巾落在地　那一個扳倒就把靴子擰　這一個拿過索子頭上扣　那一個把腿掌似立爭爭

這一個靠腿按住檀木棒　那一個渾身贊神使脚蹬　只見他左挽右挽做共扣　又見他慌裏張慌盤上繩

猛聽得喝喊一聲齊用力　海士元三魂渺渺歸陰府　鄒老爺將頭一擺住了手　忙拿過涼水噴勻三口零

海士元甦醒多時明白了　鄒老爺坐下開言問一聲

鄒老爺問道：『海士元怎麼强姦莫氏，怎麼拐騙田秀給我從實招來？』海士元說：『生員其實一字不知。』鄒公說：『還是這等口硬，三班與我拿頂杠伺候。』三班答應一聲『哦。』即時拿過頂杠，照定夾棍上邊罷，就是一頂杠，只打的海士元澈骨振心的疼痛，海士元心中暗想，難受非刑，待我胡亂招了罷；說：『老父母莫要動刑，我招下了。』鄒公說：『你快招上來。……』

海士元二目溜溜淚雙垂　尊了聲鄒老父母聽明白　我實實愛他莫氏生得俊　誰料想他竟不把我心隨

那是我一怒把他來打死　剁了他兩件衣服走如龍　誰知道田秀上門將俺找　他把我殺人事兒盡皆窺

那是俺一怒把他來殺害　還拐他衣服馬匹共玉杯　實指望遠走高飛長在外　不料想去而復返又轉回

這就是寃有頭來債有主　可曉得疎而不漏天網恢　海士元招罷，鄒老爺吩咐一聲免刑威　海士元招龍，書吏錄了口供，呈上公案。鄒公展開看了口供，鄒公又問：『那個是誰家之物？』海士元說：『是我家之物。』鄒公又問：『剁他的衣服爲何？』海士元說：『我待要穿。』鄒公說：『你既殺了兩個人，可有血衣？』海士元說：『被我燒了。』鄒公見他答應這些話，像有些破屈，也不往下追問，便令卸下夾棍，又叫田員外叫過來說道：『你把你的兒子的尸首抬回家去埋葬，把玉杯衣服馬匹仍舊領回。』吩咐已畢，帶定海士元，帶回寄監，且說瑞紅自徐坤家逃出，不辨東南西北，走了半夜，那天約有五更時分，瑞紅心中想道：『若到天明，可往那裏存身？』正思之間，猛然一看前邊影影綽綽像一廟宇，近前一看；大殿山門俱全，瑞紅說道：『不是翠雲庵麼？不免向前把師父叫起，我就在庵中存身。』想罷，向前叫門便了。……

這才是瑞紅運低禍事來　我看他剛出虎穴入龍潭　也是他事急不暇辨眞假　錯認那長春寺當翠雲庵

他這裏急急向前把門叫　准備着向前容易向後難　寺裏邊有個僧人名佛善　這禿驢一心强霸女嬋娟

若不是來了中唐女先輩　幾幾乎瑞紅一命赴黃泉　衆明公要知後來吉凶事　只得是下回書中仔細談

話說——長春寺有一和尚，法名佛善，這個禿驢，專好酒色，不幹正事，這日到了五更時分，忽然有人叫門，好似女子聲音，便披衣起來，上前開門，那瑞紅說：『師父此是翠雲庵嗎？』佛善糊塗笑道：『正是。』瑞紅即便走將進來，佛善把門關上，瑞紅來至方丈面前，佛善說：『裏面請坐。』瑞紅說：『打攪師父了。』說罷，進去，那佛善遂秉上燈來一看，却果是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子，只覺着心猿已動，意馬難拴，笑嘻嘻的向着瑞紅說道：『小娘子！黑夜來此，莫非有心慈悲小僧嗎？』瑞紅見他行動不以女僧，又說不中聽的言語，嚇得心神亂跳，急忙問道：『此處莫非不是翠雲庵？』佛善說：『小娘子！不必着急，聽我道來：……』

只佛善未從開口笑盈盈　尊了聲天仙娘子玉美人　翠雲庵離此還有五十里　我這裏却是一座長春寺

小娘子黑夜深深到此地　八分是有心與我配婚姻　怎知道夜晚更深難消受　你眞是救苦救難觀世音

這佛善一行說着往前湊　那瑞紅杏眼圓睜怒生嗔　佛善說着就往前湊，把瑞紅氣得柳眉直豎，杏眼圓睜，用手指說：『你這狂徒。』破口大罵，把佛善氣了個三尸神暴跳，說：『好！你這個賤人，不知抬舉，竟敢出口傷人。』遂叫兩個小和尚，拉拉扯扯把瑞紅拉進禪堂，剝去衣服

吊將起來。又見佛善手提馬鞭，站立外邊，遮住當門，指定瑞紅道：『你賤人從呀不從呀？』不表佛善威逼良女。且說——吳家灘吳夫人，這日睡到五更時分，忽然穿衣起來，說：『員外你快的起去前庭起了火了。』吳員外當是實話，即忙起來，秉上燈，到了前庭一看，並不失火，回來說：『夫人那裏失火呀？』只見夫人兩眼大瞪，大笑不止，員外將女兒叫起來，說道：『你母親呀好像中邪！』瑞雪聞言，來到樓上一看，還是兩眼大瞪，大笑不止。瑞雪叫聲：『母親！你是怎的？』只見他理也不理，坐在床邊，把兩隻手一幷，打一個文信，說：『阿彌陀佛！』瑞雪道：『你是瘋了麼？』夫人說：『我知道你是公公。』員外大聲喊道：『我看你是中瘋。』只見夫人把眼一瞪，說：『好這蠢子，爲娘的那裏出恭來？』說罷，就喊天怨地的罵起來了。這夫人中瘋，胡言亂語，那員外與瑞雪父女二人，睜瞪兩眼，無法可治，正在兩難之間，聽夫人高聲喊道：『好和尙！這個禿驢，怎麼强姦我的女兒？』那瑞雪在旁聞言，羞得滿面通紅，員外把脚一跺，說道：『眞眞該死。』那夫人起來，把青絲挽了一挽，把腰扎了一扎，又把鞋帶兒緊了一緊，摸了一把剪刀，掖在腰裏，拿了一根檀木大棍，就要下樓，員外說：『你要往那裏去呀？』夫人說：『我要找和尙去。』員外向前拉了一把，被夫人一把推倒塵埃，下樓去了。……

這才是夫人提棍下樓了　你看他鬼使神差不自由

那一些丫頭小子聽主話　一齊來急急向前把他留

這夫人力大無窮人難比　一個個俱不前進旁邊溜

衆人們見此光景一齊躲　那夫人得便跳出牆外邊

衆人上樓告稟員外說：『不好了！』員外說：『怎麼樣？』衆人一齊說：『奶奶跳出院子去了。』員外說：『這可怎了？』這個說：『該請老道捉妖。』那個說：『該求法官除邪。』員外說：『你且把燈籠點着多帶火把掃帚扛子木棍，不要有鋒刃的家伙，跟定了你奶奶，看他往那裏去，你把他截回家來，再作道理。』衆人聞言，慌成一處，點燈

籠的，點火把的，也有拿扛子木棍的，也有拿木鍬掃帚的，登時收拾完備，開了大門，出了村莊，看見夫人比馬跑的還快，手提大棍，往長春寺而去。頭裏那些人，隨着追趕夫人下來。那吳夫人來到長春寺山門外，只見他並不叫門，手扳牆頭，嗖的一聲，跳過牆去，竟往後邊禪堂裏走來；至禪堂面前，一聲喊道：『好！這禿驢，你焉敢撒野？』這時正趕着佛善手提馬鞭，威逼瑞紅，只聽有人喊叫，回頭一看，見一夫人好似元神一般，手提大棍而來，就要想跑，那夫人雙手把棍舉在空中，照定佛善的肩背，呵哎就是一棍，不好了……

只聽得手提木棍響一聲　誰敢保和尙性命吉合凶

話說——吳夫人把佛善打倒，趕上又是一棍，把和尙打了個腦漿迸裂，嗚呼哀哉。那夫人從腰裏掏出剪刀，把吊瑞紅的繩子剪斷，通像是知道的一般，又與他找着衣服，給他穿上；只見他咕咚一聲，躺倒塵埃，人事不知。那一班家奴院子來在寺前，一齊亂嚷。且說——那兩個小和尙，見他師父被打死，卽忙忙開開山門，逃將出來，却被些人拉住了。那時只見員外馬亦來了，瑞雪的車亦來了，衆人向前，對員外說道：『太太進寺，並無動靜，只見逃出兩個小和尙來，被俺捉住。』那員外遂叫小和尙，未及開言，小和尙就慌忙說：『員外爺爺饒了我倆，能這事都是我師父做的，於俺倆個無干。』員外說：『你既說是你師父做的，要你從實說來。』小和尙說：『員外爺爺聽道……』

這才是和尙跪在地平川　尊了聲員外爺爺聽俺言　俺師父昨日東莊把經念　及至那事能回寺半更天

自覺極甚疲乏倦難熬夜　所以才思量早把寺門關　睡到那子末丑初雞將叫　不知道來了何處女嬋娟

聽得他口口聲聲叫門戶　拿着長春寺來當翠雲庵　俺師父假粧尼姑把他讓　把女子讓到方丈裏邊存

次後來秉上燈燭仔細看　他生得體態輕盈貌如仙　我師父一見不由春心動　他敢則拉住女子要求歡

那女子見此光景破口罵　到把我師父氣得怒冲冠　叫俺倆把他衣服剝個淨　拉到那禪堂裏邊使繩拴

那女子吊在禪堂高樑下　我師父立逼求婚手提鞭　不知道何人看見報員外　先差個夫人提棍到寺前

後邊廂又把掃帚闖了寺　可叫俺無處逃來無處牽　現如今打得師父丟了命　也算是仇報仇來冤報冤

員外爺思思想想這樁事　實在是可與俺倆不相干

員外聽罷吩咐說你們不許擅動還把寺圍住我叫這兩個小和尚來引路領定瑞雪帶了幾名家奴提着兩個燈籠進去看來。說罷兩個小和尚前頭引路；來至禪堂面前看了佛善腦漿迸裂；又見屋裏坐着一位女子，眞眞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又見夫人躺在塵埃動也不動。那瑞雪即忙向前把他母親扶起，還是怔怔呵的，說道：『這是什麼去處？如何來在這裏？』瑞雪便把前事告訴吳夫人是連一字兒也記不得。員外便曉得是神靈附體，打救這個女子，出此苦海。員外向女子問道：『你這位女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爲何來這是非之處從實說來。』這瑞紅自佛善把他吊起來，嚇得他魂飛天外，不省人事。吳夫人把他卸下來，及至甦醒了半晌，睜眼一看，見那燈籠火把照如白日，又見有男有女，想道：『莫不是我到了陰司裏了。』又聽得員外問他，便說道：『我是人吶是鬼呢？』員外說：『眞眞嚇迷了，你被僧人强的，却叫我家夫人救下，那裏是鬼呢？家住那裏？姓甚名誰？爲何來在這裏？對我說，也好送你回家去。』瑞紅說：『我既不是鬼，聽我道來……

這才是瑞紅兩眼淚紛紛　尊了聲這位大爺聽原因　說起我家鄉居住甚是遠　家住在山東兗州泗水濱

我爺爺姓紅名瑞字天相　我母親吃齋好佛敬善門　在家中靜守深閨過光陰

遭不幸一雙父母身亡故　跟着那嫉妬哥嫂度歲月　不料想家中遭了水猛浸

我本是離鄉背井到此地　抛下奴年輕幼小未成人　半夜裏來到這座寺禪林

不料想和尚假粧女尼姑　我哥嫂抛我半途去無音　一心裏欲向寶庵來存身

賊和尚見奴容顏生得俊　那是我哭哭啼啼尋哥嫂　他把我吊起强逼成婚姻

若不是大爺大娘來得巧　也是我事急不暇加仔細　瑞紅姐改名換姓說一遍

幾幾乎奴家一命歸了陰　小奴家執意不從破口罵　吳員外復又開言問原因

吳員外復又問道說：『紅如蓮！你可願意從我，找你哥嫂嗎？』瑞紅說：『大爺！你想我哥嫂既然把我抛棄，就找着他也是無益了。』員外說：『既不原找你哥嫂你回家又遠，家中無人，你心欲要怎樣呢？』瑞紅聞言，眼含痛淚，說道：『大爺若問我心怎樣，聽我道來……

尊了聲這位大爺你聽了　若要問我心中待怎麼樣　這瑞紅兩眼不住淚如梭

或者是鋪床疊被做生活　就是那爲奴作婢我全去　不過是刷鍋洗碗抱孩子

歎壞了員外夫人與瑞雪　管什麼出身下賤受奔波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底事

話說——瑞紅把話說到傷心之處，他父母三人聞聽亦自傷感。員外又說：『紅如蓮！你說與人爲奴作婢，豈不難爲於你。』紅如蓮聞言，長歎一聲，說：『總然難爲，話也說不起了。』員外聽罷，將夫人叫到一旁說道：『我看此女，不是下賤之人，而且是寺裏遭難，又徹神人附你身體，前來救他；量日後此女定生好處，我這心下愿把他收下爲義女，不知夫人心下如何？』夫人說：『我亦有此意。』員外說：『既是如此，你向前與他說罷。』夫人走向前來，說：『這一女子，我有一事與你商議，不知你心下如何？』瑞紅說：『今蒙大娘救命之恩，如重生父母一般，刻骨難忘！憑有什麼事，只管說來，俺是無不從命。』夫人說：『我心下愿把你收爲義女，如親生女兒看待，不知你可愿從？』瑞紅聞言，喜出望外，說：『大娘救命之恩，殺身難報，即時拜爲父母，事奉到老，奴所情愿，但我在泥土之中，你係明珠之處，我怎敢高攀？』夫人說：『原是我趕你，不是你趕我。』瑞紅說：『既是如此，萬事皆從。』夫人聞言，向前拉起，說：『我兒起來。……』

這才是夫人拉起女姣娥　你看他從從容容把話說

這瑞紅輕啓朱脣開言道　尊了聲高堂老母你且聽

夫人說咱家姓吳城裏住　咱家有良田千頃馬共騾　那邊廂坐的就是你的父　這邊廂是你妹妹叫瑞雪　我問你貴庚青春有幾何　說道是自從爺就是母女　我問你家住那裏姓什麼　爲兒的今年一十有七歲

這瑞紅上前去認那瑞雪　他兩個聞言一齊移玉體　好一似兩朵鮮花一齊開　這一個向前就把萬福道

那一個上前施禮幾行禮　一個是難求難得珊瑚樹　一個是值金值銀人參科　員外爺見此二女心歡喜

忙說道夫人夫人說何事　你領咱一對女兒去拜佛　這夫人聞聽此言不怠慢　領定了瑞紅瑞雪出禪門

那三人移動金蓮到大殿　一齊齊跪在神前把頭磕　他母女拜罷佛相將身起　吩咐聲奴僕院工套馬騾

不言他母女三人回家去　這員外又叫和尚把話說

母女三人同上吳家灘，且說——吳員外打發他母女三人上車去了，又回到寺裏坐下，把兩個和尚叫進來問道：『你兩個愿官罷呀，還是私休呢？』和尚說：『官罷怎說？私休說呢？』員外說：『師父强霸良女，佛門第一罪人，死了還該死，那不論了。你倆剝去女子的衣服，是助師爲惡，不該死罪，也該充軍。我寫一張呈子送官，憑官法處治，這是官罷。若是私休，也不用棺木把你師父埋了，你寫一張帮師爲惡的字給我，我拿着再找一個掌教的師傅，在此管着你兩個的你們作孽，這就是私休。』兩個和尚，尋思了一回，說：『私休罷。』說罷立時把他師父抬到荒郊埋了，又寫了一張助師爲惡的字給了員外，員外回家不提。且說——春榮收拾個包袱，逃將出來，走了有五里之遙，前邊有一村莊，也不知莊名，想道：『黑夜七七甚是難行，不免到了莊裏，尋個去處歇息一夜再行。』正行前進，只見前面有一人家，慌慌惚惚的，似還掌着燈光的。春榮順撲着燈光而來，到了一家門首，春榮叩門，裏邊夫人答應，走將出來把門一開，說道：『你是做怎麽的？怎麽天晚在此叩門？』春榮說：『我是從我老母家回來，天晚遠失路徑，特來借宿，不知大娘家中可有區處沒有？』那夫人說：『我家男客在親戚家住，家下只有俺母女二人，若不嫌棄，就在我家住下罷。』春榮聞言大喜，說：『打擾了。』那夫人說：『跟我家去坐下罷。』春榮跟着來至屋裏，把包袱放下，將要坐下。只見那婦人在燭光之下，把春榮一看，『哎喲！你你是春榮嗎？』春榮定睛一看，見是郎青的夫人，春榮嚇得心神亂跳，貝氏說：『你怎麽這黑夜七七來在這裏，你假說從你老母家回來，迷失路徑呢？』悲榮

正是心忙意亂，一時也回答不出了，只得支吾說：『郎嬸嬸！我實不瞞你聽我道來……』

這春榮未曾開口自悲傷　尊了聲郎家嬸嬸聽我回　只因爲今日廚房打了碗　我奶奶一怒打我好幾回

他還要爬去衣服着鞭打　到明日有我春榮吃了虧　所以才黑夜七七逃出來　一心裏想着遠走與高飛

才料想借宿來到尊府上　千萬的莫要送我回家轉　這春榮說罷前後一些話　那貝氏聽得有些不大得

貝氏聽了想道：『這打了個碗，就置當的黑夜逃走嗎？』我聽得王黜把我亞奴兒子治死他姊妹二人定計要

害王黜，都是他對人走漏了消息，才叫王黜把我的兒子白白的治死。今夜他逃到此處，或者別有事故，他不肯對

我說眞話，且到明日早晨，着人上太白村一問便知。』轉向春榮說道：『這黜事情肯當的如此，你與我女兒蘭香

上東屋裏去睡，到明日清晨，吃了早飯，好放你去。』春榮當是實話，便與蘭香上東屋裏安歇去了。貝氏還恐防他

黑夜逃走，暗暗的把房門鎖了。到了次早，貝氏老早起來，叫他族姪郎興，上太白村去問春榮爲何事情逃走，還是

放他呀，不放他去呢？這且不提。且說——那郎青與郎氏見春榮逃走，無處找尋，現心中甚是焦躁；忽見郎興走來，

問：『春榮爲何黑夜逃走？現在咱家，我來問問，還是放他不放他？』郎青對郎興說道：『你回去對你嬸嬸說知，那

春榮是我仇人，千萬莫要放他逃走，等待一二日我回家發落他。』郎興得了此言，即便回來，對貝氏把話說知。那

貝氏日夜防備，不放春榮逃走。且說——郎青打聽了王黜逃

害莫氏的罪俱已招認，心中甚喜，說：『落了春榮只個丫頭，也

賣了，落下幾兩銀子，也好使用。』郎青主意已定，即邁開脚步，往景德鎮上風流院中，將他

這才是郎青邁步走慌忙　他到那鎮上來找風流院　一心裏要把春榮賣落水　不料想遇着海龍鬧急慌

落一個皮破臉腫回家轉　還把那身價銀子吊路旁　着了個好吃郎興來送字　却弄得苦了女兒叫蘭香

咱這裏一言難盡未來事　再說那郎青進了景德鎮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須得是下回書中說短長

話說——郎青要賣春榮，來在景德鎮上不提。且說——景德鎮有一院，叫做風流院，院中的媽兒姓劉，叫做劉四媽媽，他那個包家子姓邢名伯，他是個進賢縣裏的五班總頭，人都稱他那是二知縣，所以那些無徒混鬼，不敢在此處生事。那劉四媽媽分外揚起閑話不必說了。再說——郎青來到景德鎮上，到了風流院門首，把門叫開，劉四媽媽說：『你老人幾時動了風月之情，要在我這院要耍。』郎青說：『我非爲風月之事而來。』劉四媽媽說：『有何貴幹呢？』郎青說：『我聽說你院中要賣一美人，未知是眞是假？』劉四媽媽說：『要是買實，只怕沒有出色之人。』郎青說：『此人雖不大好，實係出色中人以上的人。』劉四媽媽說：『若是中人以上，也就可以，但不知是誰家之人？因何賣他？』郎青說：『這是邱宅裏使女，其名喚春榮，因爲他偷嘴摸饑，不守本分，所以要賣。』劉四媽媽說：『你要多少身價銀子呢？』郎青說：『我要五十兩紋銀。』劉四媽媽說：『我亦不少給你，我與三十兩銀子。』郎青賣春榮心勝，也不爭競，身價銀子，隨說：『就是如此，拿文房四寶過來，我寫文約與你。』劉四媽媽立時拿過文房四寶來，郎青提筆在手，寫道：……

這才是郎青提筆在手中　你看他字字行行寫得清　上寫着郎青立字把人賣　賣的是邱宅使女名春榮

因爲他貪嘴摸饑奸淫事　所以才賣與劉媽把客迎　言明了身價銀子三十兩　又寫上二家情愿不更改

當一日劉四媽媽沒相看　愿許了人才不好退回程　那一家口不應心變了卦　愿罰他一百紋銀入官中

這郎青寫罷一張賣人契　你聽他從頭念與媽媽聽了，說：『寫的却也清楚，就是少個證人。』正說之間，只

郎青把賣契寫完了，又從上而下念了一遍。劉四媽媽聽了，說：『寫的却也清楚，就是少個證人。』正說之間，只

見那伯自外而來，就挽那伯爲中。劉四媽媽就拿了三十兩銀子，交於郎青；郎青接過，便說道：『此人在郎家村我

家裏住着，自我今日回去，叫他把衣服漿洗，漿洗收拾收拾；不過三五天的光景，或是我親自來，對你說不然，我着

人送一字來，叫你何日去接，你就何日去接就是了。』劉四媽媽說：『是了。』郎青把銀子揣在懷中，辭別出院。正

往前走，猛然抬頭，遇着海龍，他一見郎青，心頭火起，說：『好郎青！你來個狗娘養的來了嗎？』不用分說，開拳就打起來了。……

這海龍一見郎青，怒冲冠　罵一聲狗娘養的賊男兒　想昨日咱倆做的那件事　最不該有語不來踐前言

哄着我一段好事讓與你　願許下借錢十千不相還　誰料你得了便宜就逃走　空叫我太白莊上去取錢

只等了一天不見你的影　餓了我眼黑不覺頭發眩　到次日落了個人大沒臉　筆叫那女子慢怨罵不賢

只說是今生不見你的面　不料想今日遇着在鎮前　你看他說着說着心火起　對着那郎青臉上動了拳

這正是郎青被着海龍打　只見那衆人圍的圈上圈　他把那賣人銀子三十兩　吊在了打架場那路旁邊

那衆人只顧吵鬧圍看打　可可的王黙挑水到跟前　他把那銀子收起揣懷中　急急忙忙常而去不回還

不言這王黙拾銀佯常去　再說那海龍得意便開言

且說——海龍把郎青痛打一頓，說道：『郎青！把你這個狗娘養的打死，你也難解我心頭之恨；我不同你這狗娘養的一般見識，就饒你狗命去罷！』又對衆人把手一拱，說：『衆位兄台，與我到街上喝酒去罷！』一鬨而散。落了個郎青，爬將起來，覺着渾身疼痛，又無法出氣；少不得忍着疼痛，一歪一顛，回家而來。行不多路，郎青忽然想起是爲賣春榮而來，在腰裏一摸，不見了那三十兩銀子，才知道是失落在打架場中，便放聲大哭起來。且哭且走，來至自家門首，把門叫開進去。貝氏一見，郎青皮破臉腫，身帶重傷，即忙問道：『丈夫今日爲何這般光景回家？』郎青說：『夫人呀！……』

這郎青未從開言氣忿忿　叫了聲賢良娘子你聽音　爲了是春榮丫頭賤潑婦　到處裏惹的大禍近我身

現如今打得皮傷渾身腫　好叫我提將起來恨春榮　你看他無力捉虎來捉犬　一心要拿住春榮解恨心

吩咐聲夫人忙把春榮打　嚇得那春榮房裏戰兢兢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再聽了下回書中說得眞

酒樓中郎王敘飲　牢房內任李持籌

話說——郎青有氣沒處去出，喝着貝氏要打春榮。貝氏說：『你是爲的什麼事情，受何人氣？說個明白，我好與你出氣。』郎青聞言，遂把今日趕集，遇着海龍被打的情由，說了一遍。貝氏說：『你今日趕集，遇見海龍打你，一定你有別的嫌疑，如何怨這春榮呢？』郎青說：『若不是丫頭，我就趕集去咧嗎？』貝氏說：『你怎的爲春榮趕集呢？』郎青見問，怎的爲春榮趕集，就尋了一思，有心說賣春榮來，又怕春榮哭叫不去，再者已把身價銀子吊了，哄貝氏說道：『我與他尋婆家去來。』貝氏說：『可與尋妥婆家嗎？』郎青說：『已經尋妥。』貝氏說：『是誰家呢？』郎青說：『是大興典當裏掌櫃的。』貝氏說：『你要多少財禮？』郎青說：『分文沒有。』貝氏聞言，心中不悅，說道：『是有錢之家，而且又是外鄉人，如何不與他要些財禮？』郎青說：『俺姐姐不希圖幾兩銀子的財禮，縱有財禮，也到不了咱用，所以才分文沒要。』貝氏說：『幾時來娶呢？』郎青說：『還未定日期。』貝氏聞言又無財禮，又無日期來娶，就沒好氣的說道：『你好不明白，你倒是叫他早些定個日期，娶了他去，也省得在咱家白白的把他養着，不比打他罵他還强嗎？』郎青說：『賢妻不必着急，我就寫字一封，叫郎興送去，叫他來接就是了。』說罷，捧出筆硯，寫道：……

這才是郎青修寫字一封　告白上劉四媽媽得知情　昨一日我把春榮賣於你　原說是二家情愿不更改
我如今擇定臘月初二日　你一早抬轎把他來迎接　他不肯迎新送舊落壞名
還要你假說典當來娶他　這女子秉性節烈多梗直　千萬的莫要露出賣他風
後寫着千萬千萬多千萬　到在你風流院中住幾日　不怕他驢子不往直道行
你看他收拾停妥開言叫　外寫着此字寄在景德鎮　把他那姪兒郎興叫一聲　風流院劉四媽媽謹拆封

郎青把字寫完，把郎興叫將過來說道：『你到明日把這一封字，送到景德鎮，找個識字的人看看，上寫着給誰；你就給誰，不可有誤。』郎興答應接過收了不提。且說——他郎青爲何不對郎興說知，叫他給風流院中劉四媽媽，必定叫他到鎮上找個識字的人看看才交呢？列位有所不知，郎青見貝氏在旁，他若對郎興說把字給風流院劉四媽媽的那貝氏也知道，那劉四媽媽是風流院中老鴇子，他便知了，是把春榮賣去，若是與他訂身價，他又把銀子吊了，無有銀子，未必不生氣，郎青爲的瞞味貝氏，所以不對郎興說給誰；叫他到鎮上找人看看，上面寫着給誰就給誰。閑言不提。却說——郎興到次日赴景德鎮送字。且說——劉四媽媽雖是與郎青把事做了，心內到底有些恍惚，說緊鄰典當裏，那個做活的名叫王黠，聽說他在邱宅做過向來，見過春榮，不免我去問問他，便知端的，人才如何。想罷移動大步，找王黠來了。那王黠挑水正在歇息，劉婆走進問道：『你就是王黠老人家嗎？』王黠說：『正是。』劉四媽媽說：『我有一事問你，不知你知呀不知？便知。』劉四媽媽說：『有什麼不對，聽我細細道來……』

這劉婆未曾開言笑盈盈　尊了聲你老人仔細聽聽　昨一日郎青來把女子賣　賣的是邱宅使女名春榮
言定了身價銀子三十兩　現如今銀子已交批合同　却道是買賣雖成人無見　到底是春榮模樣精不精
聞得說你在邱宅把活做　想起來他的容貌你知情　所以才特地前來把你問　千萬的莫要虛哄把我蒙

劉媽媽說罷前後一席話　倒把個王黠嚇得驚又驚　王黠聞言大驚，說道：『邱宅使女如何被郎青賣呢？』劉四媽媽說：『也不過白出個名兒，這身價銀還是他姐姐使用。』王黠聽說低頭不語，劉四媽媽說：『到低此人容顏何如？』王黠那裏有心與他實話，便順口說：『其俊無比。』劉四媽媽聞言，歡天喜地而去。王黠大起愁腸了！……

這王黠一聽郎青賣春榮　嚇得他頂梁穴上走眞龍　你看他口裏不言心暗罵　罵了聲萬世爲娼賊郎青

春榮女與你有甚仇和恨　你爲何賣他爲娼壞其名　常言說恩人不報非君子　又道是忘恩負義似畜生
想當初不是春榮把我救　我王點十個八個活不成　現如今春榮女子身遭難　俺豈忍袖手旁觀不理論
這王點赤心要把春榮救　不由的反來復去細叮嚀　他這裏左思右想無妙計　猛抬頭西山墜落太陽星

王點見天色已晚，收拾安寢，在床上思量，拿着三十兩銀子贖身，那劉四媽媽未知愿否？若要强贖他，那個長家子去了錢帛未必行，若要與郎青來打官司，王點自覺勢力不敵，說：『也罷！我到明日上太白村送信於春榮，叫他暗走若走不脫時候，再作道理。』主意已定，一夜晚景已過，到了次早，王點對掌櫃的說知：『我今日家中有事，我到家裏看看，可得二天回來。』掌櫃說：『你去罷。』王點得了言語，把那三十兩銀子，暗暗的掖在腰裏，出門往那太白村而來。這王點緊緊脚去了，忽聽有人高叫說：『那不是王哥嗎？』王點抬頭一看，見是郎興，王點說：『你大清早起來，在這裏有何事情呢？』郎興說：『今遇巧了，我叔叔叫我上這裏送字，要找個識字的看看，上寫的誰？王哥你可識字，與我看看是給誰的？』郎興說罷，將信掏出，遞於王點接過，看了上寫的風流院劉四媽媽親拆，明知是爲的春榮之事，怎的拆書一看才好，即生一計，說：『兄弟！這裏不是看書之處，跟我上酒鋪裏。』拉着郎興而來。

這才是王點拉着小郎興　上了那家酒鋪裏飲劉伶　準備這王點用計把字改　下一回添下急慌鬧不清
話說——王點把郎興拉在酒店裏面，裝了一壺酒，切了一盤牛肉，他二人喝將起來。……
這才是二人舉杯飲劉伶　小郎興開言又把王哥稱　我叔叔叫我上鎮去送字　把字兒送於誰家不說明
你方才從上而下看一看　倒叫我把字交到誰手中　求王哥早早說與我知道　莫要悶着你兄弟小郎興
這王點聞聽此言心內想　怎麼樣誆他拆開字一封　你看他一行思想就有計　他這裏將計就計把心生
說道是外面沒得給那個　要知道須得拆開看個清　這郎興聞聽此言連連許　說道是你快拆開看分明
郎興聞說，外面沒得寫給誰，只得拆開一看，這郎興即叫王點拆開來看。這是郎興不識字，亦是不懂字上的些

那規矩，這字外面何曾不寫着給誰呢？這原是王點哄他要看裏面是什麼言語，才說外面沒有寫着給誰。他就信以爲眞，遂叫王點拆開。王點聞言，遂即把字柝開，看了一遍，上寫的臘月初二清早，叫劉四媽媽假說是典當娶親，抬轎去接春榮。王點看罷，心生一計，暗想道：『我不免將二字添上一畫，改成初三，我却於初二日清晨僱轎，說是典當娶親，把春榮接來，豈不美哉？』注意已定，向郎興說道：『這上頭寫着給風流院劉四媽媽的。』郎興說：『那就是了。』又說：『什麼事情呢？』王點說：『你不知道嗎？』郎興說：『不知道。』王點說：『你不知道，聽我念與你聽：

這才是王點手拿字一封　他這裏一一念與郎興聽　上寫着郎青修寫一封字　告白那劉四媽媽得知情
昨一日我把春榮賣於你　原說的二家情願不更改　我如今擇定臘月初二日　你一早抬轎把他來接迎
這女子秉性節烈多忠直　他不肯迎新送舊沾臭名　又贅這郎青謹具實不恭　這王點念罷紙上前後話

那郎興滿臉帶笑說一聲

郎興滿臉帶笑說道：『怪不得我叔叔把春榮留在家中，不放他走。』這王點聞聽此言，隨即問道：『春榮在你叔叔家裏住嗎？』郎興說：『正是！』王點說：『怎麼着他在你叔叔家住的呢？』郎興遂把春榮夜裏逃走，投宿留住不放他走的話，說了一遍。王點聽了，口中不言，心裏說道：『幸虧今日說破了，若不是郎興來說破，我只知春榮在太白村住着；若到初二上太白村去接，豈不枉費了一片心機嗎？』這是王點心裏的話，未曾說出口來，却向郎興說道：『這個字上少一畫，便不成個字了，我可把他添上。』桌上現有筆硯，王點便拿起筆沾了一筆黑，把二字頭上添了一橫，成了個三字，說：『這就是了。』郎興本不識字的，那裏在這字上留心，便揚揚不睬。王點仍然把字套在封筒裏從新封好，交與郎興收訖。二人又飲了一會，那郎興便告辭到風流院裏，把字交與劉四媽媽去。說書要翦結，且說——那王點到初一，就上進賢縣城裏換了五兩銀子，說是景德鎮大興典當，雇人雇轎，要上郎家村娶親；立時雇了一乘轎，覓了八個閑漢，叫了一班鼓樂，又買了四盞燈籠，打着交五更時，便往郎家村而來。天尚未

明，已到郎家門首，衆人向前叩門；郎青走出一看，知是劉四媽媽扮作景德鎭上大興當裏娶親的來了，急忙叫春榮收拾上轎，貝氏聞言，走進房來說：『春榮如今給你尋了個婆家，是景德鎭上典當裏個掌櫃的，快些收拾上轎罷。』春榮聽了，情知不去不能；無奈才收拾收拾去了。郎青叫打轎進來，春榮眼含珠淚上轎，衆人抬起，鼓手作樂而去。……

這才是春榮上轎淚紛紛　不住的反來復去口問心　此一去定然不是花燭夜　必然是郎青定的計牢穩
他若把我賣在了花煙巷　我一定死而後已不爲人　如果是把我給尋典當裏　我也要看風使船把命傾
總然是我死一身直蒿草　難爲那瑞紅姑娘寃難伸　還有那海家倉裏海公子　被郎青殺與未殺不知聞
怎得個親人來把衷腸訴　我春榮死在九泉也甘心　這正是春榮轎裏把人想　那知是王黜辦的假娶親

且把這春榮轎裏來休講　再說那王黜又把衆人尊

話說——王黜見轎離了郎家村約有十五六里，離景德鎭還有八里之遙，來到這半山坡下，天已大亮，四顧一看，一人皆無，王黜說：『衆位哥們歇息，再往前走。』衆人聞說，把轎落下，王黜說：『我有事與你們商議。』衆人說：『怎麼事情呢？』王黜說：『你們也不必往景德鎭抬去，就在此處散了罷。』衆人說：『這是怎麼說呢？』王黜說：『有事是我當，必不難爲於你們；每人給一兩銀子，買酒吃；你可把這乘空轎抬回城去，送還轎主。』衆人聚在一處商量說道：『這事有了他還找着咱不成嗎？他既說，每人給咱一兩銀子，且先得使用，管他鬧什麼事情呢！』衆人商量停當，對王黜說：『就是如此。』王黜聞言，把銀子拿出來一個人一兩，分散停當，衆人來到轎前說：『春榮你出來罷！』春榮聞言，嚇了個膽裂魂飛，只當不知是要怎麼待他呢？他不敢下轎，被衆人一把拉往外一頓，說：『你出來罷！』咕咚一聲，跌在塵埃。衆人抬起轎來，一哄而散。春榮嚇了個人事不知。王黜走上前來，說：『春榮姐醒來……』

這才是王黜走進笑盈盈　叫一聲春榮賢妹快醒來　常言說人不傷心不得死　你看他爬起坐在地埃塵
待了那一頓飯時心神定　才把那愁腸二目慢開睜　又見那一乘空轎往南抬
眼面前站着一個男子漢　却道是雇工王黜在邱宅　這樁事真是出奇入奇怪
你看他急急就把王哥叫　他把那王黜叫來問明白　只得是仔細再看下一回
話說——春榮看罷，不解其意，把王黜叫了一聲，說：『你不是王黜哥嗎？』王黜說：『不是我是誰呢？』春榮說：『怎麼着燈籠火把人馬轎夫，把我抬在此處歇下而去，是何緣故，求王哥說明。』王黜說：『賢妹呵，你是不知聽我道來……』

這王黜對着春榮說短長　叫一聲春榮賢妹聽其詳　自從我離了邱宅沒半月　就給那大興典當去幫忙
誰料想郎青賊子把你賣　賣與那風流院裏去爲娼　他與那大興典當是鄰家　我才聽劉婆說這事一樁
那是我心生一計把他讓　一心裏帶信與你把身藏　出門來遇了郎興來送字　偏偏的叫我把字看其詳
上寫着劉四媽媽親拆看　我便知爲的是你字一行　那是我心生一計把他讓　讓在那酒鋪之裏把酒漿
話了他拆開字封看仔細　上寫的臘月初二接女娘　還吩咐假說典當把親娶　爲的是賊子郎青不提防
那是我二字上邊把筆動　改成了臘月初三到那廂　我却是初一早把城來進　我把你接在此處衆人散
假說是大興典當來娶你　爲的是賊子郎青不提防　那春榮如夢初醒把口張　也算是費我許多好心腸
這王黜說罷前後眞情話　春榮聽了說：『多謝王哥救命之恩，不然我春榮有死而已。』王黜說：『莫要謝我！想當初若不是賢妹，焉知我不死在郎青之手。』王黜說：『問賢妹你怎的到郎青家下，對我說來？』春榮說：『王哥不知道，我說來……』
這春榮從從容容把話提　叫一聲王哥承聞聽端的　自從那郎青定計送姑娘　對給那海公子去說了知

就說是娘姑在家出了醜　他叫那公子把他來治死　王黜哥你聽此信報公子　又定計治那郎青沒的庞
偶見面先打郎青一頓棍　還把他瑞紅藏在裏旁邊　把郎青渾身衣服剝個淨　給賊子換上襖褲是女衣
春榮把話說到這裏王黜說：『賢妹！你說這些話，是誰說的呢？』春榮說：『是你與海公子做的。』王黜說：『眞
眞屈死人也，我與海公子見面，却是實話，何曾見個那郎青的影兒來？我且問你，這些話是何人對你說的？』春榮
說：『是郎春夜晚回家，披頭赤脚，身穿着女襖褲，上帶血跡，在堂屋對他姐姐說的，我在窗外聽見。』王黜說：『還
有何話？實實說來。』春榮說：『王哥你聽……』

你定計明日就把姑娘娶　他若是沒人與你與認詞　那郎青披頭赤足回家轉　定下計夜晚提刀殺公子
還說是我與你們送的信　那時我聞聽此言心害怕　半夜裏越牆而逃去得急　等回來一定把我來擺治
俺苦着黑夜七七難行走　也是我自不小心一時錯　叫開門遇着却是郎青妻　欲上那前面莊上去借宿
不料想這樣賊子心太狠　他把我常常關鎖在屋裏　到如今郎青賊子把我賣　他把我常常關鎖在屋裏
若不是王哥赤心把我救　我一定命染黃泉歸陰府　我春榮在家做夢也不知　到如今郎青賊子把我賣
王黜長出了一口氣，說道：『這郎青不知做什麽勾當，却說這些瞎話瞞他姐姐。』正說之間，忽然想起海公子
把莫氏砸死，是有女襖女褲爲證，可不知郎青穿的什麽女衣，又說：『賢妹他說我把他打了一頓，換上女襖女褲；
可是什麽顏色，你可見來嗎？』春榮說：『是青襖紫褲。』王黜聞言，心中想道：『正是莫氏之衣。』又問道：『賢妹！
你見的可得眞實？』春榮說：『怎麽不眞呢？』王黜聞言，說：『公子呀！公子你的官司可有了開釋日子了。』王黜
說到這裏，猛抬頭一看，只見西北乾天怪風大作，飛塵揚土，倒樹拔木，飛沙滾滾，走石飄飄，好生利害，怎見得？有西
江月爲證：

西北乾天風起，煙露迷漫長空，飛沙走石眼難睜，好似牛鳴虎吼。平地飛塵揚土，高埠地裂山崩，樹木刮倒亂

閧閧，石磨不推自動。

只刮得春榮金蓮站不住　又刮得王黜不辨西合東　煞時間丫頭春榮沒了影　這王黜不時自己影無蹤
不言這春榮王黜刮失散　再說那風流院裏母大蟲
且說——景德鎮風流院劉四媽媽，到了初三清早起來，收拾兩乘轎子，自己坐着一乘，空着一乘，直往那郎家
村而來。不多時，郎家村已到，劉四媽媽向前叩門，那郎氏把門開了，說道：『這是那裏來的？有何事情？』劉四媽媽
說：『可是郎青太爺家嗎？』貝氏說：『這正是，請媽媽家裏坐。』劉四媽媽說：『你是郎大爺什麽的人？』貝氏說：
『他是我的當家的。』劉四媽媽聞言，說：『如此就是郎大娘子。』貝氏說：『可也不敢。』貝氏又問：『你貴莊何
處？姓甚名誰？來此有何貴幹吶？』劉四媽媽說：『郎大娘你是不知，慢慢的聽我道來……
這劉婆未曾開言笑盈盈　叫一聲郎家大娘你是聽　我住在景德鎮上大興典　我與那大掌櫃的奴僕稱
只因爲你把春榮許了他　也有那三媒六證批合同　昨一日你家送去一封字　定的是臘月初三來接迎
所以才大掌櫃的差了我　可是我特地前來接春榮　這劉婆說罷前後一席話　那貝氏聞聽此言吃一驚
貝氏聞聽吃了一驚，說道：『夜裏大興典當已經把春榮娶去了，怎麽今日又差你來娶呢？』劉四媽媽聞言，說：
『我來娶還有誰來？』貝氏說：『咱原是許與大興典當裏的，自有大興典裏來，那該你娶他？』劉四媽媽聞言說：
『郎大娘是你不知我實對你說了罷……』

這才是劉婆開言說短長　叫一聲郎家大娘聽我言　這其中就裏之事你不曉　你聽我實實對你說其詳
你原是把那春榮女丫頭　賣給我迎新送舊風流院　言明了身價銀子三十兩　現放着賣人文約紙一張
你昨日差人送去那封字　說的是假說典當把他誆　那字上日期寫的是今日　是怎麽夜裏有人娶紅粧
這劉婆說罷一席實情話　分明是身價嫌輕反了腔　却惹得貝氏心中氣昂昂

話說——貝氏聞言，心中生氣，把劉四媽媽又說連罵，還要傳人來打。劉四媽媽說：『你老人家，莫要生氣，聽我說來，你說夜裏春榮被人家娶去，裏面坐着的那是誰呢？』貝氏說：『任憑是誰！你問怎的？』劉四媽媽說：『我問怎的？只怕那是春榮呢！』貝氏說：『你見過春榮嗎？』劉四媽媽說：『我沒有見過呢！』貝氏說：『你沒見過，你怎說他是春榮？』劉四媽媽說：『他不是春榮是誰呢？』貝氏說：『任憑是誰，你問他怎的？橫豎不是春榮。』這可是事由天定，貝氏若對他說，是我女兒蘭香，也就罷了。他偏偏的不說是誰。劉四媽媽心却認眞是春榮了。劉四媽媽又說：『你沒賣春榮，你把郎大爺請來，俺兩個對辭對辭，看是你賣來沒賣？』貝氏說：『我沒有這個閑工夫找他來，與你對詞。』劉四媽媽聞言，想道：『這裏廂坐着的必是春榮無疑了！他嫌身價輕，捨不得賣他，所以不叫郎青與我見面；他只說夜裏已娶去，又說是沒賣春榮；想要反更撒賴，不免暫且回去，到家見邢爺，與他商議，再作道理。』想罷，又對貝氏說道：『我且回去，等郎大爺回家，對他說知，叫他到景德鎮而來，與我見面就是了。』貝氏說：『俺幷沒賣春榮，假來誆騙何用？』劉四媽媽聞言，滿心生氣，不敢使出即便辭別貝氏往景德鎮而來。不多時，劉四媽媽已到自己門前，可巧的遇了邢伯在裏面坐着，劉四媽媽說：『邢爺！可不好了！』邢伯說：『這怎麼呢？』劉四媽媽說：『昨日郎青把春榮賣給咱，今日反了橫了。』邢伯說：『怎麼反了橫了？』劉四媽媽說：『他昨日送一字來，上面寫着叫我今日去接，我今日收拾兩轎，到了郎家村，那郎青不見面，他令婆子先說是咱夜裏把春榮已接來了，又說他家沒賣春榮，我就與他說了幾句，他便發怒，連說帶罵，還要講打。言語之間，還稍帶邢爺。』邢伯說：『他稍帶我什麼？』劉四媽媽說：『我不敢對你老人家說，無非是罵你倚强欺弱，自作中。』邢伯聞言，說：『郎青這等可惡，氣死我也！』劉四媽媽勸道：『邢爺你莫生氣，要款辦你怎麼尋着個法兒，把春榮弄了咱家來才好。』邢伯說：『不知此人現在那裏？』劉四媽媽說：『在郎家。』邢伯說：『你可見在嗎？』劉四媽媽說：『是我親眼看見的。』邢伯說：『你認得他嗎？』劉媽四媽說：『我與郎青妻子講話時，暗暗的留神看他那虛實，我雖不認得春榮，我見他屋裏坐的個女子，容顏清秀，我便問道：『你說春榮被人娶去，那裏坐的個是誰呢？他也不說是誰，他反問我，你認得春榮嗎？我回言不認得，他又道那任憑是誰，你問怎的！橫豎不是春榮。你想想他的說這話，露七露八，那一定是春榮。』邢伯說：『既如此，我到街上揀年輕力壯的小夥子，知會四五十個，今夜晚上郎家村，把春榮搶來，他若不依，再與他打官司不遲。』劉四媽媽說：『我也想的如此。』二人說罷，邢伯上街約合衆人不提，且說——那貝氏打發劉四媽媽去了，心裏也犯疑惑，說：『大興典夜裏已經把春榮娶去，今日怎的劉婆又來，我不免叫郎興把他叔叔叫來，一問便知。』遂打發郎興往太白村將郎青叫回。話不多叙，郎青回家，貝氏一見說道：『你做的好事，怎麼你把春榮許給大興典當，又賣給風流院劉四媽媽呢？夜裏已經娶去，今日他又來接。』郎青聞言，心中納悶，這是怎說？就向貝氏說道：『沒有這事，我至景德鎮一問知矣！』郎青說罷，往景德鎮來，到了院中，見了劉四媽媽說道：『你夜裏已經把春榮娶來，怎麼今日又來接他？』劉四媽媽說：『那個夜裏把他娶來，字上寫的，叫今日去娶，你如何夜裏就發人？』郎青說：『字上寫定着叫你夜裏來娶，你如何今日去接？』二人正言之間未落臺；那邢伯把衆人約合停當，約有四五十個人，俱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都在外面酒鋪裏吃酒，專等往郎家村搶親。邢伯走進院來，一見郎青，便說『郎青你來了！……』

這邢伯一見郎青怒冲冠　叫了聲郎青賊子你是聽　昨一日你把春榮賣與他　說的是二家情願不反船
那一個强與硬把人中做　到如今把我邢伯來作難　你家裏未從舉意想一想　我邢伯豈是那樣軟弱男
你若說不給春榮給銀子　我也是不准狗頭這一番　那怕那打架淘氣官司鬥　我今日既做中人要嚴拿
你郎青今日算是瞎了眼　最不該太歲頭上來玩拳　這邢伯連說帶罵一席話　那郎青滿臉賠笑說根緣

邢伯連說帶罵，郎青只不動火，滿臉陪笑說：『邢頭領，莫生氣！有上不去的生涯嗎？但春榮夜裏被人娶去，既不是咱這裏娶來，我倒要打聽打聽，是誰假充這裏娶去，這事要怨劉四媽媽之錯。』劉婆說：『如何怨得我呢？』郎

青說：『我字上寫的是叫你夜裏來娶，如何夜裏不來，今日才來呢？』劉四媽媽說：『你字上寫定今日叫去，如何說是夜裏呢？』郎青說：『不必爭論，你收着我的字沒有嗎？』劉四媽媽說：『收着呢！』郎青說：『你拿出來看字上頭是初二呀初三？』劉四媽媽隨即把字取出拆開一看，是初三日。郎青說：『嗳喲！誰把我的字改了？』劉四媽媽說：『誰改你的字，做什麼？』郎青說：『我回去問我姪兒郎興，把字與誰看的，再當出是誰來，把春榮娶去，追將回來，我就送他過來。』那伯說：『此事也不必你費心，你也未必知道春榮是何人娶去，你在此等候，我把春榮接來你看。』郎青說：『若是如此，我自感恩不淺。』那伯說罷，到了外邊，叫了幾個人來，假充與郎青閑談，把郎青拌住不放，他走。那伯說：『你可莫走，叫他們與你閑談，在此不過二更天的時分，我便把春榮搶了來了。』郎青聞言，心中甚喜，那伯說罷，出來到街上，領了衆人，往郎家村而來了。話說——那伯率領衆人各帶兵器，蜂擁似的往郎家村而來。且說——郎興見他的叔叔上景德鎮去，他隨後也來打探。來到景德鎮，見那三個一攢二個一夥，俱說的要到郎家村而來搶親。郎興聞言，即忙跑回家對貝氏說道：『不好了……』

郎興開言叫嬸嬸聽衷腸，今日這件事，鬧出大急慌。劉婆買春榮，來接女紅粧，沒有接了去，怒惱那閻王；約了三百人，各帶刀合鎗，不久就來到，要鬧郎家村；不爲別的事，只要搶蘭香，春榮沒了影，拿他去頂剛。

貝氏聞言，正在着急，忽聽門外有人聲嚷，郎興說：『嬸嬸莫說話了，想是來人到。』貝氏說：『這怎麼處？』郎興說：『千萬你守蘭香，莫被人搶去，我到外邊喊鄉鄰來，叫他們前來救護。』說罷往外就走，開門一看；只見門外燈籠火把，照如白日，那伯領了有七八個漢子，站在那裏，郎興把門一開，他們跟行幾步，走進裏來。貝氏見事不好，嘩唧的一邊把門關上，那那伯急行幾步，走至門前，蹬的一聲，把門踢開，說：『好賤人！還不把人獻出來？』貝氏說：『我房中無人，叫獻什麼？你這些強盜，明火執杖，夜裏搶劫，該當何罪？速快走便罷；若是不然，叫了人來，把你拿住送官，難免項下一刀。』那伯聞言亦不分辯，吩咐衆人進房搶人。衆人聞言，進了房來，說：『那不是裏面坐着剛！』衆人上前拉住，往外就走。貝氏一見，向前抱住，死也不放。說道：『衆位莫要如此，明日我把春榮找着送去。』那伯聞言，說：『好個賤人！到了這個時候，還要使心機咧！』向前照定貝氏勝窩膛一脚，把貝氏踢倒塵埃，拉住蘭香，出離堂房，來至街門，往外便跑。那時雖有左右鄉鄰出來攔住，怎奈他有數十個好漢，那裏攔阻得住！那那伯背定蘭香，一班衆人，緊脚跟隨，竟奔陽關去了。……

這才是那伯闖出奔陽關　那衆人個個相隨在後邊　好似那平賊滅寇得勝還　只見他你又說來他又笑　好似那平賊滅寇得勝還

不說這那伯搶親回卜鎮　再說那郎家村裏鬧破天　聲聲的只怨鄉鄰不向前　小郎興頓足搥胸心發恨

那卿鄰一見郎興胡抱怨　倒惹了你也談來我也說　那個說好似瘋魔虎一般　這個說幸喜沒有遭人命

這個說來的俱是英雄漢　這個說明日定把官司打　那個說這事何愁不到官　這個說邢伯到官有禮面

這個說也怪郎青做錯了　那個說不該賣了小丫環　這個說郎青爲何不出面　那個說定有緣故在裏邊

這個說搶去蘭香算出醜　那個說這樣臭名實難當　這衆人你一言來我一語　那郎興聽着有些不耐煩

咱把這衆人談論且莫講　也說那貝氏屋內哭皇天　小郎興頓足搥胸心發恨　那個說倘若招着染黃泉

且說——貝氏見那伯背定了他女兒，衆人攔阻不住，竟自去了，是又痛又恨，心如刀攪，又不知其中什麼緣故？氣得似瘋了一般，叫喊聲的躺在埃塵，人事不知。郎興一見說：『不好了！把我嬸嬸氣死了，你快跟我來看看。』衆人聞言，跟定郎興來至貝氏面前，郎興向前把貝氏扶起，後心搖了兩搖，前胸拍了兩拍，說：『嬸娘醒來。』只聽得貝氏嗳喲一聲，痛殺我了。』眼含痛淚就哭將起來了。……

這貝氏眼含痛淚放悲聲　他把那女兒心肝口叫疼　在娘懷乳哺三年不非輕　好容易調冷就溫養你大

實指望擇配住婿爲半子　誰知道半途而廢一場空　惱只惱那伯那賊心太毒　爲什麼搶去我的親生女

我明日進賢釋裏告了狀　定把他剝皮草喧不容情
這貝氏越哭越罵心越恨　那衆人走向前來勸一聲
衆鄉鄰與郎興見貝氏碰頭撞腦慌忙向前勸道：『你莫要如此心急，等到明日，叫郎興把他叔叔找來，定一計策，倘衆人相幫，斷無治不回來之理。』衆人你一言來他一語，勸解了多時，貝氏方才住聲。却說——那伯背定蘭香，至景德鎮，衆人散去，那伯來到風流院，從後邊進去，暗暗交與劉四媽媽，換上衣服，來到庭前，見秉著燈燭，那幾個街坊上人，伴住郎青閑談咧。那伯走進門來說：『郎青我替你把春榮找了來了。』郎青聞言，心中甚喜，說：『當眞的嗎？』那伯說：『當眞的。』郎青說：『現在那裏？』那伯說：『已經交與劉四媽媽。』郎青說：『既是如此，算我今日把春榮交付於你了，日後倘有舛錯，與我一字無干。』那伯又逼郎青寫張文約，那郎青百呼百應，寫成文約，交與那伯。那伯說：『我不識字，你念與我聽。』郎青說：『聽我念來……』

這郎青手拿花箋紙半篇　你聽他字字念得甚周全
同中人名叫那伯兩情愿　並不是有搦假强撮合成
是是是丫環春榮非頂替　嗐嗐女童俐伶實不低
我姐姐如有反面我承當　今日裏立下文契憑爲證
買賣主與那同人各一紙　有反悔憑那同人送到官

賊郎青念罷文契上言語　這那伯聞聽此言喜心間
那伯聽罷甚喜說道：『寫的倒也清楚，但這張文契是誰拿着呢？』寫青聞言笑說：『那伯你倒底聽得不甚清楚，我方才沒念與你聽麼？上頭有買賣主與同人各執一紙，這一句便是一樣三張，你我與劉四媽媽各執一張，同時畫押，誰也不能變卦。』那伯說：『不料郎青倒有這等高見，如此甚好，快再寫兩張。』郎青聞言，攝起筆來，立刻寫了兩張，三人一同畫押，各執一張。劉四媽媽說：『天色晚了，收拾叫郎爺安歇罷。』郎青執意要走，與他找了一盞燈籠，點着送與郎青說：『暫且失陪，過日再敘罷！』接過燈籠就走，劉四媽媽送出大門，一拱而別。郎青順撲陽關，提着燈籠回家而來，思思想想，一路無辭，不覺到了自己門首，見裏邊恍恍忽忽，點着燈籠，又聽得裏邊有啼哭之聲音，郎青不知爲何，用聲叫道：『郎興開門來。』那郎興正守貝氏勸解，忽聽他叔叔叫門，往外走着，說：『叔叔回來了。』走至門前，開開大門，郎青走將進來，只見貝氏披頭散髮，眼含痛淚，坐在床邊。向前問道：『娘子，你是怎的？』貝氏見問，把杏眼一瞪，用手一指，說：『好老狗！你這個做的好事，你來了嗎？』說罷，下床來照定郎青就是一頭，郎青不及提防，被他一射了，一溜踉蹌，郎青說：『好賤人！有什麼事情，快對我說，何必如此無理？』貝氏說：『你還有臉來問我嗎？』又是一頭。郎青不知何事，急的踢跳，郎興把嘴角着，又不敢言語，這才把郎青急死了。

郎青發急皂，滿院跳躂躂。貝氏破口罵，眼中冒清泉。披頭散髮的，照着使頭喧。郎興角着嘴，不語又不言。倒是爲着何？眞眞悶死俺！

這郎青一陣火起透天關　罵了聲賤人無知聽夫言
還說我無臉前來把你問　倒是你爲了那事這一般
皆因你做事傷天害了理　咱家裏方才遭下禍塌天
那知道上天不把凶人佑　才弄的亞奴死在松木棺
前一日春榮叫人娶了去　是怎的劉婆今又娶丫環
叫人家明火執杖上門搶　把女兒雙手抱住上了肩
這女兒如今被搶事一件　你却是腆着老臉還家園
賊郎青聽了貝氏一席話　只惱的撲通栽倒地平川

進門來並不問長與道短　忽然的照着爲夫使頭喧
只見那貝氏不由雙眉縐　叫了聲無恥老狗聽我言
昔日間與你姐姐賊潑賤　商議了定計要害邱家男
現如今定計又把春榮賣　不知道弄的什麼猴戲圈
前一日春榮叫人娶了去　你故意藏在狗窩不動彈
叫人家明火執杖上門搶　是臭名傳於天下怎麼當
這女兒如今被搶事一件　你若是治不回來難想過
賊郎青聽了貝氏一席話　那邊是郎興嘴角瞎轉轉

賊郎青射在地下只打滾　好像那野雀窩裏使棍揎　衆鄉鄰瞧的瞧來看的看　不由的走近前來勸一聲
衆人聞聽，前來勸解，說：『郎青！你這就不是！你該是拿個主意，尋個法兒，怎麼着把女兒治回來才是！你只顧打滾射頭，難道你是賴着誰咧不成嗎？』郎青聞言，說：『衆位爺們不必勸了，釘入了木了，萬萬的不能治回了。』貝氏聞聽，說：『這老狗在外做什麼勾當，兒女被人搶去，怎麼萬萬不能治回？莫不是又把女兒賣了？快快的對我說來。』郎青說：『罷了！罷了！我也難說了，若不是有人把字改了，焉有此事呢？』說到此處，忽然想起，不知是何人把字改了，便問郎興說：『我昨日叫你往景德鎮送字，你是叫何人與你看字來？』郎興說：『我叫王黠與我看來。』郎青說：『王黠說外面看不出給誰的，他因拆開來看的。』郎青聞說，心頭火起，忙把打馬鞭子，尋着取在手中，照定郎興頭上就打。郎興把頭抱住，說：『叔叔打我爲何？』郎青道：『好你這畜生，還敢問我！你今把我一家人弄得七零五散，臭名難當，眞眞氣殺我也。』

這郎青手提馬鞭怒氣冲　罵了聲郎興畜生聽端詳　把俺這一家人家弄零散　只落得臭名難當人嗤笑
我差你景德鎮上去送字　你也該找人看字要三思　豈不知俺與王黠有仇恨　兇且是他與春榮昔相依
一定是王黠奴才把字改　才落得我與女兒各西東　這郎青說罷起了無名火　惡狠狠打馬鞭子手內提
照定那郎興身上着實打　只見那郎興就地直打滾　賊郎青趕上又使脚兒踢　還待我暫爲歇歇吃管煙
似這等鞭打脚踢也不算　抽得他渾身上下沒了皮　倘若是找他不着我不依　你看那衆人一時如麻亂
正是這郎青越打越生氣　惡狠狠還要把他命來傷　小郎青躺在床上不動情　不由的衆鄉鄰瞧來看的看
衆人向前說道：『郎青你不要儘着打他，縱是他有錯處，事到如今，你就是打死他也不中用了。』郎青聞言，把鞭子停住，說道：『我打死這個畜生，也難解我心頭之恨！我放你三天的限期，找着王黠，叫他把春榮送來，我才饒你！你若三天以內找不着王黠，我定要你畜生的狗命。』說罷，把鞭子放下，竟往屋裏床上去睡。郎青仰在床上，尋思

起來，又氣又惱，又無法可施，便暈暈眼花，大病在床。且說——貝氏見郎青痛打郎興，也不知所爲何事，自那伯搶親哭罵半夜，自覺身子困倦，倒在床上去睡，這且不講。却說——單剩了個郎興，衆人都散。郎青與貝氏，俱都睡着。郎興自覺鞭傷疼痛，不能合眼，想思起來，一陣心酸，便哭起來了。……

這才是郎興一陣好心酸　你看他哭聲地來叫聲天　遭不幸七歲父母雙亡故　跟着那族叔郎青苦熬煎
只說是叔叔嬸嬸疼愛我　不料想今日打得眞可憐　渾身上一塊青來一塊紫　俱都是皮開肉破血淋淋
還叫我三天以內找王黠　倘若是找他不着命難全　細思想跟着此人無長進　不如我趁了黑夜鑽了圈
我把他衣服銀錢偷個淨　管叫他想前容易悔後難　郎青呀莫怨姪兒苦害你　皆因你心狠逼趕上梁山

小郎興尋思多時主意定　他這才邁步來至堂房前
郎興主意拿定大開脚步來在堂房前，看一看，還黠着燈燭，櫃，把細軟衣服金銀錢鈔，收拾放了一處，打了幾個包袱，俱都運出，逃走去了不提。且說——貝氏想女心切，不能隱睡，忽然醒來，見箱櫃全開，急忙走上前去一看，見細軟衣服金銀錢鈔，半黠俱無；吃一大驚，急忙前去叫郎青；豈知郎青得了加氣傷寒之病，已經人事不知。貝氏想一想女兒，被人搶去，想來未必可能治回；金銀衣服，又被賊偷去，郎青大病在床，想着這樣日子，實在難過，也罷，不免我死了罷，那貝氏左思右想，無路可走，竟是懸梁而死。到了次早，鄉鄰人等，說道：『蘭香被搶，貝氏哭罵半夜，郎青回家，又了城了呢？我們瞧瞧。』說罷，衆人一齊就在院裏伸頭一看，說：『不好了！』

這衆人進的院來用眼觀　不由的嘶嗄一聲喊連天　貝氏女丈二麻繩梁上吊
這不是箱櫃大開衣服無　是何人今晚行刺到這裏　小郎青躺在床上不動情
衆明公要知後來怎結果　還待我暫爲歇歇吃管煙　郎家村老少男女齊來觀

話說——郎家村的人等亂手忙脚，把貝氏放下，看郎青時，是大病在床，不知人事；便着人到太白村把他姐姐叫來商議。郎氏來到，見貝氏既死，兄弟大病，郎興逃走，姪女被搶，心如刀攪，也無法可處，向衆人說道：『事已如此，不免把貝氏且先殯葬，把兄弟送在我家調治病症等他好了，再作道理。』衆人聞言，隨買了口棺木，把貝氏殯葬，把他攝送至太白村去。且說——海士元受刑不過，招了殺人之罪，進的牢來，手中分文沒有，又無人送飯，叫獄卒把他攝在盒床以上，不能動轉，思想起來，往日父母在世，何等榮耀，今日含冤，無人可訴，不由一陣心酸，淚珠滾滾，好不可憐也！

海士元一陣心酸淚珠傾　你看他躺在盒床放悲聲　哭了聲去世父親海守備　叫一聲養兒母親何鳳英
想當日我在衙前爲公子　那一個大膽不把少爺稱　遭不幸父親任中身亡故　我與那詰命母親還家中
又不幸母親亂世遭天火　把我那萬貫家財一掃空　只落得一貧如洗令人賤　果然是馬瘦鞭長只拉鬆
是何人殺死莫氏合田秀　把這樣屈枉官司叫我當　這才是士元哭到傷心處　不料想窗外一人聽得清
海士元在盒床之上啼哭，不料窗外有人聽見，那人走將進來，問海公子道：『我剛才聽你啼哭，你說姓海官司
屈冤，你家住何處？是何人的後代？遭了這件屈冤官司，說與我聽，好設法救你。』海士元聽說，兩眼垂淚，說：『大爺
既問，聽我說來……』

海士元未從開口淚汪汪　叫了聲大爺請坐聽其詳　說起我家鄉居住不甚遠　家住在城北二十海家倉
我父親曾在山東爲守備　我是他日後墳前拜孝男　不幸我父母辭世回家轉　遭大火把我家財一掃光
有一個同進武生叫田秀　他托我借杯到在太白村　那是我借杯回家迷了路　一整夜無從摸到回家轉
黑夜裏不知何人把他害　却拿我倒運士元去頂崗　還有個莫氏砸死眞武廟　只見他赤身露體在櫃箱
是怎的青襖紫褲田秀蓋　却在我堂房以裏爲證贓　鄒老爺並不推情與度理　認眞了是我把他二命傷

見面時打了板子動夾棍　實叫我滿腹含冤口難張　他把我屈打成招定了罪　帶進了進賢縣裏下監牢
這是我被屈含冤眞實話　大老爺思思想想怎麼當　你若是能够設法將我救　我實實感恩戴德萬萬年
海士元語罷言詞方住口　又不見那人時下着了忙
海士元問道：『你是那個，我怎的不相認識。』那人說：『公子怎認識我？若不說，你也不知。公子尊坐，聽我慢慢
道來……』

那個人從從容容說短長　叫了聲公子尊坐聽良言　家住在城東三十太平莊
若問我家鄉居住不大遠　當了這一名禁卒過時光　最不該飛磚誤把好人傷
我本是姓任名義字智信　不料想咱家老爺知此信　爲的是本縣本士又同鄉
那時是上批下解問死罪　幾幾乎項上餐刀見閻王　又道是忘恩負義不久常
他這才花了銀錢將我救　救了我無是無非還家鄉　常言說有恩不報非君子
現如今公子遭下天大禍　監中事我不承當誰承當　這任義說罷已往從前話　海士元滿面添歡喜氣揚
海士元滿面帶笑說：『任兄既然有心看顧小弟是三生有幸了。』任義說：『自從你進監來，沒見你用飯，想是
你餓了，我不免收拾些酒飯來你用吧，咱再說罷。』說罷了，任義出去收拾了酒飯來海士元用畢，二人坐下，任義
問道：『公子官司被屈，何不找個頭緒？』海士元說：『我家無人，我又不能出去，如何找得個頭緒來呢？』任義說：
『你要能够出去，就能找頭緒麼？』海士元說：『正是。』任義說：『什麼呢？』海士元說：『任兄既問，聽我道來』
這才是海生有語便開言　我有個母舅現做蘇州府　他與我家大老爺是同年
常言說一輩同年親三輩　何況是我舅現做四品官　我若是到了蘇州求封信　管保我兩月以內出了監
似這等身居囹圄難輾轉　縱有這天高門路也枉然　海士元說罷話兒頭低下　不覺的二目滔滔淚清泉
海士元說罷，淚如雨下，任義說：『公子莫哭，咱慢慢的想個門路。』海士元說：『無門路可想了。』任義說：『你

修書一封，我着人與你下到蘇州府你母舅台下，求封字來，是中呢不中呢！』那海士元說：『任兄是你不知，雖是我知我母舅做蘇州府正堂，其實自幼並未見面，如今達一字去，豈肯相救？非我自去說出情由，甥舅相見，那時才妥。』任義聞言，把頭低下，尋思，口中不言，心裏暗想：『公子是將門之子，好親戚，頗多，今日雖在監中受罪，倘日後辯明了冤枉，出的監去，還有封侯之分，我不免把女兒許與他為妻，假扮男子，把公子替出，叫他到蘇州求封字來，辯明冤枉，再打救我女兒出監；我報了他父救命之恩，俺又成了親戚，日後公子一步登天，我與他是翁壻之親，是何等的體面，是何等的光彩！豈不是一舉兩全麼？』尋思多時，主意已定，便向海士元說道：『公子既如此說來，除非是有人把你替出才好。』公子聽能，長歎一聲，說：『咳！好難好難也！』

海士元聞聽此言，淚雙垂，你看他長吁短歎，緊皺眉，常言說自己跌翻自己起，又道是人到難處誰顧誰，果然是白馬紅纓人欽敬，世間上少有雪中送炭人，況且是我無三兄共六弟，平日間親戚朋友沒相依，在昔時無是無非人冷淡，況如今迷天之罪繆纏拘，細思想那有親人將我替，蒙任兄枉自操心這一回，眼睜睜有條門路不能去，這好比畫餅充饑渴止梅，那任義不便開言笑微微，海士元只愁無人替他，不由長吁短歎，那任義在旁微微的笑，海士元說：『任兄赤心相救，恩同再造，有何貴言只管任老說：『公子只愁無人替代，我有一樁賤言，不好出口。』海士元說：『任兄所笑何來？』請講。』任義說：『公子呀！我言你可就從嗎？』公子說：『無不從命，只管講來。……』

這任義未從開口笑吟吟，他把那海家子公尊又尊，你若要叫人頂罪把你替，除非是先批合同割綉衫，才能夠把你替出南牢去，一上那蘇州府裏去投親，這任義話到舌尖說未了，勿聽得門外喊叫似雷音，好一個賣法作弊名任義，你是叫何人頂替去投親，把一個海生嚇得篩糠抖，把一個任義嚇得轉了筋，要知道門外來的是那個，除非是再把下回省個眞。

話說——任義對着海士元剛說頂替救他，話未說完，只見一人進得門來，說：『好任義！你叫何人頂替，那個投親呢？』任義與海士元聞聽，嚇了個膽裂魂飛！列位明公，須知來的這人，姓甚名誰，怎能來在此處呢？你有所不知，聽我道來：來的這人，就是大李村的李員外，姓李名雷，字天鳴，因為親戚赴席，天晚回家，路遇松林，把女子救下，却被家人李福誣告說他老有少心，强霸幼女，因姦致死至案，鄒老爺驗尸掀開棺，却是一個老翁，一個老婆子，俱死在棺內，為此不能清案，暫把員外寄監，等拿住凶手，辨明冤枉，好開釋他的官司，所以流落監中。又怎能來在這坐牢房呢？列位豈不知李員外是個富豪之家，不肯身子受苦，用了些錢鈔，把監中上下買通，所以才不帶刑具，鬆鬆散散，愛往那處走，就往那處走，並無人阻擋。所以今日才能來在這間牢房，閑話也休多說了。且說——任義回頭一看，見是李員外，心下才放下膽來，他知員外是個至誠實君子，仁義之人，再不肯給人壞事，便用手拉住員外說：『你與我向外邊去。』員外說：『那去呢？』任義說：『你來嘞！』

這才是任義說龍往外行，後跟着犯罪員外李天鳴，來在了獄神廟前把脚停，你看他急走如飛來得快，急忙忙兩手就把廟門封，尊了聲李家員外在上聽，一拱手才把員外讓進廟，咱城北海家倉裏有門庭，他這才低聲低氣叫員外，那個人守備之子宦門後，而且是屈打成招認罪名，想當日我在山東做買賣，到如今公子身入天羅網，我任義不忍坐視與旁觀，所以才我與公子尋門路，實蒙過他家老爺救命恩，秉赤心打救公子出火坑。

員外說：『什麼門路，怎麼叫做抵龍換鳳呢？』任義說：『慢慌！你聽我道來：……』他說是有個母舅何方正，現做着蘇州黃堂四品卿，到那裏投親求他一封信，這官司不過一月零幾日，就保管無是無非還家中，他與咱本縣太爺是同榜，好視那手指畫餅難充饑，可不知公子心中允不允，我却是有條抵龍換鳳計，愁只愁身居監中難動轉，千萬的莫向旁人露了風，我奉托員外商量海公子，

這任義說到此處便住口　好不叫悶死員外李天鳴
李員外見任義欲說又止，李員外說：『這抵龍換鳳，是什麼計策？對我說來！』任義說：『這話怪難以張嘴。』員外說：『這何妨呢！你若不說出來，我怎麼知道？怎與海公子商量呢？』任義說：『不說也不中用，待我說與你聽了。』
這任義未從開言笑嘻嘻　叫了聲李家員外聽端底　遭不幸我家妻子下世去　拋下個美花女子年十七
論容顏不甚俊來也不醜　論年庚他與公子正合式　我情愿配與公子爲妻子　托員外前去便把媒兒說
海公子要是從下這件事　把我女假粧男子進監獄　替出那海家公子去下書　若能是蘇州求得人情到
一件件把這官司全開釋　這任義說到得意喜孜孜
任義說完，李員外聞言，心中甚喜，帶笑說：『任義！你既做好人，又把令愛許配海公子爲妻，赤心相救，我何苦不做人情，全你兩家的美事呢？』二人說罷，開了神堂門，遂往海公子的牢房而來。……
他二人出了獄神一廟堂　一心要找着海公細商量　那任義故意躲在旁邊去　只剩下員外一人進牢房
李員外恭恭敬敬把話講　海士元不由開言問其詳
海士元問道：『老兄貴姓高名？家住何方？身犯何罪？來在這是非之處呢？』李員外見問，說：『公子不知，聽我道來：……』
李員外未從開口淚盈盈　尊了聲公子洗耳仔細聽　有犯人家住城西大李村　俺本是姓李名雷字天鳴
在親家赴席天晚回家轉　松林裏吊死個一女叙裙　等着那苦主前來認尸靈
誰料想家人李福良心喪　他把她認作親妹一母生　說是我强姦不允治死她　半夜裏把她吊在黑松林
他在那老爺台下告上狀　鄒老爺下鄉前去驗尸靈　在尸場掀開棺木親眼看　公子這才了不得了不得
棺以內盛着老婆併老翁　這見他渾身血汚頭臉破　當腰裏緊緊一條亂蘇繩　這才是告的虛來告的假

而且是苦主凶手兩無蹤　鄒老爺雖然清廉難結案　暫把我寄在南牢監獄中　李員外被屈說破眞實話
海士元不由長嘆兩三聲
海士元長嘆兩三聲，說道：『李兄官司被屈，我這官司也是冤枉。』李員外說：『公子，官司剛才任義對我一一說清，雖然被屈，自有個出頭的日期。』海士元說：『我有什麼出頭的日期呢？』李員外說：『聽人言你有個母舅，現做蘇州府正堂，若到那裏求個人情，何愁不能出頭呢？』海士元說：『雖是如此，我不能前去也是枉然。』李員外說：『你若依着我的話，你就能前去了。』海士元說：『李兄有何高見，請道其詳。』李員外說：『禁卒任義受過你家老爺救命之恩，那個人不是忘恩負義之人，他想着救你，未許人，不免我前來與你說親，你若允從，我就叫他把他女兒假扮男子，領進監來替你出去，上蘇州投親，求了情來，好開釋官司，這好不好呢？』海士元聞聽，喜出望外，站將起來，照着李員外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說道：『李兄你若能把我這門親事說妥了，替我出去，如重生父母一般，終身不忘；眞說我的官司，就是李兄你的官司，我也斷乎沒有不求情來釋的。』李員外說：『公子也不必如此，捨着我這兩片嘴去說，只怕費些氣力。』海士元說：『李兄多加美言，我是承情不盡。』李員外說：『亦不消囑咐，我無不牢房來見任義來了。……
員外出門來滿面笑哈哈；見了任義面，從頭對他說；親事已經妥，快拿酒來喝；兩家婚事成，快議那救人。任義聽此話，滿面笑吟吟；尊聲李員外，眞會作氷人；三言並兩句，說成這門親。
從今後公子是我乘龍壻　不用說我便是他老丈人　他二人又說又笑往前進　來在了公子牢房正當門
要知道見了公子怎麼樣　須要是翻過此回看下文

任大姐廟中逢王點　邱瑞紅樓上拷丫環

話說——李員外與任義來在海士元的牢房，員外說：『這是你岳父到了，公子快來見禮。』公子聞言，納頭便拜，任義說：『一言爲定，何必如此。』員外說：『婚姻乃爲大事，公子到是指何爲聘？』海士元說：『我手中分文沒有，又沒金玉寶物在身，何以爲聘。』李員外說：『也不論好歹物件。』海士元說：『歹的也是沒有。』李員外瞧了瞧，指着他脚上說道：『你穿的不是雙破鞋麼？』海士元笑着說道：『慢說這破鞋作不得聘禮，即可以作的聘禮，難道我光脚不成嗎？』員外說：『這無妨，我有鞋借與你穿就是了，快脫下來罷。』公子就把鞋子脫下，遞於員外，員外接過，便向任義說道：『這雙破鞋雖不是值錢的寶物，也可見患難之中結親恩義了。』

李員外手拿破鞋笑吟吟　叫一聲任義在上你聽眞　這雙鞋雖然不是值錢的　才足見患難結親恩義深
你拿至家中交付令嬡女　囑咐他好好收存記在心　還有那先前說的那句話　千萬的商議令嬡可要聽
李員外說罷將鞋遞過去　這任義接在手內自沉吟

任義把鞋接在手中心中沉吟說：『公子以鞋爲聘，我以何物爲回聘呢？』沉吟片時，說：『也罷，我腰中還有個胯瓶子，原是我女兒親手自綉，不免解卸下來，贈與公子，以爲回聘，豈不是好！』心中想罷，從腰中把那個瓶子解下來，雙手擎定，說：『員外！我的回聘到了。』

這任義雙手擎定一胯瓶　你看他和顏悅色員外稱　這件物原是小女親手綉　我今日以爲回聘贈公子
請公子帶在腰中多珍重　待日後夫妻團圓作證明　我明晚女扮男裝領進獄　這就是抵罷換鳳計一種
這任義說罷遞於李員外　李天鳴接過胯瓶笑盈盈

李員外把胯瓶子接過，遞於海士元，說道：『這是你岳父的回聘到了。』海士元接過說：『員外，俺兩家成了親戚，就是難爲了你。』那時紅日西落，李員外將手一擺，說：『莫要說了，恐有上宿的差人進來，聽去走了消息，那是了不得！』任義說：『今日是臘月初一，明日初二晚間，將我女兒領進獄來，把公子替出，務必於初三日好起身。』

員外說：『是了，閒言不必說了，你速速回家與令嬡商議去罷！』任義聞言，手拿破鞋，出監而來。任義來到自己門首叩門，却說——大姐正在房中靜坐學習針黹，忽聽他父親叩門，款動金蓮，走出房門，開開大門，仍舊關好，來在堂房，見他父親手拿一雙破鞋，便問：『這鞋做什麼？』任義說：『兒啊！』任義未開言，先自笑盈盈，叫聲我的兒，承耳仔細聽：你今十七歲，身材已長成，因爲無婆家，日日帶憂容；今遇佳公子，得配始歡欣。

我今日曾與人家結秦晉　把我兒許給城北海相公　這雙鞋是你婆家一聘禮　還有件難事要與你商量
任大姐聞聽此意便嗤的一聲笑了，只當他父親與他說玩話咧！大姐也就道：『嗷！好他娘那大聘禮呀！怎麼不值二十四文錢呢？』任義說：『雖然是值錢有限莫看輕　他本是宦門公子武秀士　現如今雖然人窮志不窮
你莫要看輕這雙破鞋子　我的兒你受皇恩一品封　還要你小心謹慎藏櫃中
倘若是日後得掛封侯印　這就是婆家聘禮交於你　這不就惹的任義怒氣沖
任大姐一聽此言多好氣　他將那破鞋接過朝外去　將此鞋放在堦下底朝上
任義心中不悅，說：『大姐，海公子是宦門之後，年方二九，今雖困窮，異日定有好處；我把你許與他爲妻，有甚難爲於你，怎的如此使性子呢？』任大姐說：『父親既是把孩兒許配於他，孩兒就情愿嫁他就是了，可要這雙破鞋何用呢？』任義聞言，說：『我兒是你不知，這雙鞋實爲患難之中結親的個證據，日後好指此相見，夫妻團圓呢？』任大姐呢：『難道這內裏還有什麼緣故嗎？』任義說：『有個緣故，我有這雙鞋日後以何物相見，夫妻團圓呢？』任大姐呢：『難道這內裏還有什麼緣故嗎？』任義說：『有個緣故，我兒是你不知，聽爲父道來……』

這任義未從開言暗點頭　叫一聲大姐承耳聽根由　監牢裏李家員外作媒證　把我兒許與公子偕鸞鳳
他將這一雙破鞋爲聘禮　我將那你的胯瓶去應酬　爲的是公子造下殺人罪　現如今披枷帶鎖作監囚

已許下把你扮成男子漢　到明晚替出他來上蘇州
我的兒你若從下這件事　管保你富貴榮華在後頭
這任義說罷前後一席話　幾幾乎氣的大姐斷咽喉
任義把話說完，只見任大姐聽罷，往前一仰，跌倒塵埃，鼻口氣息皆無，任義見事不好，急走幾步，把大姐扶起，說：
『我兒醒來我兒醒來……』

這才是大姐跌在地埃塵　只見他二目緊閉面如金
常言說人不動心難爲死　果然是柔腸百轉又還魂
哭一聲養兒母親下世早　怨一聲心毒無二父天倫
想一想一日夫妻未婚配　與人家那裏情來那裏恩
只知道父女恩情如山重　不料意待兒下的這狠心

任大姐哭的當下如酒醉　閑一閑衆位君子看下文
話說——任大姐哭了多時，任義勸道：『我兒莫要啼哭，爲父的一時做錯，悔之不及！倒是明晚扮作男子，替你
丈夫爲正。』任大姐聞言，把金蓮一蹬，銀牙一咬，說：『我寧死不替那人。』任義聞言，不覺心頭火起，說：『是好奴
才，你可知的三從嗎？』任大姐問：『那三從呢？』任義說：『在家從父。』大姐說：『知。』任義說：『你既知的在家
從父，怎麼這點事情，你就不從？』大姐說：『在家從父雖是從，也有可從不可從在內。』任義說：『什麼是可從不
可從呢？』任大姐說：『你叫我孝順父母，我從你，叫我敬重夫主，我從這便是可從。你叫我殺人，我也從嗎？你教我
放火，我也從嗎？這便是不可從。如今你教我進監替人，分明是叫我一死，我便不從。你豈奈我呢？』任義說：『父叫
子死，子要不死呢？』任大姐說：『是爲不孝。』任義說：『這可又來！我就是明教你死，也得去。』任大姐說：『我要
死，死在明處，我不死在那無名之地。』任義說：『當真不從嗎？』任大姐說：『寧死不去。』任義說：『眞眞氣死我
也。』那任義大步走出門外去了……

只見他二目滔滔淚雙垂　又看他咬碎銀牙緊縐眉
常言說嫁著犬兒跟著走　又道是嫁著雞兒跟著飛
還叫我囚首垢面去受罪　又叫我披枷帶鎖受孤棲
你把這禮義廉恥全不顧　想俺這女子節操實難存

他這裏思一會來歎一會　忽然見他父提酒轉回程
任大姐正歎，忽見他父從外轉來，提着一把酒壺，拿一方肉，來在堂房以裏，獨飲了幾杯酒，說道：『大姐！你不受
父教，獨自主張，你也別說我是你的父親，我亦全算沒你這個女兒，你死亦不見我，我死亦不見你，任憑你往那去。
』說罷，提起碗來，只聽的吱吱喝了大半碗，不覺的大醉，便仰在牀上，鼻息如雷，忽忽的睡去。那任大姐越忖越傷
心，竟哭了一夜，看看天將明亮，忽然忖到：『我父醒再要催逼，那可怎了？也罷，我有一乾老娘，家在黃家灣居住，我
不免到在那裏住上幾天，再做理會。……』

大姐主意定，急忙把淚拭，光光烏雲鬢，挽挽青絲髮；淨淨荷花臉，搭上烏綾帕，穿起皂布襖，汗巾把腰紮；緊緊
絆鞋帶，省的腳倒搭，慌忙往外走，從此捨了家。

這才是大姐時下要逃去　衆明公那個能把他去拉
話說——任大姐收拾停當，趁天未明，倒掛房門，出門而去。任大姐來至城門，城門未開，心中想道：『這可怎的
出去？』說：『也罷，不免我閃在避靜之處，等等開了城門，再走不遲。』說罷，閃開，等了多時，只聽得吱嘍城門開開，
大姐甚喜，抖了抖膽子，出城而去。……

這才是大姐逃出進賢縣　他敢則急急忙忙不消停
行似那金色鯉魚漏羅網　又恍若俊鳥展翅出了籠

也不怕天色昏黑鬼魔現　也不顧高高低低路不平　只聽的風吹敗草嘩啷響　又見那星斗無光天大明
只見他走過一里盼一里　又見他走過這程望那程　也不怕山高水長路途遠　也不顧弓鞋襪小腳兒疼
正是他心忙意亂往前進　猛抬頭西北乾天起了風　看了看飛沙走石迷二目　瞧了瞧翻塵揚土來的兇
只見那樹木園林連根倒　又只見樓台殿角一掃平　任大姐兩隻金蓮站不穩　迷乎乎隨著風頭去無蹤
正是他一交一跌往前奔。忽然見一間破廟往前迎
任大姐見一座破廟急走幾步進了廟內。列位只說這書支離了，前說王黙與春榮被風刮散，今日任大姐逃走，
又被風刮迷，這天那裏有怎些怪風呢？列位有所不知，王黙假娶春榮是臘月初二，原是一場風；但是說書的沒有
兩個嘴，一時說不清，兩下裏的事，閑話少敘。且說——任大姐進廟，抬頭見是一座關帝廟，甚是破碎，好不悽慘人
也！

大姐進廟來，舉目把眼瞬；當中一位神，坐的關聖公；臉上帶塵土，鬍鬚亂闖闖；關平無了手，周倉少盔纓。
那任大姐剛剛進廟來，忽見自外來一人，說道：『好風！好風！好風！』嚇的大姐魂不附體，無地躲藏。敢說這是何人呢？
却正是王黙。被風刮到此處。王黙見是孤廟，也進來避風，不料裏邊有一女子打扮，倒也不俗，人物却亦頗可，只見
他：……

這王黙抬頭舉目細細觀　打量那廟門避風女嬋娟　只見他烏綾手帕滿頭扎　有一根萬卷書的白玉簪
柳葉眉灣灣好似天邊月　櫻桃口點點如同鷄冠鮮　長狹臉不搽宮粉天然白　却到是不白不黑自來顏
身穿著青衣大襖藍短袖　有一條綠綢汗巾扎腰間　論金蓮也不大來也不小　立爭爭也不歪來也不偏
這王黙觀罷女子頭底下　任大姐他亦睜眼觀一番
王黙看罷女子雖不甚俊，却也不醜，但不知他住在那裏；這般清晨，就被刮到這是非之地？才要動問，那女子也
是觀看起來了：……

任大姐舉目抬頭細端詳　打量那自外進來少年郎　只見他青緞小帽頭上帶　穿一件可體青衣非尋常
又見他鞋襪俱是蘇州樣　相襯著淺藍褲子大袴襠　亮堂堂明眉大眼臉方正　高聳聳鼻子端正耳朵長
論儀表雖然不生大富貴　看光景必然無惡性純良　任大姐看罷王黙回過首　那王黙那邊開言問女娘：
王黙問道：『娘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因何這般大早，被風刮到此處？』大姐見問，說道：『君子尊坐，聽我道來：
……』

任大姐輕啓朱唇便開言　叫一聲君子尊坐聽心間　若問我家鄉居住在何處　家住在那前那前……
王黙說那前嚷……　大姐說黃家灣前有家鄉　他把這女子上下重新觀
王黙聞言心中思想：『我怎的不認識此女呢？待我問他姓字便知。』王黙說：『君子你聽……』　這王黙聞聽此言直發怔　
任大姐未從開言暗思量　尊了聲君子尊坐聽其詳　若要問奴家眞名合眞姓　我我姓那個那可可姓王
這王黙一聽此言笑哈哈　我不才就在黃家灣裏住　好好好却遇不才也姓王
怎麼著又是同莊又同姓　却倒是從沒會過女娘行　你說是有無兄弟人幾雙
這王黙呼三話四一些話　這時下弄的大姐難口張　只怕是眼拙不識同莊女　須得是呼呼喘喘再商量
話說——王黙見大姐說話結犯，諒想不是眞名眞姓，說：『娘子！我却在黃家灣住，我也姓王，怎麼不認識娘子
呢？』這大姐口中不言，心中暗想：『我看此人相貌端正，必然是個正經君子，不免我把實話向他一說，叫他領到
黃家灣住上幾天，豈不是好？』尋思片時，主意已定，說：『你這君子，也不必盤問我根底，我看君子出言不俗，定是
端正，待我把實話向你一講。……』

任大姐未從開言淚紛紛　尊了聲君子　仔上聽眞音　却在那十字街前正當心
我父親姓任名義字智信　我是他墳前拜孝一釵裙　他把我許給南牢一犯人
我母親下世早亡無人主　怨只怨父親下的心腸狠　那是我親自說出不願意　天倫父立逼我性命歸陰
你想我宿鳥驚弓怕彎月　又沒有三兄六弟姊妹們　何況是人爲靈物不如禽　黑夜裏背父逃走起了身
意急急逃出天羅共地網　何況是人爲靈物不如禽　也是我心軟不捨殘生命　幾幾乎不辨東西往前奔
我剛才來在此廟把風避　去上那黃家灣裏去投親　不料想路途偶遇狂風起　望君子海涵大量莫沉吟
不是我心毒無善好落髓　不料想君子也來避風塵　先前的言語荒唐得罪你　奴家是感恩不盡戴德深
任　姐說罷前後眞實話　怕的是君子心歹是小人　還望你把我領至灣裏去　這王黠開言又把娘子尊
王黠說：『男女授受不親，我可不敢！』大姐說：『莫要見怪，若領奴至黃家灣，感你恩德不淺也。』王黠聞言，便問：『娘子，你說上黃家灣投親有什麼親眷？』大姐說：『是我老娘家。』王黠說：『姓甚名誰？』大姐說：『他家姓黃。』王黠說：『黃家灣姓黃的許多，可有個名兒麼？』大姐說：『沒有。』王黠聞言，哈哈大笑，說：『這話差矣！山有山名，地有個地名，草有個草名，木有個木名，難道爲人就沒個人名嗎？』大姐說：『我有個舅，小名叫虎。』王黠又急忙問道：『你說這人，如今有多大了？』大姐說：『有二十多歲。』王黠說：『他姊妹呀，如何有你這樣外甥女兒呢？』大姐說：『那原是我乾老娘家。』王黠說：『嗷！你是上黃虎那邊投親的嗎？』大姐說：『正是。』王黠說：『可惜。』大姐說：『可惜怎的？』王黠說：『娘子，是你不知，聽我道來：……』
王黠開言叫娘子你聽言，說起那黃虎，俺兩是隣家，也是命兒苦，上天把禍加；雙雙母子們，都被徐坤殺。
現如今人命官司未結案　那徐坤正在南牢受刑法　大姐一聽此話好不傷心　不覺跌倒在地啼哭不已
你看他叩通跌倒地塵埃　魂靈兒悠悠上了鬼門關

王黠睜眼看，幾乎活嚇煞；頭南腳朝北，橫在就地下；掉又不敢掉，拉又不敢拉；急了一頭汗，只是瞎挑達。
不言這王黠正在爲難處，再說那大姐哽嗓發響聲，只見他鼻息微微有了氣，又見他愁眉二目慢慢睜。
急忙忙立起坐在平陽地，不由的珠淚滾滾放悲聲，哭一聲狠心天倫殺了我，活活的把我推進烈火坑。
最不該替奴想下三條路，最不該叫奴思量任意行，實指望投奔親戚住幾日，實指望回天有日再相逢。
不料想黃家又被人殺害，這才是前村後店兩爲難，可該我死在荒郊漫野地，憑著那狠吞虎嚼分尸靈。
任大姐心中悲慟如酒醉，旁邊裏轉過王黠勸一聲：
王黠勸說道：『娘子莫哭，聽我說來：……』
王黠開言叫，娘子你聽音，該死才能死，不該命自存；凶中藏着吉，假裏包着眞，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現如今雖是黃虎母子死，難道說你也沒有別的親，可在那別的親戚住幾日，等你父回心轉意還家門。
那時節你父待你分外重，還能以歡歡喜喜過青春，若要說荒郊以外行拙志，你想想死而復生有幾人。
我勸你捨死忘生往前走，千萬的莫要過於傷了心，倘若是悲哀過度身染病，路途上舉目無親可怎禁。
這王黠勸罷一回頭低下，任大姐不由停悲自沉吟。
任大姐腹內沉吟說：『這君子講的却是至理，但是我無別的親戚可投，這可怎了？』又尋思了半晌說：『我看此人容貌端正，心底正直，不免我與他認們乾親，叫他救我，有何不可呢？』大姐尋思已定開言說道：『這一君子，你勸我去投親，我別的沒有親戚，可有門親戚，就是別的連一門也沒有嗎？』大姐說：『還有門親戚。』王黠說：『就你是親戚。』王黠聞言，哈哈大笑說：『這親戚有費事的嗎？你說這親戚怎樣費事呢？』大姐說：『就你是親戚，怎樣費事呢？』王黠說：『我那裏是你的乾哥嗎？』王黠說：『是你什麼親戚呢？』大姐說：『你不是我的乾哥呢？』大姐說：『你的親戚有費事嗎？親戚既費事，我情願叫你爲兄，結爲兄妹，你就該從下才是。』王黠聞言，口中不言，心

下暗想，說：『從下就得救他，我家又無旁人；欲不從下，未必肯依！』事在兩難，咕都着嘴不言語。大姐說：『你從也得，不從也得，從有什麼難呢？』王黙說：『既是如此，我便從下。』大姐說：『咱二人同向關公叩頭結拜，發願明誓，終身不改，可好？』王黙說：『是的。』

王黙開言叫，妹妹你是聽咱們今結拜，如同一母生；有福同去享，有馬同去乘；三心並二意，准備五雷震。這才是二人跪在關帝廟　你看他開言各自叙年庚　王黙說我今二十單三歲　大姐說奴家十七正妙齡　王黙說我拜大姐爲乾妹　大姐說我拜王哥爲兄長　王黙說若有三心並二意　大姐說天打雷擊不善終　王黙說日後倘若得了地　大姐說鷄猪白羊謝關公　他二人說罷叩頭抽身起　可可的老天剛才煞了風　二人結拜已畢，叩頭起來，那時也就煞了風了。大姐說：『哥哥今天晴風息，咱們可回家了。』王黙說：『妹妹不知，我家下一人皆無，領你回家恐惹人談論，再者到家住着，也甚不便！我有叔伯姑娘家，離此不遠，不免我送你在那裏住上幾天，再回家去，好呀不好呢？』大姐說：『就是如此。』二人說罷出廟而來。……

這才是二人說罷出廟門　任大姐跟定王黙把步抬　這一去准備吳府把妹送　准備着綉樓拷打女裙釵　准備着王黙削髮做和尚　准備着春榮進監苦傷懷　衆明公要問後來端底事　還得那下冊書上說分明　話說——王黙與任大姐結爲兄妹，出廟而去，猛抬頭一看，見廟上貼着一張紅紙帖兒，王黙向前一看：上寫着告人名叫吳瑞白　家住在城南十里吳家灘　我如今家中有一醜陋女　少一個隨房使喚小丫環　年紀兒定要十五六七歲　更兼着不要醜來不要憨　若要是人品相貌我如意　身價兒不用尊客苦求貪　衆親友若得此人送宅上　先封上五兩白銀算謝錢　這王黙看罷帖兒知就裏　猛回頭又把賢妹叫一聲　王黙說：『賢妹你曉這帖兒是做什麼的？』大姐說：『妹子不識字，不知是什麼的。』王黙說：『這個帖兒，是吳家灘吳員外家，有個小姐，少個隨房丫環，要買一個使女。』大姐說：『哥哥！你說家下無人，我跟你家去不便，又恐

惹人談論，你就把我送在姑娘那邊住着也不是長法。』王黙聞言，說：『賢妹你說那裏話來，我原說把你送在這裏住上幾天，等你父親回心轉意，還把你送回家去，你怎麼說住着不是長法呢？難道長來他家住着不成嗎？』大姐說：『哥哥！是你不知，聽我道來：……』

這才是大姐兩眼淚如泉　高叫聲哥哥在上聽根芽　與我父臨行發下神誓願　說的是寧死外喪不回家　現如今吳員外家買使女　乞哥哥你把小妹賣給他　倘若是日後哥哥得了地　你再來接我小妹受榮華　這大姐說罷不回家的話　王黙一聽大姐之言，不由的眼中落淚，說：『妹妹！你就是不願回家，我亦不肯把你賣了。』

這才是王黙兩眼淚紛紛　高叫聲妹妹在上聽言音　却惹的王黙又索淚滂沱　已經是結下恩情似海深　你就是不願回家跟我去　我在那黃家灣裏受清貧　我豈肯善自貪圖了結人　我若是圖了銀錢將你賣　我死後怎麼見得關帝神　那大姐說：『哥哥莫要悲傷！你既是不肯賣我，把我送在吳宅，只說情願與他作一使女，你分文別圖，我也有了安身之處，你也放心，豈不是好？』王黙說：『這倒使得，這却是妹妹情願爲奴，可不是愚兄逼你的。』大姐說：『正是妹子情願，決不怨哥哥。』王黙說：『罷了！既是如此，跟我前去。』二人說罷，往吳家灘而來。二人正往前走，抬頭一看，來在吳家灘莊頭，王黙說：『妹妹你先在這莊頭等着，等我去看看，吳員外果在家嗎？』王照說罷，進莊兒來了。

王黙進莊來，舉目抬頭觀，清堂共瓦舍，一溜十八間；門戶高丈二，金牌懸上邊；旗杆紅似火，對對騾馬拴；院內多熱鬧，鵝鴨叫滿天。

這王黙看罷心裏暗稱羨　果然是富貴人家有銀錢　他這才急走幾步來的快　前來在衆人跟前便開言　相煩你到在院裏稟員外　你就說有人來送一丫環

衆人聽此話，連忙不停稍，慌裏忙張的，跑進待客庭。上稟員外爺，在上承耳聽：有人送使女，現在門外等。

員外爺一聽此言心歡喜　即吩咐把他叫進待客庭

員外說：『你把那人與我叫進待客庭來。』家人不敢有慢，來在門口說：『員外在待客庭中看書，叫你進去說話。』王黙聞言，跟定那人，來在待客庭裏，見了員外，納頭便拜。員外說：『起來，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你送的人在何處？』王黙說：『我家住黃家灣，姓王名黙，送的人現在莊頭上等咧！』員外說：『你快把他領來我看。』王黙答應，即時到了莊頭，把大姐領進客庭，員外舉目一看……

這才是員外看罷心歡喜　不由的慢慢開言問假眞

任大姐見問即便忙啓齒　高叫聲員外在上聽言音

吳員外一聽此言心歡喜　他又把王黙叫去細細論

員外又把王黙叫過來說道：『你的妹子嗎？』王黙說：『是小人的妹子。』員外說：『你可要多少身價呢？』王黙說：『小人分文不要。』員外說：『你分文不要爲何呢？』王黙說：『員外在上，聽小人道來……』

這王黙從從容容把口開　叫一聲員外在上聽明白　俺本是一母所生兄妹兩　遭不幸父母俱上望鄉台

閃的俺孤苦伶仃實難過　況且是妹子年輕是女孩　我王黙素日掛心犯憂慮　所以才把他領到這裏來

求員外冬天給他一件襖　到了那天熱之時做雙鞋　這就是員外待俺情面好　其餘的不必員外掛心懷

我王黙不過圖的他安頓　何嘗是敢心賣他爲奴才　所以我分文錢鈔俱不要　只算是妹子寄住在尊台

這王黙說罷言辭就要走　却把那員外慌的站起來

員外急忙站起說：『王黙你莫要走，我有話與你說，你可見過我的帖兒嗎？』王黙說：『見過。』員外說：『我那帖子上寫的明白，若人送來，先封五兩銀子的謝禮，你恐怕落賣妹子名，身價你不要，難道連這謝禮也不要嗎？』王黙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意外之財，不可妄貪，這謝禮我也不要。』員外聞言，十分敬重，算來眞是個好人。

又見大姐說：『慢走哥哥，小妹有話向你說。』王黙說：『我聽你說來。……』

這才是大姐兩眼淚紛紛　叫了聲哥哥承耳聽言音　把小妹寄在吳宅你要走　有好話囑咐幾句我謹遵

這一去或是十朝幷半月　千萬的你來看看小妹身　別說是飄然一去再不返　叫妹子思想哥哥長掛心

要知道王黙回答說何話　須得要下回書裏說言音

話說任大姐說罷，王黙說：『妹妹既問，聽愚兄一言囑咐：……』

這王黙未從開言淚漣漣　叫了聲妹妹在上聽原因　你聽著愚兄今日囑咐你　當緊的時時刻刻記在心

頭一件事奉姑娘要謹愼　第二件早起晚睡莫貪眠　倘若是把事做錯打罵你　千萬的莫要使性不耐煩

還要你奴僕行中多謙讓　人叢中莫要胡話瞎亂言　早晚的服事姑娘有些空　急忙的自修容顏莫貪懶

你若是聽說聽道人人喜　我王黙進宅看你臉面全　你若是惹的姑娘不如意　你想想我進吳宅有何顏

這王黙囑咐已罷淚如雨　任大姐不由眼中吊清泉　只見他兄妹哭的如酒醉　吳員外在旁聽着亦可憐

員外聽了亦覺可憐說：『王黙不必若此，我總是把你令妹，另眼看待就是了。』說罷，作別而去。員外送出大門，牽連不住，員外回至待客庭，把吳安叫來。說：『你到後宅，把秋霜叫來。』吳安聞言，立刻將秋霜叫到待客庭，員外說：『秋霜，吳安你二人聽我吩咐，此人原不是我用價買的，是他哥哥寄託我家，與你姑娘作伴。不許你們欺壓與他，若那個欺他，我要知道，定責不恕。』吩咐已畢。又問你叫什麼名字？大姐說：『奴才沒有名字。』員外說：『我與題個名兒，叫秋桂好呢不好呢？』大姐聞言，便叩了個頭說：『好。』謝過員外起身，員外說：『秋霜你把秋桂領到後宅，送與你紅姑娘去罷。』秋霜答應，即領秋桂至後邊而來了。……

你看他從從容容把口張　說道是你今年紀有多大　論一論咱兩好把姊妹排
秋霜說我才十六長的呆　秋桂說我今一十單七歲　秋霜說你爲姐來我爲妹
秋桂說宅上規矩我不懂　還望你指教指教莫吝情　秋霜說姐姐莫要說謙話
秋桂說你也做來我亦做　咱兩個彼此都是當奴才　就是我替你做點也應該
二人來至樓下秋霜說『你先在此等一等我上去稟報姑娘等我叫你你再上去罷。』秋霜過來見兩個姑娘，
正在一堆說話咧秋霜便叫紅姑娘紅如蓮說『有何事情？』秋霜說：『員外爺與你買了個隨房丫環來了。』紅
如蓮說：『在那裏呢？』秋霜說：『現在樓下。』紅如蓮說：『叫他上樓我看看好不好？』瑞雪說：『我也看看好否？』
『秋霜聞言，來在樓門，說：『秋桂姐姑娘叫你上樓哪！』秋桂聞言，上樓來了。秋霜用手拉了一把，說：『你與兩個
姑娘叩頭。』秋桂聞言，便磕了兩個頭。瑞雪與紅如蓮說：『不用磕頭，起來罷！』瑞雪與紅如蓮見此女生的伶俐，
長的模樣却也端正，身材却也適中，心中甚喜。紅如蓮問：『你家住在那裏？姓甚名誰呢？』秋桂見問，不由的滿眼
落淚說：『姑娘見問，聽我道來：……』

這秋桂未從開言淚紛紛　叫一聲二位姑娘聽心間　若問我家鄉居住在何處　家住在城西二十黃家灣
秋桂說出黃家灣三字，紅如蓮說：『這黃家灣好耳熟得緊的哪。你說姓什麼？家中還有什麼人呢？』秋桂說：『
姑娘聽了……』

這秋桂不由兩眼淚漣漣　叫了聲姑娘在上聽心間　小奴家父姓王來母姓李　遭不幸兩口老兒赴黃泉
紅如蓮說：『你父母俱死，家裏還有什麼人在？』秋桂說：『姑娘聽了……』
小奴家只有一個同胞哥　紅如蓮說叫什麼名字呢　他的名叫聲王黠無虛假
喝了聲奴才膽大包了天　你若是說出他家我不曉　你說王黠姑娘可知端的　他本是一歲去了天倫父

二歲上他母一命也歸陰　他在他姑娘懷中成人大　自幼兒替人作工在外邊
你不該見面就把姑娘瞞　你若是說了實話還自可　你若是不說實話起禍端
旁邊裏瑞雪小姐便開言　紅如蓮發怒雷霆責秋桂

瑞雪小姐開言說道：『姐姐息怒，他是莊農人家的女兒，出言荒唐，況且今日初進宅來，見了你我不敢盡說，
是有一半句差錯，也該姐姐擔帶些。』說罷，又叫秋霜：『你把秋桂領下去，叫他到廚房裏吃了飯，你便領着他前
後院裏，東西夾道，後花園中，通都走走，熟熟路徑，過後好就可作事了。今日放你們一天閑期，我與你紅姑娘也不
用你兩個伺候，去罷。』秋霜聞言，領著秋桂下樓去了。且說——瑞雪向紅如蓮說：『姐姐呀，我因兩個丫環在此，
不便問你，你是那裏人氏？』紅如蓮說：『妹妹你有了瘋麼？』瑞雪說：『我沒瘋。』紅如蓮說：『你莫非帶了酒麼？』
『瑞雪忙說：『你怎麼問這些閑話呢？』紅如蓮說：『你豈不知我是山東兗州府泗水人氏嗎？』瑞雪說：『我且
問你，你與王黠有親嗎？』紅如蓮說：『沒有。』瑞雪說：『有故麼？』紅如蓮說：『沒故。』瑞雪說：『好呀！你是山東
兗州府人氏，王黠是俺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氏，相隔兩千餘里，又無親無故，他幾歲去父親，在他姑娘懷中成人，
你怎麼知得這等詳細？』這一席話，瑞雪把紅如蓮問得滿面飛紅，張口無言，不能回答。瑞雪見他不能回答，故意
發怒說『是了！……』

這瑞雪不由一陣怒冲冲　罵了聲如蓮奴才你是聽　那知道偷香竊玉養漢精
想當初你哥同你來逃難　把奴才拋在半路去無蹤　一定是遇著賊子名王黠
所以才把俺事兒對你講　你才能一一知得這等情　叫他來問問你是那裏風
這瑞雪說罷就往樓下跑　把如蓮嚇得魂飛半縣空　咕咚咚雙膝跪倒地塵埃
要知道他兩姊妹怎結果　須得是下一回裏仔細聽

話說——瑞雪慌慌張張，假粧聲勢，要下樓去稟員外，嚇的那紅如蓮魂飛天外，一把拉住瑞雪就跪在塵埃，說：『妹妹！你且慢去，我把實話與你講罷。』瑞雪回過來說：『我也不怕你這奴才，不說實話。』紅如蓮說：『妹妹！饒我罷。』瑞雪說：『我饒便饒你，你要把王黜與你什麼相遇，那裏相會，如何長短？好話歹話都與我說了，我才饒你呢！你要是留一點，我亦不饒。』紅如蓮說道：『妹妹請聽，待我說來……』

紅如蓮不由兩眼淚淋淋　叫一聲妹妹在上聽根原　俺本是大門不出奴裙女　也曉得節烈四德與三從

妹妹是今日眞眞屈殺我　爲姐的那有無恥這事端　我本是南昌府來進賢縣　俺就這太白莊上有家門

紅如蓮說完，瑞雪說：『你沒有這事，他幾歲去父，幾歲去母，在他姑娘懷裏成人，你怎的知道呢？』紅如蓮說：『也罷，我對你說了罷。』瑞雪說：『你說罷！』

紅如蓮未從開言淚紛紛　叫了聲妹妹在上聽言音　若問我家鄉居住在何處　我不在山東兗州泗水濱

我本是南昌府來進賢縣　俺就這太白莊上有家門　我父親姓邱名叫邱百萬　我是他墳前拜孝女裙釵

那王黜從小與俺做工傭　所以他父母早亡知的眞

紅如蓮說罷瑞雪說：『姐姐！咱越說越近，你是怎的出來的呢？』紅如蓮說：『妹妹！你聽。』

紅如蓮兩眼不住淚紛紛　叫了聲妹妹你聽我原因　我父親自上廣東做買家　家下裏拋下繼母郎氏妻

有一日郎青舅舅心太狠　他姐弟定計要害女多姣　其先是繼母做弄我出醜　他把我推出門外不許歸

到後來郎青賊子定奸計　備驢子他要送我走親戚　他把我送在半路去喝水　誰料他一去不返無蹤跡

可可的驢子無人管即跑　那是我坐在路旁天又黑　不料想來了恩人名王黜　領上那黃家灣裏去投宿

紅如蓮說：『妹妹聽，往後這話就說不得了。』瑞雪問：『怎麼說不得呢？』紅如蓮說：『往下有個大亂子呢？』

瑞雪說：『這有你知我知，以外有誰人知道呢？你只管說來。』紅如蓮說：『是了……』

那王黜把我領在家中去　送在了黃家媽媽他院裏　黃媽媽有個兒子叫黃虎　那個賊心懷歹意把人欺

瑞雪聞言說：『這可了不得，你怎麼樣子？』紅如蓮說：『妹妹呀……』

黃媽媽見他兒子心腸歹　俺兩個宿在東院本姓徐

瑞雪說：『這還好。』紅如蓮說：『什麼好呀！』

那黃虎半夜前來把門叫　哀告他母親與他開了門

瑞雪說：『這又了不得！他母親與他開門沒有呢？』紅如蓮說：『妹妹聽呀……』

哀告了他的母親心腸軟　急忙忙前去開門來的疾　我在那牙床底下藏安身

瑞雪問：『他進來就不找嗎？』紅如蓮說：……

不料想來了一個救命神　手中裏不知拿的甚東西　一下子賊子黃虎廢了命　又一下他母一命歸陰司

瑞雪說：『這八分是個神靈呀！阿彌陀佛。』紅如蓮說：……

他把他母子首級全割下　裝在那布袋以內去飄然　我想想人命關天非小可　因此那半夜逃走不流連

那是我心急不暇加仔細　拿着他長春寺當翠雲菴　誰料想拜佛賊僧心腸歹　他把我假裝尼姑誆裏邊

那是我進了禪院落了坐　賊禿驢心起歹意要強姦　不由的見此光景心火起　手指着佛善禿驢罵連天

那個賊不覺也是生惡念　他把我渾身衣服剝乾淨　站在了禪堂堂門手提鞭

瑞雪聽到這裏不禁開言大罵說：『這個禿驢可該死，眞眞是個恨人也。』又問道：『姐姐下邊怎樣子呢？』紅如蓮說：『妹妹……』

那時我一命交天破口罵　他把我吊在禪堂以裏邊　聲聲的只要行強來拷打　只見他手提大棍到寺前

這時節才驚神來佑護我　伏了咱萱堂老母身上邊　半夜裏神人護體出了院

嘴啷啷一棍打死賊佛善　禪堂裏救下苦命紅如蓮　這就是已往從前眞實話　妹妹呀千萬莫向旁人言

紅如蓮說罷低頭淚如雨　小瑞雪啓齒開言問端的

瑞雪說『事已如此不必悲傷我且問你當初救你的時節，爲何不說眞名眞姓？』紅如蓮說：『妹妹！你想我說了實話，進賢縣有兩個人命，咱爹爹豈肯救我？人命關天，非同小可，連我拋頭露面見官上堂，所以不肯說是本處人氏，改名換姓。』瑞雪聞言，說：『倒是姐姐的高見。』紅如蓮說：『今日秋桂說與王黜是同胞兄妹，其中定有緣故！不免把他喚來，我姊妹二人同問着是什麼緣故？』二人說罷，瑞雪一聲就喚：『秋霜秋桂走來。』秋霜聞聽那說話，對秋桂說道：『每日兩個姑娘說話，誠實心性慈善，今日怎麼心性也利害呢？說話也不誠實咧！方才說，今日放咱一天閑期，不叫伺候，怎麼着又叫咱呢？姐姐你且別去，我先去看是做甚？』邁開金蓮，來在綉樓，說道：『姑娘叫我有何事呢？』瑞雪說：『你到廚下灌一壺茶來，再叫秋桂來，我有話問他。』秋霜聞聽，慌忙下樓，至秋桂面前，說：『姑娘叫你呢？』秋桂說：『叫我做什麼？』秋霜說：『有話問你呢？』秋霜說：『不妨你在樓上與姑娘說話，我在樓下聽着，他要是爲難你，我便稟員外得知便了。』二人說着，同來樓上，秋霜下樓在樓梯底下站立。紅如蓮問秋桂道：『王黜是你的什麼人？』秋桂說：『實在是同胞哥哥。』紅如蓮聞言不由心頭火起，說：『好呀！你這個奴才還敢哄我？』

紅如蓮不由掇起火一盆　罵了聲大膽奴才聽言音　那王黜一歲去了天倫父　二歲上母親一命歸了陰

只剩他孤苦伶仃一個人　他在他姑娘懷裏成人大　你想想那裏有你同胞妹　你若是不說實話打斷筋

紅如蓮怒氣冲冲就要打　把那個秋桂嚇的戰兢兢　衆明公要知後來怎麼樣　須得是下一回裏聽言音

話說——紅如蓮逼問秋桂，要動家法，樓下秋霜聽約明白，說員外吩咐，叫俺們不准欺壓於他，如今姑娘要打他，我不免報知員外看是如何？秋霜想罷，慌慌張張跑到前庭，說：『員外爺不好了！』吳員外問：『何事？』秋霜說：

『不知爲何，紅姑娘要打秋桂咧！』員外聞言，跟定秋霜，往後宅而來。且說——紅如蓮怒氣冲冲，要打秋桂，瑞雪向前拉住，說：『姐姐！你且慢打，叫他實說就是了。』又指着秋桂說道：『秋桂你說了實話罷。你若不說實話，你姑娘定不依的。』秋桂聞言，不由兩眼垂淚，說：『姑娘息怒，待我以實言相告……』

這秋桂未從開言淚洒洒　尊了聲姑娘息怒請聽知　那王黜本來不是同胞哥

紅如蓮說：『你家住那裏呢？』秋桂說：『姑娘聽了……』

家住在南昌府來進賢縣　住在那十字隅首街正西　俺本是路途相遇來結拜

紅如蓮說：『你姓甚呢？』秋桂說：

我父親姓任名義字智信　我是他墳前拜孝女花枝　又沒有三兄六弟姊妹枝　我母親下世早亡無人主

紅如蓮說：『你出外爲何呢？』秋桂說：『姑娘聽……』

怨只怨我父下的心腸很　他叫我殺人兇犯配夫妻　我也是我怕死不捨殘生命　不料想路途偶遇狂風起

那是我親自說出不願意　很心父立逼奴家歸陰司　不料想來了王黜行得疾　不由的在廟問起眞情事

急急的逃出天羅共地網　要上那黃家灣裏投親戚　迷霧中把我刮在破廟裏　才知道黃虎母子死得屈

我剛剛進的破廟把風避　不料想來了王黜行得疾　他不圖銀子只圖我有依　小秋桂剛把話兒說完備

俺二人關帝廟裏結兄妹　强似那一母同胞妹與兄　乞姑娘暫息雷霆且尋思　那秋霜領了員外上樓梯

這就是已往從前眞實話　秋霜領定員外上的樓來，二位小姐俱垂頭不語，員外說：『秋桂今日才進宅來，有何不是，你要打他。』紅如蓮與瑞雪一言不發，員外問：『你姊妹二人爲何不言呢？』瑞雪說：『爹爹這個事問俺姐姐，是姐姐要打他的。』員外說：『紅如蓮過來，你妹妹說是你要打秋桂，你因何打他的？可對爲父的一講。』瑞雪說：『姐姐你說了罷，瞞不

住了！』紅如蓮長歎一聲，說：『父親，我要打因爲他說話不實。』員外說：『怎見他說話不實呢？』紅如蓮說：『爹爹聽了……』

叫了聲爹爹在上聽根苗　你聽了爲兒對你把話說　那王黙不是秋桂同胞哥　最不該見面就把謊話說

員外說：『你怎知他不是同胞哥呢？』紅如蓮說：『聽兒道來：……』

那王黙一歲喪了天倫父　二歲上母親下世歸陰曹　他在那姑娘懷裏成人大　你想想那裏有他妹同胞

員外聞聽此言心頭火起。

叫了聲如蓮女兒聽我說　那山東兗州泗水有你家

員外爺一聽此言怒氣發　你本是他鄉落難裙釵女　你想想這事如何你知道

這王黙他在黃家灣裏住　相隔着尚有兩千一千八　一定是有個緣故裏邊加

你若是不對爲父說實話　我把你母親叫來動家法　這正是員外動了雷霆怒

紅如蓮說：『爹爹不必動怒，我說實話了。爲兒的不在山東，係太白莊人氏。』把繼母與郎青如何害我，怎麼着

投宿連夜奔長春寺的話，說了一遍。員外說：『我兒有話，何不早說呢？』紅如蓮說：『有心早說，只因有兩個人命，

恐怕牽連見官露醜。』員外說：『你邱百萬之女，咱先就幾幾乎成了親戚了，我兒靜坐，聽我道來：

吳員外未從開口笑顏開　叫了聲我兒在上聽心間　咱以先汲乎就把親來結　你聽着爲父細細對你言

聞聽說你有一個親兄弟　他長得聰明伶俐非等閑　有月老前來說着結秦晉　就與你瑞雪妹子配姻緣

兩下裏說的已經妥當了　只差着沒有換帖把紅傳　你父親他往廣東去討賬　說的是回來下茶也不難

那是我天齊廟上去赴會　遇着了你舅郎青閑敘談　他說是外甥長的雖伶俐　這內裏有個褒貶不可言

又說是我與吳宅眞相厚　你想想世上誰肯拆姻緣　只顧了你與妹丈結秦晉　就誤了女兒青春美少年

我所以才把婚姻拋腦後　又與這白家公子定鳳鸞　現如今雖然無定兒女親　我却是把他女兒收在家

看起來雖不成親却也親　思想着說是無緣也有緣　吳員外說罷家常閑談話　又惹的瑞紅兩眼淚紛紛

瑞紅不由眼中落淚，員外說：『我兒又哭怎的？』紅如蓮說：『我兄弟下世去了。』員外說：『不想你兄弟已下

世，眞眞可惜！』員外說：『秋桂，你不是王黙的妹子，怎說是呢？』秋桂也把已往從前及結拜乾兄妹的話，說了一

遍。員外說：『秋桂秋霜，你二人好好侍奉姑娘們，還是照常稱呼，不許提邱字，若誰走漏風聲，我要查出，定責不恕。』

秋霜秋桂說：『奴婢記住了。』紅如蓮說：『等王黙來看秋桂的時節，千萬莫要放他走，爲兒的還有話問他。』

員外說：『不必叮嚀，等他來時，我斷乎不叫他去，他原是個好人。』員外說罷，仍回前庭，秋霜秋桂依舊事奉姑娘。

且說——任義睡到次早，打了個舒伸，眼未睜開，說：『大姐，今日晚間一定叫你去替海公子，不必執扭。』說了幾

句，無人答應，睜眼一看，是屋內無人，梁上拴着個繩套，就知是不好了，要出門去尋找，不料狂風大起，不能出門，坐

在屋裏傷心起來了。……

這任義不由一陣暗悲傷　不由的黙黙珠淚往下垂　你看他傷心後悔自己錯　原不該拿這主意鬧一回

今晚間公子若提頂替事　咳咳咳沒有女兒怎主裁　要退親李家員外也不依

南牢裏破鞋瓶口爲表記　我的兒你回來罷回來罷　你就是不應進監我作勾　況且你又無兄來又無弟　又加上你母早喪姊妹稀

這大風你可走上那裏去　豈不知出門人兒難一時　倘若是被風刮迷喪了命　可叫我想前思後後悔遲

正是這任義傷心暗吊淚　只聽的樹木不鳴狂風除

任義傷感不已，忽見狂風已息，說：『我不免出去在鄰居左近，城裏城外問問，看他是上那裏去了。』任義想罷

出來，俱各問遍，都說沒有。任義着忙，不知不覺，找尋到漫野地來了。那時有一女子，正坐在路旁啼哭，這任義認作

是自己女兒，老遠喊道：『女兒莫哭，爲父的來了。』敢說，這說差了嗎？方才說這任大姐與王黙拜爲兄弟，送在吳

宅，怎麼又有一女子呢？豈不知這原不是任大姐，這是何人呢？列位有所不知，這原是春榮自王黙假扮娶親，救出

郎青家來，被風刮到此處；春榮見路旁有株大樹，春榮上前抱住，才能住脚。等到天明風息，沒處可去，所以坐在路旁哭起來了。正趕着任義尋女不見，聽見哭音，只當是自己女兒便老遠喊：『我兒莫哭！爲父的來了。』那任義近前一看，不是女兒，回頭就走。這春榮多情多義，竟拉住任義，問他詳細，說道：『大爺自言自語，要找何人？』任義說：『我找的我女兒。』春榮說：『你女爲何事出走？請問其詳！』任義說：『你聽老漢道來……』這才是任義坐在地塵埃　尊一聲女子那邊你聽眞　我本是姓任名義字智信　居主在城裏十字街當中　他母親上年以前下世去　又沒有姊姊妹妹獨一人　我那兒上無兄來下無弟　獨獨剩了我是他的天倫　只爲我老漢南牢當差事　我把他許給南牢一個人　春榮說：『給那個？』任義說：『你聽……』

我把他許給海家貴公子　憑着那李家員外結婚姻　還有那破鞋瓶口爲表記　說的是永世千年不改婚　我許下我把女兒扮男子　替出了公子蘇州去投親　誰料想回家與我兒商議　他却是一心一意不肯行　也是我心太粗忽沒准備　黑夜裏背父逃走起了身　各處裏打聽俱無信合音　倘若爲女子曉得兒下落　我老漢一層恩報十層恩　睡到那清晨起來將他找　這任義說罷前後眞實話　却惹的春榮心裏自沈吟　春榮心下沈吟道：『這一老漢把女兒許給海公子，替他出不免拜他爲父，頂着他女兒的名字，替海公子出來投親，回來把我救出，夫妻團圓，豈不是好？』尋思定說：『大爺你的女子一時找不着，我情願爲大爺做個義女，不知大爺意下如何？』任義聞言，好不歡喜，說道：『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請說來……』

這春榮未從開言淚重重　尊一聲任家老爺聽分曉　我家住江西省來吉安府　住在那萬安縣裏門戶高　我父親姓安名字叫安友　我是他墳前拜孝女姣奴　也是我命苦娘親早去世　拋在那繼母手中苦難熬

受了他萬般罵來千般打　還想着定計害我歸陰曹　不料想今日老天狂風起　那姚婆一怒把我推荒郊　路迷迷惡風吹到只塊地　所以才坐在路旁哭號啕　任老爺把我收留作義女　我情願頂替公子坐監牢　一則是奴家有了安身處　二則是你老憂愁一旦拋　等只等過後找着你的女　再與他選擇佳期把婚招　乞大爺從下這樁兩全事　我情願一年四季把香燒　小春榮說罷從前一些話　那任義不由一陣喜眉梢　任義聞言甚喜說：『你果有此心麼？』春榮說：『其實不假！』任義說：『既是如此，咱就認爲父女。』那春榮聞言，站將起來，向任義磕了一個頭，說：『爸爸咱家走罷。』任義說：『你到咱家裏，莫要反更呀！還要扮男進監，替海公子受罪咧！』春榮說：『我要反更，死在那五黃六月之中。』孜孜的，領春榮回家而來了……

這任義不由一陣喜洋洋　你看他領定春榮走羊腸　任義說你到家中扮男子　春榮說就是受罪礙何妨　任義說富貴榮華該你享　春榮說報恩接你禮應當　父女二人說說來在門首，任義上前開門進去，春榮也就跟將來，裏面來柴米俱有，你做飯罷，我去到街買菜。』說罷，出房上街而去。春榮家中煮飯，任義即時買了菜餚來，春榮飯也做熟，父女二人用飯畢，只見紅日西墜，任義說：『天已將晚，吾兒裝起來，咱二人好進監。』春榮聞言，便裝扮起來了。

他二人談談說說往家庭　你看這義女到此親女强　他父親說話中間來的快　來在了任義自己街門旁　春榮忙打扮，手脚不稍停；除去烏綾帕，摘去墜耳環；宮粉用水洗，小脚便不纏；穿上鞋合襪，披上青布衫；腰中扎藍帶，坎上男子冠。

一刻時春榮打扮多停當　那任義看罷不由喜心開　果然是活像男子不像女　有誰知吾兒是個女嬋娟

任義一看甚喜，說：『我兒果是男子，你跟爲父進監去。』說罷，領定春榮去至監門，有人問道：『你領的何人呢？』『只是海士元的朋友，要看看海士元呢？』那人便不問了。任義把春榮領進監來，見了李員外，打了啞迷同到公子牢房而來。……

這任義方才來到牢房中　你看他手忙脚亂不消停　急忙忙他與公子開封鎖　啷啷啷搭在春榮頭頂中

他只裏移鎖換肘未完備　猛聽的禁卒前來喊一聲　說道是獄官老爺把監進　他前來查查監內清不清

這任義聞聽此言嚇破膽　嚇的那李家員外戰兢兢　海公子他與春榮各叫苦　猛抬頭一聲嘆氣進房中

衆明公要知怎麼進監去　只得是下一回書中再言

話說——任義進的牢房，才與公子移肘換鎖，尙未收拾，只聽有人喊叫：『獄官老爺進獄查監，俱各小心的。』

任義聞言，嚇的膽碎魂飛，李員外與春榮海士元俱各害怕！任義連忙把扭鎖公子帶上，把春榮一把拉住，隨在身後，來接獄官。獄官一見便問：『任義，你身後是何人呢？』任義說：『老爺！只是才上來的個新役，叫我領着他看看經識經識咧！』獄官說：『他叫甚名字呢？』任義說：『他本來原是我遠枝一個姪子，任替。』獄官說：『這就是了。』說罷，打着燈籠各牢房查看一遍，只才出監而去。任義又移鎖換肘收拾妥當，春榮身披枷鎖，兩眼垂淚，說：『爹爹聽爲兒一言囑咐……』

只春榮未從開言淚兩行　叫了聲爹爹在上聽言良　爲兒的今日南牢把罪受　千萬的叫他投親早還鄉

若在那路途之中須謹愼　遇着那行人不對要提防　鎖定了心猿莫問敗花柳　拴住了意馬休貪好酒漿

到那裏見過舅舅卽回轉　到那裏求了書信卽還鄉　早來一天我少受一天罪　晚來一日我多受一天殃

小奴家好比困入籠內鳥　又比那鮮魚跳倒熱鍋邊　春榮女說罷淚如秋夜雨　海公子一旁不住淚汪汪

李員外在旁聽着也心慟　這任義聽了此言心更傷　他這裏開言才把女兒叫　他又叫海家公子聽言良

我女兒他說只些關心話　你莫要當作東風過耳旁　你看我父女赤心眞爲你　非同那泛泛盡是油滑腔

你若有憐我父女情切處　你到那蘇州投親早回鄉　倘若是一步來遲問了罪　可憐我父女二人死一雙

只任義把話說到情切處　不由的眼淚汪汪口難張　這邊是春榮秋波含珠淚　那邊是公子杏眼帶玉漿

那任義咧着口嘴只拭眼　他却是不敢放聲大開腔　他三人俱都哭的如酒醉

這李員外向他們一看，開言說：『鬧得怎樣哩！你們不必如此，看看這是什麼區處？倘或有人看出破綻，公子走之不便，而且是都有罪名！趁着天黑，還貼封條，快把公子領出去罷。』任義聞言，遂領定海士元出監，奔往蘇州去也。且說——郎青自打郎興後，就得加氣傷寒之病，抬至太白莊調治。郎氏替他煎湯熬藥，到了七天上，便出了汗，漸漸全愈；又養了幾天，身體强壯，便問郎氏說：『我今日到家裏照應照應再來。』郎氏說：『你到家照應什麼呢？』『郎青說：『我看看你弟婦是怎麼樣着呢？』郎氏聞言，說：『兄弟！你是不知，你大病在床，不醒人事，你豈不知郎興把你家中財物盜去，逃走在外，並無音信；弟婦已經懸樑自縊死了！』郎青說：『果眞嗎？』郎氏說：『這事還哄你不成嗎？』郎青一聞此言，不由的撲通一頭，栽倒塵埃，郎氏急忙上前扶起，說：『兄弟醒來，兄弟醒來呀！』

這郎青一頭栽倒地塵埃　你看他二脚叉叉像死人　急忙忙拍拍前胸搥後心

叫了聲兄弟兄弟醒來能　千萬的多歸陽來少歸陰　又見他二目之中淚紛紛

說道是老天你可殺了我　弄得我七另五散不成人　咱兩個冤仇可有多少深　罵了聲王黙畜生狗娘養

頭一件把我亞奴兒治死　第二件對着公子說其因　最可恨拆開子封改書文　憑欺着郎興姪兒不識字

度量着假娶春榮也是你　提弄着那伯强去女裙釵　我妻子懸樑縊死命歸陰　小郎興盜取家財逃在外

這是我一家人家喪你手　想是咱五百年前結仇深　我要是不殺王黙不算人　想一想我要那命成何用

賊郎青今日發下沖天恨　他一心要與王黙把命碰　又轉過郎氏賤人把話云　正是這郎青氣沖三千丈

郎氏勸道：『兄弟莫要如此！常言說的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今日新病才好，氣壞了身子反到不好。』郎青說：『我已弄的家破人亡，還要這身子做甚？我一定是與王黠拚命。』郎氏說：『兄弟且坐，聽爲姐的一言……』

這郎氏有語開言把話云　叫了聲郎青兄弟聽眞言　現如今病好才只三兩日　必定是看氣犯了待什麼

常言說草怕嚴霜霜怕日　又道是惡人自有惡人磨　要報仇君子十年不嫌晚　認眞了火上開花待如何

你今日就是殺了賊王黠　誰能說他要死了我能活　我勸你今日暫且消消氣　慢慢的養好身子咱再說

郎青說：『姐姐！你不必勸我了。想當初若不是害瑞白，我那亞奴兒子如何得死在棺木以裏？若不是害瑞紅焉

能惹了這些閑事？現如今弄的我家破人亡，五零七散，你却又勸我，豈不晚了？實對你說，能，我這一家人，雖然被王

黠所害，其實死在姐姐之手。』郎氏聞言，說：『怎麼死在我手呢？』郎青說：『姐姐聽着……』

這郎青不由一陣怒氣冲　叫了聲姐姐在上你是聽　想當初不是要把瑞白害　亞奴兒如何死在棺木中

也是你害了瑞白心不死　第二番設謀定計害瑞紅　也不知瑞紅瑞白怎麼樣　却反是大禍弄給我郎青

弄的我蘭香女兒被人搶　又加了妻子懸樑赴幽冥　小郎興半夜竊物逃在外　一家人活活五散與七零

我姐姐思一思來想一想　這不是死在你手誰手中　這郎青說罷話兒流眼淚　不由的惹的郎氏發怒聲

郎氏發怒說：『你一家人家，都死在我手，我害瑞紅瑞白，是俺自己的女兒，與你何干？且亞奴前來裝扮，是你定

的計策，爲何怨我呢？』郎青說：『那原來顧的是姐姐呢。』郎氏說：『這樁事，就怨我，難道海公子是我叫你殺的？

春榮是我叫你賣來嗎？若不是你賣春榮，那蘭香如何被搶，你妻如何懸樑呢？』郎青說：『姐姐莫要說了，我只是

殺了王黠，才了事。』郎氏說：『我也不敢勸你了，任憑你去罷。』這郎青扎束起來，甚是利害，收拾妥當，怎見得有

三字爲證：

賊郎青，不停挨，煙毯帽，拿過來；坎在頭，把髮理，穿小襖，色月白；繫腿襪，搬尖鞋，牛耳刀，掩在懷。

他心要把王黠殺，扎束停當走出來。

這才是郎青來把王黠找　你看他心急意忙把脚抬

倘若是王黠要被郎青害　這一切人等怎麼得周全

徐郭氏哭夫招禍　梁夫人好善施僧

話說——郎青扎黠定當，順扑黃家灣的大道而來，及至來到黃家灣，那天將黑，見王黠家中無人，也無計可施。

又抬頭一看，見廟上坐着一位老者，郎青便向前把手一拱：『動問你老人家，我問一人可曾在家否？』那老者欠

身說道：『你問誰呢？』郎青說：『是王黠呀。』那老者答道：『他不在家。』郎青說：『他什麼不在家呢？』那老者

說道：『他頭裏跟着太白村做工，不知是因爲怎的下了工了，又聽說在景德鎮大興當店裏做了活，又不知怎的

下了工。他是今日東，明日西，或在家，或不在家，並無定准。』郎青聞言，心中憂悶起來了。……

這郎青聞聽此言心內焦　你看他翻來復去不定勞　欲要說我在此處將他等　又恐怕等到明日撈不着

好像那懷抱西瓜上下拋　似我這心中烈火何日消　這郎青左思右想無主意　待要說我今不等且回去

正是他心中才思拿定見　忽聽的有一女子哭嚎啕

郎青心中正無主意，忽然抬頭，有一女子啼哭起來了。……

只聽的哭聲地來哭聲天　閃的俺孤苦伶仃甚可憐　現如今一擔水兒無人打　叫奴家膽戰心驚蛤井邊

想當初不該將他母子害　最不該慌裏慌張使鎗穿　這不是身遭重罪進牢內　我的夫何年月日出了監

這女子心酸悲痛如酒醉　就跟那小人抬水還家園　郎青賊聽罷不由心思想　這是那那家人家女嬌嬋

我不免再把老者問一問　我便知這個女子音合言

郎青想罷，又向老者把手一拱，說：『我再問你老人家，方才井邊打水的這位女子，爲何哭的這樣悲切呢？』老者說：『君子你是不知，聽我道來……』

這老者未曾開言笑吟吟　叫了聲這位君子你聽真　你問那井邊汲水小娘子　你聽我從頭至尾說你聽

他就在正北這個門裏住　只爲他殺了黃虎母子兩　現如今困在南牢受苦辛

單單的拋下家中他媳婦　合院裏並無做伴一個人　那一個小人與他來抬水　却是他娘家兄弟叫無因

只因他家道貧寒受孤苦　所以才思想男人淚珠零　這老者說罷女子眞來歷　賊郎青當下起了不良心

郎青口中不言，心中暗想，我看這一女子，容顏長得倒也標緻，今他家下無人，我不免前去姦他一姦；他若從我便罷，若是不從，我將他一刀殺死，把這一樁官司推在王黜身上。有何不可？主意已定，郎青徜徉而去。且說——郭氏娘子，把水抬在家內做飯已畢，到了天黑，掌上銀燈，思想起來，好不悽慘人也……

郭氏女一陣傷心淚滾滴　思想起紅顏薄命好悽慘　似我這青春少年無人伴　深院裏獨自一人受孤悽

怨只怨兒夫心內多疑惑　現如今塡在南牢受苦寂　問何日萬歲赦了綏斬罪　我夫妻才有團圓聚面期

這郭氏思前想後難合眼　可憐他一命嗚呼在片時

且說——郎青到了幽僻之處，買了些酒飯吃在腹內；挨到三更時分，竟撲黃家灣而來，只見都是關門閉戶，一人皆無。溜在徐家牆根之下，手扶牆頭，嘍的一聲，跳過牆來，在門前用手一推，房門緊閉，遂把鋼刀抽出，對着門縫把門挖開了。

你看他站在門外身不動　兩隻手來來往往把刀輪　只聽的雙刀啷啷連聲響　又聽得吱嘍吱嘍開了門

只見他門開半扇欠身進　到房中鼻息微微似啞人　郭氏女心軟膽切不敢喊　小無因大被蒙頭不敢伸

郭氏娘子，嚇了個膽戰心驚，急靈靈爬將起來，坐在床上。『你說那無因到是年幼聽的他姐姐說是有賊，他便往底下一躲，把頭一蒙，動也不敢動了。』郎青說：『娘子莫要聲慌，聽我說起來，你就不害怕了。』郭氏說：『你道是誰呢？』郎青說：『我是王黜。』郭氏說：『好王黜！你這賊……』郭氏開言罵王黜，你聽言：從小看你好，鄰居許多年，掩家犯了罪，南牢受熬煎，憑嘆家無人，今夜來盜奸，眞眞混帳種，天生狗男女。

這郭氏忽發雷霆破口罵　罵的那郎青賊子無處鑽

郭氏把個郎青罵的無處躲藏，說：『奴才焉敢出口傷人！好王黜！你莫非拿的是刀子，你敢殺人不成嗎？』郎青聞言，不覺心頭火起，說：『奴才聽道……』

這郎青不由一陣怒冲人　罵了聲郭氏不通賤人精　我好意今夜與你成婚配　誰料你抵天別地不順從

你看他說着令人心火起　不由的火起心頭往上升　上前去一把抓住青絲髮　咕噔噔按在床前地流平

他把那鋼刀一舉往下落　誰敢說郭氏娘子吉合凶　衆明公要知郭氏生與死　須得是下一回裏仔細聽

話說——郎青把郭氏打下床來，按住抱下照心一刀，郭氏嗳呀一聲，死於非命。郎青還恐那無因聽名不眞，欲害自己，因撣着火種，把燈點上，只見無因在床上暗暗害怕，哀告饒命。郎青說：『你到明日莫說我是何人，只要說我是王黜，把你姐姐殺死了，過了後見了你，我就不殺你。記住了沒有？』無因說：『我記住了。』郎青囑咐已畢，這才逃命去了……

不言這郎青賊子逃走去　再說那無因房中喊叫天　你看他又是哭來又是罵　不住的嘴打腮骨罵連篇

驚動了東鄰西舍齊來看　一齊的都來房中問底端　這個說郭氏如何廢了命　這個說郭氏如何一命染黃泉

這個說刺心一刀死得苦　那個說鮮血滿地河一般　這個說看看偷去何財物　那個說想來不是偷銀錢

這個說這個人命又廢事　那個說先把無因問一番　這個說姐姐被殺你可醒　那個說你把賊人可看見
無因說殺我姐姐我却醒　我却是把那賊人一看清　他臨行把我囑咐好幾遍　還把我叮嚀一番又一番
不叫我說出他的眞名字　他恐怕拿住償命把生損
無因說罷，衆人一齊問道：『他不叫你說是他，你果認得他嗎？』無因說：『我雖不認得的，我姐姐可認得他咧！』衆人說：『你姐姐怎麼認得他呢？』衆人聞言，說：『你是年輕，叫人家嚇了嚇，就不敢說字呢？』無因說：『我不敢說，我要說了，他改日還要殺我呢！』無因說：『他是王黜。』衆人一齊驚駭，口中不言，心了。你只管說罷，好拿住，與你姐姐償命，他還如何能殺你呢？』中思想，說：『王黜如何幹這殺人之事呢？』復又問道：『你聽清是王黜麼？』無因說：『我姐姐口中叫王黜長，王黜短的罵他呢！』衆人聞言，想眞是王黜無疑了。又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衆人聽說罷，不由發了昏，王黜爲人正，人人知的眞。說的今夜晚，姦騙女釵裙，爲他不順了，送他命歸陰。
你想想郭氏提着名字罵　可見他不是假來却是眞　眞眞的不可使斗量海水　那裏能徒以外貌來相人
這衆人認眞王黜害郭氏　那知是郎青弄的詭計深　到明日衆人一齊把城進　大夥子據實呈報正衙門
適遇鄒老爺會客回衙門　猛抬頭看見告狀一大羣
鄒老爺吩咐住轎，接過狀來，從上而下看了一遍：是王黜強姦不允，殺死人命事。隨問衆人，可曾獲住這個王黜？
衆人說：『不曾。』鄒公說：『怎知是他呢？』衆人就把無因說的話，俱是回了一遍。鄒公吩咐五班預備下鄉驗尸。
書要簡捷，鄒公下鄉，把尸驗完，又把無因問了個明白，吩咐家長把女兒尸首掩埋。回了衙門，差了三班差役，各帶
票子一張，著黃家灣四鄰保障，領到各處緝拿王黜。且說——王黜自把春榮誆出，恐怕郎青找他，不敢回莊，在外
邊相混。這日忽然想起海公子來，說：『我不免到監中與他送頓監牢飯看望，也表我一點之心。』買了東西，使個竹

籃，拿了進城來了。……

這王黜拿定竹籃往前行　不由的心中暗想自叮嚀　想當初我在邱宅把活做
長想着公子待我恩情重　恨不能啣環結草報九層　春榮說郎青要把公子害
又說是郎青穿了女衣服　怎麼着莫氏死在孤廟中　我有心去替公子把狀告
到監中問問田秀怎到府　再問問怎麼有了白玉盅　問公子那夜可往那裏去
倘若是問清事實我明白　我一定要與公子報冤痕　這王黜思思想想往前進
你看他低頭才把城門進　不覺的來到衙門把脚停　海家倉來往俱是我通走
王黜來在衙門，見一人皆無，進了衙門，來至監門以外，低聲　怎麼着房裏殺了田相公　眞眞是內裏彎彎摸不清
做什麼的？』王黜說：『我是海相公的親戚，來與他送飯，乞大　莫氏女怎麼到在你家中
是海相公的親戚，必定認的海相公，他若進來，那便怎了？隨答　這王黜思思想想往前進
見。』王黜聞言，不由的焦燥起來了！心中想他不容我進去，是　猛抬頭來到進賢一座城
易來這一趟，也罷，我託個人情於他說看是如何？又想了一想，
想起景德鎮上邢伯，他是五班總頭，這是託他，總爲照行。想我
去，俺却熟識，不免我去尋他。尋思把主意立定，找邢伯來了。……
這王黜要找邢伯說人情　他這裏急急忙忙不消停　你看他東裏間來西裏間
可可邢伯茶館裏把茶飲　却乃是並無陪客人一名　這王黜走向前來便下禮
我今日有樁小事煩尊駕　要請你前去說說就領情　這邢伯見了王黜眞發怔
不由的慌忙還禮就讓坐　滿照的勘過毛尖茶一盌　他二人坐定邢伯細打量　他從那酒館找到茶館中　他又把那家大爺口內稱　他看看面貌怪熟忘姓名　他這才開言把他問一聲

邢伯仔細端詳，只叫不出他的名來，說：『我這眼太拙，一時忘記府上何處呢？』王黠說：『邢大爺你忘了我了，不記我在大興當店做活嗎？』邢伯急靈靈想起來了，說：『你在黃家灣住嗎？』王黠說：『正是。』『你姓王嗎？』王黠說：『是了。』邢伯上前一把拉住，在裏邊又問道：『今日來在城內有何事託我呢？』王黠就把進監與海公子送飯，不容進監的話，說了一遍。邢伯說：『咳！咳！你自己不顧，還來顧人。』王黠說：『怎麼自己不顧呢？』邢伯說：『你的事情，你還不知嗎？』王黠說：『我有什麼事呢？』邢伯說：『你強姦不允，殺死郭氏，鄰舍共告，現今太爺差了三班，各拿票子一張，四下作眼，各處獲找，拿不住，你竟敢還在這裏？』王黠聞言，把眞魂嚇去，仆通的聲跪在塵埃。

這王黠聞聽此言，嚇吊魂　你看他仆通一聲跪埃塵　那邢伯扯身就要往外走　誰敢保王黠性命存不存

衆明公要知王黠怎麼樣　須得是下一回裏聽我云

話說——王黠聽邢伯之言，嚇了個膽裂魂飛，仆通的一聲，跪在塵埃，說：『邢大爺！你要救我？』邢伯說：『我怎麼救呢？自己殺人，原該贖命。』王黠說：『我要如果殺人，我不逃走，還敢在這裏與公子送飯嗎？邢大爺想情。』邢伯說：『這也是常人說的，若不於人行方便，枉在公門一場。』又說：『也罷，我放你逃走去罷！』王黠聞言，爬起出門而去。王黠心忙意亂，出了城門，心裏覺着稍安。口中不言，心內暗想，我要遠走高飛，手中分文沒有，如何是好呢？尋思了尋思，不免到吳宅看看妹妹，與員外借取幾兩銀子，我好逃走。主意已定，竟往吳宅而來了。……

他這才順仆大道不轉彎　怕只怕路途以上人盤問　這王黠拿了主意堅又堅　畏只畏遇着鄰居起禍端

那顧的緩步當車身安泰　不住的連顛加跑稍代躥　自己是論走也得多半嚮　只說書只當風順一溜煙

給他個剪斷提說來了罷　猛然間抬頭看見吳家灘

王黠來在吳家灘，並不叫人通報，慌慌張張，進了大門，來至待客庭；這時吳員外正在這裏看書，猛抬頭一看，見一人慌慌張張進來，却是王黠。

員外抬頭看，認的是王黠；慌裏慌張的，跑進庭裏邊；臉上顏色變，口裏呼呼喘；你是怎的來，爲何這等款？

這員外見此光景開言問　你爲何這等光景來見俺　你只管一人從頭把話講　有什麼天大事情我承攬

王黠開言叫，員外你聽咱；徐坤郭氏女，不知何人殺；合莊公告我，各處把我拿；剛才得了信，不能不捨家。

我想要遠遠高飛常在外　把這個不白之冤拋了他　難爲我手中並無分文錢　所以才特的來在員外家

一來是看看我的同胞妹　再者是借取幾兩白銀花　這王黠慌裏慌張說一遍　倒把那員外幾乎活嚇殺

員外聽言，吃了一驚，說：『怎的你有此冤枉？此處亦不便說話，你跟我上後宅，看看你妹妹去罷。』員外說罷，領定王黠往後宅而來。二人來至樓下，員外便叫秋桂，秋桂聽員外呼喚，急忙答應，說：『員外叫奴婢何事？』員外說：『你哥哥前來看你。』秋桂說：『在那裏哪？』員外說：『現在樓下。』秋桂聞言，忙忙跑下樓來，說：『哥哥！』兄妹相見已畢，秋桂說：『且在樓下等我一等，去稟報姑娘知道。』王黠說：『你報姑娘做什麼？』秋桂說：『姑娘要看看你咧！』說罷，上的樓來，說：『姑娘！我哥哥來了。』紅如蓮說：『現在那裏？叫他上樓來見我。』秋桂聞言，說：『哥哥！你快上樓來，姑娘要見你咧！』

王黠未上樓，心裏漫尋思；姑娘要見我，可有甚意思？連忙把樓上，却是把頭低。

莫不是妹妹待奉如了意　今日裏見我王黠有賞賜　這王黠上的樓來未站穩　又聽他妹妹才把話兒提

王黠聽他妹妹說道：『快向姑娘磕頭。』王黠聞言，遂即跪下磕頭，紅如蓮說：『你是王黠嗎？』王黠說：『我是王黠。』紅如蓮說：『抬起頭來！』王黠說：『小人不敢抬頭。』紅如蓮說：『我不怪你，你只管抬起頭來。』王黠聞言，抬頭一看，見是瑞紅，說：『你是瑞紅姑娘嗎？』紅如蓮說：『你當是誰呢？』

王黠未開言，先自淚連連；忙把姑娘叫，實實聽我言：只從那一日投宿黃家灣，明日不見面，何處把安身；好不悶死我，沒日不掛牽。

好叫我東莊問來西莊問　爲姑娘跑的兩腿只發酸　又只見徐坤殺了賊黃虎　却是在徐家院裏血流鮮
到後來相屍搜出你包袱　紅如蓮聞聽此言銀牙挫　手指着太白村裏罵連天　這包袱本是郎青給我的
內裏邊包着打死小兒男　一定是姐弟二人賊奸計　故意的把這孩子包裏邊　呀郎青呀……
我實在並無解開仔細看　你姐弟思一思來想一想　這件事做的害理又傷天　倘若是天理循環找着你　弄一個萬剮凌剮心才甘

這瑞紅怒氣冲冲破口罵　那王黠又把姑娘勸一番
王黠說：『姑娘莫要罵他，我且問你，姑娘怎生來在此處？』瑞紅見問，把徐家莊逃出，怎的夜奔長春寺，吳夫人
相救，說了一遍。王黠聽罷，說：『姑娘受盡千辛萬苦，落到此處，也算罷了；還有不知下落的呢？』王黠又把郎青怎的算計春榮，改字相救，被風刮散，不知下落的話，說了一遍。瑞紅聞言，說：『郎
青眞眞死有除辜了。』又問：『海公子怎樣了？』王黠說：『姑娘若提海公子，叫人可憐！』紅如蓮說：『怎的可憐？
』王黠說：『姑娘不知，聽我道來……』

這王黠未從開言淚連連　叫一聲姑娘在上聽我言　提起那海家倉上海公子　更叫人心酸悲慟眞可憐
不知是何人殺死莫氏女　還有那武生田秀被刀餐　俱按到海公子的他身上　現如今屈打成招坐南牢
紅如蓮一聽此言魂不在　撲通的一聲截倒地平川　要知道瑞紅目下怎麼裏　須得是再聽下回分解了
話說——瑞紅聽說海公子被了枉冤，在監中受罪，只聽的如此，遂嚇得魂不附體，撲通的一聲，截倒塵埃。秋霜
秋桂急忙扶起，說：『姑娘甦醒過來！』紅如蓮甦醒多時，才回過一口氣來，說：『苦殺我也！』王黠說：『姑娘莫要
悲慟，我把這人想是連低之時，若時來運轉，自然就出來了。』瑞紅說：『王黠我待你如何？』王黠說：『待小人恩

深似海。』邱瑞紅說：『既是如此，我今差你可就去嗎？』王黠說：『什麼差事呢？』瑞紅說：『你豈不知公子家下
無人，想來監中牢飯，也是無人送的，我差你到牢中送上一頓牢飯，也表俺夫妻的情腸！你可肯去嗎？』王黠說：『
姑娘不是小人不愿前去，皆因小人有迷天大禍，不敢前去。』瑞紅說：『你有什麼大禍？』王黠說：『姑娘不知，聽
我道來：……

這王黠言未出口淚先流　叫一聲姑娘在上聽原因　不知是何人殺死郭氏女　現如今合莊告我到縣衙
鄒老爺差了三班火頭腦　各處的桑根倒樹把我拿　我今日特來貴宅借盤費　我好去遠走高飛到天涯
不料想綉樓得見姑娘面　也算是五百年前有因緣　這王黠說罷話兒淚如雨　紅如蓮不由開言又回答
瑞紅說：『你若是遠走高飛，豈不弄假成眞？倘若被人拿去，你就有口難辨了。』王黠說：『姑娘我不逃走，我在
此處待死不成嗎？』瑞紅說：『我幫你想個門路。』瑞紅想了一想，說：『有了！現今長春寺少一掌教的和尚，你不
免黑墨塗面，削髮爲僧，叫員外送你在那邊，你可愿意嗎？』王黠說：『小人情願。』瑞紅說：『秋霜你到前庭，把員
外請來。』秋霜立刻到了前庭，把員外請到綉樓。瑞紅說：『王黠情願削髮爲僧。』告訴了員外，員外聽了甚喜，說：
『今有佛喜的衣服鞋帽在此，拿出來可與他穿戴起來。』說罷，將王黠打扮起來了。

員外剛說罷，慌了二丫環手脚忙亂的，打扮小王黠；披開青絲髮，拿過紋花剪，頭髮紋千淨，墨水塗了臉，衆人
睜眼看，當時變了款。
又把那和尚帽子戴頭上　穿一身烏綾道袍元上元　扎一條皂絲縧元垂雙穗　拿一柄馬尾塵帚上下番
穿一雙新鮮皂靴是粉底　這員外一看不由心歡喜　喜壞了瑞紅瑞雪共丫環
別說是旁人觀看不能認　自然是棄却紅塵一僧官　就是那神仙認他也是難
員外說：『我代你起個法名。』低頭想了多時，說：『你叫全任罷。』王黠說：『多謝員外。』員外送到長春寺，吩

咐吳安：『收拾備馬。』吳安聞言，立時把牲口預備停當了。員外乃與全任騎馬，同上長春寺而來。不待多時，已到寺門首，那員外下了坐騾，忽見寺前站着兩個公差，一個是張巧一個是王能，那個莊漢家，是他西鄰黃湖；不由的心中害怕，强打精神，往禪堂走。那兩個公差見了員外，說：『吳員外你合的那個僧人，是何處呢？』員外說：『是雲南的遊方到此，我看他有些道業，留在此處作一長老。』張巧王能聞言，俱各走向前來，向全任作了一揖，說：『往后早晚走到此處，多有打攪了。』全任說：『好說。』員外說：『你三人有何事情，來在此處呢？』張巧王能說：『員外！是你不知，因黃家灣王黠强姦不允，殺死了郭氏，合莊公告，太爺批了票子，鄰居作眼，各處獲拿。』那員外與王黠聽見，好不心驚肉跳，幸喜不曾看破，他三人說罷，一拱而去。員外陪全任走進禪堂，兩個小和尚迎接出來，員外說：『你二人燒茶去罷。我與你招個師父來了！』兩小和尚即忙前去燒茶，員外合着全任參佛拜像已完，禪堂裏坐定，員外說：『你們過來與你師父叩頭。』兩和尚即向全任磕了個頭，全任說：『你二人叫什麼名字？』這個說：『我叫歸正。』全任說：『好！』員外安之已畢，回上吳家灘不提。全任在長春寺修行，這個說：『我是改邪。』那個說：『我叫歸正。』全任說：『好！』員外安之已畢，回生，好不可憐人也！……

海士元逃出南牢監禁中　急急的直撲大道往前行　滿心裏說不盡的員外好　滿心裏承不盡的思義情
海士元心急只想脫羅網　却忘了手中沒有分文銅　那任義赤心吐膽救出來　也忘了相贈路費好動身
這公子路途到在無可奈　少不得吃食討飯往前行　走到那人煙湊集熱鬧處　你看他未曾開口臉通紅
欲說是寧死不把飯來討　到何日餓到蘇州進了城　這才是無奈舍羞把飯討　到夜晚宿是神堂孤廟中
海士元日日吃討往前進　猛看見一坐大廟面前迎　海士元見前邊一坐大廟，口中不言心內暗想：天色將晚，前邊又沒村莊，不免我借這坐大廟住下。主意已定，邁步進廟而來。不料廟中突出五六好漢，把海士元衣服剝去，打得半死半活；幸喜來了一位官長，開鑼喝道，這班狗盜方才逃奔。列位！你道這官長是誰？就是盧太爺，手下稟道：『路旁有人倒睡。』盧公說：『看是死的呀活的？』衆人說：『尚有呼吸之氣。』盧公說：『把他填在駝轎等他醒來再慢慢問他。』衆人立時把士元架進駝轎帶在車中來了。

盧太爺帶定士元走徉常　坐轎內口中不言心思量　這個人一定是被人謀害　所以才眠倒在此這路旁
我等他甦醒過來細細問　我問問何人謀害把他傷　常言說若不於民除害患　又道是枉自爲官坐一場
你若是問明眞情冤枉事　一定是拿住惡賊動刑傷　盧太爺拿定主意要問他　不覺來在了招商客店房
盧公來至店中人馬轎，夫進店安置妥當，盧公淨面漱口，用罷酒飯，一聲就問：『路上帶來的那一漢子，醒來不曾？』青衣報道：『那一男子已經醒來。』盧公說：『把他帶來，待我問他。』青衣答應，海士元帶到，跪在盧公面前，盧公說：『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什麼人將你謀害？從實說來。』海士元舉目抬頭用眼觀　心裏說此位人兒非等閒　我看他不是尋常雜職分　必定是萬歲皇家四品官
若是我向他說了眞實話　怕說我負罪脫逃把罪添　不免我藏頭露尾說幾句　我看他腹內發出甚麼言
說道是家住湖廣襄陽縣　我在那襄陽縣裏有家園　我父親下世早亡遭繼母　無奈何投奔親戚到這邦
不料想途中遇着衆賊寇　把俺那行李刼截並銀錢　還怕我日後得地把仇報　一心要裝在布袋山洞拋
若不是多蒙老爺來相救　眼睜睜時下就要把身捐　我日後倘有得地報還恩　請問問老爺尊名與貴姓
海士元說罷半眞半假話　盧老爺不由展轉在心間
盧公心中展轉說：『你光說家住襄陽府，你倒是姓什麼？何生理？』海士元說：『我姓何名叫長有。』盧公說：『在家作什麼？』海士元說：『我在家習文演武，文雖無成，却進了一名武秀才。』盧公聞言，口中不言，心中暗想：我看此

人相貌，必主大貴，我不免收他爲子，可不知他心內如何？又說道：『本府姓盧名河，官居南昌四品黃堂之職，有心收你爲子，不知你願從否？』海士元說：『既蒙大人相救，恩還未報，又蒙見愛，俺是願從命，待爲兒的拜過。』

海士元聞聽此言面帶歡　你看他雙膝跪在地平川　爲兒的只說一命辭陽世　誰料想老爺搭救兒命生

果然是殺身難報恩情重　那怕到來生結草與啣環　若不嫌孩兒愚蠢多收用　俺情願侍奉到老一百年

海士元叩罷頭來欠身起，不覺的喜壞盧公四品官

盧公滿心歡喜，用手扶起，對丫鬟說：『與你少爺更衣。』丫鬟忙把衣服與公子換好，天已晚了。當夜無話，次日

公子乘馬，盧公坐轎，公子同往南昌而來。……

他父子走馬上任南昌府　你看那書差官吏多迎接　這一去南昌府裏如麻亂　准備着郎青郎氏有了災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須得是下一回裏說明白　盧老爺轎內一陣笑盈腮　不由的心中歡喜好開懷

說道是老夫四十無兒女　怕只怕死後無人把我埋

話說——盧太爺帶定公子往南昌赴任，心中好不歡喜！……

各廟裏長長許願上過供　我夫人一年四季吃長齋　哇哇兒各廟求的無其數　不知道偷來多少好花鞋

只說是香煙絕了盧公後　誰料想今日得了兒子來　我到在南昌府裏大賀喜　一定是好戲要唱七八台

到明年十五定把花燈掛　也算是與民同樂甚美哉　盧太爺思思想想往前進　不多時來到南昌府交界

盧太爺來到南昌府的交界，前站來報，稟太爺：『南昌府一州七縣，大小官員，各有手本在此迎接。』盧公聞報，

吩咐屬官：『各進衙門相見。』下役答應，即忙喊道：『南昌府一州七縣大小老爺聽真，俱進衙門稟見。』衆家老

爺聞言，乘馬坐轎爭先恐後，齊往南昌府而來。……

盧太爺吩咐叫進南昌城　你看那大小官員不稍停　也有那扳按上了能行馬　也有那鞠躬進了衙一乘

頭前裏兩面銅鑼噹噹響　後跟着青衣喝道震耳鳴　還有那一對棍來一對繩

擺列着金爪鉞斧朝天蹬　眼看看旗旛招展好幾層　後跟着一州七縣八乘轎　還有那肅靜迴避牌四面

遠看看好像出征一派兵　近看着人馬轎站無其數　許多的雜職騎馬亂哄哄

熱烘烘爭先恐後往前進　只聽得人喊馬嘶不絕聲　撲天的塵土飛空遮日月

盧太爺進了衙門，大小屬官候示，只見掛出一面牌，上寫『特示各縣屬官知悉，現今離年且近，衙內事忙，各宜

迴避明年正月十五日南昌府張掛萬盞花燈與民同樂，各貴知事，再來稟見毋違！特示。』各官一見，各自散去。且

說——盧公把海士元安置習文演武，且不必講。日月如梭，光陰如箭，到了明年正月初十日，却說——務業村白

似玉讀書悶倦，向吳存說：『這幾日心中悶倦，果有什麼寬廠所在，遊走遊走，消散消散，才好！』吳存說：『公子現

今南昌府新知府上任，頭年吩咐，這十五日張掛萬盞花燈，與民同樂，熱鬧之極，不免咱主僕二人，前去遊玩一番，

何等不好。』白似玉說：『若是員外知道，那便怎了？』吳存說：『來往不過十數日，那裏知道？』白似玉說：『就是

如此，你快去備了馬。』吳存答應，立時備好馬匹。白似玉主僕二人騎坐，往南昌府一路而來。他二人晝行夜宿，走

到南昌府，就在西關外找了個店房，把行李馬匹安置妥當。用了晚飯，只見南昌府城裏關外，如火龍相似，各式奇

巧燈彩，男女紛紛，好不熱鬧也。……

白似玉邁步出店上長街　看了看各樣奇燈掛出來　雖然是不比揚州花燈會　一一的聽我從頭報名色

龍燈兒搶奪金珠團團轉　鯉魚燈他從龍門跳出來　螃蟹燈八爪橫行在當街

鳳凰燈風吹羽毛雙展翅　獅子燈玩耍綉球爪單抬　白猿燈花園偷桃送娘懷

才子燈口念詩書不出語　佳人燈手拿花花紅綉鞋　姑姑燈背着布袋去化緣

老牛燈拉犁拉耙拉把使盡力　和尚燈敲着木魚把經念　白羊燈低頭不類疼痛哀

俊馬燈追風逐日駿腿闊　烏猪燈攻泥不惜身不淨

還有那多少燈兒看不盡　還有那許多玩意看不盡　只見那男一夥來女一夥　只見那老老少少集滿街

白似玉看燈正在熱鬧處　猛抬頭西關煙火着起來

白似玉看燈正在熱鬧之處，猛然抬頭，看見西關火起，衆人俱皆看見，齊說：『不好！西關失火！』向西而去。白似玉爲的自己馬匹行李俱在西店裏頭，卽同吳存跟到來看；及至來近一看，正見自己下的那坐店房失火，把馬匹行李，俱皆燒去，白似玉吃了一大驚，說：『怎可了得？』那吳存竟放聲大哭。

叫了聲姑爺在上，聽我講　這樁事可就眞眞了不成　咱今日陪着姑爺把燈看　不過是爲的解悶散心情

只說是去去就回何妨礙　那知道行李馬匹被火烘　這匹馬本員外的心愛物　那員外加意珍重不非輕

怕只怕家中馬多踢共咬　送在那務業村裏喂相應　我吳存就該一死抵馬命　我吳存寧死不回進賢縣

白似玉拉住說：『吳存你若走了，把我拋在此處，可以怎麼着呢？』吳存說：『姑爺我也顧不得你了。我想你回家去見了員外，員外念其女壻之情，怎好責備？我回家去，見了員外，是那等性豈肯與我甘休？就是死去了，也得發幾個昏。姑爺不必拉扯我，我一定要逃去。』說罷，眼含慟淚，揚長去了……

小吳存眼含慟淚去不禁　閃下那如玉相公惱心問　現如今行李被燒馬匹死　再想那只怕員外奔陽關

我欲待回家又難回家去　我欲待投奔他鄉又無錢　眞正是上不去來下不去　好叫我反貼門神左右難

白似玉懷抱西瓜上下滾　却不知猛聽店家把話言

店家說道：『你是白相公麼？』白似玉說：『正是。』店家說：『你這個狗娘養的，眞正氣殺我也，你來害我吓！』

這店家不由一陣氣昂昂　罵了聲白家相公聽言良　俺與你那裏仇來那裏恨　叫你把俺家害的非尋常

你看他說着話兒心煩惱　照着那相公臉上動巴掌　白似玉忙忙歪頭剛躲過　上前來扳倒又使脚兒撞

把似玉拳打脚踢眞眞苦　却不知爲的事兒那一樁　衆明公要知打他爲何事　須得是再聽下回說短長

話說——店家打白似玉正在難分難解之處，衆人上前勸道：『你倒是打他爲何？對俺告訴告訴。』店家說：『衆位！你們是恁不知我這一家人家，俱死在他手。』衆人說：『怎的一家人家，俱死在他手呢？』店家說：『恁聽我慢慢道來，他今日天夕主僕二人下在我店裏，用罷晚飯，就要火爐烤手，那是我丟了旺騰騰的一爐炭火於他，他不擺在別的去處，他堆在床上，緊靠着他的行李，他便出去看燈；把他的行李引着，將我的床帳燒壞，及至我進房來看，已經火起，幾乎把我燒在屋裏，現今把上房，馬棚，耳房，俱已燒成炭火。我一家人家，指望開店度日，修蓋店房；我又無錢，再去收拾店房，開店度日，豈不是我一家人家，俱死他手？』說着，遂罵起來了。店家正在吵鬧，忽來了一乘轎子，有六七僕人，在後跟隨，遂來到跟前，一聲便問：『是做什麼的？這等吵鬧？』店家聞言，看見轎內坐的是梁太太，敢說這是那個梁太太？列位有所不知，這是南昌府梁普的夫人。這梁普官居吏部尚書，告老還家，却是乏嗣無子；夫人是個慈善之人，長好齋僧濟道，周恤貧人。所以南昌府城裏關外，無一個不敬重太太的。今日出來觀燈，偶然到此，問此處是爲什麼事，如此吵鬧的？店家見是梁太太，把前言後語說了一遍。太太說：『他也是一錯二誤的，本無惡心，叫他過來，待我問他一番。』衆人說：『太太問你的咧！』白似玉想：『他是那家的老太太？他若問起眞情，我推在吳存身上去。』主意立定了，立在轎前，雙膝跪下，太太說：『你爲何自不小心，叫店主被火呢？』白似玉說：『事已如此，太太作主罷了！』

白似玉跪在轎前淚漣漣　叫了聲太太在上聽眞言　我主僕今日來把燈兒看　下在了他的西關后裏邊

小奴才把他火爐放床上　才把那馬匹行李遇火煙　又把店主房子燒了幾間　還有那喂馬的微棚五間

這店主被火燒屋心中惱　他把我打罷一番又一番　而其實只怒小子人一個　可與我倒運白某不相干

望太太與我今日作個主　叫店主暫息雷霆罷我冤　梁太太慢閃秋波仔細觀　白似玉說罷前後一席話

話說——白似玉說罷，梁太太抬頭一看，見他皮破臉腫，夜服拉扯，甚是可惜！這太太看過麻衣神相，又見他雙眉入鬢，玉柱通天，日後必主大貴，便有相愛之意，遂說道：『你跟我到在我府，你可願去嗎？』白似玉一聽此言，喜出望外，說：『既蒙太太過愛，情願前去。』太太說：『人來！』那幾個僕人忙向前來，說：『太太有何吩咐？』太太說：『你把這個相公領着，也叫那店家跟着，至咱府去。』僕人聞言，便領了白似玉同店主一齊到梁府而來了。……

白似玉一同店主起了身　俱都是慌慌張張往前奔
那太太一壁走着一壁想　也雖是口裏不言心問心
我問他家住那州生那縣　再問他前來看燈爲何因
現如今或是投親或訪友　到晚來可上那裏去安生
太太一行走着一行思想　不覺的來在自己府大門

話說——梁太太來到府門，太太下轎來，在大客庭中，見梁老爺獨在書房中看書；太太便把相公挨打，如何主意，帶在府門的意思，說了一遍。梁老爺聞言，心中大喜，說：『把他叫至庭內，我自問他。』那僕人聞聽，遂把白似玉叫進庭中。白似玉一見梁老爺，慌忙跪下叩頭，梁太太說：『不用行禮，你坐在那裏。』白似玉聞言，也不謙辭，遂即坐下。梁老爺抬頭一看，果然是雙肩入鬢，玉柱通天，富貴之相，便開言問道：『這一相公，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因何失火，受店家之氣？從實說來，我好周濟你還家。』白似玉聞言，心中想道：『我以實言說出，他周濟於我，怎麼去見員外？況且吳存又走去了，我不免說得遠遠的，叫他周濟我盤費，我好另作主意。』說：『老爺在上，細聽小生道來：……』

白似玉見問不由淚汪汪　叫了聲老爺在上聽衷腸
我本是姓白名叫白似玉　遭下事不幸父母一雙亡
說住在北京順天三合縣　城東北無影村裏有家鄉
我把那家世折變投母舅　不料想母舅又升府浙江
那是我投親不遇回家去　因此上才到這座府南昌
誰料想小子粗心失落火　把我那大馬行李遭火殃
這店主怪我有意放了火　在街上打了一場又一場
梁老爺聽罷此言未開口　屏風後出走太太老賢良

話說——梁老爺聽罷，尚未開口，只見屏風以後，太太走出，說：『這一相公我聽你說的這話，家鄉遙遠，投親不遇，是無依無靠了。』白似玉說：『太太說的是。』太太說：『老爺怎的與他作主張？』梁老爺說：『夫人！看看怎麼好呢？』太太說：『白相公，我有一言，不好出口。』白似玉說：『太太聞言，笑哈哈的說：『我到不是你的母親，我想叫你認我個母親，你可願從嗎？』白似玉聞話，不好出口呢？』太太聞言，笑哈哈的說：『我到不是你的母親，我想叫你認我個母親，你可願從嗎？』白似玉聞言說：『若得如此，是我三生有幸，父母請上，受乾兒一拜。……』

白似玉雙膝跪在地流平　他把那一雙父母稱又稱
說什麼親來我論什麼晚　當想着生身親身一般同
白似玉叩頭已畢欠身起　好不是喜壞誥命尚書公

話說——白似玉拜罷，把老爺太太喜了個勢不有餘，說：『我兒何必如此，你今日受了辛苦，跟你母親到後宅，叫丫鬟弄些有滋味的湯飯吃吃，好消散消散驚氣。』太太聞言，領定白似玉往後宅去了不提。梁老爺一聲吩咐：『店家進來。』小子聞言，立時把店家叫到庭中。店家一見，連忙跪下，說：『店家與老爺叩頭。』梁老爺說：『人家是離鄉之人，就是失火也是失錯之誤，豈有真心？就該動手打他嗎？論理這就該送在縣官那邊行杖，念咱是同鄉，我可不肯，況且房屋俱已燒壞，不能開店，一家人家，指何度日！我與你一百兩銀，修蓋房屋，仍舊開店度日去罷。』店家聞言，磕頭謝過去訖不提。梁老爺回後宅，這也不講。但說這一日一州七縣大小屬官，俱在衙房稟見來了。……

這一日盧爺要見衆家翁　府門外人馬轎夫亂哄哄　猛聽的嘰嘍一聲儀門閃　進來了大小屬官文武卿

這一個脚策手本望上遞　那一個低頭彎腰身打躬　除非是下一回裏說分明

話說——盧老爺坐了大堂，閃開儀門，大小官員，俱有脚策手本傳進，盧老爺看了一遍，吩咐出來：『裏邊請見。』衆家老爺聞言，俱各欠身離坐，掩袍端帶，南昌縣頭次挨去往傳，門公一見，不敢怠慢，跪在一旁，大聲喊道：『南昌縣新建縣豐城縣進賢縣奉新縣靖安縣武寧縣寧州共七縣一州衆家老爺告進。』裏邊叫聲說進，那衆家老爺，這才進去儀門，來在大堂，一一叩禀已畢，按次序而坐下。茶房獻上茶來，茶罷撤盞，盧太爺問道：『貴州縣所管地方，俱各年豐民順嗎？』衆家老爺開言，俱各欠身打躬，說：『禀上府尊大人，卑職所管地方，俱各年豐民順。』盧老爺又說：『可有刁生劣監，無法棍徒沒有？』衆家老爺答道：『並沒有刁生劣監，無法棍徒。』盧老爺說：『是托賴尊大人福力！』盧太爺說：『本府夜得一夢，說來與貴州縣聽聽，乞貴州縣們高才，替本府元斷元斷何如？』衆家老爺聞言，欠身打躬，說：『卑職才疎學淺，不敢說與府尊大人夢府尊大人，既做了奇夢，說與卑職們聽聽，以廣卑職們耳目。』盧太爺說：『衆位且請坐下，細聽本府道來：……

盧太爺恭坐大堂把口張　叫了聲貴州人縣聽言良　有本府領憑南昌來赴任　在路途天晚寓在店招商

我在那臥榻上邊剛睡穩　做了個奇巧夢兒甚不祥　我夢見本府正在治堂坐　從外邊猛然來了兩個狼

明顯顯一個公來一個母，那是他扯開紅綾被一床　招着本府身上只蒙一蓋　把本府蓋的嚴然蒙的强

有本府紅綾被裏發極皂　只覺着烈火燒身非尋常　來一個黑面僧人旁邊站　說道是他的法名叫人王

急忙忙用手拉去紅綾被　有本府才得心身體發涼　有本府走上前去把他謝　你看他二目切齒指二狼

却是令喝我人役獲拿住　猛然間驚醒南柯夢一場　這是我招商店裏做的夢　這是我招商店裏做的夢

盧老爺說罷夢中前後話　衆老爺不由欠身說短長　貴州縣高才深思卜其詳

話說——衆家老爺，聽罷盧太爺之言，一齊欠身離坐，說：『禀上府尊大人，這狼乃爲狼毒之人，這被乃爲覆蓋之物，或者這一州七縣公屬之中，不免有蒙蔽府尊大人之聰明？』盧太爺聽罷，說：『這也未定。』又問：『貴縣那一縣有二狼案卷沒有？』衆位縣爺答道，說：『沒有。』盧太爺又說：『有什麽疑難人命官司，卑職學疎才淺，不能審明，故有進賢縣鄒老爺向前打躬，乞禀：『府尊大人，卑職所管地方有幾宗疑難人命官司，請道其詳。』鄒老爺說：『尊府在上，聽卑職細禀：……』來動詳。』盧太爺聞言，說：『貴縣尹你有什麽疑難官司，

鄒老爺從容把話明　尊一聲尊府大人在上聽　有卑職所管城西名大李　村裏邊有個員外李天鳴

他有個小子李福把他告　且禀的强姦親妹不允從　李員外將他抽死松林裏　半夜裏假裝撞見使棺盛

有卑職下鄉去把員外審　衆鄉鄰俱說誣告主人公　我還怕員外遍買衆親友　兇且禀又沒苦主認尸身

無奈何開棺先把尸來驗　半夜裏抽死吊死殺傷痕　不料想打開棺木變了卦　裏邊是盛着老婆與老翁

他兩個頭破臉腫廢了命　腰間裏緊束一根血麻繩　又加上兇手苦主兩無蹤

盧府尊思思想想這件事　這就是疑難官司頭一種　這狼乃爲狼毒之人，這被乃爲覆蓋之物，或者這一州七縣公屬之中，不免有蒙蔽府尊大人之聰明？』盧太爺聽罷，說：『這也未定。』又問：『貴縣那一縣有二狼案卷沒有？』衆位縣爺答道，說：『沒有。』盧太爺又說：『有什麽疑難人命官司，卑職學疎才淺，不能審明，故有進賢縣鄒老爺向前打躬，乞禀：『府尊大人，卑職所管地方有幾宗疑難人命官司，請道其詳。』鄒老爺說：『尊府在上，聽卑職細禀：……』

鄒老爺從容把話明　尊一聲尊府大人在上聽　有卑職所管城西名大李　村裏邊有個員外李天鳴

他有個小子李福把他告　且禀的强姦親妹不允從　李員外將他抽死松林裏　半夜裏假裝撞見使棺盛

有卑職下鄉去把員外審　衆鄉鄰俱說誣告主人公　我還怕員外遍買衆親友　兇且禀又沒苦主認尸身

無奈何開棺先把尸來驗　半夜裏抽死吊死殺傷痕　不料想打開棺木變了卦　裏邊是盛着老婆與老翁

他兩個頭破臉腫廢了命　腰間裏緊束一根血麻繩　又加上兇手苦主兩無蹤

盧府尊思思想想這件事　這就是疑難官司頭一種　這就是疑難官司第二樁，

鄒老爺聽罷，盧太爺說：『叫卑職把他兩個，暫且寄監；候拿住兇手，有了苦主，再開釋他兩個。』說罷又問：『還有一宗麽？』鄒老爺說：『府尊容禀。』

鄒老爺復又開言說短長　有卑職管的地方西方大　有一個離城三十太白莊

這莊裏有個靖門胡氏女　他那兒三拳兩足廢了命　爲的是玩耍要吃他的糖

有卑職前去下鄉把尸相　那傻子原係服毒身亡故　並不爲孫黃巴掌拳頭傷

俺只說糖中莫非有毒物　看了看七竅流血一命亡　這就是疑難官司第二樁，

話說——鄒老爺說罷，盧太爺問道：『不知這傻子還吃別件來沒有？』鄒老爺說：『問過了胡氏，胡氏說：清晨

吃了兩碗米飯，並無吃別的。』盧老爺說：『他在外面，就無吃嗎？』鄒公說：『他莊上有個王德，與這傻子在廟上坐了一躺，並沒見他吃別的。』盧公說：『是疑難官司，你把孫黃也寄監不曾？』鄒公說：『也寄監中。』盧公說：『還有嗎？』鄒公說：『聽稟道來：……』

鄒老爺三番開口把話言　叫一聲府尊大人聽其詳　提起來黃家灣裏這件事

那黃虎本是他的緊西鄰　徐木匠夜晚提斧回家轉　遇着那黃虎叫着他的門

那徐坤伸頭一看門開放　不由的掇起心頭火一盆　進屋裏砍死妻子女裙釵

急忙忙割下人頭在袋裏　他到在丈人家下叫門戶　他妻子現在岳父家中存

他這才拿出人頭仔細看　這郭良不敢隱匿來報我　有卑職下鄉驗尸相假眞

看了看外面死的名黃虎　我把那徐坤叫過從頭問　回道那殺人話兒却是眞

我想着黃虎來把徐門叫　我叫那人役進屋去搜檢　檢出個藍布包袱包的勻

問徐坤道個包袱誰送物　有卑職解開包袱細觀看　包裏邊包着死娃血淋淋

這就是疑難官司第三件　盧府尊高才巧思指愚昏　鄒太爺不由動了忠正心

話說——盧太爺聽罷鄒老爺之言，不由的動了忠正之心說：『據貴縣說的這幾件官司，件件疑難，無頭判斷。我想既是爲民父母，理該與民家興利除害，報冤削恨，方是正理！有明知屈枉，故使含冤，而旁觀坐視，置之不問者乎？貴縣到明日卽速回縣，把原案查出，使人送進本府衙門，我再從頭細看，本府若斷不清這三件官司，我是不坐這南昌府四品黃堂。』說罷，只聽堂鼓振耳，雲牌連聲，青衣喝了聲退堂而去。衆家老爺這才轉出府門，各自上轎回衙去了。話說——鄒老爺回了衙門，卽叫招房吏書，把徐坤孫黃李雷原案卷查出，遂卽差人，將包封送於南昌府盧太爺台下。話不可重敘，差人來到南昌府，將包封投進，門上傳進，轉送盧太爺拆開，從上而下，仔細一觀，說：『

眞正是疑難官司……』

盧太爺反來復去看明白　他這裏口雖不言心內裁　爲的是强奸婦女不和諧

李天鳴供定他是一幼女　頭一件李福告着李員外　就是這兩個老者人命那裏來

第二件胡氏來把孫黃告　怎麼着開棺不見女裙釵　一定是服了五毒性命差

第三件徐坤殺了小黃虎　爲的是奸騙他家女裙釵　必定是傻子替了誰的害

怎麼着只吃孫黃糖幾塊　只落的命喪黃泉嗚呼哀　怎麼着兒子叫門娘親開

莫不是房中另有一女子　黃媽媽與他做伴這裏來　怎麼該裏面包個死嬰孩

盧太爺越思越想心越悶　不覺的一時極的汗出來　他敢則寬衣才把帶解開

也是那盧爺月令甚低徼　忽然間一陣賊風冷扑懷　汲汲乎一命上了望鄉台

不道那盧爺衙門把病養　再提提全任和尚來化齋

話說——盧太爺被賊風所撲，身得重病，在衙中請醫調治不提。且說——長春寺全任和尚，一日與徒弟閑談，說：『你在此住的日久，咱這裏可有幾家善人呢？』改邪與歸正說：『師父！咱進賢縣，獨自吳員外一人是家善人。』全任說道：『還有人否？』歸正說：『還有一家大善人，離此可遠，是個太太。』全任說：『在那裏呢？』歸正說：『此人在南昌府城裏居住，是個尚書的夫人，這位太太，長齋僧齋道，周濟貧人。』全任說：『咱這長春寺，少一後院，我不免前去化他。』遂命收拾行李，往南昌府來了。話說——全仕曉行夜住，來到南昌府進的城來，問着梁府行來，在府門以外，盤膝坐下，鼓動木魚，忽然驚動伺候太太的一個丫環，說：『太太府門外有個化緣的和尚咧！』太太聞言，側耳細聽，說：『果然是個化緣的。』太太說：『丫環你到門外，對他說，叫他上後花園中去，太太有話問他。』丫環聞言，跑出房門，見了全任，說：『你這個和尚，不用木魚這般敲了。太太叫你上後花園去，有話問你。』全任聞

言說：『我知道。』丫環說：『我同你前去。』全任聞言，連忙收了木魚，撮了蹙尾，起身來，跟定丫環；不多一刻，來到後花園中，丫環說：『你在此處等罷，我去告知太太。』丫環說罷，往前而去。全任等不多時，忽見丫環跑來，說：『太太到了。』全任抬頭一看……

這全任舉目抬頭着眼看　來一個梁府太太女殘花　我看他年紀只在五旬下　穿的是素淡衣服色輒雅　只見他行動鄭重帶文氣　又見他面目光潤言榮華　這全任觀罷太太頭低下　那一個不由不把他尊敬　話說——全任觀罷太太口中不言，心裏想道：『好一個厚重之人，怪不的受榮華富貴，以作尚書之妻。』剛然把頭低下，那太太也看起來……

梁太太慢閃殘花仔細觀　觀看那化緣和尚非等閒　頭帶着一頂青緞和尚帽　身穿着烏綾道袍一個元　腰扎着皂綻單條垂雙穗　足蹬着粉低皂靴鹿家連　手拿的蹙尾不住上下番　這太太看罷和尚眞異樣　只見他面黑如同一綻墨　他只才坐在花園叫丫環　話說——太太觀罷，口中不言，心裏暗想：『這個和尚，怎的一色皂？』進來坐在花園，叫聲丫環：『你把那位化緣的和尚請來過，我有話請教。』這全任聞言，便急走幾步，來在太太面前，磕了幾個頭，太太說：『起來，我且問你，你叫什麼法名？修的那裏工程呢？』全任聞言，說：『小僧法名全任，修的是進賢縣長春寺的後院。』太太聞說：『全任你只管那外邊募化停當，差多差少，我一面全管何如？』全任聞言說：『多謝太太慈悲。』太太又說：『那全任你可莫行，我叫廚上整素齋一席。』全任聞言說：『多有打攪了。』太太又叫丫環：『你到書房，稟你少爺，叫他來迎接全任。』丫環聞言，不敢怠慢，款動金蓮往書房來了。……

丫環聽的道，連忙不稍停；金蓮忙似馬跑到書房中，見了相公面，連忙少爺稱；領了太太命，叫你來接僧。現如今化緣和尚花園等　叫你去接到書房飲劉伶　這丫環說罷太太慈命話　急忙忙出的書房影無蹤

似玉聽道罷，也就不自然；急忙離了坐，整整束髮冠；揉揉足上土，擺擺藍袖衫；出離書房外，來上後花園。只見他渾身上下一片黑　那臉兒靛葉染就是一般　不多時來在花園抬頭看　花園裏站着一個不老仙　尊的是太太慈命去接他　你看他一步三搖往後鎮　不說着似玉來把和尚看　再說那全任法師喊連天　話說——似玉看罷和尚，急走幾步來在全任面前，才要行禮，只見那和尚毛孔眼作說：『打鬼！打鬼。』公子說：『那裏鬼咧？』全任睜着兩眼，直看公子，公子笑道：『你說道何處有鬼？』全任說：『你是少爺。』公子說：『正是。』全任只是發怔，公子說：『你與我書房喝茶去罷。』用手拉定，往書房而來了。……

這公子用手拉住全任僧　急急的邁開虎步往前行　這全任膽膽畜畜緊跟定　你看那口裏不言心咕噥　我看他面貌言談與動靜　分明是邱宅瑞白小相公　怎麼的前在梁門爲公子　見了我搖搖擺擺少爺充　莫不是在家得病死的苦　以上這梁府花園來顯靈　我日後長春寺裏念個經　超度你魂靈早些升天界　也忌的主僕有始而無終　祝一聲瑞白相公莫纏我　這公子進的書房撒開手　正是這全任心亂胡都囊　那全任心裏只是呼通通　不覺的來在書房以內中

話說——公子把全任拉到書房，把手一撒，說：『師父請坐！』你說這全任膽膽畜畜的坐下，只是急睜兩眼，看那公子，公子說：『我看你這模樣，似好害怕一般，我且問你，害的什麼怕？』全任說：『你是一鬼呀！』公子問聽，哈哈大笑，說：『我明明白白是個活人，怎麼這說我是一鬼？你想想青天白日那鬼就現形咧？』全任說：『你說不是鬼，我就不害怕你。』公子說：『你直說我是一鬼，是怎麼說呢？』全任聞言，說：『少爺你既不是鬼，你聽小僧，把你說是鬼的原故，說與你聽……』

這全任微微放膽把口張　叫了聲在上少爺聽明白　我剛才說少爺是一個鬼　皆因爲有個原故在內裏　我家中小僧曾有一故友　我也曾在他棺上把釘落　頭年裏得病上了望鄉台　我也曾親到莊郊把他埋

論年紀他與少爺一般大　論面目他與少爺一樣白　論體態高低粗細一分二　論動靜像是他的分不開
雖然你到是梁府一公子　活像是比着我友蕊出來　所以才我把公子就當他　嚇的我戰戰競競把糠篩
這全任說罷前後一席話　那公子復又啓齒把口開

話說——全任說罷，公子不由一陣傷心，眼中含淚。全任一見，心中想道：『我一提起瑞白，他怎麼眼中含淚？這其中必定有個原故，但看他說什麼言詞！』這是全任心裏的話，未從講出口來。這公子口中不言，心裏暗想：『我與他一面不識，怎說我是他的故友呢？又說我是死了，其中定有緣故！』又尋思了一會，說：『我聽罷說話，聲音好似王黜，也不知是怎的出家？怎的改了面目？可不知是也不是？我不免把王黜問他，看他是如何？』主意一定，便開言說道：『我進賢縣城西也有一故友，可不知師父認否？』全任說：『有名便知，無名不曉。』公子說：『雖無大名，也有個小名；師父尊坐，聽我道來：……』

這公子未從開口心先痛　尊了聲師傅在上聽心間　提起我故友家鄉在何處　家住在進賢城西黃家灣
全任聞言急打了個寒戰，說：『公子！你個故友叫什麼名字？』公子說：『聽我道來：……』
我故友他的名字叫王黜　自幼兒與我雇工執個鞭　這全任聽了此言離了坐　急忙忙走到公子身旁邊
你說的雇工王黜就是我　你可是瑞白主人小兒郎
公子說：『正是。』全任說：『咳！』
只說是你死陰曹歸地府　那知道你還活在人世間　果然是不得相見又相見　如同那風吹浮雲露青天
這全任回頭又把郎青罵　又不知弄的什麼巧機關　等只等水落石出經官問　不把你剝皮揎筋心不甘
不言這全任來把郎青恨　再說那公子含淚問一番
話說——全任正然恨罵郎青，不知是弄什麼計策，假充瑞白處死，那公子又含淚問道：『你既是王黜，爲何的

出家？改成如此模樣，叫我不認得呢？』全任說：『公子不聽我道來：……』
這全任未從開言淚紛紛　叫一聲公子承耳聽言音　若問我怎的出家做和尚　我豈肯善自棄俗入佛門
只因爲黃家灣裏殺郭氏　到如今不知兇手是何人　最可惱莊鄉鄰居成一黨　齊打呼熱血把我王黜噴
這全任話到舌尖未說了　忽聽的叫喊之聲不絕音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底事　須得是下一回裏看其眞

小吳存登門賣畫　騙瑞白乞丐懸樑

話說——全任未說完，忽有人呼喚，說：『少爺問問和尚，用葷用素？』白似玉說：『師父是用葷呢？用素呢？』全任說：『却是葷素不拘。』白似玉遂吩咐來人，即去對廚上說知。白似玉復又開言說道：『你再說來我聽！』全任說：『相公聽道：……』

這全任復又開言說事因　叫了聲相公在上你聽眞　不知是何人殺了郭氏女　合莊上口含熱血將我噴
現如今老爺出票獲拿我　自覺着倘若被拿冤難伸　不得已我才削髮做和尚　豈是我身入佛門出本心
這全任說罷懼罪爲僧話　他又把家相公爺口內稱
全任又尊聲『相公！你明明是偶得暴病身死，怎麼來在此處所在？』白似玉不覺淚洒滿面，說：『你是不知，聽我道來。……』

白似玉未從開言淚兩行　叫了聲王黜請坐聽我言　恨只恨郎青賊子心狠毒　怨只怨改變心腸刁婆娘
他姊妹暗定巧計將我害　不知是怎麼弄的迷魂湯　才把我扮成女子送荒郊　他把我救下却用棺木裝
想來是將我吊在松林裏　恨不能一時叫我到黃泉　又不知那裏來了救命漢　又不知身在何處受凄涼
也是那閻君不收無名鬼　不多時眞魂入竅還了陽　在棺木只覺遍體身疼痛

那是我棺中啼哭三兩句　誰料想場天大禍起蘆牆　半夜裏來了卞七人一個　他與他伯父伯母來逃荒
向前來掀開棺木將我看　認眞了我是一個女紅妝　這賊子見色起意良心喪　把他那伯父伯母二命喪
急忙忙勒死填在棺木內　才把我負在背上走的慌　白似玉說話正在痛腸處　猛看見小子跑來把口張
小子跑來說：『乞稟少爺，北京聖旨下來，宣我家老爺進京，不知所爲何事！捧旨官現在離城不遠，俺老爺在前
庭，立等同少爺出城接旨；叫你與僧人京錢一千，外邊買齋一頓，府中不能照應了。』白似玉不敢怠慢，說：『你且
出去過日再會。』全任聞言，即便辭出。白似玉與小子來在前庭同梁老爺出城接旨。話不重敘，把旨接進府來，聖
旨宣讀罷，梁老爺把家事託於白似玉照料。不說梁爺奉旨進京，再表吳存在南昌混了一夜，次日出城逃走，猛聽
後邊一人喊道：『那不是吳存嗎？』吳存回頭一看，原是吳安，吳存說：『那不是吳安嗎？你爲何來在這裏？』吳安
說：『員外差我來買花燈，你不在務業村侍奉姑爺，來在這裏有何事情？』吳安聞言，不覺垂淚，說：『吳安聽我道
來……』

這吳存不由兩眼淚漣漣　吳安哥聽我從頭說根原　咱姑爺書房讀書心悶倦　要找個寬敞所在把心開
那是我言語不謹多了嘴　我說是南昌掛燈甚希罕　他就要南昌府裏把燈看　我也說不過一時間笑玩
俺二人備上大馬奔古徑　誰料想店裏遭了無情火　把俺那大馬行李燒裏邊　才把那大馬行李入火池
思想着姑爺回去還猶可　來在了南昌住在正西關　重者是拿俺一命歸陰間　我不敢不回家來報信息
所以才不敢回去把他見　我吳存見了員外難逾閑　不由的拋了姑爺奔陽關　就能以勸的員外把氣息
吳安說：『說你要逃走不敢回去，你可有盤費嗎？』吳存說：『我分文沒有。』吳安說：『勸你莫要逃走，一則是
沒有盤費，二則咱們是爲奴才的人不能出力，做買賣又無本錢，到外邊怕難度日呢！依了我說，不如還回去。』吳
存說：『要我回去，見了員外，他豈有饒我？』吳安說：『對你說個門道。』吳安說：『有什麼門道？你講來我聽！』吳
存說：『有什麼門道？你講來我聽。』吳安說：『聽我道來……』

這吳安從容開言把話提　叫了聲吳安兄弟聽端底　你說是你怕員外要逃生　到外邊仗着什麼掙穿吃
現如今我與你想一門道　你與我離却此地要回還　暗暗的繡樓報與姑娘知　我便能找得姑爺轉回歸
只說是姑爺自要把燈看　到那裏莫與員外來相見　不料想店中遭了無情火　才把那大馬行李入火池
俺姑爺逃走他鄉沒了影　你說是不跟他去他不依　託姑娘勸勸員外饒我罪　那明朝平安無事樂嘻嘻
他若是痛愛姑爺叫你找　我不敢不回家來報信息　你再來把咱姑爺找回去

這吳安說罷前後一夕話　那吳存不由一陣氣長吁　吳存長嘆一聲說道：『若得如此甚好，倘若姑娘不給我說情，
有不痛姑爺之理？他聽說姑爺逃走，必定心中害怕，替姑爺就憂！你說能以找回，他心中歡喜，豈有不與你講情之
理？』吳存說：『這也有理，我不免跟你回去。』吳安說：『跟我回去罷。』二人說罷，吳存跟定吳安回吳家灘而來
了。二人來到吳家灘，吳安說：『我從前門進去，把花燈交與員外，你從後門進去，上內宅去見姑娘，我隨後也到。』
吳存依言，從後門進去，未至內宅，只見秋霜提着茶壺往東樓而走，吳存看見是吳存，秋霜知道吳存在務業村伺候姑爺，便開言問道：『跟我來罷。』吳存說：『我有事稟知姑娘。』秋霜說：『姑娘現在東樓，跟我來罷。』吳存跟定秋霜，來至樓上，見了瑞雪，慌忙跪在
塵埃，說：『姑娘！與奴才作主罷。……』

這吳存上的樓來跪塵埃　不由的珠淚滾滾滿面腮　叫了聲姑娘與我來作主　却把個瑞雪嚇的也呆呆
衆明公要知後事如何樣　只得是再把下回看明白

話說——吳存上的樓來，撲通跪在塵埃，說：『姑娘與我作主。』瑞雪不知何事，說：『你是怎來？』吳存說：『姑

娘聽我細稟……』

這吳存跪在樓上淚紛紛　叫了聲姑娘在上聽言音　員外爺自來看我吳存好　他叫我伺候姑爺務業村

不料想姑爺讀書多悶倦　一必要南昌看燈去散心　我吳存再三阻攔也不肯　還叫我緊緊相隨不離身

你想想我可如何扭過他　又不敢不隨他去盡孝心　誰料想到在南昌下了店　偶遇着塌天大禍苦難禁

瑞雪急忙問道：『遇着什麽塌天大禍呢？』吳存說：『姑娘！姑娘聽我道來。……』

那店家遭了一把無情火　把俺那馬匹行李一火焚　我姑爺想着難見員外面　却是俺把他放走起了身

他手中並無分文錢和鈔　況且是南昌舉目又無親　不知他怎的作難路途苦　想來是珠淚滾滾濕衣襟

這吳存話到舌尖未說丁　却惹的瑞雪小姐怒生嗔

瑞雪不由動怒說：『好你個奴才，說是燒了行李馬匹，能值幾何？怎麽該叫你姑爺逃走？秋霜拿家法來！打這個奴才。』吳存聞言，嚇的膽戰心驚，紅如蓮在旁，聽的明白，走向前去，說：『秋桂把吳存領下樓去。且說——紅如蓮對瑞雪說道：『妹妹！我想此事，打死吳存，也是無用，快快與他有話說。』秋桂把吳存領下樓去。且說——紅如蓮對瑞雪說道：『妹妹！我想此事，打死吳存，也是無用，快快稟知員外，叫他速往南昌去找相公，想相公手內無錢，不能行動，再給吳存大馬一匹，銀子一百兩，差一名心腹家人同伴而行。』瑞雪說道：『姐姐高見，但此事怎好對員外告訴呢？』紅如蓮說：『不妨，咱把母親請來一說，叫母親對員外告訴，無有不聽之理。』瑞雪說：『就是如此。』二人說畢，吩咐秋霜：『到堂樓請你奶奶來，就說有要緊話與他商議。』秋霜聞言，下了東樓，來至堂樓，說：『奶奶！俺二位姑娘，請奶奶上東樓，有話商議。』夫人聞言，跟定秋霜，來至東樓，紅如蓮與瑞雪一見，慌忙離坐，讓夫人坐下。夫人說：『吾兒有什麽話商議？』瑞雪低頭不語，紅如蓮便把如何長短，說了一遍。夫人說：『我回堂樓，把你父親請來，對他說知。』說罷下樓，來在堂樓，叫吳安把員外請上樓來。』員外說：『夫人請敝人有何話說？』夫人便把他女兒之言，說了一遍。員外聽罷，心頭火起，說：『吳安，把吳存叫上樓來。』吳安聞言，下樓來見吳存，說：『員外叫你咧！』吳存說：『員外喜怒如何？』吳安說：『員外大怒。』吳存說：『這可怎了？』吳安說：『不妨！有奶奶在旁，我再叫秋霜稟報二位姑娘，叫他來講情，跟我來罷。』吳存跟定吳安，上的樓來，員外一見，冲冲大怒，我把你這個狗才，做的好事，眞眞氣死我也！

吳員外不由一陣怒冲冲　罵了聲吳存狗才你是聽　我叫你伺候姑爺還家中　那員外一行說着動了怒　照着那吳存身使脚足蹬

現如今大馬行李被火焚　你却是拋你姑爺還家中

正是這員外來把吳存打　猛看見一對小姐上樓庭

員外看見他一對女兒上的樓來，這是怎來的，這等巧呢？列位不知，這是吳安見員外大怒，量吳存難脫公道，叫秋霜報與他二位姑娘，這小姐恐怕大打吳存，無人去找相公，所以來得凑巧，閑言不敘。却說——員外一見女兒，住手不打，二位小姐上前說：『爺爺！看爲兒的薄面，把他饒過。』員外見女兒與他講情，可憐的意思，說：『我不打，我看你的面上，饒他就是了。』又說：『吳存！我看你兩個姑娘臉面，我不打呢！他與你大馬一匹，紋銀百兩，差吳安與你同去，上南昌府，把你姑爺找回，將功贖罪，若找不回來的時節，奴才呀！奴才！我定要你的狗命！』遂說：『吳安！快去備馬，就此起身。』吳存答應，備上馬匹，二人牽定，出了吳家灘，又往南昌府而來了。話說——吳安吳存來至南昌府，仍在西關下店已畢。吳存說：『向那裏去問信呢？』吳安說：『這東邊失火的這店，正是俺頭裏下的那店，不免我前去問店主個信，可不知他知呀不知。』吳存走去，見了店主，把手一拱，說：『店東請了！』店主說：『請了！』吳存說：『我問一人，你可曉得麽？』『不知尊客是問的那個？』吳存說：『正月十四日有下到你這店裏的白相公，是主僕二人，行李大馬，不知你店被火之後，他往那裏去了？』店主說：『你問的是白相公麽？』吳存說：『正是。』『店主說：『他到了好處了！』吳存說：『他怎麽到了好處呢？』店主就把梁太太領去收爲義子，說了一遍。吳存聽罷，心下思想，說：『今日雖問着相公的信息，恐怕他不肯回去！』又問店主說：『這梁府可在何處呢？』店主說：

「就在這城裏太平街上。」吳存說：『多謝指教！』店主說：『好說！』吳存辭了店主，往這店而來，見了吳安說：『却是問着信息，只怕難以回去。』吳安說：『怎的難以回去呢？』吳存說：『聽我道來……』

出了白府門，到了南昌府，便問失火店，店主回答道：這吳存對着吳安說明白，說到是這事好似難劈柴，咱姑爺現在梁府爲公子，想來是身穿綾羅食鼎臠，別說是院深似海難見面，總就是見了相公費心懷，他若是貪圖富貴不回去，咱可是拉他出來把他抬。那吳存聞聽此言將頭點，少不得見景生情再安排，他二人說話中間紅輪落，猛然見店家秉燈送了來，店家秉了燈來，他二人用了晚飯一夜晚景不提。到了次日，用罷早飯一同進了城來，他二人來到梁府門外，只見人煙鬧市，出來進去的頗多，却不見相公的影兒。吳存見從府出來一位老者，向前拱了一拱，說：『借問大爺，怎不見梁府少爺出來呢？』老者說：『你問少爺何事？』吳存說：『我有一事想求見少爺。』老者說：『你可想錯了！那少爺在內書房觀書，恐亂神思，諸事不管，不會客，老爺進京，家中無人，一概事體，俱是太太照應，有什麼事情稟知太太，不能相見少爺。』老者說完，徜徉而去。吳存聞言好不愁悶！二人在梁府門首，呆立幾個時辰，無法可想，只得仍回客店。話不可重敘，他二人住了十多日，長在府門來往，並不能見面。這一日吳安與吳存說道：『你長伺候姑爺，你知道他心裏所喜的是什麼東西呢？』吳存說：『他別的不喜，他最愛的是畫。』吳安說：『他喜的什麼丹青？』吳存說：『他是愛的水墨丹青。』吳安說：『這就是個門道，你到明日城裏畫店之內，買他一軸，拿在梁府門前去賣，或者有人報與相公，他到買你的畫，叫進府去，就能見面了。』吳存聞言甚喜，即拿了幾兩銀子，到了畫店，揀好的買了幾軸，拿回店來。次早用了早飯，拿定兩張水墨丹青，往梁府門前而來……

這吳存邁步出了客店門，以上那梁府門前賣丹青，到在那太平街上發喊聲。

我賣的巧手丹青水墨畫，上畫着山水人物不老松，還有那清清秀秀山共水，還有個層層疊疊花與草。

仙亮亮樵夫　柴到古徑　飄颯颯漁翁撒網把船充　那一位君子賜顧看一看　我管保一見筆蹤就根中正是這吳存呼　把畫賣　忽然間轉過一人把客稱

吳存忽然見轉過一人說：『老客你這畫也准先看看否？』吳存說：『自然先看。』那人說：『我看看好否？』吳存拿丹青一軸畫，遂即遞過去；那人接過，伸開一看，說：『果然畫的精工！這所畫之軸，可要多少錢呢？』吳存說：『我這畫少了不賣，足要五十兩紋銀。』那人聞言，急忙把畫捲起，沒好氣說道：『你去那個後花園中，去喊喊少爺去來，只怕要你的，我們要不起。』列位，這原是那人嫌貴的話，那如正中吳存的心思，吳存遂即問道：『老兄！這花園在何處呢？』那人往北一指，說：『就是那顆樹間花園，緊靠少爺的書房，你快去喊去罷。』吳存把手一拱，『蒙指教了！』說罷，拿起畫來，往北而去。惹的那人哈哈大笑，說：『這人眞是個呆子，連個好歹話也不知，還做買賣。』不說那人笑他，且說——吳存拿着畫兒，來在花園牆外，呼喝起來了。那白相公靜坐書齋，聽的賣丹青的喊叫，不覺暗笑，遂叫書童：『把花園後門開開，把賣丹青的叫進書房，我看他的丹青好哇不好？』書童不敢怠慢，遂把花園門開開，跑將出來，說：『賣丹青的，你往這裏來。』吳存聞言甚喜，說：『是誰人要買呢？』書童說：『我家少爺要買，叫你往書房裏去咧。』吳存聞言，喜不自勝，跟定書童，來至書房，那白似玉抬頭一看……

似玉抬頭看，打量賣畫人，頭帶青小帽，身穿藍衣衫，手中擎雙畫，滿面笑盈盈，却不是別個，原來是吳存。他只說遠走高飛他鄉去，誰料想還在南昌過光陰。從幾時學會街前作買賣，也强似爲奴作婢跟着人。你倒是發的畫來求的畫，你對俺一一從頭說個眞。他定然厚贈銀子不講價，念的是從前主僕故人恩。白似玉句句說的切近話，那知道吳存買賣另有心，他把那姑爺口內尊又尊，這吳存說向前來把頭叩，這吳存說向前來把頭叩。

我今日一則賣畫二訪事，實實的爲的姑爺你的身，白似玉聽了此言直發愣，不由的心犯躭轉自沉吟。

白似玉心中沉吟說：『吳存你怎說爲我賣畫呢？』吳存說：『姑爺你不知，聽我道來：……』

小吳存滿臉帶笑便開言　聲了聲姑爺在上聽根底　自從那被火以後分了手　我可就回上進賢吳家灘
到了家對我員外稟此事　怪着我不領姑爺回家轉　把員外一時氣的怒冲冠　他把我吊在馬棚打皮鞭
多虧了奶奶姑娘把情講　我若是找回姑爺容自可　又與我大馬一匹銀百兩　才把我卸下落在地平川　他叫我尋找姑爺轉回程
府門前不敢對人說實話　全美是救我吳存身不死　白似玉心中不悅，說：『吳存！　話，你說我顧不的你了。想當初你不顧我，到今日我可如何顧你！』吳存兩眼含淚說：『姑爺你不顧我，我死也無
怨，難道說你連員外姑娘不顧了？』

這吳存未從開言淚直傾　叫了聲姑爺在上聽分明　你就是不顧吳存是小事　我總死陰曹地府無怨聲
俺員外本是你的救命主　俺姑娘却與你是結髮情　諸日家倚門而望淚盈盈
難道說一家人家全不顧　在梁府情吃坐穿怎安生　你也該拋了梁府還家中
你想想一女許配意深遠　這吳存說的俱是情節話　白似玉聽着只當耳邊風
白似玉說道：『吳存你說我與員外有救命之恩，我與姑娘有結髮之情，本該回去，我就是不回去，那見的我就負員外救命之恩，就負了你姑娘結髮之情了呢？』吳存說：『姑爺你也不用說了，你執意不回，我能拉你同去不成！我是也難回去，我把這兩軸丹青送了姑爺，我若思起姑爺來，前來看看姑爺，千萬莫要叫人攔阻。』白似玉說：『這麼我却相領，要來看我，還從花園而來，莫從前門而進。』吳存說：『奴才說完了，我要告辭去了。』白似玉說：『書童把他送出花園。』書童答應，把吳存送出花園，開了後門；那吳存從腰中摸出了有二兩多的一錠銀子，遞

於書童，說：『書童哥！　哥說的那裏話？　就是開門關門呢，也是禮當，怎好領情？』吳存說：『不必過謙，若是我來拍門，你就開開門就是了。』書童說：『再沒有不開之理，如此說，我就收下。』二人說罷，吳存出門，書童關門。吳存回店而去，吳安一見吳存手中無了丹青，就知是見了姑爺，即忙迎出店來說道：『今日一定見了姑爺了，他可是願意回去呀不回去呢？』吳存長歎一聲說：『咳！　我可無有救了……』

這吳存未從開言淚如麻　高叫聲吳安大哥聽根芽　我今日梁府門前把畫賣　可可的內書房裏遇着他
那是我好話說了千千遍　俺姑爺咬住牙關不回頭　我吳存直到絕地無了救　你與我想個門路生個法
這吳存把話說完淚如流　那吳安有語開言把話答　常言說大海不禁河來瓢　又道是勤來勤力搬動山
吳安說道：『你莫要如此！　不必如此！』　沒有不上杆的猴，——不過打幾會鑼，咱與他直說，他不去再另生法，你
你不必淚下汪汪心痛酸　聽着我把話說到你心間　無非事用個功夫親成就　難說是這些小事不拐彎　就沒了神鬼不知巧機關
不過是多把銅鑼敲一會　不怕那猴子不上咱的杆　我管保把他弄回吳家灘
下一回吳安店中定巧計　還待我接接續續往下連

話說——吳安勸了一回，復又問道：『你是如何進去的呢？』那吳存把怎麼賣畫進去的話，說了一遍。吳安說：『你提我也來了沒有？』吳存說：『沒有提你跟來。』吳安說：『你還能弄見他否？』吳存又把與書童銀子，買下路的話，說了一遍。吳安說：『兄弟放心，我管保有法把他弄回去。』吳存說：『大哥你有什麼方法？』吳安說：『你只管放心！』

這吳安聽他言罷喜眉尖　說道是兄弟只管放寬心
常言說事在謀而不在勇　又道是柔能克剛尖磨圓
咱不過多住十朝並半月　管教那姑爺隨俺奔陽關
話說——吳存又問道『大哥倒是生個什麼法，叫他跟咱走呢？』吳安說了一個囫圇話　那吳存不由開言問一番　這吳安說了一個囫圇話　我不敢比那三國諸葛亮　也聽過　子兵法巧計篇
上，再往姑爺書房裏去，把書童叫出來，我有妙計。』二人說罷，到了次日清晨，吳安吳存在街上閑遊，偶然遇着書
童，吳存向前一把拉住說『書童哥！上街有何事情？』書童說『少爺差我來買書咧！』吳安也向前問道『這是
何人？』吳存說『這就是伺候少爺的書童哥哥。』那吳安笑嘻嘻的把書童邀上酒樓，吳安滿斟三杯，遞於書童，
說『書童哥哥！咱今日初會，我先敬三杯。』書童說『老兄！今日初會見面，怎好叨擾！』吳安說『書童哥聽，今日
雖是初會見面，却是一見如故；你先飲三杯，才見的是知心契友。』書童說『我就先飲三杯。』接過飲干，吳安使
個眼色，吳存會意，提過壺來，說『書童哥！我這三杯，更當敬了。』書童說『吳哥！這位老兄，已讓了三杯，我這酒量
有限，請坐下說話，不必讓了。』吳存說『書童哥！不是這話，你若不飲我這杯酒，顯的有厚有薄，咱兩不是契友了。
』書童推辭不開，又飲了三杯。書童說『吳哥！這位兄台貴姓？』吳存說『他也姓吳。』書童說『大號。』吳存說：
『他名吳安。』書童說『也是吳哥。』吳安說『我聽吳存兄弟說，你在梁府伺候少爺，這位少爺有些性情不均。
』書童說『吳兄怎知他性情不均？』書童說『我與他是鄉鄰，若不是咱兄弟們相契，我不對你說你可防備於
他。』書童說『怎麼樣的性情不均？』吳安說『聽我道來……』

這吳安啓齒開言把口張　說道是書童哥哥聽言良　這少爺性情不均多古怪　你可要小心提防莫要慌
無故的拿灣長把人打罵　動不動拳打脚踢把人傷　在家中打死小子名白亮　把他那萬貫家財來化光
所以才遠走高飛到此地　何嘗是投親路過府南昌　昨一日店家失的那把火　也是他故意找的那災殃
不知道太太怎麼無眼力　却把他收留在府當兒郎　書童哥陪伴少爺如伴虎　不定是何時總被他的傷
這吳安撒能一些滿天謊　那書童一時心裏沒主張
書童聽了是信不信，說『吳哥！今日吃酒，莫論少爺的性情均與不均。』吳安拿壺，把在手中，說『書童哥，你再
飲三杯，我還有個要緊的話對你說。』書童說『有什麼要緊的話說？』吳安說『你飲三杯。』書童又飲三杯。吳
存說『書童哥！要聽要緊的話，須得再飲三杯。』列位你說這書童本來酒量有限，又不輕易與人喝酒，常言說的
好，——喜酒悶茶——他聽了那片言語，心中不投，且是酒又飲得太急，復連就是十二杯，不覺大醉，靠在桌案以
上，頭也不能抬了。吳安見他大醉，心中甚喜，把他買的那部書，拿將過來，就於泥水之中，沾塗了沾塗，說『吳存你
把他負着送到他花園裏，你就回來。』吳存答應，背起書童，往梁府花園而來。二人來至花園，吳存見一人皆無，把
花園門用手一推，光啷一聲，門開兩扇，吳存伸頭一看，見花園裏也無一人，吳存便把他架進花園，把部泥污的新
書，放在他懷裏，叫他用手抱着；這吳存才把手一撒，撲通跌在塵埃，吳存連忙走出花園門來，把門代過去了。且說
——書童跌在塵埃停了一會，爬來拿著那一部書，元是合肩塌眼，趔趄着趣的走到書房門外，說『少爺！我
與你買了書來了。』

這書童帶酒沉醉進了屋　手提着泥污一部聖賢書　只見他腿打顫骨站不穩　又聽他咬牙不眞任意呼
他却是口稱少爺說少幼　不覺說不上書來說是禿　滿口說盛成不浮滿不怕　慣不的在家打人動手粗
站不住前一張來後一仰　只手就東一捕來西一捕　白似玉見此光景心好惱　罵了聲無益奴才小匹夫
我差你大街去把古書買　爲何的摸在酒廠把酒吞　在那裏吃的這等如泥醉　把新書丟在窩裏去沾塗
白似玉越思越想心越惱　上前來一脚踢倒地平川　那書童如同無事一般，趕上去拳打脚踢只一頓，
白似玉把書童痛打書童如無事的一般，白似玉口中不言，心下暗想說『這個奴才，醉的如瀾泥一般，打他也

不覺第他酒醒再打。』且說——吳存把書童送到花園回去見了吳安吳安說『你把他送花園去了麼？』吳存說：『送去了。』吳安說『可有人見麼？』吳存說『並無人見。』吳安說『你拿幾兩銀子到個衣鋪裏照書童穿的衣服樣色買來我自有用處。』吳存答應拿了幾兩銀子到了個衣鋪裏檢與書童一樣的衣服買了一套拿來交與吳安。吳安說：『你去到花園外邊打聽若有什麼動靜回來對我說知。』吳存聞言去訖。——却說書童酒醒白似玉問道：『你是與誰喝酒吃的這等大醉把書汚穢？』書童一時回答不上白似玉心頭火起說『奴才眞眞氣死我也！』

白似玉一陣火起透天關　罵了聲該死奴才膽包天　我差你大街以上把書買　最不該摸着燒酒當茶飧
吃了個酩酊大醉還家轉　把古書拋在泥窩水那邊　想你這穢汚聖賢該你死　把少爺全不放在眼角看
白似玉說著說著心頭惱　你看他桌案取過打馬鞭　照着那書童身上著實打　抽的那書童打滾叫連天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底事　再把那下一回裏接著看

話說——白似玉把書童痛打一頓又指著說道：『今日打你以儆將來倘過日再要如此定要狗命。』說罷走出書房。書童渾身疼痛還一步一點出離書房來在花園仰臥花亭兩眼垂淚哭起來了。吳存牆外聽清立時跑回對吳安說知。吳安說：『正要如此你去再到花園把門叫開用好言語把書童哄出到咱店裏我自有計。』吳存立時又到花園門首將門拍了幾下書童正在花亭慟哭忽聽有人拍門拭了眼淚向前把門開開見是吳存眼含慟淚說：『吳哥可叫你害了我了。』吳存說：『怎的俺害了你了呢？』書童說：『吳哥是你不知聽我道來：……』

這書童未從開言淚兩行　叫了聲吳哥在上聽衷腸　只因我街前與你來飲酒　那少爺故意拿灣把我傷
這不是渾身打的毒又腫　實在是遍體疼痛怎麼當　這書童說罷淚似秋夜雨　那吳存聽著也甚好悽惶
吳存也覺可憐說：『書童哥你今日被屈實爲與小弟飲酒小弟甚是惶恐！小弟無可伸謝我大哥有萬靈膏現在身邊又能止痛亦能消腫不免你跟我到西關叫我大哥與你貼上幾貼全好。』書童說：『吳哥當眞有此靈膏嗎？』吳存說：『焉肯相欺！』書童說：『既如此我跟你前去。』二人把花園門掩上往西關而來。

這吳存說罷便在頭前走　後跟着挨挓受氣小書童　他兩個一行走着把話講　那吳存連忙大哥口內稱
你今受氣實實爲我小弟　我心裏却是愧對又惶恐　我大哥萬靈膏藥現在身　那原是神家仙方妙又靈
不論那瘡症疔毒立刻好　而且是又能消腫又止痛　管保你損傷全愈就安寧
一節是我與大哥來道罪　再則是也跟咱是好賓朋　這吳存說的俱是熱腸話　那書童聽着不由喜心中
書童歡喜說：『吳哥說什麼道罪呢？今日小弟受氣原係少爺故意揑灣並不預吳哥之事且是今日又蒙厚意相贈靈膏實蒙情不盡了。』二人且說且走來至西關店外吳安一見急急走出店來迎着書童說：『書童哥爲何這等狼狽而來？』書童便把怎麼挨打乞賜靈膏的話說了一遍。吳安說：『原是如此裏邊店裏請坐。』三人說罷進了上房。彼此坐定吳安說：『書童哥你今日受氣想來未曾用飯！』吩咐店主與俺整飯來吃。書童說：『好的我還不饑。』吳安說：『書童哥你我既係契友何必太謙？你今日喝酒咱不吃燒酒了吃黃酒罷。』書童說：『那也可以。』不多時整上飯來三人用飯已畢吩咐店家：『你把杯盤撤去。』吳安說：『書童哥今日之事我有一言相告不知你愛聽否？』書童說：『你我相契就如同胞有什麼話盡管請講小弟是無不從命！』吳安說：『既是如此聽我道來：……』

這吳安不慌不忙把口張　叫一聲書童大哥聽短長　昨晨呵是咱初次才見面　有話兒不便細說細商量
現在今咱是成了知己友　我才敢慢慢破條說其詳　你可要小心事奉不提防
你未必不說弟言多虛假　必定是誤作諂言把他傷　才信我金石良言話衷腸
我想你聰明伶俐又俊秀　而且是現正青年少年郎　到那裏不是吃飯穿衣裳

何苦的在他手下受惡氣　拿著那父母遺體去受傷
這裏我金石良言來勸你　可要你寸心不昧細思量
若要是不聽我這良言勸　准備著大禍臨身遭災殃
書童說：『吳哥！你說的眞是金玉良言，我的主意已定，是要逃走，但這時下不能。』吳安說：『何以不能呢？』書童說：『手中無有盤費。』吳安說：『常言說的好——殺人殺死救人救活——我既對你說，在此有禍，要不能周濟你逃走，豈不枉說了麼？這又顯不出咱兄弟相契來！你要逃走，今夜亦不必回去，明日起身盤費有我周濟。』書童喜之不盡，說：『多謝兄弟厚意，過日得地恩當重謝。』三人說罷，書童住在店裏。吳安把吳存叫在一旁，伏耳低言，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囑咐一遍，吳存出的店來，到了小街，檢年輕的乞丐，叫了一個：『你往這來，我與你說話。』那乞丐聞言，跟定吳存，來在無人之處，那乞丐說：『大叔把我叫在此處，有何話說？』吳存說：『我有一事，與你商議，我不難爲，與你可不知你願去呀不願去？』乞丐說：『當眞的不難爲我，我就願去，是什麼事情？大叔你說。』吳存說：『你聽了：……』

這吳存從從容容把話談　叫了聲乞丐仔細聽我言　我看你年輕少壯有心眼　所以才有樁小事把你煩
我給你一套衣服銀三兩　你跟我到在梁府後花園　你在那坑花亭上假上吊　當緊的閉目伸舌將人瞞
不過那頓飯茶時就回轉　却到是又有衣服又有錢　這乞丐聞聽此言心歡喜　說道是這段方法咱會玩
我這會老牛皮氣假粧死　這樣事獨自我才爲的全　他二人說話中間紅輪墜　那吳存領定乞丐走的歡
這去了准備逼走白似玉　只落的太太後悔到兒邊　衆明公要知後來吉凶事　須待是下一回裏接前言
話說——吳存把乞丐領到僻靜所在，買的衣服，與他換上，打扮的書童相似，把他暗暗領進花園藏在僻靜所在。那吳存囑咐道：『等我與少爺說會話，你可上吊。』乞丐說：『是了。』吳存說罷，竟往書房而來。白似玉見是吳存進來，說：『你爲何這晚天才來呢？』吳存說：『姑爺不知，我也回不的家了，只得在此做了個小生意，街前貿易，僅能糊口，白日不得空閒，所以天黑，才能看看姑爺咧。』白似玉說：『原來如此。』吳存問道：『剛才書童與我開門，我與他說話，他不言不語，眼淚汪汪，所爲何事？』白似玉見問，不由怒氣冲冲，說：『吳存！是你不知，細細的聽我道來：……』

白似玉未從開言氣忿忿　叫了聲吳存承耳聽言音　這書童膽大包天眞可惡　提起來活活把我氣在心
我差他大街以上把書買　誰料想回家喝的醉醺醺　他把那聖賢古書泥窩格　沾塗的神頭鬼臉字不眞
在書房東倒西歪站不穩　滿口裏胡言亂語說轉音　那是我不由一見心火起　我將他拳又打來脚又踢
只是俺今日打來戒來日　怕的是看慣自然又如今　所以才不言不語淚紛紛　想來是皮肉疼痛難禁受
似這等身被皮傷無限苦　可是他自作自受不怨人　那吳存開言又把姑爺尊　白似玉對着吳存說一遍
吳存說：『姑爺！你原不該打他。』白似玉說：『怎的不該打他？』吳存說：『姑爺想你才進梁府幾天，與家人小子，並無深恩，你今把他打的如此，未必不替他生氣，萬一闖出別的亂子來，姑爺豈不悔之晚耶？』白似玉聽了吳存這一片言語，口雖不言，心裏暗想，說：『此言是理，也覺後悔。』他却口中說道：『他死不了，我就不怕，還有別的什麼亂子鬧呢？』他二人說話在房。且說——這個乞丐，有半更天，他上了花亭，找了幾個磚，疊將起來，把繩拴在腰裏，從領子上摸出來，把上頭結在樑上，收拾停當，用脚把磚蹬塌，學那眞上吊的一般。吳存與白似玉在房中敘話多時，吳存說：『姑爺！我明日一早還要上街貿易，不能久停，我要辭別去了。』白似玉說：『我與書童掏了這一場氣，心中正悶，你多坐一會才好。』吳存說：『姑爺！要是悶倦，我明日再來，今日晚了。』白似玉說：『你明日可要早來。』說罷，吳存出了書房，來至花亭，見那乞丐吊在花亭，急急跑回書房，說：『姑爺！不好了！』白似玉說：『怎麼來？……』

吳存開言叫，姑爺聽言良，你可有了禍，必定把命償；我才出門走，叫他開門牆，他到花亭上，見他頭懸樑；身子直挺挺，舌伸四指長，書童上了吊，一命見閻王。

你若是不信親去與我看　你跟我到那花亭看其詳　這樁事倘若有人知道了　姑爺呀必定拿你到公堂

況且是你打書童皆知曉　梁府裏衆人俱都氣昂昂　光想想王子犯法民同罪　又答上太太不是你親娘

怕只怕梁府家人齊使刀　倘若是太太不管定遭殃　望姑爺早些思想脫身計　若要是一步遲慢罪難當

似玉聽的道立時魂靈飛，嘴裏打瓢骨渾身强微微；叫道吳存兄掇燈照明白我與你同去，仔細用目觀，死了與沒死，實實報我知。

這吳存聽罷掇燈頭前走　後跟着心驚膽戰白相公　他二人急急忙忙來的快　猛抬頭看見書童吊花亭

白似玉不敢近前仔細看　遠看看舌伸四指閉雙眼　只嚇的魄散魂飛九霄雲　只嚇的心神亂跳不安寧

這吳存抖膽上前摸一把　急回來似玉面前稟一聲　吳存說：『已竟死訖。』白似玉說：『這可怎了？』吳存說：『人命關天，我有什麽法？我要走咧！』說罷，就往外走。白似玉向前一把拉住，說：『你莫要走！』吳存說：『我不走，怎麽着呢？你莫拉我！』說着又走。白似玉怕打人命官司，又見花亭上那死尸閉目伸舌，直挺挺身子，搭拉着兩隻手，把膽就嚇破；見吳存往外走，他隨着吳存走出，吳存一見心中歡喜，故意問道：『姑爺你也怎麽跟我來呢？』白似玉說：『我也跟你去。』吳存說：『你若要跟走，快著走跑。』白似玉說：『正是。』吳存說：『你要跟我逃走麽？』

這吳存說能兩腿嚇如飛　白似玉一倒一跌緊緊隨　一節是怕打官司去償命　又加上花亭死尸將他嚇

所以才花園不敢時刻站　不由人遂著吳存出票罪　這吳存口中不言心上想　說得是這個方法却使得

想從前好話說了幾萬句　你看他咬定牙關不肯依　到如今才到你走却跟走　你却是步步跟俺走的急

你等是中了俺的牢籠計　只怕他梁府書房不能歸　這吳存走着越想心越喜　白似玉心驚還怕有人隨

正是他二人急急往前進　猛聽的城門發喊將人催

城上喊道：『也哈！有出城的，即忙出城，城門要落鎖了。』二人聞言，急急出了城池，且說——乞丐見他二人已走，伸手將樑上繩頭解開，自己跳將下來，出花園而去。却說——吳安在店裏與書童貼上幾貼萬靈膏，又閒談一回，吳安說：『今日你受了勞苦，早些安歇，養養身上傷痕，明日好起身。』書童答應，安歇去了。吳安向店門口探信。……』

這吳安悶悶不樂坐店門　你看他反來復去自思忖　大約看這天總有一更後　怎不見吳存回來說事因

莫不是此計不准有變化　花園裏遇着細人多意人　莫不是姑爺看出書童假　書房裏嚴刑審問小吳存

正是這吳安心中胡打算　猛看見從東來了兩個人　這吳安看見二人心歡喜　故意的打個啞謎把手掄

那吳存一見便知他的意　領着那白家姑爺往西奔　他二人心急似箭來的快　猛見了一座破窰似山林

二人看見破窰，吳存說：『姑爺莫往前走，你先在那個窰裏避避，我回去偷匹馬來，與你騎着，咱好逃走。』白似玉跟着吳存走的甚急，直使的口中奔喘，身上力盡，恨不得有馬騎才好；也不尋思，怎的他能偷馬？隨口答道：『我在此等你，你可快去快來。』吳存聞言，回身往店裏來了。……

這吳存他把似玉存破窰　他這才反身回步不停勞　一心裏來與吳安同商議　招商店拉出能行馬逍遙

黑夜駝定那相公白似玉　順撲着陽關大道往前逃　那吳安店裏算賬起身走　小書童想要見面撈不着

衆明公要知後來吉凶事　只等着下一回裏說根苗

話說——吳存把白似玉寄在窰內，回店見了吳安，長短如何，對他說了一回。吳安說：『既如此，你把馬匹拉出店去，叫姑爺騎上，你先逃走，我隨後與店主算賬，也就起身。』吳存把馬拉出店來，在窰前說：『姑爺出來，快忙上

馬。』白似玉聽說，從窗裏走去，認鐙乘馬，把馬催開，順撲陽關而來。白似玉說：『員外不見怪於咱嗎？』吳存說：『並不見怪。』白似玉說：『把南昌府梁府的事情到家可一字別提。』吳存說：『是了。』他主僕說罷，曉行夜住，飢餐渴飲，來在吳家灘，見了員外，員外喜之不盡，仍把白似玉送到務業村讀書，遂吩咐吳存說道：『你伺候你姑爺讀書，不准你叫他出門邊，若有什麼事情，也不准你稟他知道，他若十分要出來，你不能向他稟知。』吳存說：『奴才記住了。』吩咐已罷，吳存領着白似玉上了務業村，這句言講不着。且說——吳安算明店賬，清早起身回家。却說——書童睡到天明起的身來，不見吳安吳存的影兒，來問店家店家說：『早已起身走了。』書童又不敢回去，無奈也逃去了，這也不講。且說——那梁府廚上到了飯時，不見書童前來取飯，到了書房一看，見一人皆無，稟太太，太太吃了一驚，不由得哭起來了。……

梁太太聞聽此言吃一驚　他把那兒呀兒呀叫幾聲　自從那觀燈收了你在府　爲娘的待如珍寶不非輕
不知道那些不如你的意　却到是黑夜逃走去無蹤　恨只恨書童奴才眞可惡　怎麼該不報我知跟他行
實指望收留在府防備老　不料想竹籃打水落了空　這太太年邁悲哀過了度　只見他噗通跌倒地流平
衆丫環向他前來忙扶起　不由的捶捶後心拍前胸　只覺着頭昏眼花心不穩　躺着那象牙床上不作聲
不言這太太得了想兒病　再說那化緣和尙全任僧
梁太太得了思兒重病差人尋找公子不提。且說——全任和尙，自梁府化緣，見了瑞白，話未說透，思想起來，心中納悶，說『邱宅死的，倒是何人呢？』

這全任獨步禪堂暗徘徊　不由的怕怕想想自疑猜　邱瑞白他在梁府爲公子　邱宅裏是誰赴了望鄉台
怨不的大李村中李員外　松林裏人命官司不能開　那原是十七伯父合伯母　這其中委曲灣轉入莫猜

恨只恨尙未說完聖旨到　邱瑞白同他義父去迎差　紅姑娘只當兄弟身辭世　那知道現今公子在梁宅
今一日我與姑娘去報喜　也叫他知弟身榮放心懷　這全任思想多時主意定　你看他整整僧衣合僧鞋
他這裏收拾停當才要走　猛看見賊子郎靑進寺來
全任見郎靑進寺，只是笑嘻嘻的急走幾步來在全任面前，深深一揖，說：『大師父在上，小弟禮到。』全任卽忙還了一禮，說：『有禮相還。』全任說：『禪堂吃茶。』郎靑跟定全任來在禪堂，敘坐已畢，茶罷撤盞，全任故意問道：『山主貴姓？』郎靑說：『俗弟姓郎。』全任說：『大號？』郎靑說：『俗弟年幼無號，賤名是個靑字。』全任又問：『仙鄉何處？』郎靑說：『敝處郎家村。』郎靑也問道：『大師傅大號？』全任說：『小僧法名全任，』郎靑說：『大師傅那裏人氏？』全任說：『小僧是雲南人氏，雲遊到此，蒙吳員外收留寺中，多有驚動衆位山主了。』郎靑說：『好說。』全任說：『郎山主到此荒寺，有何貴幹？』郎靑說：『是你不知，聽我道來：……』

這郎靑從容開口把話宣　說道是全任師父在上聽　聞聽說你的道業深似海　感動了佛爺顯聖好靈驗
諸日家求福求壽求不斷　又加上問吉問凶鬧喧天　有小弟心懷一樁虛妙事　常常的懸掛心中不得安
況且是整夜冤鬼來索命　鬧的我魄散魂飛顚倒顚　我今日誠心敬意把籤封　問一問吉凶禍福在那邊
這郎靑說罷前來討籤話　這全任忽然一計上眉尖
全任暗想，我聽這言，這莫氏田秀必定是他殺了我不免拴他一拴，把口供詎出，我好與海公子報仇。尋思片刻，主意已定，說：『山主小僧有一眞言，不便出口。』郎靑說：『師傅有語，但說不妨。』全任說：『山主既不見怪，聽小僧道來：……』

這全任虛詐郎靑把話談　叫了聲山主承耳聽我言　俺把這山主今日看的全
我觀你面部以上十三位　位位裏帶着惡煞人命連　這人命實有男女二三個　却道是錯殺誤傷有可原

你若是不求我替你一解　只怕你想前容易悔後難　這全任虛詐郎青一片話　那郎青不由一陣心膽寒　郎青不由害怕，說『師父相法如神俗弟果有幾個人命連身求師父與俗弟解解俗弟自有重謝不知該怎麼樣解法？』全任說：『我相你面橫上，若看這人命是錯殺誤傷，情理可原，可以解的。』郎青說：『眞眞不錯實錯殺誤傷請問我師父怎樣的解法罷？』全任說：『我先討一討，我看看有救麼若是有救，我便與你解；若是沒救，小僧也不敢背天而行，强與山主解送。』郎青心中遲疑，說：『討了看看上有救替我解送，倘若沒救，他就不與我解送，如何是好？』想到此處，便不敢前去討兆。全任見他不敢前去，道：『山主懶怠前去，莫非是簽上無救，小僧不與你解送麼？我想你是錯殺誤傷的人命，必定有救，咱不果先去討個吉利，你誠心解送了。』郎青聞言，隨即跟定全任出了禪堂，往佛爺大殿而來。……

這才是郎青跟定大殿來　戰競競心懷鬼胎步難抬　只聽得全任擊的磬聲響　賊郎青無奈跪在地塵埃

你看他啓齒開言忙祝贊　祝贊聲西天佛爺聽明白　俺這是爲的郎青誠心敬　有一樁灣灣事情在內埋

望佛爺或吉或凶或應兆　我郎青早些預備好安排　這郎青祝罷抱過籤筒占　猛然間一支靈籤跳下來

郎青祝畢，抱過籤筒，晃了搖幾下，忽然從裏邊跳出一枝籤來，全任上前拾起籤，郎青一看上寫着上上籤語，全任看罷，說道：『還好，幸喜可救。』郎青聽說有救，心中歡喜，說：『師父這籤說是有救，不知怎樣的救法？』全任說：『你在那處將誤殺何人，村莊姓名，因爲何事，開寫明白，用黃紙封了，我與你共上佛劫，供在桌上，我有解冤經一部，我替你誦念，你在下邊跪著七日，自然舊魂超度，你的罪孽已解，便沒了事了。』郎青聞言，喜不自勝，說：『師傅你去拿文房四寶來，待我開寫。』全任聞言，叫改邪去拿筆硯，把郎山主送到後邊禪堂裏，叫他自己去寫，莫要看他。』改邪答應，把後邊筆硯，送到禪堂，郎青也跟到禪堂，用上黃紙，鋪案上，把墨研好，才欲要開寫，尋思起來，又到了前殿，問全任：『這小人命，亦開了否？』全任說：『人命不在大小，但有人命，你就開了；倘若開不全，這解冤經解不著，他還找你索命，還是不好。』郎青聞言，這才回來，閉上房門，寫起來了。……

這郎青提筆在手開明白　你看他字字行行寫下來　趕却是誤吃毒飯有了災

那是我爲藥王黜害了他　俺二人頭一冤仇要解開　產下了血塊娃兒小嬰孩

僧普祥託我與他找父母　無奈何將他抱在太白村　俺二人第二冤仇要解開

趙村裏有個胡門莫氏女　俺二人前世冤孽命所該　弄的我身入櫃箱被賊抬

只因他眞武廟裏去開櫃　不得已把他惹的血染懷　那是我出於無奈害了他

田家鋪有個武生名田秀　海家倉轉借玉杯託秀才　我與那海家公子有仇恨

不料想士元騎馬迷了路　那田秀替他把頂鋼刀挨　那是我爲殺士元錯殺他

黃家灣裏個徐門郭氏女　他在那井邊汲水潮下來　只爲那老者對我說就裏

那是我借名頂替小王黜　半夜裏前去姦騙女裙釵　那女子寧死不隨俺心意

這是俺爲害王黜害了他　俺二人第五冤仇要解開　這郎青五樁人命寫完備

俺看他封了又封裏又裹　怕的是有人看出字筆來　他敢則收拾停當門開放

照着那全任面前便下禮　望師傅早些與俺用印張　這郎青說罷封好遞過去

全任說：『郎山主你封的這個封，用不的，叫我疊個封兒你看。』卽拿了一張閑紙，疊了個封兒，遞於郎青，說：『就照這個法疊紙，要七層莫露字跡。』郎青遂卽把字拿回禪堂，把門閉上，照着疊法，疊上封好。豈不知全任早已疊了一個假封，用印已罷，單等抵換。見郎青疊的封子，與自己疊的相同，心中歡喜，拿過印盒，用印已畢，說：『這個印封我好供養冤魂，你磕頭罷。』郎青連忙跪在塵埃磕頭，全任乘他磕頭，站將起來，打了個問訊，把眞封拿出來了，格在袍袖裏邊，把假的供在上邊，說：『你起來上香，上了香，我與你誦解冤經。』郎青答應起來上香已畢，跪在

下邊，全任敲動木魚，誦起經來了。……

這全任敲動木魚誦假經　此一時弄的賊子賽呆恐　賊郎青只說與你把冤解　那知道却是詐他眞口供

這全任口中不言心暗笑　郎青賊你可上了我的繩　我與你仇深似海一般樣　恨不能拿住賊子萬剮零

最可笑賊子有眼不認我　却把我當作成仙得道僧　不想想罪犯如山怎能解　豈不是蝦蟆想要上天宮

這全任思一思來想一想　却是他木魚敲的響連聲　小郎青誠心敬意下邊跪　那全任口裏不斷瞎咕噥

不言這全任寺裏胡打算　再把那起病盧爺明一明

盧太爺自看了李雷孫黃徐坤他三人的案卷，却是無頭判斷，急的渾身是汗，偶爲賊風所撲，身得重病，調治月餘；自覺已好些，養了幾日，身體康健，要上進賢縣私訪。一日向主丈的先生說道：……

盧太爺開言啓齒把話論　曾了聲先生承耳聽我云　我盧某身受皇家爵共祿　秉忠心上要治君下澤民

只因爲進賢縣裏三件事　弄的我身不起牀病沉沉　現如今疾病痊愈康健了　如何敢宴安居處辭苦辛

我把這衙中事情託於你　去上那進賢縣裏走風塵　訪一訪徐坤如何殺黃虎　包袱裏娃子他是誰家人

這傻子吃糖如何廢了命　再訪訪棺中人命是何因　盧老爺說罷要去私訪話　那先生開言又把老爺曾

先生說道：『貴體新病才好，理當將養。』盧公說：『已經養了這幾天了，身體康健，豈不可去！』先生說：『盧太爺誠心要去，不免受此勞苦。』盧公說：『爲國盡忠也講說不起，』二人說罷，盧公就打扮起來了。……

盧太爺三堂以上把衣更　內裏人手忙脚亂不消停　急忙忙脫去朝服摘紗帽　登時間改變爲官舊時容

一見他一頂綸巾頭上帶　身穿着絲綢道袍深薰薰　有一條青絲單縧腰中繫　穿一雙粉底皂靴足下蹬

手中裏拿定卦板蓋中藏　胳膊上跨定聖賢百中經　輕輕的手提塵尾左右擺　飄飄飄超出凡塵主仙翁

盧太爺打扮停當將門離　不由的開言吩咐內家丁

盧公吩咐：『我上進賢縣私訪，不許走漏風聲，那一個走了息消，回衙查出，定責不恕。』又叫龍淵馬振二人說道：『你二人騎兩匹馬，打扮像客商模樣，在進賢縣裏來往打探你太爺的信息，不可有誤！』二人答應。盧公吩咐已畢，方出衙門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來在進賢縣城西，把卦板摸出來，來至村中，高聲吆喝起來了。……

盧太爺進村來敲那卦板　喊了聲衆鄉親你是聽言　麻衣相柳莊相我都俱會　大六壬小六壬看的周全

馬前課全口決胸中熟練　看墳塋鎮宅基難也不難　老年人問壽限片言取定　幼年人問親事知後曉前

一生下貧與賤如親眼見　八個字富合貴難把我瞞　我能算地理邊多深有水　或是苦或是甜甚麼清泉

我能算地理邊多深有水　或是苦或是甜甚麼清泉　我能算天上星共有多少　幾個明幾個暗由落後弦

正是這盧太爺往前吆喝　猛見了兩個人脫衣伸拳　我若是算錯了分文不要　先許下倒賠你二百大錢

盧公正是吆喝好靈卦，說到有人算卦，忽然看見兩個人，將衣脫了，打起架來，也不知他所爲何事，只見他二人亂吵起來了。……

這見他二人一齊氣不息　他則敢急急忙忙脫去衣　這一個泰山壓頂使拳打　那一個餓虎扑食用脚踢

這個說咱就今日碰了罷　那個說往後我也顧不的　他二人含含忽忽吵鬧打　好不帶悶死私訪盧府尊

衆明公要知二人是那個　還得你裝支香烟與我吃

話說——盧太爺正然吆喝算卦，忽見兩人打起架來，這個說：『我拚了罷。』那個說：『我也顧不的了。』盧公聽的此言，有些路走，向前來說道：『你兩人莫要打，我能算你是爲麼？』衆人想着他的算法如何，把兩人拉開，說：『你兩莫打，叫先生算算是爲何打架。』兩人聞言，也就怔了。盧太爺說：『你過來。』我與你算算，是爲什麼打架？』那兩人聽說，走到盧太爺面前站住。盧太爺把他兩人看了一看，說：『知道。』衆人說：『俺却不知是爲什麼咧，你知道是爲什麼？』盧太爺說：『你聽……』

盧太爺未曾開言笑嘻嘻　叫了聲衆位君子細聽知　他兩人起初原以小事起　到後來做的那事實實難
在家裏恐怕父母知道了　在外頭親戚朋友不敢提　想當初你也不該跟他去　到如今他也不必將你依
你兩個未從舉意想一想　這樣事倒是做的做不的　如今晚你又反悔這樁事　所以才打架掄拳脫去衣
你想想我這算的是不是　是你兩自己尋思自己知　我有心清一白兩說爲哪　又恐怕衆人聽去暗笑恥
盧太爺望風捕影一些話　他兩人口服心服心裏知　盧太爺爲何這等算法，就說是准了呢？列位有所不
那二人說『先生算的不錯。』敢說這二人爲誰？因何打架？盧太爺聽他二人，一個說『打了罷。』一個說『顧不的了。』就知道他兩個做的不是好事，恐人
知，聽我慢慢的道來……這二人原是張式李隱，因爲素日偷竊之事，張式叫李隱照應他，李隱又無照應他，二人
爭論，所以打架。盧太爺聽他二人，一個說『打了罷。』一個說『顧不的了。』就知道他兩個做的不是好事，恐人
知道，所以猜訪，何以是當眞看眞。閒言少敘且說——李隱也叫道：『先生你可與我查查看還有俺兩個干係沒
有？』盧太爺心中想道『他如此問法，其中定有人命，便隨卽答道：『水落石出，也是少不了你。』兩人聞言，心中
害怕，張式說：『這也有解麼？』盧太爺說『這怎沒解，可費點事。』李隱說：『先生到我家中去坐。』盧太爺正要
討他們的實話，所以並不謙辭，跟着李隱往李家來了。……

這李隱說罷起身回家轉　後跟着四品黃堂盧青天　一心裏要叫先生把禍解　那知道先生要討眞實話
他要把盧爺讓的進客舍　說說是窄房淺屋莫棄嫌　盧公說兄台說得那裏話　誰似我一年四季在外邊
那李隱急忙拿過一把椅　倚靠著八仙桌子上邊安　說道是先生你在上邊坐　我在那後宅以裏把茶端
這李隱說罷他往後宅去　忽的聲進來男女一九灘　這個說先生與我看四柱　那個說先生與我查流年
這個說給我算算幾個子　那個說算我何日定姻緣　也有那男人出外來算卦　也有那家有病人把課占
還有個不害羞的小大姐　他問問出閨行嫁在何年　正是這衆人吵鬧把課占　忽聽的馬擺鸞鈴響連天
來的是南昌龍淵合馬振　前來找私訪盧爺四品官　那衆人聞聽一齊往外跑　盧太爺也跟衆人到外邊
他照着龍淵馬振將頭扭　嘩哇嘩哇向來擁擠路前　他二人催馬揚鞭去如烟　不說那二人催馬揚常去
再說那衆人算卦鬧喧喧
單說——衆人要盧爺算卦，卦也有問子息的，問壽限的，買賣的，問行人的，問疾病的，問婚姻的，盧太爺俱各開
發出去，抬頭一看，見紅輪西墜，李隱說：『先生！就在舍下住罷，我還有事相求。』盧太爺說：『既是如此，多有打攪
了。』李隱說：『好說！』話不可垂俗，李隱擺上晚飯，盧太爺用罷，秉上燈燭，一人俱無，李隱說：『先生！俺這個事，這
是怎樣的？』盧太爺說：『你識字否？』李隱說：『我不識字。』盧爺說：『這得須把此事寫出，書符一道，帶在身邊，
過了百日，自然無事。』李隱說：『你寫罷。』盧太爺說：『就是如此。』李隱把墨研了，研盧太爺捉筆在手，李隱說
道：……

這李隱開言便把先生呼　叫了聲先生替俺把字書　你寫的頭歲十月二十二　與張式前去賭博把錢輸
那裏俺愁着無法還賭償　約張式把我妹子櫃偷出　俺二人把櫃抬在眞廟　實指望明日前去取衣服
不料想裏頭裝的莫氏女　却道是出身露體命嗚呼　現如今人命問給海公子　鄒老爺夾打審問坐囹圄
這其中就裏機關我不曉　怕只怕問起此櫃拿住吾　那李隱說罷前後眞實話　盧太爺一一寫的甚清楚
這李隱欠身離坐下打躬　尊了聲先生快與我書符　李隱說：『還有什麼不清？』盧太爺說：『也沒有別
『先生與我快書符罷！』盧太爺說：『寫清話再書符哇。』李隱說：『
的不清，鬼走的路，人居住的屋不清。』李隱說：『就把那再寫上。』盧太爺說：『寫上。』盧太爺說：『海公子住什麼去處？』李隱說：『
海家倉。』盧太爺說：『離此多少路徑？』李隱說：『二十里。』盧太爺說：『離此多少路徑？』李隱說：『約有五里。』盧太爺一一寫完，心中思想，好不悶了。

盧太爺寫罷心中細盤算　這樁事其中情由非等閒　莫氏女離此五里路不遠　怎麼著死在海家倉裏邊
說是他出身露體廢了命　怎麼著公子弄的一身担　莫非是公子害他有見證　莫非是李隱妹子有勾連
鄒知縣却無提起這一案　想來是審問明白落在監　我有心眞字八滿問李隱　又恐怕露出私訪眞底端
無奈何且把此事存腹內　等只等見了縣尹問一番　不言這盧爺心中暗打算　那李隱開言又把話來提
李隱又開言問道：『先生心中沉吟，莫不是不願與小弟書符嗎？』盧爺說：『豈有不願之理！』說罷，提起筆來，
批了一張符帖，與李隱帶在身邊。李隱千恩萬謝，一夜晚景不提。到了次日，盧太爺辭去，不覺又來在一個村莊，盧
太爺仍然吸喝算卦。並無人答話，見廟上坐着一位老者，盧太爺上前問道：『借問老兄，貴莊是什麼村莊？』老者
說：『先生荒村是黃家灣。』盧太爺聽的，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這就是徐坤那莊上，我不免探探這位老者的口氣，
說：『老兄！貴莊我有一個朋友，怎不見他？』老者說：『你的朋友姓甚麼呢？』盧太爺說：『姓徐。』老者糊糊塗塗
的答道：『提起你的朋友，他一家人家死的好苦也。』盧太爺說：『怎麼死的怎麼苦？』老者說：『聽我道來……』
這老者從容開言把話答　尊了聲先生承耳細聽說　提起了他家死的眞哀苦　想叫那四鄰王黠把他殺
現如今一家人家散個淨　我勸你再別想着要見他　這老者說的郭氏被殺話　還沒提徐坤怎的犯王法
忽有個童子前來把他叫　他急忙拋下太爺回了家　盧太爺口中不言心暗想　這樁事眞是皮纏又磨牙
案卷上原係徐坤殺王虎　怎麼著却是王黠把他殺　他在那廟台坐着似呆瓜
衆明公要知太爺怎麼是　只得是下回書裏接看咧

趙華扮貨客尋主　王點對盧公鳴冤

話說——盧太爺坐在廟上，悶悶不樂；又無人可問，出了黃家灣，又走了幾個莊村，忽見從東北來了四五人，俱

是年輕少壯，牽著一匹大馬，口裏咕咕噥噥，說：『俺那裏梗搶？』那個說：『不怕他不來。』說着，往西南而去，盧太
爺的心中納悶，說：『做什麼的呢？不免我跟去，便見明白。』說罷，跟去竊聽……
盧太爺跟定那人走慌忙　一心要子午卯酉看細詳　必定是彎彎曲曲在內藏
怕的是無法棍徒行霸道　所以的緊緊跟隨驗短長　盧太爺步履艱難跟不上
只使得力盡筋疲出虛汗　只使得喘息不定口虛張　見一人跪在面前稱黃堂
盧太爺忽見一人跪在面前，說：『小人與太爺叩頭。』盧太爺正在心急爲難處　誰料想那人走的如飛快
裏？』趙華說：『稟太爺小的奉師爺吩咐，爲太爺下進賢縣私訪，山路崎嶇，人情奸詐，放心不下。差起三班頭腦，各
帶小役十名，扮作客人，下進賢縣，往來打探，以防不測。』盧太爺說：『如此甚好！剛才過去這四五個漢子，牽著一
匹大馬，也不知幹什麼勾當；你跟將下去，暗暗的打探明白，回報我知道。』趙華答應，不敢怠慢，遂即跟將下來了。
不說趙華跟去偵探，且說全任誦經，到了七天，把那假字封：『郎青，說：『俗弟謹遵。』說罷，又向全任道個萬叩，這才出寺而去。全
俱各超度，你回家去辦兩桌供來，大謝神祇。』郎青說：『郎青賊子，眞是死有餘辜了。……』
任打發他去了，把他寫的眞字封，拆開看了一遍，大罵『郎
這全任把字看完氣炸肝　手指着郎青賊子罵連天　我與你那裏仇來那裏恨　你害我一番不了又一番
頭一次害我害了靖傻子　第二次害我殺了女嬋娟　那知道莫氏田秀喪你手　又加上菴中小娃死陰間
你想想大小人命共五個　豈不是罪犯彌天不用寬　我明日進賢縣裏告了狀　一定是從前舊案今日翻
現有你親筆寫的爲憑據　不問個萬剮凌剮心不甘　這全任寺中發下冲天怒　他一心要與衆人把冤伸
俺把這全任之事且按下　再說那趙華來稟盧青天
趙華跟隨四人，去不多時，跑將回來，見盧太爺在柳陰之下坐着，趙華說：『稟太爺！』盧太爺說：『何事呢？』

趙華開言說，太爺你聽眞：小人跟了去，到在大李門；說是李員外，他家一裙釵；四人進了院，吵嚷不絕音；聲聲只要搶，將及就出門。

他若是把那女子搶了去　必定是還從此處回故村
他二人話未落地抬頭看　有一個女子騎馬前頭走
那女子年紀也有二十歲　模樣兒却比尋常勝幾分
他却是也不走來也不罵　不多時馬駝女子來近切
盧太爺看罷不由心火起　他把那趙華叫過說言音
那趙華聞聽此言忙開稟　尊一聲太爺貴耳細聽眞
盧太爺聞聽此言甚有理　只急的抓耳撓腮似瘋人
不由的抬頭舉目四下望　從正東跑來兩匹馬麒麟
盧太爺見馬來的切近，却是龍淵馬振說：『你二人莫下馬，快往東北，那馬上的女子，與我截下。』二人閒言，把馬圈回，撲東北而來。……

他二人圈回坐下馬心猿　順撲着東北艮地顚戰鞍　等他來太爺親自問眞假
不多時趕上那起搶親人　聲聲的只說留下女嬋娟　有一個女子騎馬前頭走
話說——龍淵馬振二人，領了盧太爺之命，圈回坐驥，順撲東北，趕將下來。……

這龍淵馬振一同馬催開　不多時馬臨切近連聲喊　有幾個英雄男子隨後跟
那夥人聞聽此言停足站　順撲着東北艮地趕下來　又見他渾身衣服碎紛紛
只見那馬上大漢雄又壯　不由的扭項回頭看明白　却從那盧爺面前東北奔
手使著黑油皮鞭甚利害　這衆人見此光景直發怔　我把這被搶女子事得問
那龍淵坐下飛開渾紅獸　這馬振催開坐騎似虎獸　我一人如何能把衆人擒
要知道二人趕得怎麼樣　只得是再把下回仔細聽　正是這盧爺爲難心中急　這聽的鸞鈴一片振耳輪

一個個站在路旁呆呆立　好似那土泥造成木彫刻　他二人來至近前使鞭打　把衆人皮破臉腫帽拉歪
那衆人見事不巧齊逃命　把女子嚇的弔下馬鞍來　這龍淵跳下坐驥收住馬　那馬振他把女子巧安排
他兩個剛把女子來截下　那壁廂來了盧爺官欽差　那馬振他把女子巧安排
盧太爺開言便問：『你這女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因何被搶？從實說來。』那女子見問，不覺兩眼垂淚說：『聽我道來：……』

這女子未從開言淚盈盈　叫了聲道上太爺你是聽　俺在這西南大李村裏住　我丈夫本是員外李天鳴
只因他强奸幼女李福妹　都把他搠死弔在松林中　那李福進賢縣裏告上狀　李員外現今被罪坐囚間
長夫人心生嫉妬將我賣　賣給那家人李壽配終身　那李壽買我身價俱交清　長夫人轉卦不把人來與
才惹得李壽糾人將我搶　那被你打的衆人影無踪　盧太爺不由開言問一聲　水鮮兒說龍瞞天一片謊
盧太爺把話聽了一遍，心中想道：『這是李雷的二夫人，既說是强奸幼女，吊在松林；想來是實。』隨又問道：『我把你送回大李村，你可願去嗎？』水鮮兒說：『我不願回大李村。』盧太爺說：『什麼不願回去呢？』水鮮兒說：『長夫人性情利害一時也不容，我在家裏，我情願跟李壽前去。』盧太爺口中不言，心裏暗想：『這個女子說話，前言不符後語，其中定有隱情在此；我也不能細問，不免寫帖一張，著龍淵馬振，把他送到縣裏，等我訪完了事，再去上縣問他。』想罷，取出文房，寫帖一張，遞於龍淵，遂吩咐說：『如此這般。』龍淵馬振遵命，把女子振在馬上，往進賢縣而來。且說——盧太爺與趙華同行私訪不表。却說李壽吃了幾鞭子，抱頭鼠竄去了，跑有三四里地，偶然撞着郎青，自長春寺而來。郎青見那一人走的不相，郎青問道：『你爲何走的這等慌張呢？』李壽見問，說：『這位大叔，是你不知，聽我道來：……』

這李壽未從開言淚漣漣　叫了聲大叔在上聽根源　我就是本處生來本處長　李家寨是我祖居舊家糧

與我那妻子李氏走娘家　剛到了太白村的正西南
他將我妻子抽頓皮鞭擊　把我妻搶上他的馬心猿
你若是助我今日一膀力　在貴莊轉請幾十少壯男
這李壽說罷一席虛假話　那郎青忽然動了好心田
郎青暗想：『我郎某自來也無做的好事，如今全任和尙，
陰功，豈不更好？』想罷說：『李壽你不必如此，我助你一膀
之力，你跟我去到在莊上，我可請些人，把你妻子搶回。』
李壽聞言，喜之不盡，跟定郎青，來在太白村裏。郎青與衆人立時約了有四五十個，俱是年力精壯的漢子，俱是
拿着鐵棍鐵尺，白臘杆子流星。李壽郎青領着衆人，然後順撲東北，趕下來了。馬振心生一計，說：『咦咭！你衆人前
來短截女子，那個爲首？』郎青說：『我郎青爲首。』『你是那莊人氏？』郎青說：『我是太白莊人氏。』馬振說：『
可知俺的來歷嗎？』郎青說：『怎麼？你是馬上强盜！有什麼來歷？』馬振說：『狗頭休要胡言！』就把盧太爺私訪，
假扮情由，說了一遍。那衆人嚇的胆戰心驚，誰敢短截，各是四散而去。旁人猶可，郎青口中不言，心下想道：『我又
報名於他，又說我爲首，我又對他說住居的莊村，他豈肯與我干休？』尋思到此，便不敢回家，就此逃走去了。且說
——龍淵馬振見衆人已散，解着女子，來在進賢縣，把名帖傳進。鄒知縣一見，把魂都嚇飛了！立時把女子押在一
旁，又把龍淵馬振請在館驛，又差五班人役，各帶兵到處迎接盧太爺不提。且說——盧太爺與趙華復上大李村，
進的莊來，喊叫算卦，房中驚動一個婦人，著使女出來，把盧爺請到待客庭中。婦人出來一看，說：『好一位算命先
生！』

這婦人舉目抬頭著眼看　打量這先生儀表非等閒
扎一支青絲冉帶腰中繫　有一雙粉底皂靴足下穿
我看他天庭飽滿多主貴　我看他地閣方圓定非凡

想此人一定不是平常輩　他定是皇家出朝四品官　居然是假扮先生到此地　以下這進賢縣裏訪事端
我不免把俺冤仇向他訴　我叫他替我竭力報冤仇　這婦人尋思多時主意定　不由的輕啓朱脣問一番
衆明公要知婦人問何話　只得是再把下回仔細觀
話說——婦人觀罷，開言問道：『先生光會算卦，還會寫狀？』盧爺聞言道：『貧道只會算卦，並無從學會寫
狀；請問大嫂有甚麼冤枉之事，要寫狀呢？』婦人道：『先生既事文墨，焉有不會寫狀之理！你要與我寫狀，我便向
你說明；你若不與我寫，我說了也是枉然。』盧爺道：『我雖不爲寫，我有一個朋友，却善於寫狀，你把事情告訴了
我，我轉托他與你寫狀就是了。』婦人道：『既是如此，聽我道來：……』
這婦人未曾開言淚先滴　尊了聲先生在上細聽知　到新年剛剛才勾五十一
只因爲膝下缺少五尺子　又娶了水鮮賊人女花姣　遂與那李福小子偷佳期
背地裏定計告了我夫主　如今兒員外還在囹圄中　今日裏又出一場是合非
俺有個執使小子名李壽　他與那水鮮賤人也有私　我把那李壽當下逐出門
那小子不捨賤人水鮮女　憑著俺家下無人將我欺　他把那身價銀子已交出
我執意不把水鮮來鬆放　遂叫了狐朋狗友一大羣　急急的出了大門去如飛
似俺這員外不在家無主　到院裏硬把水鮮抬上轎　白白的叫他搶去水鮮兒
是這等出事丟醜受敗辱　留我這女流之輩怎支持　明一日我上縣裏把冤伸
這婦人說罷前後一席話　衆鄰舍不肯上前來助力　細想想這事叫我屈不屈
盧太爺聽罷，便笑嘻嘻道：『這件官司，不用你告狀了，求先生與我寫張冤枉狀　盧太爺滿面春風笑嘻嘻
能清案呢？』夫人道：『只因林中吊的女子，不知去向，是無憑據，更見棺中的兩個老尸屍，終無苦主，也無兇手，所
過不了五天出來，我且問你：你丈夫無被告人，怎麼就不

以不能清案。』盧爺道：『李福有個妹子嗎？』夫人道：『妹子呢？』盧爺道：『這就是了。』說罷，就辭了夫人，出了大門，正是在十字分路之時，只見西北上一支柴狼，口咬著個血郎娃兒，跳天梭地而來。盧爺一見便慌道：『趙華還不與我打這野畜？』趙華道：『打那個？』盧爺說：『狼。』趙華說：『狼在那裏？』盧爺道：『你瞎嗎？』趙華道：『我怎著不見呢？』盧爺着急，使自己去打，又趕不上，遂叫趙華道：『你與我到院裏，於那夫人借匹馬來，我趕這畜生。』說著，只在自己面前胡打。那大李村衆人都笑起來了。趙華無奈，只得到院裏著人與那夫人說知，借了一匹馬，安備停當，牽將出來，只見盧爺在那，趙華把馬牽到，盧爺飛身上馬，那狼向東南跑下去，盧爺加鞭，隨後趕來了。直趕到一座寺院大門口，那個狼跑進了寺，盧太爺提鞭把門擋住，便向裏邊喊道：『寺中有人麼？快來打這畜生。』只見裏邊走出一個和尚，笑嘻嘻的說道：『這位道兄，你叫打什麼野畜呢？』盧爺說：『是一惡狼，口啣血塊兒，被我趕了五六十里地，才趕到這廊房去了。』那僧聞言，就當是眞，便叫了改邪歸正去打狼。正邪二人遂拿了兵器，走進廊房，四下一看道：『沒有狼呀。』盧爺道：『我眼睜睜的見他跟進去，又無出來，怎麼沒有呢？』改邪說：『你若不信，你進來看看。』盧爺把馬拴在樹上，手提鞭子走進廊房，看見南檐一個泥塑狼，道：『這不是那個好畜？狼是眞的是泥塵的？』盧爺定睛一看，果見是泥塑的狼，這才怔了。

盧太爺眼睜目呆怔呵呵　拿著那泥塑死狼當是活　不由的心犯展轉神不定　莫不是本府今日遇了妖

眼睜睜看著那狼遞了廟　是怎的轉眼變成泥塑的　與那狼果是分毫也不差

明發發泥狼身上是出汗　看了看皮毛身體共大小

步盧太爺心中正在犯奇，全任和尚上前說道：『老兄莫要怔了，與我後面吃茶去罷。』盧太爺這才跟定全任，來到禪堂坐定。抬頭看見全任，忽然忖到招商店裏，夢見和尚與這全任一些不差，心中好不歡喜，便開言道：『師傅來此寺幾年了？』全任答道：『是頭年才來的。』盧爺道：『你是那裏人氏？』全任道：『小僧是雲南人氏。』盧爺說：『你叫什麼法號？』全任道：『法名全任。』盧爺一聽此言，口中不言，心內暗想道：『這「全」字是個人字，加個王字那「任」是個立人，加個王字，怪不得他夢中說叫「人王」；那二狼之事，他必明白，我不免慢慢問他。』先說些閑話，慢慢說起郎家之事。全任聞見別的言皆答對過去，一聽得郎家之事，心中就打個寒戰道：『你問起郎家之事來了呀。……』

這全任一聽此言吃一驚　說道兄你怎問起小郎青　若提起郎家之事我全曉　一會家也難從頭說得清

這全任才要開言把話提　猛聽得銅鑼噹噹連聲響　看看一看人夫轎馬無其數

衆明公要知後邊一些話　須得是坐在一旁細細聽

話說——盧爺要問全任郎家之事，那全任剛才啟齒還未說出；忽聽寺外一片鑼響，全任出寺一看，只見人馬轎夫擋著山門，鄒爺也進寺來了。鄒爺一見全任道：『你寺中有個道人否？』全任答道：『現在禪堂吃茶。』鄒爺急忙走進禪堂，向着盧爺，便施四禮，說道：『卑職不知大人駕臨，誤失臨接，望大人恕罪。』盧爺說：『本府出來，原是私訪，何罪之有？』說罷，換上冠帶，鄒爺道：『大人連日勞苦，每受風寒，今日隨卑職進城安歇罷。』盧爺道：『正合我意。』鄒爺聞言，即忙咐咐：『打轎點燈伺候。』盧爺又叫：『把全任帶定。』這才與鄒爺出了禪堂，上轎往進賢縣而來。行不多時，已到縣署，鄒知縣請進書房，獻茶用飯已畢，盧爺道：『進賢城裏可有寬大地方麼？』鄒知縣道：『城中只有城隍廟裏寬大，不知大人有何公幹？』盧爺道：『就令人把城隍廟中收拾，我好借作府堂，我好辦事。』鄒爺聞言，隨即吩咐：『各處地方，收拾城隍廟。』官家說話，推口之力，條台桌椅，應用之物，俱各齊備，這才人夫轎馬，把盧爺送在城隍廟來。各官參見已畢，那龍淵馬振，也來參見。趙華領了十名壯士，李英領了十名快役，錢秀領了十名皂役，齊來叩頭。叩頭已罷，龍淵馬振，兩邊站住，趙華李英錢秀三個頭腦領了三班雁列翅的擺開。燈

燭輝煌，喊天振地，好威嚴也！盧太爺坐在大堂叫道『把全任於我帶上來！』只聽兩邊答應一聲道：『哇！』好似那迅雷振耳，驚的那地都動彈。全任一見，把魂嚇吊了，聽的門公報道：『和尙進。』那邊應道：『進。』那全任便發頭暈，即就站立不住，只見過來一人，把全任抓住，往前一領，扑通一聲，摔在塵埃，那全任就往裏滾進來。盧太爺一見全任帶到，便問你既明郎家之事，可從實訴我。』那全任此時已昏迷不醒，只是磕頭，便回不出話上來。兩邊喊道：『太爺問你，你不回話！』盧爺知他是昏迷，便向兩邊道：『莫要喊他，待他醒醒再問。』歇了片時，盧爺又問道：『全任你把郎家之事，從實說來。』全任答道：『太爺聽稟……』

這才是全任跪在地平川　尊了聲青天太爺在上聽　提起了這樁冤枉委曲事　叫小僧一時張口說不清

太白村有一財主邱百萬　自幼兒貿易寶玉在廣東　他的那元配夫人早下死　拋下了姐弟兩個小姣生

他兄弟名叫瑞白多姣秀　他姐姐乳名就叫邱瑞紅

盧太爺聞言，把驚堂一拍道：『唗！我問你郎家之家，你回在那裏去了？』全任急忙叩頭答道：『太爺呀！若不提邱家，還說不到郎家事來呢！』盧爺道：『既是如此，你往下訴來。』全任道：『太爺容稟……』

那郎氏看着前窩兒合女　又娶了郎氏賊人姨妬星　他把那兒女交與賊郎氏　邱百萬又作貿易在廣東

那郎青來到家中同商議　好似那肉內刺來眼中釘　那賊人一心要害兒合女　他有個娘門兄弟叫郎青

盧爺聞言道：『不期李雷這件官司，却在那裏出來。』復又問道：『棺中的兩個老尸首，你可知其原由否？』全任道：『我怎不知呀？……』

那郎青來到家中同商議　姐弟兩暗定巧計害姣生　將瑞白好酒灌的酩酊醉　却道的假扮一個女姣容

這全任復又開言把話提　尊了聲太爺在上細聽知　也是那瑞白有救不該死　在棺中甦醒過來哭啼啼

不料想半夜來了人三個　却是那伯父伯母與姪兒　他三人聞聽哭聲來的快　到跟前展開棺木看眞實

那卞七見是一個黃花女　不由的想把瑞白當己妻　伯父母打死推在棺木內　背起了假扮女子去如飛

盧爺聽說，又問道：『卞七把瑞白背往那裏去了？』全任還未及答，鄒老爺向前打躬道：『大人這和尙言似乎不眞。』盧爺道：『那裏見得？』鄒知縣道：『大人想情，那郎青害瑞白卞七打死伯父母，俱是黑夜之事，他如何知得這等明白呢？』盧爺點頭道：『這也有理。』隨問全任道：『你那裏知道的呢？』全任道：『太爺！小僧在南昌府化緣，那瑞白被梁老爺收爲義子，俺二人見面說起情由，小僧方知其詳。』盧爺道：『卞七下落何處？』全任道：『瑞白曉得小僧不知。』盧爺又問道：『那郎氏郎青又害瑞紅沒有？』全任說：『怎麼沒有呢？……』

這全任雙膝跪在塵埃地　尊了聲太爺在上聽明白　他二番定計又把瑞紅害　提起來鐵石人聞也傷懷

翠雲菴有個尼姑叫普惠　在菴中生下一個小嬰孩　可可的他託郎青找父母　賊郎青偷偷抱到太白村

假說是女兒在家出了醜　好叫他一命去上望鄉台　哄着那瑞紅前去看姑母　却把他送到海家倉裏來

盧爺問道：『他送瑞紅到此，是何緣故？』全任說：『海公子與瑞紅是未過門的夫妻，郎青送他至此，欲海公子知道此事，治他一死也。……』

不料想剛剛才到景德鎭　賊郎青不知爲甚去如烟　瑞紅女十字街前等着舅　可可的驢子又跑且天黑

那瑞紅天黑方才遇見我　我把他一時領在黃家灣　盧太爺在上聽得此言語　驚堂木拷得拍拍響連天

衆明公要知盧爺把威動　等着我歇歇喘喘吃支烟

話說——盧爺聞說全任把瑞紅領至黃家灣，不由心中大怒道：『唗！你係出家之人，把他領到黃家灣，是甚意思？』全任道：『小人是半路出家，那時小人還是俗家打扮呢！』盧爺道：『你與他有親嗎？』全任道：『小人雖與他無親，我自幼在他家僱工，都是以姑娘稱呼，所以肯跟我去。』盧爺道：『你俗家住在那裏，姓甚名誰？』全任說：『小人家住黃家灣，姓王名黠。』鄒知縣在旁聽說，他是王黠，隨叫三班道：『衆役快與我把這禿驢拿下。』兩邊

答應一聲道：『哦哇！』鄒知縣大堂以上喊一聲　猛聽得兩邊答應似雷聲　這一個手提肘鎖往上跑　那一個用手拿定犯法繩

盧太爺大堂看見把頭擺　又叫過七品縣爺問一聲

盧太爺見鄒知縣要拿王黠，把頭一擺，止住三班，隨問鄒老爺道：『你要拿他，却是爲何？』鄒知縣答道：『乞稟大人，王黠强姦不允，殺死郭氏，夤夜逃走，卑職出票各處拿獲不住；不料他削髮爲僧，改了行裝，今日出頭，焉有不拿之理？』盧爺道：『量他也走不脫了，等本府把事問完，再拿不遲。』鄒知縣唯唯而退。盧爺又問王黠道：『把瑞紅領至黃家灣，怎麼樣了？』王黠道：『盧爺容稟……』

這王黠復又開言說短長　尊了聲盧爺在上聽言良

他有個下賤兒子叫黃虎　見瑞紅他便起了歹心腸　黃媽媽一見兒子起歹意　把瑞紅送給東鄰黃大娘

適遇着徐坤妻子郭氏女　他上那南莊去看他的娘　黃媽媽好心藏得到徐家　他因那瑞紅偷爬爬過牆

那黃虎淫心不退找了去　他跪在房門外面苦央央　他與那兒子開門走的忙　他却是相伴瑞紅女姐姐

不料想那夜徐坤回家轉　只道是黃虎把他妻子奸　門前頭一斧砍死賊黃虎　到屋裏殺了那個黃媽媽

急忙忙割下人頭往岳家　那瑞紅急忙逃出去徉常　我本來又無父母共妻子

盧太爺聽罷，說：『徐坤官司，却又起在這裏。』鄒知縣道：『大人！他怎麼又得知麼？』盧爺隨問全任道：『這事你又那裏知道的呢？』王黠道：『這瑞紅叫吳家灘吳員外收去，做了義女，小人的妹子現在吳員外家當使女，小人去看妹子，見了瑞紅，說透情由，小人得知。』盧爺道：『遇得這等奏巧，眞乃奇事。』鄒知縣問王黠道：『你怎的殺害郭氏？就在大人台下從實招來。』王黠道：『青天太爺呀……』

這王黠未曾開言淚紛紛　叫了聲太爺在上聽原因　那郎青謀害邱家姐妹倆　滿宅上都是通同一氣人

就是我王黠礙着他的手　俺二人結下冤仇似海深　頭一次害我害死傻子靖　第二次殺我殺了女裙釵

若要是二位太爺不相信　現有那郎青口供仍在存

盧太爺道：『你又不係官員審他，怎的有了口供呢？』那王黠寃經，謊他寫口供的話，說了一遍。盧爺開言道：『你與他是寃仇向有的人，你就有他的口供，呈上來我看。』王黠聞言，卽忙把口供從腰裏摸出呈上，盧爺展開說：『貴縣，咱二人同看。』鄒知縣聞言，急忙站在盧爺傍邊，一同觀看……

盧太爺公案以上字展開　一同那知縣太爺看明白　太白村有個靖大靖傻子　他却是誤吃毒飯有了災

那是我要害瑞紅將他害　俺二人第一寃仇要解開　俺二人第二寃仇要解開　趙村裏有個胡門莫氏女

盧太爺看到此處說：『王黠！你怎的把飯給傻子吃了呢？』王黠道：『太爺！小人與邱宅僱工，他家有一隻牛，最好牴人，那時我把飯撥成了，我尚未及吃，那牛鬧了，我去牽牛，不期那傻子闖進來，把飯吃了，何曾是小人給他吃的？』盧爺聽罷，往下又看……

翠雲菴有個尼姑叫普惠　產生下血塊娃兒小嬰孩　僧善祥託我與他找父母　無奈何將他抱在太白村

那是我要害瑞紅將他害　俺二人第二寃仇要解開　趙村裏有個胡門莫氏女　俺二人前世寃孽命所該

這樁事皆因海龍惹出禍　弄的我身入櫃中被賊拾　只因他眞武廟裏去開櫃　不得已把他砸死血染街

那是我出於無奈將他害　俺二人第三寃仇要解開　盧太爺把字看到此一案　叫過了那個七品官來問

盧爺看到此處便向鄒知縣道：『這海士元官司，可見是寃枉他了。』鄒知縣心中害怕，便向前打躬道：『卑職以青襖紫褲莫氏貼身衣服爲證，怎到海士元身邊，是卑職一時粗心，幾乎把海士元治死了。』鄒知縣聽此言話，嚇了個面目改色，站在一旁。盧太爺往下看……

田家舖有個武生名田秀不料想公子巧爲迷了路盧太爺把字看到此一案盧爺看到此案，把臉桑郎略將下來道：『田秀被殺這一宗人命，你又粗心嗎？』鄒知縣嚇得面如金紙，渾身打戰，扑通一聲，跪在塵埃巴巴的只是磕頭，如雞食碎米的一般。盧爺道：『好一個有司官！誤斷供辭屈打成招，該當何罪？』鄒知縣一言不發，只顧磕頭，盧爺又往下看：……

黃家灣有個徐門郭氏女那是我冒名頂替小王點只是我爲害王點將他斬盧爺觀看，把字放在一邊，又叫鄒知縣道：『這郭氏被殺一縣閒言，只是磕頭道：『卑職該死，望大人見諒』盧爺又問王點道：『他自己寫的。』盧爺那：『等本府把郎青拿來，問出一字虛假，你可知本府利害。』王點道：『倘有一字虛假，小人知罪就是了。』盧爺道：『且跪在一旁。』隨又叫道：『把那個女子，與我帶上來。』衆人哇了一聲，好不利害也！』

盧太爺大堂以上說一聲水鮮兒見此光景嚇破膽雲時間反紅攪着到公案是怎的挑唆李福告員外

兩旁邊三班衙役把堂冲桃花面當時改作紫又青只見他口中發喘閃雙睛盧太爺不由一見開言問可要你一一從頭實言講

只見一個女子，年紀約有二十多歲，生得十分美貌，一步一步的走上堂來。

話說——盧太爺把水鮮問了一遍，水鮮慢睜二目道：『太爺聽稟……』

水鮮兒秋波二眼慢慢睜　李員外强姦幼女是實話

長夫人把我賣於小李壽　他把那銀子交足是眞情

盧爺聞言，心中火起道：『呔！你私通姦夫，謀害本夫，本府把你的眞情，俱已訪實，還敢强辨不招？』吩咐說：『三班！與我把這奴才挾起來。』三班答應一聲，齊往上跑，這才不好了……

盧太爺大堂以上叫一聲　慌了那兩邊站的衆役身一齊的慌慌張張往上跑

這一個上前才把頭抱住　那一個把手掌的立爭爭

叫了聲兩邊青衣齊用力　水鮮兒頂梁穴上走眞靈

便說道奴才今日說實話　自覺的頭暈眼黑手骨碎

水鮮受刑不過，說：『青天太爺，免動五刑，待我從實招來。』盧爺聽言，把手一擺，兩邊青衣停住。水鮮又道：『太爺聽稟……』

水鮮兒跪在大堂戰兢兢　尊了聲太爺在上仔細聽

俺二人花前月下佳期會　結交下往來恩情似海深

每日裏左思右想等門路　那一日有個女子吊松林

實指望害的員外身作鬼　與李福白頭到老過光陰

這就是已往從前眞情話　望大人格外施恩救我身

盧太爺聽罷道：『你結交李福既是如此，你怎的又結交李壽呢？』水鮮又道：『太爺呀……』

水鮮兒復又從頭說短長　叫了聲青天太爺聽言良

海家倉轉借玉杯託秀才　我與那士元公子有仇恨　半夜裏懷揣鋼刀倉裏來

那田秀替他頂替把刀挨　那是我爲殺士元錯殺他　俺二人第四冤仇要解開

就把那知縣鄒爺使臉摔　盧爺看到此案，把臉桑郎略將下來道：『田秀被殺這一宗人命，你又粗心嗎？』鄒知縣嚇得面如金紙，渾身打戰，扑通一聲，跪在塵埃巴巴的只是磕頭，如雞食碎米的一般。盧爺道：『好一個有司官！誤斷供辭屈打成招，該當何罪？』鄒知縣一言不發，只顧磕頭，盧爺又往下看：……

他在那井邊汲水淚紛紛　只因爲老者與我說就裏　才知他家下無人苦難禁

半夜裏前去姦騙女裙釵　我送他一命見了五閻君　那女子寧死不隨我的意

那是我冒名頂替小王點　盧太爺看罷郎青這封字　不由的又把知縣口內稱

只是我爲害王點將他斬　俺二人第五冤仇要解開　盧爺觀看，把字放在一邊，又叫鄒知縣道：『這郭氏被殺一案，幸未曾拿住王點，若是拿住，又要粗心了。』那知縣聞言，只是磕頭道：『卑職該死，望大人見諒』盧爺又問王點道：『他自己寫的？』王點道：『倘有一字虛假，小人知罪就是了。』盧爺那：『等本府把郎青拿來，問出一字虛假，你可知本府利害。』王點道：『倘有一字虛假，小人知罪就是了。』盧爺道：『且跪在一旁。』隨又叫道：『把那個女子，與我帶上來。』衆人哇了一聲，好不利害也！』

盧太爺大堂以上說一聲　兩旁邊三班衙役把堂冲　只聽的甕聲甕氣一齊響　好似那一時地裂與山崩

水鮮兒見此光景嚇破膽　桃花面當時改作紫又青　烏雲兒探打滾的亂哄哄

雲時間反紅攪着到公案　只見他口中發喘閃雙睛　盧太爺不由一見開言問　罵一句敗壞人倫小畜生

是怎的挑唆李福告員外　可要你一一從頭實言講　倘若是半句虛了把命傾

盧太爺大堂以上問一遍　水鮮兒秋波二眼慢慢睜　衆明公要知水鮮回復話　還得是坐着細細往下聽

只見一個女子，年紀約有二十多歲，生得十分美貌，一步一步的走上堂來。

話說——盧太爺把水鮮問了一遍，水鮮慢睜二目道：『太爺聽稟……』

水鮮兒秋波二眼慢慢睜　李員外强姦幼女是實話　果然的尸首吊在黑松林

長夫人把我賣於小李壽　他把那銀子交足是眞情　叫了聲三班與我快動刑

盧爺聞言，心中火起道：『呔！你私通姦夫，謀害本夫，本府把你的眞情，俱已訪實，還敢强辨不招？』吩咐說：『三班！與我把這奴才挾起來。』三班答應一聲，齊往上跑，這才不好了……

盧太爺大堂以上叫一聲　慌了那兩邊站的衆役身　一齊的慌慌張張往上跑　俱都是咬牙切齒怒冲冲

這一個上前才把頭抱住　那一個把手掌的立爭爭　這一個梏子使上無情意　那一個急急忙忙盤上繩

叫了聲兩邊青衣齊用力　水鮮兒頂梁穴上走眞靈　自覺的頭暈眼黑手骨碎　難禁那割心挖眼痛又疼

便說道奴才今日說實話　叫了聲青天太爺免動刑　盧太爺復又開言問一聲

水鮮受刑不過，說：『青天太爺，免動五刑，待我從實招來。』盧爺聽言，把手一擺，兩邊青衣停住。水鮮又道：『太爺聽稟……』

水鮮兒跪在大堂戰兢兢　尊了聲太爺在上仔細聽　小女子實嫌員外年紀老　愛中了李福年輕小家人

俺二人花前月下佳期會　結交下往來恩情似海深　怕的是露水夫妻不長久　所以才定計害的員外身

每日裏左思右想等門路　那一日有個女子吊松林　況且是又無苦主把尸認　我方才刁唆李福把狀呈

實指望害的員外身作鬼　與李福白頭到老過光陰　誰料想老天不肯隨我意　棺中內弄出二位老年人

這就是已往從前眞情話　望大人格外施恩救我身　水鮮兒從頭至尾說一遍　盧太爺復又開言問一聲

盧太爺聽罷道：『你結交李福既是如此，你怎的又結交李壽呢？』水鮮又道：『太爺呀……』

水鮮兒復又從頭說短長　叫了聲青天太爺聽言良　我與那李福夫妻無指望　所以才又結李壽少年郎

不料想事該敗露夫人曉　他把那李壽逐出李門牆　俺二人魚水恩愛難割捨　黑夜間二人定計同商量
就說是夫人把我賣與他　約人來把我搶去走他鄉　實指望遠走高飛同到老　誰知道太爺截住送公堂
盧爺聽罷，叫『堂吏錄供辭。』又吩咐：『去刑，與我嚴押下去。』這才把水鮮押將下來。盧爺又吩咐鄒知縣道：
『你回衙差人把郎青郎氏李福李壽海龍及案中原告等，俱拿來，休教走脫一名。』遂掩門退堂。鄒知縣伺候盧
爺退堂以後，即慌慌張張，回了衙門，坐下大堂，說：『三班伺候。』立時三班齊到，鄒知縣拔出幾枝籤來標判定當，
說：『那伯與你飛籤一枝，到太白村把郎青郎氏連胡氏一概拿到，若走了郎青，我即拿你全家治罪。』那伯道：『
是！』遂領籤帶小卒十名，去且不提。鄒爺又叫張巧道：『張巧！我亦與你飛籤一枝，到李家寨把李壽李福拿到，不
許賣你老爺法度，若要賣了，我一路大板定追狗頭。』張巧道：『是。』張巧領籤帶了小役，去且不提。鄒爺又叫王
能道：『王能！我亦與你飛籤一枝，把海龍張式拿到，亦不許賣你老爺法度，若要賣了，與張巧一樣刑罰。』王能聽
罷，亦領籤與小役，去且不提。鄒爺又差幾名人役，各持飛籤一枝道：『你們分路去把田家鋪田員外，與田安，趙村
胡倫趙大官，黃家灣四鄰，郭氏與兒子無因，翠雲菴普惠普祥，俱各傳來，亦休要賣法度！』衆役各領籤去，且不提。
那盧太爺退堂之後，又着王黠去接瑞紅，著趙華去接李夫人，這些都按下不提。單表郎青逃走，來至城東，忽見一
人，在柳陰樹下，抱着肚子，在那打滾。郎青急忙上前問道：『老兄爲何這樣呢？』那人道：『兄台！你是不知，你聽我
道來……』

那個人未曾開言淚如麻　尊了聲兄台在上你聽着　我家住河南省來開封府　我却是陳留縣裏有我家
我父親他是名亮字光遠　也坐過四品黃堂在長沙　我母親他是本縣都堂女　誰不知我的外祖宗青華
不料我父母雙亡遭天火　弄的我一貧如洗走天涯　我來這南昌府裏投姑母　不料想到此得了滾腸痧
疼的我一時就把閻君見　滿肚裏好似刀挖與鎗扎　你與我南昌府內送個信　把我這路途得病說與他

叫姑母差人把我接進去　我好好重重把你來報答　那單信叫他南昌送個信　這郎青却又開言把話發
郎青聽罷道：『南昌府誰家是你姑娘家？』那人道：『梁宅太太便是。』郎青道：『你與你姑娘，也常常見面否？
』那人道：『我與他雖然二十多年，却未見過面。』郎青道：『既未見你，他豈認你？』那人說：『你這把我家鄉居
住，父母名姓，與他說明，他自認你。』郎青道：『你向上叫什麼名呢？』那人道：『我父姓名，你既知道，可勿問了；說
我祖父名禮，做過漢中府二府。我叫單信，乳名字郎，把此信去速速說知罷。』單信說完，不覺肚中疼痛，越發利害，
抱住肚子，反滾起來了，竟是一命嗚呼。郎青見單信已死，不由心中想道：『他託我上梁宅送信，他今已死，我有與
他送信，不如我頂他名字，前去投親；萬一太太認下，豈不是我受不盡的富貴？』尋思片時，主意一定，便把單信的
行李，拿將起來，往南昌府去了。且說——這單信死在此處，地方看見，忌報鄒老爺驗尸。見他穿帶不是此處人民，
又無傷痕，知是得病身亡，便吩咐掩埋，這且不提。且說郎青來在南昌府，問著梁宅，來在府門，見門首人烟鬧市；郎
青走向前來，望著衆人，把手一拱，說：『衆位請了！』衆人說：『請了！』郎青道：『此處就是梁府，你有什麼事情呢？』郎青道：『列位不知，聽我道來：
……』

郎青來開口，滿面笑盈盈，有幾些小事煩煩，列位們往裏去傳稟，說我來投親。
我本是家住河南開封府　住在那陳留縣裏有家門　梁太太本是我的親姑母　我是他姪兒單信在此存
煩列位進的府去細細稟　我這裏站立候你信合音
衆人聽此話，心下犯思量；聽說單老爺坐過府黃堂，怎麼見公子，無甚大行妝。
這家人思思想想往內走　前來在單氏太太一病房　只見那丫環梅香戶中立　他這才喚出丫環說短長
話說——家人把了環喚出，說：『你稟知太太，有開封府單公子前來投親。』丫環來走進上房，說：『稟太太，有
單公子前來投親。』那太太病的昏昏沉沉，聽說公子兩字，只當是兒子回來，說：『快快把少爺請來。』丫環說與

家人，家人出來，見了郎青，說：『太太有請。』郎青跟定家人，來在太太病房；太太閃目一看見不是白似玉，心中大怒，說：『好奴才！你是何人，敢假充來此？眞眞氣死我也！』

梁太太不由一陣氣忿忿　罵了聲奴才你是那裏人　看著我年紀高大身病疾　諸日家一半陽來一半陰

所以才頂著名字把俺混　不料想我雖得病認的眞　叫小子快把此人來拿下　吊在那馬棚以上打斷筋

這太太利利害害一夕話　把郎青立時嚇的吊了魂　他才要回身退步出房跑　那丫環向前攔住說言音

梁太太這一席話，原是他當是白似玉回來，看了看不是白似玉，所以才如此說他；却把郎青嚇了個膽裂魂飛，就要出房逃走，丫環向前攔住，說：『少爺莫怪！太太只當是俺家少爺回來，才如此說的；你待我對他說清。』郎青說：『姑母若不認我，我便回去，這有何妨！』丫環說：『不是太太不認，是太太錯聽了，待我細細對他告訴。』走到太太面前，說：『太太這原不是俺家少爺。』太太說：『他是那個呢？』丫環說：『他是開封府單少爺前來看你。』太太說：『你是單公子麼？』郎青說：『孩兒是單信。』太太說：『我錯怪你了！我且問你，你父母在家可好嗎？』郎青說：『姑娘！是你不知，聽我道來……』

這郎青假情虛意淚汪汪　尊了聲姑母在上聽言良　提起我開封府裏家內事　好似那敗草遭雪又加霜

頭年裏三月死了天倫父　到了那九日又喪我的娘　果然是禍不單行福雙至　一把火萬貫家私一掃光

現如今姪兒一貧如水洗　我所以投奔姑娘到南昌　望姑母可憐姪兒收留我　爲的是你與我父是同胞

這郎青說罷乾哭沒有淚　那太太聞聽却也甚悽惶

太太嘆息，說：『姪兒！你到這一步境地，我豈有不收留於你？』叫了一個家人來說道：『你把四品少爺，送在書房書攻，你可伺候於他，莫要叫他出府。』家人答應，把郎青送在內書房攻書，家人伺候。且說——　邢伯領著十名小役，來到太白村走進邱宅，獲住郎氏，又找郎青，却不見他的影兒，只見胡氏媽媽，叫衆人且把胡氏郎氏，先帶進城去，留下二名人役，同我在此拿獲郎青。衆人答應，把郎氏胡氏帶進城來。且說——　邢伯等拿郎青，這也不講。且說——張巧來在李家寨，打聽得李壽同一班人，在那裏院喝酒，張巧領衆人役，把門擋住；衆人不知爲的何事，都怕的似呆瓜一般，只是發怔。張巧說：『列位不必害怕，只要你們把李福李壽兩人，快快送將出來，萬事全休；倘敢隱藏了二人，與你衆人有礙。』衆人說：『上司們不必如此，他二人犯了罪，豈有不敎拿之理？且是俺衆人有天大的膽，也不敢劫差，也不用上司們費心，請拿過鎖來，俺把他二人鎖住便了。』張巧便遞進兩條鎖練去，衆人拿起把李福李壽鎖來，交於張巧，衆人各自散去，張巧把二人帶進城去。且說——　王能領了籤票，也拿得張式海龍，進城不提。且說——　那衆人役，領了飛籤火票，把趙村胡倫趙大官，田家鋪田員外同田安，黃家灣四鄰，及郭良與兒子無因，翠雲菴普祥普惠，俱各帶到，也不用細說。且說——　這二日鄒老爺坐了大堂，張巧王能與衆人，堂上交籤，把人驗完，俱押在一旁聽處。太爺發落。單不見那伯交傳籤，鄒老爺問道：『那伯！怎麼沒交簽呢？』只見一人上前稟道：『老爺！郎氏已經帶到，郎青逃去，獲拿不着，所以郎青未被那伯拿到，不曾交簽。』鄒老爺聽的把魂飛散，說：『可怎麼得了？』

鄒老爺大堂以上皺眉尖　不由的一陣心驚透膽寒　這郎青非同等閒無關係　一窩子人命俱在他身邊

倘若是拿獲不住府尊怪　前程是去了我這七品官　這一個逃走不由心發恨　心恨那那伯拿差心不專

正是這老爺大堂動着怒　忽見那那伯上堂來交簽

鄒老爺急忙問道：『你可拿住郎青嗎？』那伯說：『郎青久已逃去，不曾拿住。』鄒老爺大怒說：『好奴才！把這一個要緊之人，與我賣放逃走，你老爺七品前程，丟在你掌中！』喝叫三班與我拉下去。三班答應『哦』，把那伯拉將下來。

那鄒爺坐在大堂怒冲冲　罵了聲那伯奴才你是聽　我未曾差你先就親囑咐　怎麼該私自賣放賊郎青

那伯說『老爺的恩黜，小人焉有大膽敢賣放於他？其實原是他先自逃走了哇！』老爺說：……這一個郎青賊子拿不住　只怕我七品縣印掌不成　喝叫聲三班於我拉下去　猛聽的呼哪一聲把堂冲把那伯按在塵埃嘴着地　只見他五板一換打的輕　鄒老爺驚堂摔的拍拍響　你看他板板見血還嫌輕叫三班着實與我打打打　那那伯喊叫老爺饒性命　不多時打了四十板行杖　紅赤赤皮開肉破血水流鄒老爺吩咐：『禁卒侍候！』禁卒卽忙跪下說：『老爺用小人，那邊使用？』鄒老爺說：『你與我拿一面頭號大枷來，在大堂與那伯帶上封條，走在儀門外。』鄒老爺要打黜退堂，只見一人跑來跪下，說：『稟老爺！那邊盧老爺坐堂，立等老爺回話。』那鄒知縣不敢怠慢，說：『看馬伺候。』立時牽過馬來，鄒知縣認鐙乘馬，來在城隍廟前下馬，鞠躬而進，在盧太爺面前打躬，盧太爺說：『貴縣拿的人犯俱齊麼？』鄒知縣說：『大人俱齊，拿到，惟有一人未到。』盧太爺說：『那個未到？』鄒知縣說：『郎青逃走，因此獲拿不住。』盧太爺不覺大怒，說：『郎青是案中第一名犯人，你就獲拿不着？怎麼是獲拿不着？想是郎青行賄，你賣放逃去，也是有的。』鄒知縣聽言，扑通跪在塵埃，說：『卑職有大膽，亦不敢賣放郎青。』盧太爺說道：『別的人等與我發在這裏，我再放你幾天限期，獲拿郎青。若拿住郎青便罷，若是拿不住郎青，儀門聽參！』鄒知縣巴巴的磕了幾個頭：『謹遵大人！』說罷，退將出來，回了衙門，大堂坐下，隨卽把一千人等，發到盧太爺這邊，又把那伯叫上堂來，說：『今我還差你率領五班人衙，各人拿票子一張，叫太白村中人等作眼，好拿郎青，三日以內，拿住便罷，若是拿不着的時，卽定追狗命！』那伯遵命，領定五班去訖。此時盧太爺大堂問道：『人犯發齊不曾？』衆人說：『已經發齊。』盧太爺說『與我帶上來。……』

盧老爺大堂以上說帶人　只聽的兩邊喝喊不絕音　衆青衣慌慌張張往外跑　這不就嚇壞被拿那些人
只見那郎氏胡氏打打戰　又見那普祥普惠吊了魂　那張式李福一同心害怕　這海龍相伴李隱面如金
黃家灣衆人俱都神思亂　有郭良膽戰囑咐小無因　田員外身雖苦主也驚懼　趙大官不由商量那胡倫

不言這一班衆人心膽怯　再說那青衣帶人似凶神　衆明公要知是帶那一個　只得是掀過此文看下文
話說——衆人聽說帶人，心中害怕，盧太爺說：『把郎氏與我帶上來！』只見青衣叫喊一聲，把郎氏鷹拿燕雀，帶上堂來。盧太爺說道：『你是郎氏麼？』郎氏說：『民婦是郎氏。』盧太爺說：『昨日把你兄弟拿住，他說他謀害瑞白瑞紅，俱是你的主意，與他無干，你可以從實招來。』郎氏心中暗恨郎青說：『你要害我，我就不顧你了。』心中想罷，說：『太爺容稟……』

這郎氏雙膝並跪府大堂　尊了聲太爺在上聽言良　自拙夫身作貿易廣東去　我宅上諸事均是他主張
盧太爺清似水來明如鏡　你想想女流如何把人傷　那田秀原是郎青他殺害　殺郭氏也是他把王黜粧
我也曾苦言苦語勸過他　他却是與我吵了一大場　太爺若是不信你問胡氏　原與我一字無干非虛謊
這郎氏方才細說一席話　盧太爺復又開言問其詳
盧太爺復又開言，說：『郎氏你怎的把瑞白灌醉，吊在松林呢？』郎氏說：『就是那血娃，也是兄弟從菴中抱來，於我無與。』盧太爺又問：『你又怎的做弄瑞紅出醜呢？』郎氏說：『那也我兄弟做的，小婦人不知。』盧太爺見郎氏以這些事，俱推在郎青身上，說的又與王黜說的相同，想來這封字不假，又嚇嚇郎氏說道：『昨日審問郎青，他說俱是你出的計，你今又都推在他身上，我想你不與他起意，怎害你家兒女？實招便罷，若不實招，難免五刑之苦。』郎氏聞言，當眞是把郎青拿住，說是他的指引露情，知不招不行，說：『太爺息怒聽小婦人細細說來。』

這郎氏雙膝跪在地流平　叫了聲青天太爺息雷霆　你聽我一一從頭對你講　千萬的莫叫奴家受五刑
想當初也是俺的主意錯　一心要害那瑞白與瑞紅　爲的是日後產生拜孝子　有瑞白我兒難把產業分
那瑞紅雖是女流不分產　海家倉他的丈夫委實窮　怕的是老子把他來幫補　把俺那家裏拉扯不豐隆

所以才要把姐弟一齊害　有了兒才得通大受榮華　也是我左思右想無巧計
頭一個害死瑞白扮女子　半夜裏背出吊在黑松林　一口弄空虛棺材說他死　才合那郎青兄弟把計行
再把瑯瑞紅做弄出了醜　送到那海家倉裏見相公　叫相公把他治之於死地　埋在那荒郊野外不透風
不料想老天不遂俺心意　惹的那裏連拉扯事一堆　這郎氏說龍一席眞實話　也省的說是晚娘把他傾
盧太爺叫書吏錄了口供，吩咐：『把郎氏押下去。』三班答應，把郎氏押將下來。却說——盧太爺又叫『把普
祥普惠叫上來。』青衣即把普祥普惠立時帶上堂來。盧太爺問道：『當初你產生一子，叫郎青抱去，果有此事嗎？
』二人說：『實不敢瞞哄太爺，果有此事。』盧太爺說：『怎麼出家之人，理宜庵中修煉才是，幹出這樣無恥之事，
沾汚佛地，理當正法；本府念你是佛家弟子，更施格外之恩，恕你無罪，回廟去罷！』二人叩頭謝恩而去。盧太爺又
叫：『把張式李隱二人帶上堂來。』三班立時把張式李隱帶在大堂。盧太爺把驚堂一摔說道：『你怎麼的同去
賭博，夤夜爲盜，從實招來！』張式李隱說：『青天太爺！小人並無此事。』盧太爺說：『好奴才！還敢強辯？你抬起頭
來。』二人抬頭一看，見是那個算命先生，說：『小人該死！』盧太爺說道：『既認識本府，還不實招？』二人諒來不招不行，
』太爺說：『太爺容稟……』
他二人雙膝跪在地流平　尊了聲太爺在上細聽言　俺二人頭歲十月二十二　商議着同去賭博輸了錢
李隱說我愁無法還賭債　張式說約着我去把櫃掀　李隱說把櫃抬上眞武廟　張式說明日好去取衣衫
李隱說不料裏邊盛莫氏　張式說失身露體歸陰間　李隱說人命問給海公子　張式說不知其中殺壞灣
李隱說望乞太爺施恩典　張式說其實與俺不相干　他二人從頭至尾說一遍　盧太爺又叫青衣把人傳
盧太爺吩咐：『帶海龍！』三班立時帶上。盧太爺說：『你是海龍麼？』海龍說：『小人是海龍。』盧太爺說：『怎
的把郎青弄到李家村裏從實招來！』海龍說：『太爺這樁事情，小人一字不知。』盧太爺說：『奴才！這樁事情，其
中原有你的干係，量你也不肯善招。』說：『三班！與我抬夾棍來，夾這個奴才。』三班答應：『哦！』只覺山搖地動，
那刑禁卒把夾棍抗在大堂，巴的一聲，摔在塵埃好驚人的呀！盧太爺把驚堂木一拍，說：『奴才還不與我招上來？
』海龍自覺難受刑，說：『太爺免動非刑，待我實說。』盧太爺說：『與我招上來。』
這海龍口稱太爺叫青天　你聽我一一從頭說實言　我與那李家女子有首尾　曲指算夜去明來多半年
不料想景德鎮上飲美酒　與郎青偶然提起這家言　他他要我讓他一夜風流事　他情願借給小的十千錢
那是我呆頭失了大主意　我把他領至李家一後園　只見他進的女子繡房中　可不知他兩怎的結鳳鸞
這就是我與郎青做的事　再往下一字不知非隱瞞　乞太爺免動五刑饒恕我　我海龍感恩戴德萬萬年
盧太爺聽龍海龍一席話　你看他把頭一擺問根原　
盧太爺聽龍，把手一擺，衆青衣將夾棍鬆了。盧太爺說：『海
』太爺那原是李隱的妹子。』盧太爺心中想道：『一定是這
心把女子拿來再問，丟了那李家體面，把這一層拋開，我把胡
上來！』三班答應說：『帶胡倫說話。』胡倫上了大堂，雙膝跪
看的呢？』胡倫說：『太爺容稟……』
這胡倫雙膝跪在地流平　叫了聲太爺貴耳聽我云　我在那景德鎮上把集趕　偶遇着有事住在大街心
我到那天明寺晨無了事　一同那東鄰趙大轉家門　回家來不見妻子莫氏女　不由的東家找來西家尋
正是我尋妻不見心焦躁　忽見那大官跑的氣忿忿　那是我攔住就把他來問　他說是廟裏死了女釵裙
我心中恐怕死的是妻子　我叫他與我前去看假眞　俺二人復又到了眞武廟　看了看果然就是我婦人
只見那青襖紫褲剝了去　赤條條失身露體命歸陰　這就是妻子被害實情話　實不敢瞞哄太爺欺瞞靈

這胡倫說罷前後一席話　盧太爺復又開言問事音
盧太爺說『胡倫你說趙大官同你從集上回來他又上廟裏做甚麼事?』胡倫說:『太爺!我不知他上廟裏做甚去的。』盧太爺說:『與趙大官從集上回來了,天在什麼時候呢?』胡倫說:『是清晨起來。』盧太爺說:『上他家中去了不曾呢?』胡倫說:『太爺俺是緊鄰,俺是同時進門,他上他家去,我上我家去的。』盧太爺說:『此廟離你莊可有多遠呀?』胡倫說:『有二里之路。』盧太爺說:『趙大官從廟裏回來,天是什麼時候呢?』胡倫說:『也就是清晨。』盧太爺說:『那櫃在廟中何處放着呢?』胡倫說:『是神座以後。』盧太爺問罷,心中想道:『趙大官從集上才回又往廟中做什麼呢?且是清晨起來這櫃又是在神座以後,背眼看處放着,就是他去也不料想此處有櫃,趙大官定然通私。』盧太爺說:『胡倫!趙大官從廟中回來,手中拿什麼東西不曾?』胡倫說:『小人正在事忙之際,也無留心,似乎他拿着個包袱呢。』盧太爺說道:『定然是趙大官通私。』隨吩咐:『帶大官上來。』三班叫應,喝喊一聲,把趙大官帶上堂來。盧太爺問道:『你是趙大官麼?』趙大官說:『小的是趙大官。』盧太爺說:『莫氏死在廟中櫃裏是你看見的?』趙大官說:『是小的看見。』盧太爺說:『是什麼時候看見呢?』趙大官說:『只清晨起來。』盧太爺說:『櫃在何處放着呢?』趙大官說:『是在神座以後。』盧太爺說:『清晨起來,你往廟裏做什麼去呢?』趙大官低頭不語,回答不上。盧太爺見他回答不上,便冷笑幾聲,說:『趙大官,我想清晨起來,獨上孤廟,令人可疑!這櫃是在神座背後,原是背眼之處,你怎的就看見他死在裏頭?其中事情,你定通私,量你也不肯善招!』說:『三班!與我抬夾棍來伺候!』趙大官把魂就嚇飛,說:『太爺莫要動刑!待我實說。』盧太爺說:『也不怕你不說,與我說來……』

趙大官跪在塵埃哭嚎喝　尊了聲青天太爺你聽着　若問我清晨爲何去上廟　皆因那張式他把信來消
他說是家西廟有一桌櫃　他叫我開櫃取衣走這遭　將衣服取出當鋪去典當　將錢兒平半分開好化消

所以的清晨我才上了廟　不料想裏頭盛的女多姣　只見他赤身露體喪了命
那是我急急忙忙還家轉　那胡倫把我攔住問根苗　我他却是尋妻不見心正焦
他叫我同他前去來自看　果然的就是莫氏胡大嫂　這其餘的事情不知半分毫
乞太爺格外施恩饒俺罪　我情願供養太爺把香燒

盧太爺又問道:『張式!果然是你通信於他嗎?』張式說:『不敢瞞太爺,果有此事。』盧太爺說:『你叫何人通信於他來嗎?』張式說:『我是在他家,與他女兒說的。』盧太爺又問趙大官說:『果然是你女兒對你說的嗎?』趙大官說:『是。』盧太爺說:『張式你在那裏對他說的麼?』張式說:『太爺!他家下無人,他叫我上屋裏去坐,我不便上屋裏而來,就在當院裏與他說的,想是他與胡倫家,只隔一牆,莫氏聽見先去也是有的。』盧太爺這才心下明白,說:『一定是這個緣故。』盧太爺說:『張式!你勾引賭博同去爲盜,又見財生心,以致莫氏身死,理應重辦;本府施法外之恩,從輕治罪。』喝叫:『三班!拉將下去,打四十。』三班答應一聲,又把海龍拉將下來,打了四十。盧太爺又把李隱叫過來說道:『你夜間盜櫃,雖然自己財物,這就是爲盜之漸也。本府打你,以杜其漸,拉下去重責二十。』又向趙大官說道:『你上廟開櫃,去取意外之財,定知你素行不端,本府今日從寬,以後改過自新,拉下去重責二十。』把幾人打罷,又叫:『胡倫上來!』

盧太爺坐上開言叫胡倫　你聽着本府對你說事音　你妻子原是賊子郎青害　爲的他上廟開櫃取衣衫
那郎青爲光身子不能走　所以才剝衣送他命歸陰　原與那海家公子無妨礙　你今日要遞甘結與邊依
只待那拿住郎青小賊子　可於你妻子莫氏大報仇　盧太爺言語未完抬頭看　見微微兩頂小轎進衙門
衆明公要知來的是那個　只在那下部書上說言音

僧王點案前認春榮　梁夫人堂上見盧公

話說——盧太爺話未說完，只見兩頂小轎進了衙門，盧太爺吩咐張式李隱海龍胡倫趙大官說道：『你五人從今改過，莫要胡爲；若要不聽本府之言，仍踏故轍，須知王法無情！各自回家去罷。』五人聞言，叩頭謝恩，把頭一點，各自回家去了。且說——瑞紅下轎，來在大堂下跪。盧太爺一見，眞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說：『你是瑞紅嗎？』瑞紅說：『民女就是瑞紅。』盧太爺說：『你繼母與你母舅，怎的做弄，怎的送他於黃家借宿，夜奔長春寺，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盧太爺聽罷，與王點說的字字相投。盧太爺說：『如今你那寃枉已明，等本府把海公子救出，好周濟你夫妻團圓。』王點：『你把他安置別的區處，不可在此。』王點乃使小轎，把瑞紅安置妥當。且說——盧太爺一見李夫人，滿面帶笑，說：『民婦受太爺莫大之恩，沒世不忘，豈有不認識太爺之理！』盧爺說：『本府原許你不用寫狀，五天以內，便見明白，如今你可明白了。』說罷，遂叫三班：『把李壽帶上！』盧太爺大怒，說：『奴才膽也不小！你私通水鮮，定計搶奪本府親見，如今水鮮俱已承招，你還有何說？』李壽說：『青天太爺，若不是他家長夫人，把他賣給於小人，小人焉有天膽，敢去搶他！』盧太爺說：『你說他家長夫人，把他賣於你的，可有文契麼？』李壽不語。盧太爺說：『可有中人嗎？』李壽還是不語。盧太爺哈哈冷笑了幾聲，說：『你又沒有文契，又沒有中人，却敢妄作謠言，在本府面前强辯，常言說的好——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三班與我看杖條伺候！』三班答應一聲，說：『哇！』不好了……

盧太爺氣冲斗牛便開言　叫了聲萬惡奴才聽心間　只顧你良心喪盡奴欺主　豈不知三尺頭上有青天
現如今實情敗露不認罪　還敢在本府臺前瞎話騙　喝叫聲三班與我齊動手　把奴才狗皮剝去脫衣裳
衆人役聞聽此言吶聲喊　一聲起掫拳捲袖如虎饞　向前來衣服剝去露赤體　那背上擱上杖條如響環

霎時間皮開血出難禁受　紅鮮鮮皮肉亂飛出身邊　這李壽難受此刑忙叫苦　叫了聲青天太爺且放寬
實實的我與水鮮有私意　原是俺二人安的巧機關　說是那夫人賣他原是假　不過是誤作謠言將人瞞
太老爺既然審出眞情事　我李壽情願將身把罪添　衆青衣方才住刑站旁邊
盧太爺說：『畫上招來！』李壽畫招已畢，盧太爺說：『傳進賢縣！』衆青衣答道：『傳進賢縣！』鄒知縣聞傳，即忙從東角門，脚蹈蹁躚而進，來到大堂，盧太爺面前打躬，說：『府尊大人，傳卑職有何吩咐？』盧太爺說：『你到監中，把李雷李福提來。』鄒知縣說：『遵大人命！』立時出了衙門，來在監中，把李雷放出，送至大堂；盧太爺一見，便問李雷說：『你怎老有少心强姦李福之妹？從實說來。』李雷說：『太爺提起此事，可屈死犯人了……』

這李雷未從開言淚紛紛　尊了聲青天太爺細聽知　提起了這樁官司我犯罪　實在是禍從天降萬萬屈
松林裏吊死女子無苦主　那李福認作同胞親妹子　暗暗裏把我告在公堂上　說是我强姦不允去打死
鄒老爺下鄉前去把尸驗　不知的怎的變了二老兒　乞太爺法堂高高懸明鏡　你把我含寃之人來開釋

盧太爺聽罷李雷一席話　不由的細細開言把話提
盧太爺說：『李雷！你說的官司被屈，想來你沒强姦李福的妹子麼？』李雷說：『太爺！李福是外邊人，是自七歲賣與我家，他並無妹子，我如何有此事呢？』盧太爺說：『他既沒有妹子，他冒認爲妹，把你誣告，他是有何緣故呢？』李雷說：『犯人不曉得他有何緣故呢！』太爺聞言，笑了一笑，說道：『你不曉得，他有何緣故，本府可曉得他有個緣故哩！』李雷聽說，不覺驚疑，說：『太爺既曉他告我的緣故，求太爺說與犯人。』盧太爺說：『不用本府說，我把緣故拿出來你看看。』便向馬振伏耳低言，說：『你把水鮮兒李壽合李夫人俱各帶上堂來！』馬振答應。去不多時，把他三人帶上堂來，李雷舉目一看，好不悶也……

這李雷舉目抬頭把眼睜　看了看大堂帶上人三名　却道是一個男來兩個女　這齊的款動大步往上行

你看他拭拭殘淚睜眼看　認的了俱是自己內家了　頭裏是結髮夫妻高氏女　眼含著慟淚如珠不住聲

水鮮兒項上帶著犯法鎖　小李壽哀聲不止受五刑　這李雷看罷不由心納悶　怎麼着合家俱受犯法繩

不多時高氏夫人來切近　你看他雙手扯住李天鳴　他這裏悲悲切切叫員外　誰知你身不犯罪坐監中

果然是不得相見又相見　果然是不得重逢又重逢　若不是青天太爺到宅上　總就是跳到黃河洗不清

有誰人拿住賊子將仇報　有誰人拿住賊子把冤伸　這夫人扯住員外把話講　那李雷如在南柯一夢中

這李雷才要開言從頭問　猛聽的坐上太爺說一聲

盧太爺說：『李雷！你可曉得如何緣故了嗎？』李雷說：『太爺！犯人還是不曉。』盧太爺又叫李福：『你怎的私通水鮮，謀害員外從實招來。』李福說：『青天太爺小人實無此事，屈死小人了。』盧太爺說：『水鮮與他對辭。』水鮮說：『李福咱二人私通定計，謀害員外之事，我已成招；你若不成招，也不過枉受非刑！常言說的——好漢做了好漢當——我勸你早些招了，免受夾打之苦，你招了罷。』李福聽水鮮之言，長嘆了一口氣，說：『太爺容稟。』

這李福長吁短嘆淚先拋　尊了聲太爺細細聽我招　我自幼事奉員外盡心力　俺把那酒色久拋在荒郊

不料想員外偏房水鮮女　誰知他不安家室發如貓　女花容秋波獻看土地老　織女兒勾引牛郎上鵲橋

思想起烈火乾柴難近處　俺二人偷香竊玉知幾遭　那是俺得高望遠思遠引　却到是我用反意引了他

偶有個花花處子林中縊　缺少了苦主前來把尸驗　水鮮兒安心與我同偕老　吩咐我假當妹子作同胞

暗暗的進賢縣裏告了狀　打發那員外拿來在監牢　水鮮兒聽得李福這些話　不由的氣殺張口把事推

要知道下邊說的是何話　只得是再聽下回說原因

話說——李福話未說完，水鮮氣忿忿的說道：『呀！你說都是我勾引你來，是咱定計，謀害員外，若不是你提松林吊死女子，我怎的提來了？』李壽也說：『這也是水鮮勾引我，他不叫我搶他，我亦不敢搶他。』水鮮說：『好！李壽你這奴才，咱二人是誰引誰來？』他二人在大堂齊嚷，盧太爺說：『你們休得亂言，各自畫招。』三人聞言，那個還敢言語。盧太爺吩咐：『傳進賢縣進來。』三班答應，喊道：『傳進賢縣。』鄒知縣聞言，進來在盧太爺面前打躬。盧太爺說：『你把水鮮李福李壽寄在監中，候文發落。你再把孫黃徐坤與我提出監來。』帶至堂前，盧爺便問：『誰是孫黃呢？』孫黃說：『犯人是孫黃。』盧太爺說：『你怎的把傻子藥死？從實說來！』孫黃說：『太爺容稟……』盧爺說：『怎麼屈你？』孫黃說：『屈也屈死小人了。』

這孫黃未曾開言淚汪汪　叫了聲太爺在上聽其詳　有小人自幼學習賣雜貨　我却是不愛趕集好走鄉

那一日偶到太白村莊裏　忽然見傻子跑來如瘋狂　上前來雙手抱住紅糖罐　只見他把抓口內吃的香

我孫黃上前把他推一把　他却是七竅流血一命亡　鄒老爺驗尸驗着服毒死　却不知這個瘋鬼起那廂

乞太爺推情常理細思想　俺豈肯把毒加在黃松糖　這孫黃從頭至尾說一遍　盧太爺這又開言說端詳

盧太爺說：『其實不干你事。』又叫：『胡氏上堂！』三班把胡氏帶上堂來，跪下。盧太爺說：『你兒子原係郎青藥死，與孫黃無干，等着把郎青拿住，與你兒子抵命，遞了甘結。』胡氏說：『太爺恩典。』盧太爺說：『李雷孫黃胡氏高氏俱係無事之人，各自回家去罷。』李雷孫黃朝上叩頭，千恩萬謝，與胡氏高氏各自回家不提。且說——盧太爺又問徐坤說：『你怎的殺死黃虎母子？從實說來。』徐坤說：『太爺在上，聽小人細稟……』

這徐坤叩頭連把太爺尊　細聽着小人從實稟言音　俺徐家相傳有個賤手藝　當木匠三代傳到我徐坤

諸日裏在外與人把活做　拋下我郭氏妻子在家門　掛着他青春年少無人伴　況且是賊子黃虎是緊鄰

那一日半夜三更還家轉　來在了自己後院一牆根　只見那黃虎把我妻門叫　又聽的噹啷一聲開了門

那是我一見不由心火起　我敢則越牆而過動無明　門前頭殺死賊子名黃虎　到屋後殺了他的老年尊

急忙忙割下人頭裝袋裏　不料想我妻却在他家裏　背着頭我向南莊找丈人　我殺的却是黃虎老母親

可憐我本爲捉奸把人害　也是我忙中有錯惹下禍　望太爺推情度理細究問　我徐坤雖然殺人非歹心

盧太爺聽罷徐坤一席話　他這才慢慢開言說事因

盧太爺說道：『你雖然殺人，情有可原，本府格外施恩，從實申詳，候文發落。』徐坤叩頭說：『太爺天恩。』盧太爺說：『去把黃家灣衆人與郭良無因帶上來。』三班答應，喝道：『把衆人帶齊。』盧太爺說：『你衆人爲何誣告王黜强姦郭氏，殺傷人命呢？』衆人答道：『只爲無因與郭氏作伴，無因聽他姐姐，提着罵王黜，所以告他。』盧太爺說：『無因，你認得王黜嗎？』無因說：『我認得。』盧太爺又向衆人道：『內裏情由，是你不知，細聽本府道來……』

盧太爺從容把言開　你聽着本府細細說明白　原不是王黜行凶殺郭氏　却道是郎青代了王黜來

他見那郭氏井邊來汲水　不住口的吐悲音淚滿懷　只因爲老者向他說就裏　那郎青他聽郭氏家無主

暗暗的想那郭氏容貌好　他却是假充王黜跳過牆　不用說郭氏提着王黜罵　那無因床上聽的甚清亮

郎青賊殺了郭氏祥常去　這才把大禍丟給名王黜　等只等我把郎青獲拿住　好與那郭氏娘子把命償

衆人同郭良徐坤聞聽此言，方知是冤屈王黜。盧太爺吩咐：『你們衆人，俱皆無事，各自回家去罷！』衆人聞聽，朝上磕頭，俱各下堂而去。盧太爺又吩咐：『傳進賢縣！』說：『你把徐坤，且自寄監，莫要難爲於他。你把海士元與我提出監來。』鄒知縣道：『謹遵大人！』下堂帶定徐坤來到監中，把海士元提出。

這才是鄒爺吩咐提士元　却把那任義嚇的是軟灘　倘若是問答不好命難全

想俺這瞞官作弊該問罪　只落的想前容易悔後難　再說那春榮暗暗叫皇天

盧太爺若是問我那招案　我可知公子訴的是何言　萬一的審出我的假公子　這不就苦了任義好心男

正是這春榮心中暗叫苦　衆青衣提繩拉鎖往外牽　要知道見了大人怎麼樣　還把那下回裏兒有可觀

訴說——任義春榮正然心中害怕，只見衆青衣提鎖拉繩索將出來，鄒知縣押着往城隍廟而來。且說——盧太爺吩咐王黜：『把瑞紅叫來，叫他夫妻見面。』王黜答應，下堂出廟。不多時，將瑞紅領到。盧太爺吩咐：『王黜與瑞紅各在一邊，站在那壁廂。』海士元來了……

那壁廂來了士元犯法郎　他三人舉目抬頭細端相　只見那一對青衣頭引路　兩邊旁又見擺的刀合鎗

從跟着縣公騎的逍遙馬　不住的呱呱喝喝走街坊　這犯人披枷帶鎖令人慘　身穿着半新不舊紅衣裝

只見他羞羞慚慚如女子　又見他扭扭乜乜似紅粧　模樣兒不是來日多肥大　正是這王黜觀罷心中慘

身材兒也無從前甚力量　可惜這人入監牢變紅粧　不多時來在太爺府大堂　這王黜看罷不由暗吁嘆

王黜正然吁歎，他便來至大堂，雙膝跪到，盧太爺說：『你是海士元？』這春榮說：『犯人是海士元。』盧太爺說：『田秀怎的到你家？你往那裏去了？』春榮低頭不語。盧太爺說：『你爲何不言呢？』春榮還是不語。王黜說：『海士不是海士元來，上前跪倒，就說：『太爺此人不是海士元呢。』盧太爺說：『怎的不是海士元呢？』王黜說：『海士元比他還高還肥。』盧太爺把驚堂一摔，說：『好奴才，你爲何假充海士元，前來呢？』春榮還是低頭不語。盧太爺說：『傳進賢縣前來！』三班喝道：『進賢縣。』鄒知縣立時上了大堂，在盧太爺面前打躬。盧太爺說：『你這個狀中可有私弊嗎？』鄒知縣嚇的魂飛天外，說：『大大大人，卑職狀中並無私弊。』盧太爺說：『你狀中無有私弊，我叫你帶海士元，你帶了何人來了？』鄒知縣說：『這就是海士元。』盧太爺說：『這就不是海士元呢？』鄒知縣說：『這若不是海士元，本少不的卑職認罪。』盧太爺說：『要的是你知罪。』把驚堂一拍，說：『你是何人？從實說來！』

春榮說：『太爺容稟……』

這春榮未從開言先流淚　叫了聲青天大爺在上聽　小奴家不知父母名合姓　也不知住在南京共北京

自幼兒賣與邱宅當使女　伺候那窈窕淑女邱瑞紅　邱奶奶起名叫做小春榮　大老爺若問奴家眞名姓

那王黙聞聽此言走幾步　急忙忙來在近前把話明
王黙急走幾步來在近前說：『你果是春榮嗎？』春榮說：『哄你不成？』王黙說：『咳！
這王黙不由兩眼淚撒撒　叫了聲賢妹貴耳細聽着　自從那假扮娶親救了你　咱兩人半山坡下被風刮
諸日家愁着賢妹無着落　不知道怎的進監受王法　只說是今生不能重相見　誰料想今日重逢在府衙
這王黙眼含慟淚把話講　那春榮一陣驚疑似呆瓜
春榮說：『你是何人？』王黙說：『我是王黙。』
這春榮聞言不由淚直流　尊了聲王哥承耳仔細聽　自從那郎家村裏救了我　不料想半路途中遭了風
晝夜裏思念王哥不見面　眞眞是不得重逢又重逢　這春榮正與王黙把話講　旁邊裏特遇瑞紅說一聲
瑞紅叫着春榮：『你還認得你苦命的姑娘？』春榮一看，見是瑞紅，說：『姑娘怎來在這裏？』二人見面抱頭痛
哭，好不悲傷……

滿堂上衆人俱是白眼對　還是那盧爺聞言問端詳
盧太爺把王黙叫來問道：『王黙他二人痛哭，是什麼緣故？』王黙說：『太爺聽小人細稟……』
這王黙雙膝跪在地塵埃　盧太爺在上細聽小人云　這春榮自幼賣與邱宅上　奉姑娘朝夕跟着不離身
雖然是體有貴賤爲主僕　彼此的相敬相愛如客賓　只因爲郎青要把瑞紅害　看春榮好似肉刺眼中釘
又加上我與春榮有親眷　他藥我又是春榮走漏音　所以才郎賊與這春榮女　結下了寃仇好似海涯深
衆明公要知王黙往下訴　只得是再把下回說個眞
話說——王黙正往下訴，盧太爺說：『與他結下寃仇，怎麼樣了？往下訴來！』王黙說：『太爺容稟……』
這郎青心懷歹意起不良　一心要與這春榮惹災殃　暗瞎的把他賣到景德鎮　叫他去迎新送舊作新郎

他差了姪兒郎興去送字　那郎興手拿字封到街上　小郎興不知把字給誰的　他叫我拆開字封觀其詳
那是我拆開字封觀一遍　才知道春榮賣給風流院　上寫着假說當鋪把親娶　又定有臘月初二接女娘
我王黙酒鋪以裏定巧計　我把那二字改成三字强　我却是臘月初二把人僱　假說是當店娶親把他瞞
把春榮誆到半途衆人散　放在那半山坡下說短長　不料想西北乾天怪風起　把俺兩一時刮的兩分張
可不知春榮怎的進牢去　他替那海家公子把罪當　這王黙說罷一席前後話　盧太爺心中不由已思量
盧太爺思量可惡郎青狠惡，又服王黙有智，又問：『春榮你怎的能够進監，替海士元呢？』春榮說：『原是任義
把我認做義女，義父叫女扮男裝，替海公子當罪。』盧太爺便問鄒知縣：『任義是什麼人呢？』鄒知縣說：『稟大
人！他原是監中一名禁卒。』盧太爺說：『把他拿來。』鄒知縣說：『謹遵大人。』說罷，立時下了大堂，回至衙門，大
堂坐下，說：『三班把任義奴才與我找來。』三班答應，即刻到了監中，把任義拿到大堂，鄒知縣一見，心中火起，說
：『奴才你膽也不小，我這個七品縣官，就在你手心中罷了，罷了！我也不與你細說，去同見大人。』說：『三班把任
義鎖了。』三班答應，與任義帶上刑，跟定鄒老爺，來到盧太爺大堂。鄒知縣上前打躬，說：『稟上府尊大人，卑職把
任義拿到。』盧太爺把頭一擺，鄒知縣一旁站住。只見任義上堂，雙膝跪下。盧太爺說：『你是任義嗎？』任義說：『
小人是任義。』盧太爺說：『你瞞官作弊，抵盜犯人，該當何罪？』任義說：『太爺容稟……』
說：『你有什麼下情訴上來。』任義說：『太爺容稟……』
這任義從從容容說短長　尊了聲青天太爺聽言良　雖是俺瞞官作弊該有罪　只因爲有個緣故在內藏
盧太爺說：『什麼緣故呢？』
一爲的公子官司是屈情　二爲的我粘他家大恩光　常言說得恩不報非君子　又道是忘恩負義匹夫郎
所以才我把女兒許配他　替出了公子投親奔他鄉

盧太爺說：『他上那裏去了？』

他上那蘇州府裏投母舅　實指望求封書來免災殃　不料想太爺提審這一案　方才的露出話頭差人腔

這起事不怨犯罪海公子　也不怨父台老爺鄒縣堂　只願我赤心報恩做的錯　我情願替那公子把罪當

盧太爺聽罷任義這些話，不由的一陣歡喜存心間；但是一件不好，不免惹人談論。』任義說：『太爺！那一

盧太爺甚喜，說：『你以恩報恩，不憚重刑，却算是個好人；件，方落美名千古，這是你一個義女，獻在囹圄身遭磨

件不好，惹人談論呢？』盧太爺說：『那春榮若是你親生女兒，頂罪，細細聽我稟來……』

難，大約你不疼他。』任義說：『太爺！小人原是指望着親女

有小人赤心要救海士元　想起來我有一個親生女　又在那二八青春美少年

奉托那李家員外作媒證　細尋思無計可施犯了難　許給了海家公子配姻緣　我就以拈花鈀口將他還

許的是女扮男裝替公子　到在那家中對我女兒言　海公子他以舊鞋爲表記　背着我三更半夜起了身

盧太爺說：『他未從出門的幼女，可曉得什麼世事？你把他　難似我女兒執意不願往

成反類犬，也該前去尋找於他才是！』任義說：『太爺容稟……』

我任義醒來不見女兒面　就知是走了中徑去無蹤　忽然間西北乾天起了風

只刮的飛石滾滾塞古徑　只刮的飛沙飄飄眼難睜　等到那天晴風息出門找　我却是城裏關外問信音

我尋女尋在城西荒郊外　忽聞的有一女子放悲聲　那是我順扑哭音撒開腿　實指望當是我女在途中

誰料想來到近前變了口　却是那安友之女小春榮　他本是家遭繼母逐出門　在路途舉目無親苦伶仃

倘二人我問他來他問我　彼此的心投意合甚相應　我情願把他認就爲義女　他情願拜我是他乾父親

他還願進監頂替海公子　就是到殺場就戳不反更　我這才把他扮作男子漢　替出了海生投親蘇州城

這任義說罷前後一席話　盧太爺不由開言說一聲：『小人不敢當此二

盧太爺把任義之言聽了，不由開言說道：『果然名不虛傳！你眞可爲仁義之人！』任義說：『小人不敢當此二

字，不過是旁人過稱。』盧太爺又問春榮說：『先時本府問你，你說你不知家鄉居住父母姓名；你義父怎說你是

安友之女呢？』春榮說：『太爺不知，聽俺道來……』

這春榮未曾開言淚兩分　叫了聲太爺青天聽其詳　俺本來不知父母名合姓　也不曉家鄉居住在那鄉

爲的是自幼賣與邱宅上　諸日來端茶送水事姑娘　若是我爲何說是安友女　也有那小小原故在內藏

只因爲郎青害我王哥救　俺在那半路途中被狂風　我若是不然說是安友女　怕的是郎青起的不良心

爲的是現哄郎青小賊子　才哄着義父改名做口張　這春榮對着太爺說實話　把一個任義慌的手足忙

任義聽着慌的手忙脚亂，急急問道說：『春榮你不是安友之女？』春榮說：『我不是安友之女。』任義說：『你

果然是自幼賣與邱宅，不知你父母姓名，與家鄉居住麼？』春榮說：『是當眞不知。』任義向前一把把青絲採住，

說：『我看看你呀……』

這任義聞聽言語眼巴巴　慌的他手忙脚亂好似麻　上前來一把採住那頭髮

也不知他是要撕還要打　也不知他是要擰來要抓　只得是下回接着往後查

話說——任義聞聽春榮之言，他便手忙脚亂上去就採，衆明公要知他是什麼事，

『任義這內裏又是什麼緣故？從實說來。』任義說：『太爺！衆人不解其意，盧太爺說：

任義開言叫，太爺在上聽：提起那樁事，皆是又希奇。

嘉靖爺三十七年遭旱荒　我任義家道貧寒難度生　把我那親生女兒長街賣　賣到那太白莊上邱宅中

我才能身作貿易山東上　在山東身作買賣八載零　不料想遭的官司凶又凶　多虧了海家老爺認鄉親

化上了銀錢搭救我性命　救的我無是無非還家轉　我這才獄中當差好幾冬　猛然間想起女兒去探望
到在那太白莊上遇郎青　他說我女兒得了寒疾死　猛然間想起女兒去探望
何知他還在陽世度生日　惹的我哭哭啼啼返家中　因此才這件事兒拋腦後
任義說：『太爺！他還有暗號。』盧太爺說：『什麼暗號呢？』任義說：
頭腦裏有個疤痂似酒杯　盧太爺不信破開青絲看　這春榮正是小人親生女
盧太爺坐上開言說一聲　看一看或有或無便知實　這任義說罷一席前後話
盧太爺把前後言語聽完說：『馬振！你把春榮青絲看看，有疤痂呀無疤痂？』馬振聞言，走向前來，用手連忙把
春榮青絲破開一看，說：『果有疤痂。』任義上前一把拉住說：『兒呀！』春榮說：『父親呀！』
這才是父女相認慟悲傷　你看他抱頭相哭一大場　只說是義女與父恩情重　誰知道却是親生女娥皇
任義說只說我兒歸地府　春榮說何從知道有家鄉　任義說不得見面又見面　春榮說只當沒了二高堂
他父女大堂哭的如酒醉　盧太爺不由開言問短長
盧太爺說道：『今日你父女相認，原是恭喜，何必如此慟哭！』任義聞言，止住淚痕，說：『太爺的天恩。』盧太爺
說：『這春榮是你的長女呀，次女呢？』任義說：『此係次女，那個逃走的本是長女。』盧太爺說：『你可知道你長
女的下落何處？』任義滿眼流淚，說：『太爺！小人實不知我長女的下落。』話未落臺一旁邊轉過王黜說：『稟太
爺，小人知道他長女的下落。』盧太爺說：『你怎的知道他長女的下落呢？從實說來。』王黜說：『太爺容稟……』
這王黜從容開言把話提　尊了聲太爺在上聽端底　自從那我與春榮風刮散　我却是被風刮在破廟裏
不料想裏邊有一青春女　却道是秋波杏眼淚紛紛　那是我知有原故仔細問　他說道黃家灣裏投親戚
我問道他的親眷姓甚名　他言道姓黃名虎却是實　我說他母子俱被人殺害　慟的那女子栽倒在塵埃

不多時坐起身來流淚哭　只見他哭的如醉一般齊　他却是咬定牙關不肯依
我無奈二人結拜乾姊弟　我將他送與瑞紅去執使　若要問王黜妹子人皆知
盧太爺若不信實問員外　看這事果然眞假實與虛　這王黜從容開言把話提　尊了聲太爺在上聽端底
心，赦你無罪。』任義朝上叩頭，說：『太爺的天恩。』盧太爺又傳吳方正說：『你把任義春榮俱領到你家，叫他父
女相認，一家團圓；把春榮仍與瑞紅執使；等本府把海公子招回，自有明斷。』吳員外與任義同春榮一齊朝上叩
頭謝恩。盧太爺又說：『王黜！你從此蓄髮，改了僧家打扮。』王黜說：『謹遵太爺。』盧太爺又吩咐鄒知縣說：『你
把郎氏寄監，我寫招文一張，你差人火速到蘇州府，把海士元招回，限十日以內，務必要把郎青拿到。』鄒知縣說：
『謀遵大人！』盧太爺又說：『田漢臣與家人田安到案，今日訊問不置，暫且回家，異日傳喚即至。』三班傳出，員
外依允。盧太爺吩咐已畢，打點退堂。鄒老爺自城隍廟領了盧太爺之言；差人拿招文，招取海士元，又把郎氏寄監。
且說——到了五天，比較那伯之期。那伯說：『老爺！這郎青遠走高飛，是不能拿的了。』鄒老爺聞言大怒，嘩啷的
一聲，把簽筒傾將下來，痛打了四十。鄒老爺氣忿忿的說道：『你與我拿住郎青，我定有賞賜你；若拿不住的時節，
我一定要你狗命。』說罷，退堂而去。那那伯下的堂來，只覺疼痛難忍，仰在班房，那些衆頭役們齊攢領柴來了。……
衆頭役齊與那伯來鑽柴　這一個和顏悅色把話講　那一個甜言美酒把口開　俱都是提餚挾酒走進來
這個說這個老爺眞糊塗　這那伯聞言暗將頭來點　那個說那有這樣利害差　說道是衆位聽我說明白
我想着爲人生在世間上　有志者讀書求明望上進　那一個富貴貧賤命裏該　無志者商賈買賣也不難
再不然學習手藝奉父母　我那伯五班頭役應到頂　再別做衙門以裏去當差　還拿着父母遺體來受災
這可是誰殺人來誰挨打，　他還說五日以裏拿不住　這一個不白之冤問誰開　定叫我一命上了望鄉台

我如果老爺台前廢了命　還死的屈不屈來該不該　你想想這是應役落結果　何苦的强上衙門往裏塞
這邢伯說到此處把頭低　忽然的心生一計在心懷　罷罷罷人生何日不是死　我今日含着被頭計生來
要知道邢伯起了什麼意　只待是再把下回說明白

話說——邢伯正與衆人談論，忽然心生一計。遂對衆人說道：『我今日不耐煩與人講話，你們且出去，過日咱再敘話。』衆人聽說，各自散去。邢伯停了一停，來在宅門，邢伯說：『門上二爺傳稟老爺，說我邢伯求見。』門上到了書房稟知鄒老爺，即吩咐：『叫他進來！』門上來到宅門說：『老爺在書房吃茶，叫你進去咧。』邢伯進來，鄒老爺一見，說：『你要見本縣，有何話說？』邢伯說：『小的有密事與老爺相商。』鄒老爺說：『甚麼密事相商呢？』邢伯說：『郎青已遠走高飛，難以拿獲。小人到有一計，不知老爺意從呀不意從？』鄒老爺說：『什麼計策呢？』邢伯說：『現今城東死了一人，老爺這是外路之人，並無苦主，不若說他就是郎青，將盧太爺哄過，將官司俱推了，死人身上，豈不干淨？』鄒老爺說：『唗！好奴才！怎敢作此大弊！我想郎青人命居多，王黜又認識他，倘若看出假來，你是在末本縣丟官雖小，性命可叫誰保？說這無王法的言語，眞是該死。』邢伯說：『老爺息怒，聽小人回稟。我想郎青遠走高飛，隱姓埋名，萬萬的不能拿住；盧太爺在立等，一日三遍來催，老爺別說五日一限，把小人打死，僅汚一席之地，就一日一限，把五班人役，個個打死，也算不了。郎青替老爺擋不了限，獲不住郎青，盧太爺見怪下來，申報上司，老爺你輕則丟官，重則問罪，我想老爺在家，鐵硯磨穿，受盡寒窗之苦，這七品縣印，豈是容易的？一旦的獲罪，豈不令人可憐！常言說的好——何官無私，何水無魚？——今那死人當了郎青，把盧太爺瞞過，官司結案，衆人咸寧，老爺也安然居官。別說那個郎青萬萬不敢出頭，總是郎青出頭，日後事情犯了，有我拿差的邢伯一人當罪呀。老爺小人的性命，乃是小事，老爺的前程，乃是大事，老爺再思再想。』只這一點話，把鄒知縣說動，遂說道：『你說的似乎近理，只怕瞞不過王黜且是盧太爺專聽王黜之言，倘若王黜說是假的，盧太爺不信，那便怎了呢？』邢伯說：『老爺放心，我保王黜認是眞的。』鄒老爺說：『果能如此，你就如此去做。』邢伯說：『老爺你全不管，任小的去辦罷。』鄒爺把頭點了兩點，邢伯便走出來了。……

這邢伯作弊要把盧爺瞞　你看他委曲灣灣費心田　先到那監中囑咐郎氏女　只說是老爺吩咐向他言
城東裏死了外來無主漢　却叫你認作兄弟郎家男　一則是救你兄弟得活命　還把你從輕問罪非等閒
那郎氏聞聽此言心歡喜　他却是忙然就計不煩難　這邢伯囑能郎氏出監外　急忙忙修寫名帖把人遣
以上那黃家灣裏請王黜　就說有小小事兒把他煩　那王黜見帖不辭來的快　前來在進賢縣裏衙門前
這邢伯一見王黜忙拉住　看看他滿面帶笑便開言　好叫我朝思暮意徒枉然　咱二人彼此好把心事談
今一日閒暇無事將你請　說道是我與賢弟久不見　那壁廂來了酒保把話傳　酒保過來，黜菜已畢，王黜說：『邢大爺今日拉小姪到此
這邢伯拉着王黜進了館　皆兄弟也，往後莫以大爺稱呼。』王黜說：『大爺年高有德，是不敢當的。』王黜說：『今日到此，有何事情？』邢伯說：『有心說出但恐阻險。』王黜說：『我昔日受過大恩，還未報答，說是小事，就是大事，我要能够辦的，再無不效勞之理，但說不妨。』邢伯說：『既如此，聽我道來……』

這邢伯未曾開言笑盈盈　叫了聲王黜承耳仔細聽　現如今愚兄有樁難事　這權柄殺斬存留由你手
只用你當面講上幾句話　就可能把我提出一火坑　王黜說：『什麼事情？這個權柄在我呢？我說幾句話，就能救你呢？』邢伯說：『你且聽我道來……』

昨一日老爺當堂出籤票　他差我獲拿萬惡賊郎青　不料想金風未動蟬先覺　那郎青逃走天涯去無蹤
鄒老爺五天一限將我打　打的我皮開肉綻命有傾　城東裏死了外來無主漢　打的我欲待叫他却把郎青充

倘若是太爺不信將你問　你就說原是郎青死尸靈　咱把這太守盧爺哄過去　彼此的優優自得度日生
這邢伯說罷一席前後話　那王點不由聞言吃一驚
王點說：『邢大爺！你說的這事，我是不敢承當。你想郎青，是持刀殺人的凶手，而且又不是一條人命，若是如此，豈不把郭莫二氏，傻子，田秀，冤沉海底，這是一也。再者，郎青日後，倘若出世，有人投告，舊案復翻，豈不把我性命送了？這一件事情，其實不能從命！』邢伯再三求懇，王點想道：『有心不從，我從前得過他的恩惠，落個忘恩負義的；有心從下，又怕落個瞞官作弊，日後冤仇難報。』尋思片時，說：『也罷！我不免含糊從下，若到跟前，盧太爺不問我則已，若問我的時節，再作道理。』思想多時，主意已定，說道：『邢大爺！既然如此，盧太爺不叫我認尸則已，若是叫我認尸的時節，自有道理，橫豎不能誤你之事，你只管放心。』邢伯聞言，起的身來，當面一謝。王點說『小小之事，何必謝呢？』二人說罷，須臾而散。王點回上黃家灣而去。且說——邢伯回了衙門，稟知鄒老爺，鄒老爺說：『邢伯！你先上城東，把尸首移出，收拾妥當，須要緊密而辦，莫要走漏風聲。』邢伯說：『小人曉得的。』邢伯領命而去，別提。且說——鄒知縣來稟盧老爺來了。……

鄒知縣稟報太爺公館來　大堂前急急上了轎回抬　你看他口中不言心暗想　到的是於心有愧懷鬼胎
要知道見了太爺怎麼樣　須得是再聽下回說明白

話說——盧老爺來在公館，進去參見已畢，茶罷落盞，盧太爺說：『你這拿獲郎青怎麼樣了？』鄒知縣見問，欠身打躬，說：『稟上府尊大人，郎青懼罪身死。』盧太爺說：『死在何處？』鄒知縣說：『死在城東漫野之中。』盧太爺說：『可驗過屍嗎？』鄒知縣說：『今日清晨，差人來稟報，還未驗尸。』盧太爺說：『你帶領郎氏王點前去驗尸，看他是如何死的？是什麼傷痕？即便回報。』鄒知縣說：『謹遵大人！』說罷，即便辭出，監內提出郎氏，黃家灣來傳王點。王點推病不來，鄒知縣稟知盧太爺，盧太爺說：『王點既病，可以不去，你自領郎氏去相驗，亦使得。』常言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這懼罪身死，也是有的，盧太爺那裏尋思到那死尸是假的，閑話不敘。且說——鄒知縣領定郎氏，往城東驗尸來了。……

鄒知縣帶領郎氏出城東　你看那人馬轎夫不稍停　明知是死的外來無主漢　却當就殺人凶手賊郎青
這叫就自己抱石碰自己　不亞如掩耳偷鈴一般同　若還是太爺回了南昌府　梁府裏修帖去請白相公
弄的那郎青出頭獲拿住　那時節苦了那個知縣公　只落得鄒爺能職回家轉　只落的邢伯發配上齊東
咱這裏一言難盡未來事　且說那鄒爺轎馬往前行　這知縣正行中道來的快　看了看尸廠不遠面前迎

鄒老爺來在尸廠落轎。邢伯早已安置妥當，相驗已畢，便問郎氏說：『這個死尸，可是你兄弟郎青嗎？』郎氏說：『是兄弟郎青。』鄒知縣說：『你可莫要認錯了呢？』郎氏說：『老爺的恩典，犯婦並不敢錯，若是錯認，犯婦知罪。』鄒知縣又問：『邢伯！你可認得這是郎青呢？』那邢伯說：『這原是郎青，若還不是郎青，小人知罪。』鄒老爺說：『既然如此，仍舊掩埋，打轎回衙。』說罷，令人重新掩埋，鄒老爺帶定郎氏衆人進城。書要剪絕，進的城來，見了盧太爺，便問：『城東死的，果是郎青嗎？』鄒知縣說：『有郎氏親認，又有差人邢伯識認。』盧太爺說：『是怎的身死呢？』鄒知縣說：『七竅流血，指甲青黑，想是服毒而亡。』盧太爺說：『既然如此，聽我道來：……』

盧太爺從從容容把口開　叫了聲貴縣承耳聽明白　這郎青既然服毒身作鬼　大約是懼怕罪名嗚呼哀
到明日你出告示曉諭衆　把那些有冤苦主巧排安　雖然是未見郎青親就戮　說與他死後報仇也應該
等只等蘇州照會海公子　你把他送在南昌本府來　我把那梁府少爺請衙內　問一問卞七何處去躲災
暗暗拿住了卞七萬刀劊　與他那伯父伯母償命來　周濟的士元夫妻大團圓　太白村送回脫逃那瑞白
判斷的恩也酬來冤也報　才算定一天雲霧風吹開　方顯的你我爲官多清正　落一個美名萬世身名良
盧太爺剛然說罷一席話　忽見個報事青衣跑進來

盧太爺忽見青衣跑來，堂前跪倒，說：『乞稟太爺！上蘇州府招取海公子的回來。』太爺說：『叫他進來。』青衣答應，走出把那人叫進堂前跪倒。盧太爺說：『你招取的海公子呢？』那人說：『容我稟來……』

那人開言叫太爺聽言音；老爺差了我，前去下照文到了蘇州府，見了何府尊只見他看罷照文雙皺眉　又見他沉吟半晌把話論　說道是我那甥兒海公子是怎的如今照文將他招　這其中定有緣故在裏邊　他叫我即速回來稟老爺那差人說罷招取公子話　盧太爺口中不言自沉吟　莫不是路途公子有了變　怎麼着說去投親身未臨眞正是二士錯走桃園路　倒只怕打着燈無處去尋　果然的踏破天涯無處覓　豈不是辨明冤枉虛勞神

盧太爺心中疑難長吁氣　這不就緊縐眉頭不作音　並無從蘇州府裏來投親

盧太爺不語，鄒知縣說：『這海公子沒上蘇州，或者是別有去處，再慢慢尋訪，莫要疑難。』盧太爺說：『雖是如此，可是那裏尋訪呢？』鄒知縣說：『府尊大人下進賢縣私訪，判斷奇冤，如春雷振耳，那裏不曉海公子豈無耳目之輩？海公子一聞此信，自然而來；以卑職愚見，看將起來，也不用尋訪與他。』盧太爺說：『貴縣之言，似乎近理，不免聽其自來也。』盧太爺說：『我且回南昌府，等海公子倘若來時，你就發到南昌府台下，我自有道理。』鄒知縣說：『謹遵大人！』盧太爺又說：『等把卞七拿住，與已死郎青同事辦詳，不可造次。』鄒知縣說：『是。』盧太爺說：『是。』盧太爺吩咐已畢，吩咐三班衙役，龍淵馬振即時起身，回南昌府而來。盧太爺進衙，內外人等，齊來稟見，海公子也來。盧太爺面前請安。海公子見盧太爺愁眉不展，即問說：『父親今日從進賢縣回來，爲何愁眉不展？』盧太爺說：『爲父心中有事。』海士元說：『父親心中有何事情向爲兒一講。』盧太爺說：『向你說，也是枉然，你也不能替爲父的分憂。』海士元說：『是什麼事情？怎的難處爲兒的就不能分憂呢？』盧太爺說：『也不是什麼大難之事，只爲一人，無有下落，尋覓不見，所以憂愁。』海士元

說：『是什麼人，沒有下落，尋覓不着呢？對爲兒一講。』盧太爺說：『你既諄諄要問，爲父道來……』

太爺把話講，我兒聽分曉，只爲一個人，想是尋不着。進賢縣有一海生殺田秀　鄒知縣將他推問寄監牢　那任義將女替堵盜人犯　以上那蘇州投親將難逃差人去蘇州府裏把他招　何知府回文說是沒公子　好不叫爲父愁鎖兩眉梢　也不知海生投往何處去　也不知他舅不放小兒曹因此上沒了下落無處找　盧太爺說罷尋覓公子話　海公子不由兩眼淚珠飄

海公子開言叫，父親在上聽；爲兒眼淚落，有故在其中；偶然患眼病，怕日又怕風。忽然那窗楞透風過一陣　所以爲兒的眼中落淚痕　盧太爺聽說此言將頭擺　下回書才把士元問個清

話說——盧太爺聽罷公子之言，把頭搖了兩搖，說：『我兒既害眼疾，先時爲何不落淚？呢且是書房之中也無有風過，倒是有何緣故？從實說來。』海士元聞言，說：『父親容稟……』

海士元藏頭露尾說根原　那節是兒害眼淚疾怕風　二節是也有原故在其間

叫了聲恩父在上聽端底　與爲兒投親不遇是一般　所以才因人思己心慟酸

你說那海生投親身未到　這就叫兎死狐悲傷其類　請恩父高明細詳參其中

這就是爲兒肺腑衷腸事　請恩父高明細詳參其中　盧太爺心中思想不爲然

才然要啓齒開言又動問　忽看見書房以裏跪長班

盧太爺見長班跪倒說：『乞稟老爺有進賢縣發到人二名，前來求見。』盧太爺知是任義王黜前來，說：『把他二人領到二堂！』長班答應，將任義帶至二堂等候。且說——盧太爺說：『我兒且在書房等我。』說罷，出書房到二堂，任義王黜上前，叩見已畢，盧太爺吩咐看坐，二人告坐，坐下，盧太爺開言說道……

盧太爺從容開言把話提　有本府進賢縣裏去私訪　不怕那山川跋涉路途迷

訪着了李壽霸妻員外妾　訪着了張式李隱夜做賊　次後來神狠引進長春寺

你把這郎青供單獻與俺　才能把衆人官司齊開釋　及至到監中提出海公子

你說他投親上了蘇州府　是怎的太守何爺他不知　莫不是公子路途有了變

盧太爺說罷不由長歎氣　你看那任義王黙把他提

任義王黙說：『太爺莫要作難！我想海公子若知官司已開，必然自來，何必憂慮？』盧太爺說：『只怕那公子官司，不知已開的。』王黙任義齊說：『太爺開釋這幾樁官司，聲聞四野，豈有不知之理！』二人說罷，盧太爺吩咐：『把二人請進書房待茶，着公子奉陪。』任義王黙說：『小人乃是無知的匹夫，騷擾太爺，已經過分，怎敢叫少爺相陪？』貴賤不論，豈不折死小人了。』盧太爺說：『本府輕的是富貴，重的是仁義，豈肯以貴賤而動中乎？』說罷吩咐龍淵：『報你少爺，叫他迎接二人。』又吩咐：『馬振，把二人送進書房。』二人答應，各自而去。……

好一個氷清玉潔盧青天　處處裏做事不與人一般　他把那富貴貌視輕如毛　却把那仁義看的重如山

只因爲任義王黙人品正　俱都是捨己從人報冤仇　不把他出身微賤下眼觀　盧太爺待如上賓欽又敬

你看他先叫龍淵報公子　又叫那馬振相送到書房　這一去王黙才把離情談　這一去任義翁婿見了面

這一去士元方把眞名露　這一去盧爺方曉是士元　准備着家人誤把簡帖下　准備着對着盧爺訴冤枉

准備着家人誤把簡帖下　准備着郎青大堂着繩拴　咱這裏一言難盡未來事　准備着家人誤把簡帖下

龍淵來在書房中：『乞稟少爺太爺有命，請少爺迎客呢！』海士元說：『客在那裏呢？』龍淵說：『就到書房。』海士元卽忙起身往外便走；馬振領着二人，也就來到書房以外；海士元抬頭一看：……

公子抬頭看，打量進來客；頭裏是任義王黙緊跟隨；公子眼含淚，又喜又是悲。

喜的是不得相見又相見　悲的是妻子在監受孤危　向前去一把拉住名任義　說的是清水難洗面上愧

這隻手拉住王黙人一個　你怎的身得空閑到這裏

任義抬頭看王黙，把眼睜；二人齊打量，見是海相公。任義心歡喜，王黙笑盈盈。

任義說爲你身帶犯法繩　王黙說爲你操碎心合肝　他三人你一言來我一語　不多時來到書房以裏邊

他二人一見士元心歡喜　好似那窮人拾了紫金環　任義王黙說爲你把女逐門外　王黙說爲你與人結冤仇

三人來到書房分賓而坐，茶罷擱盞，王黙任義便問：『公子！如何來此地呢？』海士元把蘇州投親，沿途遇賊害，被盧太爺相救，收爲義子的話，說了一遍。海士元也問：『你二人怎樣開消官司，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三人說罷，俱各歡喜。王黙說：『話未落，臺盧太爺一步踏到門裏，說：『本府不用去請，亦自來了。』三人一見，慌忙離坐。海士元雙膝跪在面前，說：『父親，恕爲兒欺瞞之罪。』盧太爺說：『有話何不早說！清晨我說要找你的下落，你便眼含慟淚，我思量着，你就有幾分是海士元；我所以故叫你三人相見，以觀動靜。果不出我所料！我且問你，當初田秀被殺之時，你往那裏去哩？』海士元說：『父親容稟……』

海士元未曾開言淚如麻　尊了聲父親在上聽根芽　那田秀他與爲兒是同進　自幼兒俺倆相契禮不差

只因他背父偷把玉杯當　在外邊交接朋友把錢花　那田秀無錢回贖沒了法　適趕着妹子出閨用杯使

他求我轉借玉杯用一用　不過是今日借來明日還　他情愿衣帽馬匹借與俺　我說的帽破衣殘不能去

那是我借杯還來迷了路　一整夜無從摸的轉回家　拿往我板子打來夾棍夾　不知是黑夜何人將他害

說是我拐騙田秀姦莫氏　俺豈肯騎着大馬轉回家　他將我屈打成招定下罪　送在那南牢以裏上夾牀

我若是果然把他二命害　尊父親推情度理想一想　這樁事果然屈枉不屈枉

海公子說罷一席前後話　盧太爺從容開言把話答

盧太爺說：『我兒果是屈你，你豈不知田秀莫氏原是郎青所害；郎青懼罪身死，你的官司已開，等爲父的修帖到梁府，把瑞白請來，好同時周濟你團圓。』海士元說：『瑞白如何落在梁府？』王黙又把郎青謀害瑞白之事，說了一遍。海士元說：『蒼天那蒼天郎青之狠毒，可令人萬世痛恨。』又說：『父親修帖去請，有礙尊卑，爲兒是與他乃郎舅之親，待我修帖去請。』盧太爺說：『我兒所言，正合爲父之意。』海士元聞言，提筆立時修帖。王黙說：『公子請帖，莫出眞名，把他請到衙門；今日止令他出於不意，作爲遊戲，何等不好？』海士元說：『這却使得。』立時把字修完，差了一名家人，吩咐道：『你把此字，送到梁府少爺親拆，莫要交給旁人。』家人領命，手拿字封，前往梁府而來。……

家人領了命，手拿字一封，來在梁府第，連把列位稱；我今來送字，將請梁相公。

我領的黃堂知府老爺命　特請的你宅少爺飲劉伶　萬望他莫要推阻舉貴步　方顯的彼此契合賓朋好

那家人說着把字雙手遞　那家人接過便往宅內行　這不是明請張三給李四　這一回苦了賊子名郎青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底事　須得是再把下回看分明

話說家人把字接過，尋思梁府別無少爺，說：『眞是請單公子的書字。』送與郎青，說：『乞稟少爺，有盧府尊公子，請少爺過去飲酒，現有名帖在此。』說着把字呈上。郎青口中不言，心中暗想，我與盧公子素無往來，今日請我，所爲何事？一壁裏想着，把字當下拆開。只見上邊寫道：……

上寫着盧元薰沐三頓首　加上了梁府公子得知情　有小弟隨父上印三月半　訪遍了南昌府裏一座城

獨獨的只見兄台才學好　眞眞是學富五車還有零　今一日抖膽舉帖將兄請　千萬的莫要推阻懶怠行

還有樁極美之事與兄議　勝是那金榜題名狀元紅　管叫你喜氣洋洋回家轉　管叫你足了素日愿生平

你若是執扭不與小弟會　怕只怕藏着宿怨萬萬冬　這郎青看罷藏頭露尾字　不由的心犯展轉自叮嚀

郎青看罷，說：『奇怪！上寫着有極美之事，什麼是極美之事呢？』尋思片時，說：『莫不是婚姻之事？這字若說不是給我的，梁府又無別的公子，我去呀不可去呢？』尋思良久，主意一定，說：『既然來請，焉有不去之理？吩咐家人，外邊帶馬伺候！』

這郎青上了一匹馬刁鞍　一心裏去會公子盧府男　只因他書中寫着極美事　他這才心高妄想走這番

這郎賊可是今日倒了運　不料想闖進虎穴一裏邊　這好比飛蛾投燈自送死　又好比披着紙衣火裏鑽

怕只怕一時身入衙門裏　好叫他想前容易悔後難　這賊子大被蒙頭做春夢　他却是揚揚得意把馬顛

你看他催馬加鞭來的快　不多時來在盧爺衙門前

郎青來到衙門上，前稟報，士元說：『書房謹候！』門上傳出說：『書房恭候！』郎青聞言，遂卽下馬，交於跟隨的來人。便卽拿了架勢，一步三搖的，走進前來。……

郎青心得意，拿勢端斯文；一步三搖的，慢慢走進來；來在書房外，睜眼細留神，看見人三個，這才嚇吊魂。

只見那上邊坐着海公子　又見那任義王黙兩邊分　立刻裏嚇的郎賊打戰戰　不由人面目更色似濃金

暗暗的說道今日我該死　怎麼着遇他三人在此存　這郎青往外抽身要逃走　忽聽的喊叫一聲似雷音

郎青抽身要跑，怎得能够！他三人當是瑞白，正要起身迎接，忽然抬頭一看，不料想却是郎青，他三人一見，心頭火起，海公子一聲喝道：『龍淵馬振還不替我拿人！』龍淵馬振答應聲，却只發怔，王黙把嘴一扭，龍淵馬振這才向前，把郎青擒住，立時稟了盧太爺，坐了二堂，便問任義王黙海士元：『他是何人，因何拿他？』三人一齊答應道：『這就是郎青。不知爲何，假妝瑞白，在梁府讀書？』盧太爺說：『此事出奇，郎青已死，爲何又有郎青呢？』王黙說：『太爺不知，聽小人道來：……』

這王黙雙膝點地跪塵埃　叫了聲太爺貴耳聽俺言　只因爲郎青逃走拿不住　鄒知總懼怕太爺心膽寒

他與那差人那伯作大弊　拿着那無主死尸把爺瞞　還怕我認出死尸是虛假　預先裏把我請去對我言
他叫我太爺面前把話執　才把這天大事情腦後撤　我王黙含糊允從這件事　所以才底裏眞情知的確
盧太爺說『好王黙我看你是無私之君子豈知你却與小人一樣像這樣騙官作弊之大事你怎該允從與他?
』王黙說『太爺內裏情有所不知聽小人道來……』　我王黙有心不允這樁事　顯的我忘恩失義無仁心
爲只爲小人受過那伯恩　那那伯挾恩央求小人身　等只等水落石出方見眞　所以我驗尸不去假推病
那是我不能不允這樁事　等只等水落石出方見眞　怕的是太爺向我問言音
盧太爺聽罷王黙一席話　只氣的怒髮冲冠惡恨恨　手指着進賢知縣高聲罵　罵了聲該死狗官名鄒仁
只願你通同作弊蒙蔽我　把你那前程推在水孟津
盧太爺怒氣冲冲，遂命帶過郎青，吩咐：『龍淵馬振，把夾棍榜子頂扛這些刑具，一齊放下。』說道：『你到底是
郎青麼?從實招來』郎青心中一想，現有三人作證，明明白白，事已如此，不如從直招來，免受刑罰，說道：『是郎青，
望太爺格外施恩饒命罷』盧太爺說道『你是郎青，緣何走進梁府?你把這些情由細細說來。我施恩於你。』郎
青聽了，認以爲實，說：『太爺容稟……』
這郎青跪在丹墀稱青天　你聽我從頭至尾說一番　那一日到了城東漫野地　見了個外來之人躺平川
只見他面目改色如金紙　兩支手抱着肚子只叫喚　他說他家住開封府河南
他又把祖父名字告訴我　曾做過長沙漢中正副官　他本是投親前來到這邊
不料想路途以上得了病　其實的嗚呼哀哉命歸天　叫姑母差人前去將他搬
這單信一行說話絕了氣　三魂兒渺渺上了鬼門關　梁太太大病正在昏迷間
却把我當作姪兒收在府　却是我貪圖富貴眞實言　並無有半字虛假將命傾

望太爺小人身上施恩典　我郎青感載無盡千百年　這郎青正向盧爺討恩典　却有個青衣報事來堂前
『你說我姪兒得病死在城東，是那個城東呢?』郎青說：『原來是進賢縣城東。』梁太太聞言，不由的哭起來
了。……
梁太太不由兩眼淚盈盈　哭了聲苦命姪兒單實童　想是你祖父爲官傷天理　落的你死在外場於路中
從今日算是絕了單門後　清明節誰與單家上墳塋　這太太痛哭流淚聲不住　盧太爺堂上開言勸一聲
盧太爺勸道：『太太莫要過於悲傷令姪已死，總哭也是無益了。』梁太太聞言，止住淚痕，急忙問道，說：『老身
聽說貴府新從進賢縣回來，不知貴府在進賢縣可曾聽說城東死了一人，却不是太太的姪兒單信。』太太說：『是
說城東死了一人，却不是太太的姪兒單信。』盧太爺說：『本府在進賢縣，却聽
盧太爺端坐大堂笑盈盈　尊了聲太太貴耳仔細聽　說起了這樁曲曲灣灣事　殊叫人切齒抱恨萬萬冬
這郎青他來頂替死單信　死單信却是弄成活郎青　這些事若不虧了小王黙
盧太爺說：『太太』太太說：『何事呢?……』
你與我只怕都爲小人蒙　這太爺說了一個葫蘆套　那太太如在南柯一夢中
梁太太如在夢中一般，心不明白，說：『貴府你說活郎青，頂替死單信，我懂。你怎麼說死單信成了活郎青?』盧
太爺說：『太太不知，聽本府道來……』
盧太爺復又開言把口張　說道是太太再聽說其詳　有本府進賢縣裏去私訪　訪出了寃枉人命事幾樁
究其實俱是郎青把人害　我叫那知縣獲拿要速忙　不料想郎青逃去拿不住　鄒知縣恐怕歸罪身難當
與差人商議作弊蒙混我　拿着那無主死尸來頂扛　誰料想却是令姪名單信　至今日我才明白懂了腔
盧太爺金石良言說一遍　梁太太復又開言問短長

梁太太復又問道：『鄒知縣與差人作弊，你如何得知？』盧太爺說：『自然本府不知，自有一人知道，對我言講。』梁太太說：『是何人知道呢？』盧太爺說：『原是王黜。若不是王黜，本府也不知鄒知縣蒙蔽作弊於我；若不是王黜上你府化緣，見過瑞白也拿不住郎青，皆虧此人。』梁太太說：『王黜是何人？怎麼上我府化緣呢？又說見過瑞白這瑞白可是什麼人呢？』盧太爺吩咐：『王黜上前，與太太答話。』王黜聞言，走將過來了。……

王黜走過來，朝上作個揖，叫聲梁太太，如何記性低；能有多少日，你便不認的。想昔日我在你府把緣化　你差那丫環叫我花園裏　那太太慕化佈施不拘價　並叫那你府公子來陪席我二人話到衷腸聖旨到　他與那老爺接旨去的疾　梁太太若是不信小人話　你看看我這頭髮未長齊這王黜句句說的全任話　那太太不由心中犯思猜　要知道太太回答何言語　須得是下一回裏看端底

對筆跡郎青寫字　排筵宴吳府請賓

話說——梁府太太聽了王黜之言，說：『你是全任嗎？』王黜又把如何反俗的話，說了一遍。又說：『你家公子，可曾在家？』太太見問，不由眼中落淚，說：『你是不知，聽我道來：梁太太見問不由淚兩行　你聽着老身把話說其詳　提起來收得義子白似玉　好叫我心酸悲痛疼斷腸我看他雙肩入鬢主大貴　實指望收爲螟蛉得他繼　誰料想雞抱鴨蛋空自忙也是我無福擔受貴公子　才落的妄想巴高受淒涼　他與那書童逃走去徉徉我爲他朝思暮想得病，汲汲乎叫我一命見閻王　不知是那些待他不如意　弄得糊糊塗塗把郎青認　惹出了無數是非心亢曠梁太太說龍瑞白逃走話　盧太爺雙眉緊鎖添愁腸盧太爺說道：『眞乃此事摩牙有了這個，沒了那個；有那個，沒有這個，這再往那裏去可找瑞白呢？』梁太太說：

『瑞白又是何人呢？』盧太爺說：『就是你義子白似玉，』梁太太說：『我義子白似玉，是三合縣人氏，這瑞白是那裏人氏呢？』盧太爺說：『瑞白是進賢縣人氏。』梁太太說：『只怕不是一人。』盧太爺說：『原是一人，太太不見郎青單信乎？』太太說：『既是一人，相煩貴府加意訪求，規望乞見諒。』盧太爺說：『卑職不敢！』遂吩咐排開執事，相送太太回府不提。

不言這太太打轎回梁府　再說那盧爺用謀審郎青　叫了聲郎青承耳仔細聽　自古來賞功罰罪要公道　論正禮就該徒流把軍充　假如今冒認官親有了罪　我爲你心不執恨說實話　有本府格外施恩把你容　須得你有點功勞才好救　若不然恐怕旁人說不平　有本府格外施恩把你容　這郎青聽了盧爺一席話　不覺的滿心歡喜問一聲　我心裏想了一樁容易事　可不知你心愿從不愿從

郎青說：『太爺有什麼事情叫小人去辦呢？』盧太爺說：『你識字嗎？』郎青說：『識字！』盧太爺說：『你若識字，就容易辦了。本府閑暇無事，編了三套歌兒，你若能皆以寫出來，我便赦你無罪。』郎青聽說，喜出望外說：『太爺的恩典。』盧太爺吩咐：『與紙筆，』馬振答應，把紙筆送與郎青，郎青接過說：『太爺念歌，小人好寫。』盧太爺說：『你要聽眞。』說罷隨口念道：……

主字無點方成王，海水起自混元江；悉頭兒子靖是儻，知府孫孫坐黃堂。

盧太爺念罷，郎青寫完，盧太爺說：『寫完了不曾？』郎青說：『寫完。』盧太爺又念道：……

苗秀難爲田，普降甘露祥，惠天紅白瑞，氣飄野外，五穀豐發樂自然。

盧太爺說：『寫完不曾？』郎青說：『寫完。』盧太爺又念道：……

眞氏女郭氏男，夫妻配合命不堅；生兒送在長春寺，養女寄在翠雲庵。

盧太爺念罷歌兒整三套　那郎青一字不差寫的强
只說是寫了歌兒赦了罪　那知道對了字跡差了腔
准備着郎青難把口供賴　無奈何一一承認把罪當
盧太爺把三套歌兒接在手中，吩咐：『把郎青在長春寺，
果然筆書字樣件件相投，便知是郎青親筆，並不屈。盧太爺對准字跡，也不動氣，說：『郎青你寫的這三套歌兒，果
然不錯，我把你頂替單信，冒認官親，這個罪赦了。』郎青聽了喜之不勝。說：『太爺的恩典，小人沒世不忘！』盧太
爺說：『雖然把你冒認官親之罪赦了，你這個害田秀，藥傻子，殺死郭莫二氏，這罪是不能赦的。』郎青聞言，如那
迅雷貫耳，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說：『太爺小人是無此事，寃死小人了。』盧太爺吧的聲，把驚堂一拍，奴才先
時因你執扭說出實說，本府寬恩於你，如今你又執扭，不說實話，惹本府動怒。』說：『三班們，看夾棍伺候？』三班
答應一聲，齊往上闖來不好了……

盧太爺一陣火起透天關　手指着郎青賊子罵連番
你只說詭計害人無人曉　豈不知本府如同親眼觀
第二次爲藥王黠害傻子　弄的那無罪孫黃坐長監
第四次夜殺士元殺田秀　相連着莫氏砸死府裏邊
第六次還算賊子有仁義　還沒從殺害人兒命歸天
賊呀賊手摸良心想一想　那件事不該萬剮爬心腸
你再說這些事兒屈了你　現如今拿住賊子細推問
而今是寃鬼字封依然在　那王黠就是你的鐵證見
你看他寫罷歌兒雙手奉　還與那盧爺手中看其詳
只說是寫了歌兒赦了罪　那知道對了字跡差了腔
准備着盧爺看罷反了眼　照着那郎青賊子氣昂昂
咱這裏一言難盡未來事　再說那四品知府盧黃堂
盧太爺把三套歌兒接在手中，吩咐：『把郎青在長春寺，寫那寃兒字封拿來！可令人立時取來。』盧太爺一對，
果然筆書字樣件件相投，便知是郎青親筆，並不屈。盧太爺對准字跡，也不動氣，說：『郎青你寫的這三套歌兒，果
然不錯，我把你頂替單信，冒認官親，這個罪赦了。』郎青聽了喜之不勝。說：『太爺的恩典，小人沒世不忘！』盧太
爺說：『雖然把你冒認官親之罪赦了，你這個害田秀，藥傻子，殺死郭莫二氏，這罪是不能赦的。』郎青聞言，如那
迅雷貫耳，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說：『太爺小人是無此事，寃死小人了。』盧太爺吧的聲，把驚堂一拍，奴才先
時因你執扭說出實說，本府寬恩於你，如今你又執扭，不說實話，惹本府動怒。』說：『三班們，看夾棍伺候？』三班
答應一聲，齊往上闖來不好了……

你把那天理俱喪良心滅　你遇着什麽生在天地間
頭一次謀害瑞白松林吊　你却是把他扮就女嬋娟
第三次謀害瑞紅生巧計　你把那血娃抱出翠雲庵
第五次懷攜鋼刀殺王黠　却把那郭氏娘子送陰間
不過是冒認官親到此地　瞞哄着梁府太太老年殘
現如今拿住賊子細推問　你還在本府臺前口喊寃
他在那長春寺裏當和尙　最不該叫他替你來解寃
盧太爺從前事兒說一遍　一句句都照郎青鼻亞殘

賊郎青自覺難脫輪迴死　叫了聲太爺且息雷霆怒
實是我害他四人歸陰間　我情愿提筆書招來當罪
你看他叫聲馬振合龍淵　你聽我從實招來不隱瞞
盧太爺便叫龍淵馬振：『把紙筆遞於郎青。』郎青接過去，招畫已畢，吩咐：『把郎青暫寄在監。』令人把郎青
帶去收監不提。且說——盧太爺又吩咐龍淵馬振說道：『你二人騎大馬二匹，拿傳牌一面，到進賢縣把知縣鄒
仁與差人邢伯立時拿來，不可有誤。』二人答應。在府門以外，認鐙乘驥，順扑大道，往進賢縣來了……

他二人府門上了馬麒麟　不亞如餓虎撲食奔山林
還有個五班總頭叫邢伯　只爲他瞞官作弊罪孽深
這好比驚弓宿鳥遇猫獸　緊着他膽小怎禁鬼打門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底事　須待我喝歇喘喘咱再云

話說——盧太爺把郎青審明，寄在府監，又差龍淵馬振，進賢縣，到了衙門，着人傳稟。鄒知縣嚇的膽裂魂飛，隨把龍淵馬振請到館驛，開言問道：『上司盧太爺，提拿本縣，
所爲何事？』龍淵馬振說：『大概是爲郎青那起官司，還有你的衙役，名喚邢伯，都叫帶去，不可叫他逃走。倘若邢
伯逃走，太爺是歸罪你的。』鄒知縣說：『是。』把話說完，即忙回在衙門，書房裏坐下，着人把邢伯叫進書房，邢伯
說：『老爺把小人叫進，有何吩咐呢？』鄒知縣不由大怒，說：『奴才！我上了你的當了。……

鄒知縣不由一陣怒冲冲　叫了聲邢伯奴才你是聽
我差你太白村裏拿人犯　最不該膽大放走賊郎青
這不是盧爺差人提拿咱　想來是有人給咱走了風
盧太爺進賢縣裏來私訪　訪出了灣灣曲曲事幾種
總然是拿不住人犯猶可　你又來商量作弊把他充
我算是上了你這奴才當　把我這萬金前程擱水中

靖儉子郭莫二氏合田秀
盧太爺聞聽此言心歡喜

鄒知縣說罷犯事語一套　那邢伯不由開言問一聲
邢伯聽了，心中害怕，問道說：『老爺！你不曾問過差人，是獲住郎青，還可是有苦主露頭認尸了呢？』鄒知縣說：『我却不曾問他。』邢伯說：『老爺！你不曾問及，怎的知道是犯了此事呢？』鄒老爺說：『我問他提拿本縣爲何呢？他說大概是爲郎青的官司，何用問呢？』邢伯說：『老爺放心，別說不是罪犯的，此事總然就是，此事犯了，我保老爺諒來無事。』鄒知縣說：『咳！你到這個時候，自己本命，還是顧住顧不住；還說保本縣諒來無事，眞眞這等口硬，就該掌嘴。』邢伯說：『這其中有個道理。』鄒知縣說：『有什麼道理呢？』邢伯說：『老爺不曉，細細聽小人道來……』

這邢伯從容把話說長短　叫了聲老爺承耳聽言良　這件事若是犯了咱當罪　除非是郎青出頭死還陽
你想想郎青逃走拿不住　何如肯自己投受到公堂　這死尸本是外來他鄉客　如何得有人知道在他鄉
無有這苦主郎青兩班證　我就能與他舌辯爭上邦　就是那王黜於咱把風透　我看他咬嘴也不比我强
鄒老爺只管你把寬心放　有的我邢伯與他鬧急荒　這邢伯說能一些大膽話　鄒知縣不覺心裏喜洋洋
鄒知縣甚喜，說：『能如此甚好，只怕到那裏去處，你不能與他辯了。』邢伯說：『挾山超海小人實在不能，這個說話是挾山超海還費力氣不成嗎？』鄒知縣說：『盧太爺性子熬暴，他若是用刑審你呢？』邢伯說：『那怕他使夾棍批頭夾呢，我也不肯承認這死尸是假的。』鄒知縣喜之不盡，說：『咱二人到南昌府，倘若無事，回來我總是不難爲你。』二人說罷，龍淵馬振着人來催，這才把邢伯鎖起，自己轎頂盤鎖，同龍淵馬振往南昌府而來。那日進了南昌府門，龍淵馬振往裏傳稟，盧太爺立時坐了堂，說：『傳鄒知縣進來。』鄒仁從角門而進，來在大堂，叩拜已畢。在盧太爺面前打躬，說：『府尊大人，把卑職提拿前來，所爲何事呢？』盧太爺說：『你城東死的何人？』鄒知縣說：『是郎青。』盧太爺說：『你說認眞是郎青嗎？』鄒知縣說：『府尊大人想情，沒的卑職認識郎青，自有差人邢

伯認識他；再者，又有他姐姐認尸。府尊大人，若是不信，再問邢伯，便見明白。』盧太爺說：『傳邢伯進來。』三班答應喝喊，立時把邢伯傳進，在大堂跪倒。盧太爺說：『你是邢伯麼？』邢伯說：『小人是邢伯。』『城東死的果是郎青？』邢伯說：『太爺容稟……』

這邢伯跪進半步把話明　尊了聲太爺在上貴耳聽　太白村只有郎青人一個　並無有同名同姓兩郎青
而且是俺兩自幼最相好　他相貌惟我邢伯認的清　你與這知縣鄒仁同作弊　商議着頂替郎青將我瞞
盧太爺說：『你太也口硬，聽本府道來……』
盧太爺不由一陣怒冲冠　罵了聲佞口奴才聽心間　你想着無是無非圖干淨　那知道湛湛頭上有青天
這死尸本來外來無主漢　人命事俱往他的身上推　眞乃是佞口徒……』
邢伯說：『太爺！我與鄒老爺作弊嗎？太爺可聽的誰說呢？可有見證嗎？』盧太爺說：『眞乃是佞口徒……』
現如今眞粧實體全都有　我若是一一從頭說與你　只怕你向前容易悔後難
邢伯說：『太爺！你還敢在我面前要證見，我知縣說：『卑職却叫邢伯相驗。』盧太爺說：『邢伯。』邢伯說：『太爺可明白麼？』盧太爺說：『明白你這心裏。』
邢伯說：『太爺你快說罷，有了苦主郎青，小人死也不屈；若是沒有，小人縱死九泉也不服太爺。』盧太爺說：『不過是你看郎青難拿住　所以才你敢佞口瞎反纔　豈不知天網恢恢殊不漏　賊郎青已經被我拿進監
眞是佞口……』　盧太爺說罷忙把差人叫　快些把郎青提出當堂觀　這邢伯聞聽此言驚破膽　鄒知縣一旁不住打戰戰
那死尸家住開封陳留縣　他本是黃堂孫孫二府男　我知他姓單名信字誠意　他却是投奔親戚到這邊
不料想偶得急病身辭世

衆明公要知後來怎結果　還得我接着再把下回說

話說——盧太爺吩咐：『把郎青提出監來！』差人聽說，不敢怠慢，立時把郎青提在大堂。邢伯一見，把靈就嚇飛，盧太爺說：『奴才該死城東死的是郎青，這是何人？』邢伯底頭不語，盧太爺說：『奴才該死呀！奴才聽說：』

盧太爺不由一陣怒生嗔　罵了聲該死奴才聽言音　你既在衙門之中當頭役　就該把王法二字放在心

誰想你膽大包天作私弊　小奴才弄的本府一時昏　進賢縣郭莫二氏並田秀　還有那娃子僕子見閻君

汲汲乎五人含冤沉海底　反使那殺人兇手樂長春　那邢伯只是磕頭打寒噤　究其實却比殺人罪更深

盧太爺坐上越說越有氣　那個人本是染病身亡故　你爲何相他服毒血流亡　明明顯顯是你二人同作弊　想你還巧口迷倘豈能欺

盧太爺說道：『如今有了郎青凶手，城東裏死的是誰？』邢伯說：『小人不知。』

盧太爺回頭又問鄒知縣　你怎該通同作弊胡亂爲　說道是狗官犯法不知罪　你還在本府台前說不知

鄒知縣說：『大人此事俱是邢伯做的，卑職一字不知。』

盧太爺聞聽此言心好惱　他把那虎眼一番就不依　把一個鄒仁嚇的尿滴滴

鄒仁嚇的篩糠，回不上話來，盧太爺又吩咐：『馬振拿名帖一副，到梁府把梁太太請來。』馬振應命，立時請到，

在大堂下轎，盧太爺坐在大堂，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撂盞，太太問言：『盧太爺把老身請來，有何話說呢？』盧太

爺說：『只因令姪死在進賢縣城東，郎青供道，染病身亡；鄒知縣驗過，是服毒身死。也不知誰是誰非，今日本府欲

陪太太大駕赴進賢縣，從把令姪死尸驗驗，不知太太尊意如何？』梁太太說：『我姪兒單信，家中無人，他死下外

方，老身即似苦主一般，理當陪府尊前去驗尸。』盧太爺聞言，喜不自勝，遂吩咐：『三班備轎馬。』帶定邢伯郎青

鄒知縣王黜任義海士元與梁太太下堂，同時上轎，逕往進賢縣來。……

這才是盧爺二番進賢縣　相同那梁府誥命單，太太　只見他旗招旗展遮日月　又聽的銅鑼噹啷把道開

說不清執事仗滿多熱鬧　言不盡人馬轎夫政開開　却只見垂頭喪氣鄒知縣　在馬上無精打采呆凱凱

只見那邢伯郎青帶肘鎖　好似那閻君追去魂與魄　却道是任義王黜海公子　喜孜孜催馬提鞭走將來

看衆人喜的喜來惱的惱　相隨着盧爺大駕把步抬　猛然間進了進賢城大街　說書的怎能步步書眉挨

給他個剪斷截說來了龍　論行走曉行夜宿好幾日

盧太爺與梁太太各入公館，屬官參見已畢，衆人亦俱尋了下處，一夜晚景，至次早盧太爺傳出，即上城東驗尸，

這才把進賢縣一郡黎民驚動了。

盧太爺城東驗尸看假眞　驚動了進賢縣郡衆黎民　霎時間一個人兒傳十個　不用說千人傳的萬人門

只見那男一夥來女一夥　又見那老一羣來少一羣　俱是要看盧老爺把尸相　與城東舖面蓋地俱是人

衆明公要知相的怎麼樣　只得是翻過此文看下文

話說——盧太爺同梁太太，下城東驗尸，那一些百姓來觀看，不計其數。且說——吳家灘吳員外，聞聽盧太爺，

拿住郎青，尋着海士元，喜出望外；又聽說如今帶着王黜任義海士元在城東驗尸，更加歡喜，吩咐：『廚下治辦酒

席，我去看盧太爺相尸；等他相完了尸，一定把太爺邀請在家中一叙。』吩咐已畢，着吳安手提名帖，自己乘馬，往

城東而來。……

吳員外側身上了馬刁鞍　喜孜孜信馬橫韁奔陽關　一心裏要往城東尸廠去　會一會任義王黜盧青天

還有個海生本是乘龍客　又聽說過嗣盧爺爲兒男　如果是他與盧爺接了後　不用說我與太守姻親連

自此後他來我往風光大　進賢縣誰敢把我下眼觀　吳方正心中想到得意處　急急的催動坐下馬心猿

不言這員外來把盧爺請　再表表盧爺來到尸廠前
盧太爺梁太太一同進賢縣大小屬官按次序而坐下盧太爺說：『太太！太令姪身上，可有暗號沒有？』梁太太說：『府尊我與姪兒二十多年未曾一見其面也忘了他身上有什麼暗號？只知他自小姣養，左耳下墜一金環，如今尸首未必不埋了，也未知驗的出來了。』盧太爺說：『太太！太太本府陪太太前來驗尸，可知本府的意思麼？』梁太太說：『不知。』盧太爺說：『太太你既然不知細聽本府道來：……
盧太爺出口成章說短長　尊了聲太太貴耳聽言良　有本府不辭勞苦驗尸骸　實有個深長意味在內藏
這單信鄒仁相驗服毒死　有郎青說道却是得病亡　假說是得病身死夢黃粱
二節是千係知縣前程事　如何該晏安居處辭風霜　一節是怕的郎青把他害　一定是郎青又把人命傷
倘若再今日相出病亡故　今日裏倘若驗出服毒死
鄒知縣難免本府一本詳　盧太爺說罷一席前後話　把一個知縣嚇的似篩糠
盧太爺令人破開墳墓移出尸壳，向前稟道說：『尸壳未壞。』盧太爺聞言，心中稱奇，與梁太太離了公座，來在尸前，見尸首分毫未動，與新死的一般，又見左耳還墜金環，梁太太才說：『眞了是我的姪兒。』止不住滿眼落淚，哭起來了。……
梁太太一見尸首心痛酸　不由的珠淚滾滾似湧泉　哭了聲單信姪兒那裏去　要見面除非南柯一夢間
誰似你不能繼續先人志　諸日家花街柳巷去貪玩　把一個錦繡家業都弄淨　才想起投奔老身在這邊
不料想中途路上得了病　我的兒死的這般實是憐　梁太太這裏越哭心越痛　盧太爺旁邊開言勸一番
盧太爺勸道說：『太太莫要慟悲傷，看痛壞身子反爲不美。』梁太太聞言，止住淚痕，盧太爺隨吩咐：『傳鄒知縣過來。』鄒知縣答應向前打躬，盧太爺說：『你相單信是服毒身死，你再看看是何處有毒？』鄒知縣把單信從上而下看了一遍，渾身並無毒嚇，說道：『乞稟府尊大人！那日驗尸的時節，俱是忤作報道，卑職實未經眼，想來是忤作圖了那伯之賄，』盧太爺把虎眼一番，用手一指，說：『唗！好狗官，還是這等佞口！』鄒知縣嚇得面目更色，一言也不發。盧太爺又回到尸廠坐下，向梁太太說道：『令姪果係病死，可當如此殯葬？』梁太太說：『他原係病死，非是被人謀害，可叫有司官厚厚的與他買口棺木，暫且寄埋於此，異日再作道理。棺價，過日我着人與有司官送來。』盧太爺聞言，遂向鄒知縣說道：『太太叫你厚厚的買口棺木，把單信暫且寄埋此處。』鄒知縣說：『謹遵憲令。』盧太爺又說：『你把那伯郎青，俱寄監中候文發落。』鄒知縣說：『謹遵大人。』盧太爺又說：『你與差人那伯通同作弊，儀門聽參。』鄒知縣聞言，唯唯而退，這才是：……

盧太爺說罷一番又一番　鄒知縣承耳敬聽記心間　先說是買棺埋葬死單信　又叫把郎青那伯寄在監
末後來說到進賢縣知縣　却叫他在上儀門聽着參　鄒知縣心中害怕唯唯退　盧太爺吩咐一畢叫長隨
你與那梁府太太快調轎　正是這盧爺吩咐要回府　猛抬頭忽見一人跪面前　就此處辭別衆位要回還

盧太爺只見一人手擎名帖，跪在面前，定睛一看，認眞是吳員外，令人把帖呈上，看了一遍，笑喜喜的說道：『多蒙厚情，本府心領。』吳員外說：『太爺莫看監生微賤，固辭不往。』盧太爺說：『不是本府固辭，嫌你微賤，但此去於理不得相合。』吳員外說：『有何妨礙？』盧太爺說：『豈不聞官不進民宅乎？』吳員外說：『太爺若論國法，太爺守理不往，監生亦不敢相請；若論親戚，太爺是海士元的義父，監生是海公子的岳父，你我原係親家，就到寒舍賜光，諒也不礙。監生想到此處，故敢來斗膽相邀，乞太爺上裁。』盧太爺聽了這一片言語，心中歡喜道：『我與你成了至親，去也無礙。』吳員外說：『自然呀！』盧太爺又目視梁太太說道：『太太在此，理當奉陪回去才是，豈敢捨太太而就親翁之邀！』吳員外說：『監生久慕太太善名，思與太太一敘，但恐太太門戶高大不肯小就，監生不敢造次！今日太太既臨敝邑，監生回去使拙荆焚香沐浴，整容端肅，叩請太太同太爺前去，不知太太肯賜光否？』梁太太聞聽此言，心中說道：『此人倒會說話！』心下歡喜，說道：『老身見你說話慷慨，情願同你太爺前去；但非

親非故，怎好打攪』吳員外說：『太太願去，就是監生之萬幸，什麼打攪？』三人說罷，遂吩咐：『轎馬伺候！』員外又請王黙任義士元一同往吳家灘而來。……

盧太爺吳家灘裏來赴席　他算是不論國法論親戚
頭前裏太爺太太兩乘轎　又跟着任義王黙馬二匹
進賢縣大小官屬齊來送　順扑着陽關大道來的疾
話說——盧太爺與梁太太人馬轎夫，如風送彩雲，不多一時來至吳家灘；員外先自進莊，在大門以前恭候盧太爺。來在大門下轎，任義王黙也滾鞍下馬，海士元也下了車子，吳員外躬讓進大門；盧太爺進了大門，任義王黙海士元遂後。那盧太爺看了員外這所宅舍，暗自說：『那個員外眞是富足之家。』盧太爺與任義王黙海士元來在客廳，俱各歸坐，家人掇茶，彼此吃茶。且說——吳員外把盧太爺讓進客舍，急忙跑到後邊就叫夫人吳氏與兩個女兒三個丫環出來迎接梁太太來了。……

太太下了轎，舉目把頭抬，看見衆夫人唇紅齒又白；一個強一個，嫦娥下天台。

有一個溫柔婦人五旬外　頌定了如花似玉五裙釵
這一個雙梳雙挽盤龍髻　那一個四鬢黑染一刀裁
這一個窈窕身子如筆管　那一個金蓮窄瘦不亞杯
梁太太觀罷一會心暗想　怎麼着天下桃李盡此來

吳氏夫人領定五位女子，走向前來，道了個萬福，從容開言說：『太太光臨寒舍，實屬萬幸！請太太家中去坐。』梁太太也不謙辭，跟定使女行走，穿宅過院，來在堂中，禮畢就坐。五位女子，挨次見禮。說是坐定，使女獻茶，獻罷撇盞，梁太太向吳夫人說道：『這五位女子，是尊嫂什麼稱呼呢？』吳夫人說：『太太是你不知，指着瑞紅瑞雪說，這

二位是我的兩個女兒。』又指着秋霜春榮秋桂說道：『這三個是我家三個使女，雖是使女，我不以使女看待，與我的女兒是一般。』梁太太說：『眞眞俱是好人才，令人可愛！』口中說着，心裏便思想起來了。……

梁太太口中不言心中裁　不由的一陣愁煩暗悲傷
果然是女兒財帛難爭氣　我本是尚書之妻富又貴
料想着我兒不能回家轉　我又從廣積陰功吃長齋
空叫我依門而望淚滿腮　就是這俊秀女子有一個

不言這太太傷感無兒女　再把那前庭之事說明白

吳員外前庭陪着盧太爺吃茶，龍淵上前稟道：『有進賢縣大小屬官，衆家老爺，進府參見。』盧太爺吩咐出去說：『無容參見，叫他們各回衙門去罷。』說着，答應出來，對衆說知；衆家老爺各自而散。却說——盧太爺向海士元說道：『這吳員外是你岳父，你妻現在他家，你可見過禮麼？』海士元聞言，急忙走將過來，行翁壻之禮。員外雙手相迎，說：『這就是了，莫要行禮。』盧太爺說：『是禮當如此。』員外喜不自勝，心想道：『這是我的義壻，他是貴客，倘若白似玉過後見面，或禮數不周，豈不叫他人笑話？不免我今日着人，將我女壻請來，叫他陪陪客，見見事面，懂懂禮貌，也省的過後與海公子見面輕與他。』吳員外尋思多時，主意已定，即告便出來，吩咐吳安說：『你疾速到務業村，把你白姑爺請來，你就說請姑爺陪客咧。』吳安答應而去。……

這吳安奉命出了吳家灘　順撲着陽關大道一溜煙
咱把這吳安寄在中途路　再說那務業村裏邱家男
晝夜裏吳存小子相陪伴　並不叫出門行步似坐監
也不曉父親貿易回來否　那曉得姐姐安身地與天
今日裏忽聽喜雀喳喳叫　又見那一雙鴛鴦飛書館

一心裏去請相公白似玉　叫他來見見事面禮貌鮮
自從那懼罪逃回南昌府　諸日裏靜坐書齋念書篇
常想着梁太太府恩情重　又不知王黙和尚在那邊
諸日家心神慌惚似有病　却道是坐不安來睡不寧
白似玉見此喜兆心中快　他把那吳存小子叫一番

白似玉問吳存說道：『你看我諸日鬱悶，似得了病的一般，還有什麼喜事？爲何今日喜雀亂叫，鴛鴦齊飛呢？』吳存道：『姑爺的喜事，我知道幾分。』白似玉說：『你知道有我什麼喜事呢？』吳存說：『想來員外見姑娘長大成人，等不得姑爺金榜題名以後完婚，只怕要先叫你拜堂成親。』白似玉說：『我的志向，這小登科，定在大登科以後；員外若有此事，我是萬乎不從。』話剛落台，只聽外面有人叩門，吳存慌忙出來問道：『是何人叩門？』吳安說：『是我。』吳存開門一看，見是吳安，吳存說：『吳安你來作什麼呢？』吳安說：『我來請姑爺咧！』說着，就走進書房來……

吳安進門來，滿面笑嬉嬉；叫聲我姑爺，在位你聽知；奉了員外命，特來請你的；咱宅有客到，叫你去陪席。

咱宅上菜齊酒熱立時等　請姑爺急忙前去莫遲遲

似玉聞此話，心喜面生春；往日常待客，不來請吾身；今日來請我，一定有事因；吩咐吳存去，快備馬騏麟。

那吳存聞聽此言備上馬　白似玉乘騾出了務業村　嗶啦啦催開坐下騏麟獸　一霎時來在員外府大門

要知道進了客舍怎麼樣　須得是下回書裏聽分明

話說——白似玉來在員外門首下馬，吳安進去，暗暗報於員外得知，員外出來，迎在二門以外，見了白似玉，施禮已畢，吳員外吩咐說道：『今日來的客，俱是官宦人你遂進去施禮讓坐，說話要官官相相，沉沉重重，隨處留心！莫要叫他們看咱們是鄉間之人，不懂禮體，在背地裏談笑話。』白似玉說：『不消吩咐，我記住了。』說罷，吳員外領着白似玉來在客廳門前，員外先走一步進去，說道：『盧親家！我有請的一位客來。』衆人聞言，俱各離坐，白似玉走進門來，正要朝上施禮，王黜一旁跑過，雙手拉住，說：『大叔你從何來？』

王黜見瑞白連忙不稍停，跑過來拉住，連把大叔稱；你從那裏來？對俺說實情。

自從那梁府化緣見一面　到如今渴思慕想無從逢　也不知怎的出了梁府外　却叫俺請你拿住賊郎青

今日裏做夢不想見你面　好比似神風刮你到客庭　這王黜悲喜交集話未了，一旁裏轉過士元海相公

不由的眼含痛淚稱表弟　眞眞是不得重逢又重逢　這一個滿懷屈情言難盡　那一個一腔愁恨話未通

這一個渾身是口難分訴　那一個遍體排牙講不清　止不住流淚眼觀流淚眼　你看他發嘆聲接發嘆聲

他三人一時悲慟難俱訴　悶壞了員外任義黃堂公

盧太爺問道：『這是何人？爲何如此光景？』王黜見問，說：『乞稟太爺！這就是在梁府爲子，松林上吊的那個瑞白。』盧太爺說：『你就是瑞白嗎？』瑞白說：『小人正是。』盧太爺說：『眞是奇哉！巧哉！又妙哉！』

盧太爺不由一陣笑顏開　說道是奇哉巧哉又妙哉　若不是員外請我來赴席　如何能得見相公邱瑞白

眞在是善惡到頭終有報　果然的只爭來早與來遲

盧太爺諄諄切切問凶手　邱瑞白從從容容把言開　可問問卞七可向那裏去　卽速的差人前去把他獲

瑞白說：『太爺！卞七背着小人連夜逃走，他自說他是榆林府人氏，並不知他下落何處。』盧太爺聞言，沉吟不語，員外聽了，這些話如做夢一般，說道：『你你的這些話，把我悶死。』王黜又問瑞白：『你是梁府爲子，怎的又來在這裏？』瑞白便把怎的來在這裏，怎的到了梁府，又怎的回是了。』王黜又問瑞白：『你今日怎麼俱各來在這裏呢？』海士元與王黜俱把情由說透，瑞白說：『我家下之事，來，說了一遍。瑞白又問：『你今日怎麼俱各來在這裏呢？』王黜又把他家下之事細說了一遍。瑞白才知他姐姐流落此處，就要往後宅，與他姐姐相見。吳員不知怎樣了？』王黜又把他家下之事細說了一遍。瑞白才外聞言，領定瑞白，來在後宅，吩咐：『瑞雪迴避，單叫瑞紅女兒，與他相見。』瑞雪立時迴避，員外領定瑞白上樓來了。……

瑞白上樓來，看見姐瑞紅，滿面珠淚滾，不由放悲聲，撲通跪在地，姐弟俱傷情。

這才是姐弟相見流慟淚　你看他弟見姐來淚盈盈　那個說同是南柯一夢回　這個說只說今生難見面

瑞紅說郎青定計把我害　瑞白說郎青設謀害我生
瑞紅說多虧遇着小王黠　瑞白說來了卞七又行凶
瑞紅說不料黃虎起惡意　瑞白說把我掀進花園中
瑞紅說多虧員外收義女　瑞白說多虧員外結赤繩
向前來一把拉住邱家子　他把那兒呀心肝叫幾聲
梁太太在旁看得眞切，原是他義子白似玉連忙走將過來，叫了聲：『兒拉！你打那裏來？』
太太見似玉連忙不停體，雙手忙拉住，哭聲難見兒。

自從那你與書童逃走了　叫爲娘終日睡想與夢思
得了個盼兒不見思想病　躺在了臥床之上難支持
今日裏神風刮的我兒到　隨爲娘南昌府裏去攻書
瑞紅不解其意，急忙問道：『梁太太爲何叫我弟是兒呢？』梁太太見問，停悲，遂把南昌府收爲義子的，說了一遍。瑞紅說：『太太既是兄弟的母親，也就是奴的母親了。』說罷，遂與瑞白一齊向前叩頭，梁太太用手拉起，說：『我有你的一雙兒女，平生那願足矣！』吳員外在旁說道：『如今姐弟相見，母子重逢，可爲大喜，也不必久戀於此，跟我上前庭飲酒去罷。』領定瑞白往前庭而來。來在前庭，彼此敘坐已畢，員外令人設席，具備旨酒嘉肴，也不消說了。盧太爺飲了幾杯酒，說道：『吳親家膝下可有幾位令郎呀？』吳員外說：『敝人乏嗣，無子，所生一女，名喚瑞雪，曾許邱相公爲妻，尚未過門。』盧太爺說：『本府有一言，乞無推阻。』『親家有何貴言，講講無不從命。』盧太爺說：『親家乏嗣，我看王黠爲人至誠，又且家下無人，給你膝下爲子，你可願從？』吳員外聞言甚喜，說：『親家我若得王黠爲子，是屬萬幸，但不知他心肯否？』盧太爺向王黠說：『你心可願意嗎？』王黠說：『只怕員外棄小嫌

人情願。』盧太爺說：『既是願意，過來與你父親叩頭。』王黠答應，走過來，與吳員外叩了個頭。吳員外滿心歡喜，盧太爺說：『還有一事。』吳員外說：『什麼？』盧太爺說：『任義與吳員外說：『太爺是媒，俺是情願。』王黠說：『太爺我與秋桂結成兄妹，人人說大是不得。』盧太爺說：『你雖結兄妹，原是兩姓，與理無干，謝了親罷！』王黠聞言，只得過來，與任義叩頭。盧太爺心中歡喜，說：『來衆位親家，聽我道來：……』

盧太爺心中歡喜笑哈哈　叫了聲衆位尊坐仔細聽
小王黠又給員外爲嗣子　他三人俱都出姓兩層媽
員外子又配任義女秋桂　咱如今拉拉扯扯俱親家
旁邊裏王黠瑞白海公子　俱都是心滿意足笑臉開
要知道女子爲何往下跪　須得是下部書上往下說

話說——盧太爺在前廳把王黠與員外爲子，又提親把秋桂配了王黠，衆人俱各歡喜；正在飲酒，忽有一個女子走進，雙膝跪下道：『太爺！把王黠繼嗣員外，秋桂配了王黠，兩個姑娘，與兩個使女，都配合，却不提起小奴家來！小奴家也是救邱相公之時，他許下收我爲妾的，太爺施恩。』盧太爺聞言，便問吳員外道：『此係何人？』吳員外答道：『此係我家使女，名喚秋霜。』盧太爺又問瑞白道：『救你那時，果有此言嗎？』瑞白說：『果有此言。』盧爺便向秋霜道：『既是如此，許你給梁公子爲妾就是了。』秋霜聞言，喜之不盡，說：『謝過太爺！』叩了個頭，往後宅而去了。列位看官，敢說秋霜來前庭什麼咧？列位是你不知，他原是奉了梁太太之命，來前庭問問盧太爺，要打轎回府；那知他來在前庭門外站住，聽的盧太爺，把瑞紅配了海公子，瑞雪配了邱公子，又把秋桂配了王黠，都沒提起他來；他恐怕邱瑞白忘恩，不要他了，所以向盧太爺討個明示。再把梁太太要回府的說話，稟知盧太爺。那太爺　邱瑞白梁家太太收了他　梁公子定下員外一枝花　倒把那員外任義活喜殺　忽有個女子跑來忙跪下

做事周道，又吩咐王黜拜過母親，吳員外遂領定王黜前來，拜了吳夫人爲母。又與瑞紅瑞雪行姐弟之禮，却與秋桂不好見面。相見已畢，回上前庭，這且別提。單說——盧太爺在前庭向衆人說道：……

盧太爺未曾開言笑洋洋　叫了聲二位親家聽言良　今一日厚擾厚擾多厚擾　過日裏定然還席回南昌

還有那幾件事情與你　必然是依我而行禮正當　叫瑞白隨着太太梁府去　叫士元跟我衙門過時光

叫王黜住在吳宅事父母　把房屋地土交他來看守　千萬的用心照管莫拋荒

等着那士元瑞白成名後　俺三家一齊打轎取紅粧　這可就要回那座府南昌

盧太爺說罷，吩咐令人稟知梁太太，一同打轎回府。員外苦留不住，梁太太帶定瑞白，盧太爺領定士元，要回南昌府。員外王黜任義送盧太爺，吳夫人瑞紅瑞雪春榮秋霜秋桂送梁太太；俱都送出門外，作別而去了。任義回來，尊盧太爺之命，也要上太白村去，只因秋桂與王黜成了夫妻，還未過門，不好一宅同住，吳員外遂吩咐吳安坐上車子，將任義與秋桂送上太白村去，這且不提。單說——盧太爺與梁太太帶定士元瑞白回南昌府，夜住曉行，不止一日。那一日到了南昌府梁太太領定瑞白進了梁府，這也不表。那盧太爺帶士元進了衙門，書房坐下，茶罷落盞，有門上來稟道：『啓稟太爺！有江都縣下文書的，誤了兩天期限，乞太爺定奪。』盧爺聞言，立時坐了大堂，把那人叫上堂來問道：『你爲何誤了期限？』那一個人道：『太爺容稟……』

那個人雙膝跪在地塵埃　尊了聲太爺在上聽言音　我在那江都縣內當差使　縣太爺吩咐南昌來下文

不料想半途路中身染疾　只覺得頭疼眼花難動身　所以才誤了限期兩日整　原不係小人瀕怠畏勞奔

這個人一五一十往前訴　梁公子騎馬進了大衙門　梁公子進衙門，一見下書文，便請盧爺退堂，告稟機密。那盧爺立時退堂，來到閑殿後，瑞白也跟到閑殿，低聲道：『太爺快把回話的這個揪住。』盧爺道：『爲何？』瑞白道：『他不是別人，就是打死伯父母的那個卞七。』盧爺道：『何以見之？』瑞白道：『他背我之時，我見他耳後有一肉猴。這人與卞七面目相似。』盧爺道：『你書房內吃茶去，待我再去問他。』瑞白聞言，遂往書房去了。盧爺去升了大堂，把那人叫上來問道：『你半路身得重病，就該雇人把文書送來，既然下文，不懂規矩，你當差可有幾年了？都縣人氏嗎？』那人道：『小人不是江都人氏。』盧爺道：『你既非是江都縣人氏，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因何來在江都當差？從頭說來，我好赦你無罪。』那人道：『太爺聽稟：……』

那個人跪爬半步淚洒洒　尊了聲大爺在上細聽知　俺本是家住山西榆林縣　卞家莊離城十里在正西

自幼兒跟着伯父合伯母　有小人姓卞名字叫卞七　我叫領伯父伯母去逃難　只因爲年景荒旱難度日

卞七正要說領伯父伯母逃難，忽想起黑松林之事，便住了聲，盧爺道：『爲何欲言又止呢？』卞七道：『非是欲言又止，只是小人說話過五差了票子。』盧爺道：『此時好了未曾？』卞七道：『好了。』盧爺道：『再往下說來。』

卞七道：『太爺呀……』

只因爲年景荒旱難度日　我上了江都縣裏找親戚　他與我找個頭緒下文書

所以才我下文書到此地　望太爺赦我回去放無罪　這卞七說罷一席前後話　恰叫聲兩邊與我抬夾棍

惱一惱立把奴才狗命追　衆青衣聞聲此言往上跑　俱都是咬牙切齒怒不息　闖上了如狼似虎拿人手

不多時苦了賊子名卞七　衆明公要知後來怎模樣　還只得細細再聽下一回

話說——盧太爺見他果是卞七，就怒冲冲的要追他性命。卞七叫道：『我是才上新役，不識規矩，誤了限期，太爺不施恩於俺，倒還罷了，反要追俺的性命，難道說這誤兩天限期，就該死不成嗎？』盧爺道：『你見色起心害了你的伯父母，與女逃走，還不該死嗎？』卞七聞言嚇了個心神亂跳，不能回答。盧太爺道：『你從實招來，免受皮肉之苦；倘若還要强辯，立刻定追狗命。』卞七見說着自己的眞病，不招不行，說：『太爺且請息怒，待小的招上來呀

……』

這才說卞七兩眼淚紛紛　尊了聲太爺在上聽言音　我與我伯父伯母來逃難　一心上江都縣內去投親

走在那進賢城西天色晚　俺三人關王廟中去安身　咱在那午夜三更的時間　忽聽的有人提名叫小人

俺只說關王廟中不干淨　戰兢兢連夜離了廟一座　正走着只見松林起了火　照的那松林枝葉血文眞

那是俺順撲火光來的快　來在那松林以內看何因　却只見停了一口白棺木　又聽的裏邊哀哀有悲聲

那時節小人掀開棺木看　却是個如花似玉女釵裙　那女子眼角之中留情意　勾引的小人一時起淫心

我把那伯父伯母來打死　背起了花花女子來投奔　誰料想他却是男不是女　我把他丟在半路起了身

只是俺誤害伯父母一事　乞太爺仁心能恨格外恩　這卞七則才回罷殺人話　忽見個青衣上前報事因

這卞七剛才招能，盧爺又要問他時，忽有青衣報道：『乞稟太爺，聖旨下來，擎旨官梁大人現在城外。』盧爺聞言，

吩咐把卞七寄監，預備轎馬去接聖旨。話不重提，盧爺接進府來，把旨參拜已畢，又與擎旨官梁大人見禮。見禮已

畢，分賓主坐下，茶罷撤盞，盧爺與梁大人道了一回殷勤，梁大人道：『尊府呀！你可知聖旨來意否？』盧爺道：『不

知。』梁大人道：『那日聖上夜做一夢，夢見孔聖人與關夫子對坐而泣。駕設早朝，合朝文武奏道：

「孔聖是文，關夫子是武，泣者屈也，天下必有文武曲屈之下降。」聖上聞奏大喜，隨當時出了旨意，命欽天監觀星

驗斗。到了天明清晨，欽天監奏道說：「東斗星臨照南昌府貴府衙門。」今科狀元，

必出你我兩家所以聖上降下旨意，特選你我的公子進朝，龍目觀問。』盧爺聞言長嘆說：『咳！此係千載難遇之

機，惜乎卑職乏嗣，那裏有公子！』梁老爺道：『我也是乏嗣，只有個義子白似玉。』盧爺道：『義子也隨得旨嗎？』梁

老爺道：『怎麼隨不的！』盧爺說：『如此說來，我也有個義子海士元，就領他隨旨罷。』梁老爺道：『既是如此，我

且回去把此事說與我夫人公子知道。』說罷，就要起身，盧爺用手拉住道：『公子現在書房，與我那公子敘話咧。

大人！何不到書房去相見。』梁大人道：『眞好！』遂與盧爺往書房而來了。……

他二人挽手同行書房來　這個說俺領公子把朝進　那個說何愁腰蹼步金階

這個說你我定作狀元父　那個說定然官升一品階　這個說雖爲不是親生子　那個說樹底淸涼非我找

他二人你言我語往前走　不多時來在公子一書齋　書房內驚動士元白似玉　急忙忙欠身離坐迎出來

他四人進的書房行禮罷　二位爺歡歡喜喜把言開

他四人進的書房行禮罷，二位爺歡歡喜喜把言開。

他四人進的書房，行禮問安，落坐已畢，盧爺便把聖上作夢下旨之事，說了一遍，二位公子聽了，喜不自勝。盧爺

遂命人送上酒來。四人飲之過午，盧爺又命人整上飯來，四人用飯已畢，梁爺領公子回府，盧爺送出衙門。梁爺回

到府中，把前事說了一遍，梁太太也喜不自勝，當下安寢，這且不表。到了明晨，梁爺差人去約盧爺，預備行裝，帶公

子進京繳旨。盧爺聞言，不敢怠慢，遂收拾行李，領定公子，來梁府會合。梁爺此時已收拾停當，於是二位老爺，

領二位公子，往大道進京而來了。……

兩家爺辭別同僚衆家官　一心心要進北京見聖顏　只見那盧爺梁爺進大轎　又見那二位公子上刁鞍

順撲着陽關大道往前走　那顧的山川險曲路難難　走了些高高低低不平道　過了些曲曲灣灣水中灘

聽了些路上行人說名利　見了些坡下農夫廣種田　在路中夜宿曉行非一日　那一日來了北京府順天

兩家老爺進的京城，尋下寓所，安排妥當。到了明晨，正是大朝日，那家老爺帶定兩個公子，來午朝門外候朝那

知隆慶皇帝早已坐金鑾，只聽殿頭傳道：『聖上旨下，文武聽眞，有本早奏，無本退朝。』梁爺應道：『梁普繳旨回

朝。』殿頭官奏知聖上，帝曰：『宣他上殿。』頭官復又傳曰：『宣梁普上殿。』梁普曰：『領旨。』遂撩袍端帶上了

金殿，品級階前跪倒，三呼萬歲已畢，帝曰：『梁愛卿，你選的太守與公子可曾到否？』普曰：『現在午門候旨。』帝

曰：『宣他來。』梁普聞言，遂起身而言曰：『旨下，宣海士元盧河瑞白上殿。』盧爺聞宣，遂領了兩家公子，上得金

殿，參拜已畢，聖上一見，那海公子眞是好人才也！有聖上閃放龍目看分明　打量那金殿跪住二英才　這一個眉清目秀可人意　那一個齒白唇紅生的乖　看年紀不過好有十五六　俱都是胸藏錦繡經論理　只見他龍顏大悅把口開　聖上觀龍，喜曰：『梁愛卿，那個是你的公子，那個是盧愛卿公子？』普指着瑞白曰：『這是臣的兒子。』指着士元曰：『這是盧太守的公子。』帝曰：『他兩叫什麼名字？』普曰：『他兩年幼，未曾受名，望乞萬歲賜名。』帝思曰：『你的公子，就叫他聖選龍。盧愛卿的公子，叫他兆夢罷。』梁盧二爺，與二位公子，聽說此言，都謝恩曰：『謝主龍恩！』帝曰：『神人報夢，上天垂象，應兆你二人爲朕臣，何敢違天，朕封梁聖選爲文狀元，封盧兆夢爲武狀元，花紅袍帶賜下，遊宮三日，再來見駕；朕還有封賜，你們各自出去罷！』袍袖一展，君臣散別。梁盧二爺與二位公子，叩頭謝恩，下殿來了。……

叩頭把恩謝，下了殿九重；穿上袍合帶，扣花披上紅；來在午門外，上了馬能行。這才是文武狀元奉旨恩　他二人文武狀元日月增　合朝內文武百官誰不敬　雖然是身爲狀元名聲好　却不曾進學中舉與連登　等只等誇官三日再見駕　盧府台金殿以上把本升　隆慶爺一見本章心中惱　進賢縣萬剝郎氏與郎青　汲汲乎嚇死堂上鄒知縣　眞眞是光宗耀祖有名聲　衆明公要知後來一端話　還得是坐定細細往下回

話說——梁聖選盧兆夢二人，遊宮三日，進朝見駕。盧太爺把進賢縣之事，修成一本；奏於聖上，看了一遍，提御筆寫道：……

吏部尚書梁普，收邱瑞白爲子，有功，朕甚喜，加升爲東閣大學士。

東部尚書梁普夫人，收瑞白爲子，是一內助，朕甚喜，封爲一品夫人，誥命賜下。

南昌太守盧河，收海士元有功，而且又能巧判奇冤，朕見喜，加升爲兵部正堂。

吳家灘吳瑞，收邱瑞白爲壻，救邱瑞紅爲女有功，朕見喜，封爲員外郎。

太平莊任義，捨女救海公子有功，朕見喜，亦封爲員外之職。

黃家灣王黙，赤心向善，計哄郎青口辭有功，朕見喜，封爲千總之職。

大李村季雷，無故遭冤，朕甚憫之，封給七品冠帶，准其出仕。

進賢縣正堂鄒仁，錯斷海士元官司，又與差人通同作弊，理應出斬，朕施格外之恩，龍職還鄉，永不出仕。

郎家村郎青，與姐同謀，殺害甥兒，朕甚惡之，綁付殺廠，零剮處死。

太白村郎氏，與弟同謀，害殺前窩兒女，朕甚惡之，綁付殺廠，零剮處死。

榆林府卞七，見色生心，害死伯父伯母，朕甚惡之，綁付殺廠，剮死。

大李村李雷之妾水鮮，勾引姦夫，謀害本夫，朕甚惡之，綁付殺廠斬首。

李雷僕人李福，以奴欺主，謀害主人，朕甚惡之，綁帶法廠斬首。

李雷僕人李壽，以奴欺主，强搶主妾，朕甚惡之，綁帶法廠斬首。

役人邢伯，瞞官作弊，理宜出斬，朕施法外之恩，問齊東充軍罪。

黃家灣徐坤，强殺黃虎母子，朕念你忙中有錯，死罪赦過，發北平府軍罪。

兵部正堂盧河，擎旨下南昌府監斬。

東閣大學士梁普，擎旨下南昌府封贈。

文武狀元，賞假三月，回家修坊，理墳完姻，綵緞賜下。

聖上批完，盧大人與梁大人，文武狀元，叩頭謝恩。聖上把旨意發於該部行文，梁老爺與盧老爺文武狀元，拜辭

出朝，又回南昌府而來了。……

二位爺爺同狀元出朝門　辭別了同僚合朝文武賓　梁老爺擎定旨意來封贈　盧太爺奉旨監斬去殺人

惟有那文武狀元回家轉　却道是修坊理墓完婚姻　這一去喜的喜來惱的惱　這一去死的死來存的存

這一去才是善惡都有報　這一去才見好心與歹心　咱這裏住口不言閑常話　再說那回家老爺走風塵

眞正是逢州就有州官接　果然是逢縣就有縣官迎　一路上熱熱鬧鬧人欽敬　却比那往日尋常大不同

常言說一日爲官强萬載　今始信話不虛傳果然靈　正是他歡歡喜喜往前走　猛抬頭來在南昌一座城

他四人來在南昌府，衆家官員迎進府去，梁老爺與狀元梁聖選進了梁府，狀元去拜見母親梁太太，不必細說。

且說——盧老爺升兵部正堂，南昌府又換了旁人，便不能衙門裏住了；所以與武狀元盧兆夢入了館驛。各官參見已畢，一夜晚景不提。到了遞明淸晨，盧大人盧兆夢進梁府來了，盧大人父子來拜梁老爺，請進府去。盧大人父子與梁太爺叩喜一畢，客廳坐下。梁老爺問盧老爺說道：『咱何日下進賢縣呢？』盧老爺說：『聖旨在身，豈可久停？就此起身。』說罷，盧太爺差人到南昌縣，知會知縣，叫他把卞七提出府監，解往進賢縣去。然後梁老爺與盧老爺合文武狀元，出南昌府往進賢縣而來。好不熱鬧。二家老爺，來在進賢縣，知縣率領吳端李雷任義王黜，與進賢縣大小官員，在郊外迎接。列位看官，敢說這知縣爲何領吳端李雷任義王黜，他四人來接呢？列位有所不知，他四人封官，縣有京報，所以知縣領他四人來接，閑話不必多說。且說——兩家老爺與狀元進了進賢縣，來到縣堂下轎，進了衙門，衆人參旨已畢，梁老爺把旨意展開，說：『聖旨下。』衆人聞言，跪下聽宣講，『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進賢縣知縣鄒仁，錯斷民辭，通同作弊，罷職還家，永不出仕。徐坤，邢伯，俱賜軍罪。李福，李壽，賜斬罪。水鮮剮罪。郎氏，郎靑卞七，俱賜零遲罪死。』聖旨讀完，監中開人，刀斧手答應一聲，監中去了。……

盧太爺吩咐提人怒不息　刀斧手慌忙南牢把人提　綁出來郎氏郎靑姐弟兩　還有那李福李壽與卞七

相隨着李雷之妾水鮮兒　只因他勾引奸夫害本夫　又只見推推擁擁往前走　一齊的去赴法場城正面

不多時來在城西法場上　猛聽的三聲大砲把魂追　呵呀呀只聽一片刀聲響　血淋淋兩個人頭滾塵埃

這不是李福李壽一齊斬　好不叫嚇死四個受罪的

話說——斬了李福李壽，盧老爺又吩咐：『剮那水鮮。』刀斧手聞言，來在水鮮面前，把眉頭上剁了兩刀，又把胸前剁了兩刀，末後披心一刀，水鮮死於非命。剩了郎氏，郎靑，卞七三人，盧爺吩咐『預備烙鐵零遲處死。』這才是：……

郎靑與郎氏，卞七不用說；把那三個人，綁付在樁橛；衣服剝了去，刀子磨一磨；零碎把肉剝，血濕用烙鐵；

咧嘴的，不死又不活。

這才是定計害人害自己　到如今才知後悔做的錯　眼睜睜分身碎尸無人救　不住的訾牙咧嘴哀哈哈

若叫那做晚娘的看一看　再不敢折磨前窩女姣娥　煞時間剝盡皮肉廢了命　好可憐白骨現天血成河

不言這零遲萬剮三人死　急回來再把盧爺說一聲

盧爺親處了三人，便回了進賢縣，吩咐：『把徐坤，邢伯，開出監來，即日起解充軍去了！』不提。那邱瑞白早差心腹，向廣東接回父親邱百萬父子團圓。文武狀元，拜王黜完婚成親，祭祖修墓，這也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三月限期已滿，梁爺與盧爺文武狀元，便上京覆命。他四人在路上，夜住曉行，飢食渴飲，不止一日。那天進了京城，見駕已罷，萬歲命文武狀元禮部効用，梁盧二家愛卿，各歸本職料事。這且不講。花開兩朵，各盤一枝。且說——京師有一個奴臣，姓魏名忠賢，這個奴臣，是個木匠出身，萬歲面前，說一不二，甚屬當道；那合朝文武九品四相，無一個不怕他。有一日朝中見文武狀元，眉靑目秀，甚屬可愛，他有兩個義女，年方二八，尙未許人，意欲許文武狀元爲妻，不好開口。這日朝罷聖上，回到府中坐下，把家人魏通叫過來，說道：『千歲爺心中有一事情，不知道怎麼樣好？

『魏通道：『千歲有什麼事呢？』這魏忠賢道：『千歲今日在朝中，見文武狀元儀表可愛，年且幼小，欲把你二位小姐許他爲妻；怎奈他是奉旨娶過妻的！我若不許他，又把兩個才貌雙全的男子放過去；且是這二位小姐年庚相仿，這如何是好呢？』魏通聞言道：『這有何難！聽我道來：……

魏通未開口，滿面笑嘻嘻；叫聲千歲爺，不須犯沉疑；這有何難事，聽我把計云：

到明日擧帖去把狀元請　柬帖裏帶着請他二父親　等只等酒過二巡菜五味　你就把這樁事兒云一云

新式標點

巧合奇寃傳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

版權所有

二四年一月出版

標點者　朱鑑
校閱者　周郁浩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託售所　上海河南路福州路廣益書局總支店

本社出版圖書；校對嚴格，印刷精良，紙張整潔，裝訂美觀，並且定價劃一，並不隨時加碼。外埠來信添配，檢貨照數準確，無少發多塞之弊，如蒙惠顧比較，尤所歡迎之至！

外埠函購簡章

（一）寄費照實價加三成，有寄還，不足照補。

（二）郵票代洋足通用，二角以上者及外國郵票一概不收。

（三）凡寄郵票須襯油紙以免受潛，如不襯油紙寄來，因之揭不開者不收。

（四）如欲將書掛號寄奉，每件另加掛號費洋八分。（不曾掛號之郵件，如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如由民信局匯款購書，信資洋力，均由購書者自出，本社無代付帶力之義務。

本社出版各種標點書籍，原託廣益書局經售。猥蒙讀者嘉許，訂購日衆。茲爲發展營業。另闢本社批發所於河南路泗涇路口。力圖檢配迅速，益臻供應完善。如荷惠顧，竭誠歡迎！